六祖法宝坛经浅释

上宣下化老和尚讲述

前言

◎一九六九年宣化上人讲述于
美国三藩市佛教讲堂

今天是第二个讲修班开始的第一天，我们从一开始，都要存一种修道的心，不要存人我的心，不要存是非的心。昨天晚间我不是讲吗？把你所有不洁净的东西都扔掉，然后才能得到法的好处。

这部《六祖坛经》，在美国也有其他人讲过，讲得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同样是讲经，讲法不同；有的讲经和念经是一样的，只照着经文念一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加以解释。如果这样念经的话，人人都会念，不需要听经了。这个经有经的意思。

在中国，佛法传来这么多年，只有六祖大师这位不认字的祖师，说出来一部经；可是这一部经，并不是六祖大师自己记载的，是谁呢？是他的徒弟法海。法海所记载的，有的地方，或者和六祖大师本来的意思，不一定相同，但是大概的意思，是不会错的。等讲到经文的时候，我们再研究这个问题。现在希望每一个人，拿出真心来学习佛法，不要存着很容易的心。要认为佛法特别要紧、特别重要！要有这种思想，才能接受我所讲的佛法的道理。

“六祖法宝坛经”，是这部经的名字。“六祖法宝坛”，是这部经的别名。“经”这一字，是经的通名。在佛所说的经典，有七种立题；所有佛说的经典，不超出这七种命名的意思。这七种就是单三、复三、具足一。单三，就是单人、单法、单喻。复三，就是人法、人喻、法喻；这是重复的，叫复三。具足一，就是人法喻都有。

单人立题，就像《佛说阿弥陀经》；佛是人，阿弥陀也是人，是人修行成佛的，所以才叫人，这叫单人立题。人就是佛，佛就是人，所以中国的“佛”字，有个“人”在旁边。

单法立题，就像《般若经》；般若就是法。或者《涅槃经》；涅槃也是法，涅者不生，槃者不灭。

单喻立题，就像《梵网经》；佛所说《梵网经》，言其戒律很容易就漏，很容易就守不住。戒律好像网似的，网有孔，你不小心就会破戒。你破戒，就是知法犯法，罪业更增加；你要是能守持住戒律，就生出光明。所以大梵天王的网罗幢上，每一个孔，有一个宝珠，宝珠会放光。言其你若能守持住戒律，就像宝珠那样放光；你若不守，就是漏了，没有光了。漏到什么地方去呢？漏到地狱去，漏到饿鬼去，漏到畜生去，绝没有人情讲的。有的人说，喝酒犯戒，抽烟不犯戒。抽烟虽然在戒律上没有明讲，但是抽烟这个戒，也和喝酒这个戒是一样的，喝酒就包括抽烟。所以你戒酒不戒烟，就是罪业重万千！因为你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你都守不住，何况大的戒呢！所以，如果有犯这种戒的，绝对是不可原谅的。

法喻立题，就像《妙法莲华经》；妙法是法，莲华是喻¾¾比喻，这是法喻立题。人喻立题，就像《如来师子吼经》；如来是人，师子吼是比喻，言其佛所说法，好像师子吼一样。人法立题，就像《文殊问般若经》；文殊是人，般若是法，这是人法立题。具足一，就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是法，佛是人，华严是比喻。

那么本经以什么立题呢？本经是中国的经典，不是印度的经典，所以在这七种立题之外，又多了一个。多了一个什么呢？六祖是人，法宝是法，坛是处，这是人法处立题。所以这部经的题目，不能照着七种立题讲；若照那样讲，就讲不通了。

六祖的祖师位，是很不容易做的，为什么呢？很多人要杀他；不单要杀他，连他的徒弟都要杀。所以这个祖师，不是容容易易就得到手的。得到手了，然后又在猎人里避难十六年，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要杀他。谁要杀他？

总而言之，不是你，不是我；或者也是你，也是我。因为在过去生中，所造的颠倒业，或者你有份，我也有份。在今生来讲，也不是你，也不是我，所以你就不要担心犯法，也不要担心犯戒。

在南华寺，就是经题这个“坛”的地方，山上有六祖大师避难石。怎么样是避难石呢？那个避难的地方，只能坐一个人的大小，是个石头洞；人在石头里，只能坐着打坐。这是一些外道跑到南华寺找六祖大师，公开要杀他，六祖大师就跑到山上，坐在石头里；所以放火烧山，但是没有把他烧死。

那么这个“六祖”，是从什么地方论来的呢？这要从菩提达摩那儿讲起；菩提是觉，达摩是法，从觉法大师这地方来论。菩提达摩在印度是第二十八代祖师；他为什么不在那儿做祖师，跑到中国来呢？因为以前佛授过记，预先说过：到第二十八代的时候，大乘佛法应该传到震旦；震旦就是中国，所以菩提达摩从印度坐船到中国。

当时中国的佛法，似有似无；好像有佛法，又好像没有佛法。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时的佛法，只是在那儿做表面工作，如诵经、研究经典、讲经等，甚至连拜忏都没有。一般学者，就拿佛法当学问来研究；当学问，就是只在那儿互相讨论研究。所以神光法师，就是二祖慧可，当时就讲经说法，讲得很有感应，讲得天花乱坠。天花乱坠，并不是人人都看得见；当时因为也有善根的人，得到天眼；五眼六通里的五眼是得到了，六通还谈不到。就看见慧可大师一讲经，天上就有天女散花，地涌金莲。从地里涌出金莲，神光法师就坐在金莲花上讲经。你看，真是很神气！这就是研究经典。

但是经典所说的道路，是应该修行啊！可是没有什么人修行。为什么没有人修行呢？就因为都怕苦，没有什么人真正打坐。当时，有一个志公祖师是参禅打坐的，他也是得五眼的。一般人都怕苦，不修行，没有认真去参禅打坐。也就像现在你们一样，坐在那儿，等一等腿痛了，就想把腿伸开，这么摇摇晃晃地把它摩擦一下。因为人都是人嘛！都怕吃苦头，当时就有这个情形，和现在差不多。这叫似有佛法，而没有佛法。

达摩祖师一看，中国的大乘根性成熟了，应该把大乘的佛教带到中国；于是乎，也不怕路程遥远，和旅行的辛苦，来到中国。你猜，到了中国怎么样呢？中国当时的人看不起外国人，说，这是摩罗刹来了。摩罗刹和尚，讲话也不懂，语言也不通；所以小孩子一看见达摩祖师，就跑了。为什么呢？看他那么长的胡子，就很害怕。大人呢？一看小孩子跑了，就以为这个印度人，是不是来抓小孩子来的？所以就叫小孩子更不要接近他。你看，不要说是度大人，他连小孩子都度不到，都没有人敢接近他。

于是乎到广州，再从广州到南京，听神光法师在那儿讲经。达摩祖师一看，这个法师在这儿讲经，他就听。听完，他就问法、请法，说：“法师，你在这儿做什么？”神光法师说：“我讲经呀！”

达摩祖师说：“你讲经做什么？”

神光法师说：“我讲经教人了生死！”

达摩祖师说：“噢！你教人了生死，生死怎么样了法呢？你所讲的经，黑的是字，白的是纸，你用什么教人了生死？”

神光法师一听，问得他没话讲，心想：“自己用什么教人了生死呢？”就恼羞成怒，发了脾气。

哦！你看，他讲得天花乱坠，地涌金莲，也一样发脾气。所以我说似有似无嘛！发了脾气怎么样呀？他就拿起武器，是什么武器？就是一串念珠。他的念珠，不是我这个星月菩提，我的不太重，很轻。他的念珠，是用钢铁造的。用钢铁造念珠做什么呢？就是预备同人打的时候，用来做武器。这法师若发了脾气，那不得了啊！简直像闹洪水、山崩地裂似的。他这时候一发脾气，说：“你现在来谤法！”拿起念珠，照着达摩面上就打。

虽然达摩祖师大约会武术，但因为未加防避，想不到他这么厉害，说不过就要动粗，所以达摩祖师的牙给打掉两颗。

因为达摩祖师是圣人，据一般的传说，圣人的牙被人打掉，若是吐在地上，就要三年不下雨。是不是这样子？你不要问我，我是这么样讲。我们先讲明白，不要说为什么。什么理由呀？没有理由！讲就是讲，没有理由的，

你不要问！

达摩祖师一想：“若三年不下雨，要饿死多少人啊？我来度众生、救众生，这不是杀众生了吗？”于是乎，把这两颗牙像吃油饼似的，吃到肚里去；油饼没有那么硬，他就像吃骨头似的，吃到肚里去，于是乎就走了。外来的人被人欺负，也就算了，打掉牙，也不能到政府那儿去告神光。出家人要忍辱嘛！况且他是祖师，更应该忍辱。

走到半路上，遇到一只鹦鹉，关在笼子里；可是这只鸟，比神光法师聪明得多，它认识菩提达摩是一位祖师，就说：“西来意，西来意，请你教我出笼计。”你看，达摩祖师在人里头没有知音，遇到这小鸟，却是一个知音。什么叫知音？就是认识他。

达摩祖师一听，小鸟这样请教他，也就很高兴，就教它一个方便法；这不是实法，是权法。他说：“出笼计，出笼计，两腿伸直两眼闭，这便是你出笼计。”这好像秘密的妙诀，是秘密法，所以他说话没有那么大声，我现在讲的，恐怕比达摩祖师说的声音要大；他一定告诉小鸟说：“出笼计，这便是你出笼计。”他一定是这样讲的，为什么呢？他若讲得大声，旁人听见，这个方法也行不通。所以你看这个地方，这位祖师用心良苦呀！

方法教会了，小鸟说：“好了，这可以，我现在明白怎么样是出笼计了！”于是乎，小鸟看见主人远远地来，就把这个方便法用出来，腿也伸直，眼睛也闭上，就等着主人来亲近它。

这主人天天回来都要看一看、玩一玩它，这是他最心爱的一只小鸟，可以和他谈话，又可以给他消愁、解闷，所以回来先要看看这只鸟。他回来一看，哇！甚至就要哭起来！怎么呢？这小鸟在笼子里，躺着不动弹了。啊！比儿子死了都焦急；他儿子若死了，他恐怕都没有看得那么重要。于是乎，他打开笼子门，把小鸟拿出来放在手上，这还是热呼呼的没有凉；因为小鸟是装死，所以身上的暖气，不会没有的。这主人把小鸟放在手里转着看，嗯！不动了！翻过来看，掉过来看，看来看去，把手打开看看。噢！把手一打开，你说小鸟怎么样？呼！飞了！飞了。这只小鸟的出笼计灵了。

可是我们现在都在笼子里，我们的出笼计怎么办？我们人哪，你不要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不要误解自由，说：“我愿意吃就吃，我愿意喝酒就喝酒，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守规矩也可以，这就是自由！”那简直地太混帐了！那叫误解自由。真正自由，要能生死自由，愿意飞到天空，就飞到天空，愿意钻到地里，就钻到地里；你要有这个本事，才是自由，好像那只小鸟似的。

现在讲《六祖坛经》，本来我讲得不好，不是客气，是真的。但是虽然我讲得不好，可是敢讲；也有讲得好的，可是他不敢讲。等我这个讲得不好的，先讲一次，以后讲得好的，就可以跟着来讲。将来你们有很多时间、很多机会，可以听《六祖坛经》；可是讲得好的，是从讲不好的这儿生出来的，要明白这一点。我现在讲得虽然不好，将来你们开智慧，比我讲得就更好；因为我现在没有开智慧，和你们是一样的。但是你们可都要用笔记一记，等你们开智慧，就知道我讲得是对不对。现在我相信你们还不能知道我讲得是好？是不好？等开智慧了，噢！原来他这地方讲错！是不是呀？那时候就明白了，可是那要等二十年之后。

神光法师把印度来的这个和尚，打掉两颗牙，印度和尚也没有反攻他；以为这回是得到好处，胜利了，可是无常鬼却来了。这无常鬼戴着一顶高帽子，到这里来说：“法师，你今天寿命应该尽了，阎罗王派我来请你去，你今天就应该死。”

神光法师一听，“噢！怎么我还要死吗？我也要死吗？我讲经讲得天花乱坠，地涌金莲，讲得这样好，还不能了生死吗？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人了生死呢？”就问无常鬼。

无常鬼说：“有。世界上有了生死的。”

神光法师说：“是哪一个？你可以告诉我，我跟他学一学了生死的法。”

无常鬼说：“哪一个呀？就是你刚才打掉两颗牙的黑脸和尚。他呀！阎罗王就管不了他；不单管不了他，阎罗王天天都要拜他，都要向他叩头顶礼

，来恭敬他。”

神光法师说：“噢！他就是了生死的和尚呀？我要跟他去学了生死的法门。你这无常鬼，鬼大哥，等一等再叫我去，可以不可以呀？我现在真是想要了生死的，所以你同阎罗王讲一讲，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学这个法门。”

无常鬼说：“你真有诚意，这也未尝不可，也都可以通融通融。”

神光法师一听，无常鬼答应他了，高兴得不得了，连鞋也忘了穿，打了赤足，就后面追达摩去。

达摩在前面走，他就在后面追；一追，追到这儿，看见这只小鸟，达摩祖师帮助它得到自由。他就想：噢！原来就是这么回事，要装死，要装一个活死人。达摩也不理他，就前头走；他后头跟着，一跟就跟到洛阳的熊耳山，达摩祖师就在那儿面壁打坐。达摩在那儿坐禅，神光就在那儿跪着；达摩祖师在那儿面壁坐了九年，神光法师就在那儿跪了九年。

以前我讲这个公案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听我讲，听得很高兴，就问我说：“那么他跪了九年，有没有吃饭呢？”这小孩子就想起问有没有吃饭，当时我回答他，在这九年如果不吃饭，怎么可以活着呢？就是达摩祖师吃饭的时候，他也吃饭；达摩祖师打坐的时候，他也打坐。可是在书上没有记载这个事情，我也没有讲明。这个小孩子来问这个问题，可见他一天到晚，就是想着吃饭，所以他怕神光法师在那儿跪着，没有饭吃。其实这小孩子，并不是挂着吃饭；讲起来他是非常有善根的。他从五岁就开始给父亲、母亲天天叩头，等到十一岁的时候遇着我。他问我的那时候是十一岁，并不是五岁，我要说的是：他五岁的时候，就能孝顺父母。

有一天下大雪，达摩祖师在打坐，神光法师就跪着，雪下得把神光法师的腰，都给埋了，他还是跪着求法。达摩祖师回头看，说：“你干什么这样？下这么大雪，你还在这儿跪着干什么？”

神光法师说：“我要了生死！以前我讲经，不能了生死；现在我要了生死，请祖师传给我了生死的法门！”

达摩祖师说：“你看天，下的是什么？”

神光法师说：“下的是雪。”

“雪是什么色的啊？”

神光法师说：“当然是白色的！”

达摩祖师就出一个题目，来考他一下，说：“你等着天什么时候下红雪，我就传法给你；如果不下红雪，你就不要希望。你这么恶的一个和尚，一念珠就把我牙打掉两颗，我不向你报仇，已经算是最慈悲了，怎么又会传给你法呢！”

这题目出了，可是神光法师就把文章给作成了！文章怎么样作的呢？他一看，墙上有一把刀，这是修道人预备有要犯戒的时候用的戒刀；逼不得已，一定要犯戒了，宁可把自己的头割下，也不犯戒，保持清净戒体。神光法师把刀拿下，一刀就斩断一条臂。这是照考试的题目，他来作这个文章。

斩断臂，就有血流出来，他把血和到雪里面；雪虽然是白色的，经过血一染，就变成红色的。于是乎，神光法师或者拿一个东西，中国人有畚箕，扫地装尘土的那种东西；就把雪撮了一畚箕。红雪、白雪这么一搅和，都变成红雪，就说：“祖师你看，现在是红雪了！”

达摩祖师一看，“真的吗？啊！这真是红雪了！”这本来早就在意料之中，就是要考验他的真心。一看见这个，达摩祖师就很高兴：“噢！我到中国，还真是没有白来这一趟，还遇着你这么一个真心求法修道的人，把自己的臂膀都不要了。这是真有一点诚心！”于是乎，就传他以心印心的法门，教他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神光法师听了说法后，这时候臂痛了；以前他没有想到臂，就只是想方法教雪变成红色，也忘了臂痛。达摩祖师讲完法后，他这时生了分别心：“啊，我剁下来的胳臂好痛！”他对达摩祖师说：“啊！我现在心很痛，请祖师替我安心。”

达摩祖师就说：“把你的心拿来给我，我才可以帮你把心安好，就不会痛了。”

神光法师就找自己的心，心在什么地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所有的地方都找遍，觅心了不可得！对达摩祖师说：“我找不着心，没有。”

达摩祖师说：“我与汝安心竟！”我已经安好你这个心了。

在这个地方，要讲起来，法是无量无边的；达摩祖师对神光法师所说的法，也是妙不可言的，所以才说：

万法归一一归合 神光不明赶达摩
熊耳山前跪九载 只求一点躲阎罗

“万法归一一归合”，万法归于一，一又归到什么地方呢？合就是人一口。“神光不明赶达摩”，神光不懂“合”字的意思，所以就去追赶达摩祖师。“熊耳山前跪九载”，在熊耳山跪了九年。“只求一点躲阎罗”，只求达摩祖师指点他这一点点，来了生脱死，躲过阎罗王。这是神光法师遇到达摩祖师的经过。

达摩祖师到中国，曾经被人下了六次毒药，谁来毒他呢？当时北魏有一个法师叫菩提流支，又叫光统律师，他最妒忌达摩祖师，所以就做一些斋菜，来供养达摩祖师；但是菜饭里，下了最毒的毒药，无论任何人吃了，都会死的，就这么来供养达摩祖师。达摩祖师知道不知道饭里有毒呢？知道！可是他还是“照吃可也”，就把毒饭吃了。吃了之后，叫人拿来一个盘子，他就吐；吐出来变成什么呢？毒药完全都变成蛇，这是一次。

菩提流支看毒不死达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次又来下毒药，下加倍的量；以前没有毒死你，这回下多一点毒药。就用另一种更毒的毒药，来毒达摩；达摩又把它吃了，吃了之后，怎么样呢？坐到一块大石头上，把毒药屙出去；屙出毒药的力量，把石头都毒爆了，一块大磐石也破坏了！这是第二次。

达摩祖师传法给神光法师后，就给他改名字叫慧可，说他的智慧真可以了，够了。慧可大师就问达摩祖师说：“你在印度有没有传法的徒弟呢？是不是也要给袈裟，用衣钵袈裟，来做凭据呢？”

达摩祖师说：“没有。在印度，我传法是传法，但是不用衣钵袈裟来表信。因为印度的人，心都很直率的，他修道，得道就说得道。有人证明他是开悟得道，这就是得道了；如果没有人证明，他自己不会说，我得了道，我证了果，我是阿罗汉，我又是菩萨。不会这么讲的，所以那里的人，都很正直。中国的人不同，中国大乘根性的众生是多，可是打妄语的人也多。修道没有成道业，他说他成道了；没有证果，他说他证果了。所以要用衣钵袈裟来表明证据。现在传给你衣钵袈裟，你好好保持着。”

神光法师，就是这慧可大师，听达摩祖师这样嘱咐，也就明白传法的意义了。

达摩祖师于是乎就死了，人把他用棺材装起来，埋到坟里，以为没有事了。可是就在同时，魏朝有一个使臣叫宋云，在葱岭附近，就是中国终南山那一带，在路上碰见达摩祖师。达摩祖师拿着一只鞋，对宋云讲：“你的国王今天死了，你赶快回去，你的国家有事。”

宋云就问说：“大师，您到什么地方去？”

他说：“我回印度去。”

“大师，您的法传给谁了？”

达摩祖师说：“在中国四十年以后，可是也。”可，就是说的慧可。

宋云回到他的国家北魏，就说这件事：“我那天走到葱岭，遇见菩提达摩了。他说他回印度去。他告诉我，就是我遇到他那一天，我们的国王死了。我现在回来，果然正是那一天，他怎么会知道呢？”

这些人说：“达摩早就死了，你怎么会碰见他呢？”大家都不相信宋云讲的话。“我们把他的坟打开看看。”于是乎，把达摩祖师的坟墓就打开；打开一看，棺材里什么也没有，就剩一只鞋。

究竟达摩祖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恐怕现在来到美国，也不一定。不过没有人认识他，他可以改头换面，随便千变万化的。他到中国，就说他一百五十岁，走了还是一百五十岁；到什么地方去？没有人知道。说是去考查历史，历史上也没有这些问题，没有地方考据去。这是达

摩祖师一生到中国大概的意思。

在达摩祖师没有来之前，他派过两个徒弟到中国，殊不知到中国受了很大的气，被人欺负。他这两个徒弟的名字叫什么呢？一个叫佛驮，一个叫耶舍。两个徒弟到中国，就传顿教法门，就是禅宗的道理。到什么地方讲，人家都不睬他，没有人和他讲话的，所有的和尚，都默摈他。默摈就是不和他讲话，你自己讲什么，也没有人听；所以自己也没有意思，就要走了。

一走走到庐山，庐山有个慧远法师，他是讲念佛的，专门念佛。去见远公大师，慧远大师就说："你们两位是印度的和尚，你们传的是什么法啊？怎么这些人不理你们呢？"

佛驮、耶舍把手伸出来。因为大约讲话也讲不太通，只会很少的中国话；所以就把手伸出来，说："手做拳，拳做手，快不快？"

远公大师说："很快的！"

他说："菩提、烦恼，也就是这么快！"

远公大师当时就开悟："哦！菩提、烦恼，原来没有分别啊！没有什么两样！菩提就是烦恼，烦恼即菩提！"远公大师这样明白了，就很恭敬地供养他们两位。没有好久，他们在同一天就都死了，他们的坟，现在还在庐山那儿。

达摩祖师在印度，一听说两个徒弟被人欺负得这么样子，以后两个徒弟也都死了。就想："我去看一看。"于是乎，就到中国来。到中国来，收了很多中国徒弟。当时他在熊耳山面壁九年，不知多少人去皈依、礼拜，拜他做师父。其中有三个人，达摩祖师临圆寂的时候说："我到中国来，我的法传了三个人。一个得到我的髓，一个得到我的骨头，一个得到我的肉。"所以他自己也没有身体，自己把身体都分给人了。

谁得到他的髓了呢？就是慧可，得到达摩祖师的髓。道育禅师，得到达摩祖师的骨。道济比丘尼，就是总持比丘尼，得到达摩祖师的肉。我讲《法华经》的时候，不是说有一个比丘尼死了之后，在她口里生出一朵青莲花来？就是这个比丘尼。她把达摩祖师的肉，都给吃了；道育禅师，把达摩祖师

的骨头，都给啃了；慧可祖师，把达摩祖师的髓，都给喝了，所以达摩祖师连身体都没有了。各位不要在美国找，找不着了！

接下来，我们讲二祖神光，也就是慧可法师；他是被人把头给割去的。慧可法师死的时候，是被政府杀的。杀了可杀了，但是他不流血；流的是像牛奶似的，他的血，都变白色的。因为这样子，就很多人信佛；当时皇帝也改过，知道是错了，知道他是真菩萨。

慧可大师，在家姓姬，出生在北齐的时候。达摩祖师是在梁武帝的时候，到第二祖时，北齐的时代已经换了。慧可大师以前的名字，叫神光，为什么叫神光呢？因为他降生的时候，他的父母看见一个金甲的神人，放大光明。金甲的神人，大概就是护法韦陀菩萨，来保护这一位祖师出世。

这一位祖师，生来非常聪明，记忆力非常强，所谓“目下十行字，耳听百人音。”怎么叫目下十行字呢？并不是说他这一看，就看十行，而是你普通的人看这一行，看这一趟字的时间，他可以看十趟，就这么快，非常迅速；耳听百人音，一百个人，同时讲话，他都可以听得清楚，他的分别力就这么样。因为有金甲的神人放光，所以名字就叫神光。

可是这一位祖师，脾气最大，讲话不投机，就想打。在四十岁以前，连讲经说法，都带着铁念珠，行侠仗义，有不平的事情，他就要平一平。因为这个，所以见到达摩祖师，他就用念珠打菩提达摩；结果跪了九年，自己把臂斩断了一只。你想想，要是没有脾气，怎么能舍得把自己的臂，一刀就斩断。这就是有脾气，有火气，所以把自己的臂斩断。斩断了，不觉得痛，得法之后，才觉得痛，为什么他觉得痛了？因为他有脾气；如果没有脾气的话，就算斩掉了，也不会痛的。痛就是有烦恼，所以会痛。

这一位祖师，在四十岁遇到菩提达摩祖师，得法后，隐遁了四十年。为什么要隐遁呢？因为当时有一位菩提流支，也就是光统律师，这一党专门和达摩祖师的弟子作对，甚至见到就想要杀。你看！连菩提达摩祖师，都被他们用毒药来毒，何况他的徒弟呢！慧可大师虽然很大的脾气，但是听他师父菩提达摩的指教：“你应该隐遁，躲避这些人来和你作难。”所以他就隐遁

了四十年。

前面不是讲，宋云问达摩祖师传法给谁？达摩祖师说：“四十年后，可是也。”四十年后，有位慧可大师，就是我的传法人。等到四十年之后，慧可大师弘扬佛法，教化众生，遇到三祖僧璨大师，把法就传给僧璨大师。他吩咐僧璨大师说：“你好好保护衣钵，这是作证据的。你也应该隐遁，不然的话，也会对你不利。”因为那时菩提流支——光统律师的徒党，他的徒弟和他这一党，又来寻仇，就想要杀慧可大师。

慧可大师，在这时候，就假装疯狂，就是crazy，发颠、发神经病。在发神经病期间，有缘的人，他就度。他虽然是有神经病，但是和众生有缘，所以很多人相信慧可大师。可是菩提流支的徒弟，这一班党徒，还是放不下，还是妒忌障碍；于是乎，就到政府那里把慧可大师告了。拿什么理由告呢？说：“他不是人，是什么呢？是妖怪！所以迷得这么多人，来崇拜他，根本他就不是人。”就这样到政府里去告，政府把情形奏给皇帝。

当时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就是诏书，命令当地的有司——当地的官，去把慧可大师捉来审问，说：“你到底是人？是妖怪？”

你猜慧可大师怎么说？他说：“我是妖怪。”

可是，这个有司一听到他这样讲，知道他是冤枉，是受人妒忌，就叫他自己想清楚，说：“你想清楚了！你到底是什么？”

慧可大师说：“我实实在在是个妖怪，我真正是个妖怪。”

既然真是妖怪，国法不能允许妖怪在世界上，于是乎奏明皇帝，就要把他斩首示众。唉！你说世界有没有真理啊！一个第二代祖师，政府就说他是妖怪，是个妖精。

在这个时候，二祖慧可大师，对着他这一班徒众说：“我啊，是应该受这个果报的。我传的佛法，到第四代的时候，只落到名相上。”化成名相，就是有名有相，着到相上。说完这话，二祖慧可大师就落泪。落泪并不是怕死，并不是说政府要杀他，他怕死，哭起来了。因为二祖脾气最大，就是死，或什么的，他也不怕；他若怕死，他也不会承认他是妖怪。二祖最神气，

你看！死就死了嘛！怕什么！你说我是妖怪，我就是妖怪！没关系！你看这个脾气！若不是有脾气，怎么会这样？这就是一股劲儿。哭了之后，就叫刽子手说：“你来杀吧！”

刽子手拿着刀，照他头上砍了一刀。你猜怎么样哪？你猜不着呢！你一定想：“哦，这一定像砍到铁上、石头上，头砍不掉的，因为他是祖师，有神通嘛！”你会这样想。

不是的。这一刀，就把头砍掉，再也不会长出来了。砍掉头怎么样呢？没有血出，所出的是什么呢？就像牛奶似的白浆。

说：“这个未免太神化了！”就是这么神化。你信就信，你不信就算了，没有什么理由可讲的！你信，我可以给你用简单的道理讲一讲。为什么他冒白浆，不流血呢？这是人变成纯阳体了，他所有的血，都变成白色。你说我不信，当然你不信啦！你若信，你也成了第二代祖师了！

有司一看这种情形，妖怪不流血，这真是妖怪了！于是乎，就具实以奏，说：“真是妖怪。我把他杀了，他头掉了，没有血流出来，只流出好像牛奶那种白色的浆，并且他的面目，死了还和活着一样。这证明真是妖怪！”

但是到皇帝那儿，皇帝知道。皇帝怎么知道呢？因为在印度，第二十四祖师子比丘也是被人杀了；砍掉了头，不流血，冒白浆。这是证明这个人的体，纯阳无阴，阴都变成阳了，这叫白阳世界。

白阳世界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无漏。什么无漏？因为他自己没有无明了。那么说：“你方才讲慧可大师，脾气很大的，那么有脾气，怎么会没有无明呢？”你比我聪明，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你想到了，令我也多了一点知识。你要明白，我说慧可大师的脾气，是大仁、大勇、大智、大慧的脾气，并不是像你我，好像炮仗似的脾气，啪似地响了！你要听明白，他这个脾气，和一般脾气不同。他的脾气，就是智慧；有智慧，他就能认出因果循环，一切的道理，都不违背。

那么这样子，皇帝知道这是真正的肉身菩萨，所以就生大忏悔，说：“哦！这真菩萨，在我们国家里，我们都不能保护，现在居然把他杀了。”于

是乎，他大生惭愧，令文武大臣全都皈依这位妖怪。所以他虽然死了，又收了一些徒弟。二祖神光的大略事迹是这样。

在隋朝的时候，是僧璨法师弘法，他是第三位祖师。这一位祖师，谁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的？姓什么？叫什么？没有人知道。他来见二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是身上生了很多的疮，很多的痈疽，这儿长一个，那儿也长一个，很多很多的，通身都是，就像大痲疯一样。人长那种病，要和一般的人都隔离，因为恐怕会传染，就是这种病。

他就这样来见二祖，二祖问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的？你来到这个地方干什么？”

这个大痲疯的人说什么呢？他说：“我来皈依和尚，学习佛法。”

二祖说：“你病得这个样子，污浊邋遢，身上这么样不干净，你怎么可以学佛法呢？”

这个病人，你猜他说什么呢？二祖本来很聪明，他比二祖更聪明。他说：“我这个有病的人，和你和尚，心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不同？”

二祖一听，咦！这个人有点来历，就说：“你不要讲，不要讲，我知道了。”于是乎，把法传给他，就这么样传的。

传了之后，说：“你好好爱护这个法，你也要避一避；因为菩提流支这印度和尚，他自己是印度人，但是专门妒忌印度和尚。我现在接的，是菩提达摩的法，他的徒弟，就想把菩提达摩的徒弟都杀光。现在我传法给你，你切记不要出锋头，不要教人知道，你要藏起来。”于是乎，三祖僧璨法师也学他师父的样子，假装发疯癫，到处默默教化众生。

他正赶上后周武帝灭佛法，于是乎，就跑到山里，住了十多年。他住的山有很多狼熊虎豹；他去住的时候，这些狼熊虎豹，都不知道搬家搬到什么地方去了，都没有了。直到有一次，他见到道信祖师，就把法传给道信；道信祖师是第四祖。

传法之后，他就设了一个千僧斋。千僧斋，就是请一千个和尚来吃斋，他的徒弟不知有多少，都来吃斋。吃完斋，你说他怎么样啊？他说：“你们

都认为坐着死，这是最好了；你们现在看看我，我给你们来一个特别的样子。我生死自由！”怎么样子呢？说完这话，就在当时千僧斋那个地方，前面有一棵大树，他一只手攀着一个树枝子，脚翘起来；并不是上吊，但是可就死了，奄然而化。这么手扳着树枝，就圆寂了。究竟他多大岁数？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地方人？也没有人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这是三祖大略的事迹。

有一个人在这儿听经，这会儿就害怕了。害什么怕？说：“第一个祖师菩提达摩，被人用毒药毒；第二个祖师，被人杀了；第三个祖师，抓着树枝也就这么死了。这做祖师，太没有意思了！太危险啰！我无论如何，不愿意做祖师。”

你就想做，也不可能做，因为你怕死。做祖师的，就要不怕死，拿着死和生没有分别。前面所谓“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游戏人间，教化众生。”这才能做祖师。你这么胆小，连死你都怕，怎么可以做得祖师？你连祖师的徒弟，都做不成！为什么呢？你有所恐惧，有所怕。

祖师都是不怕苦，不怕难，也不怕死，也不怕生。前面讲达摩祖师那两个徒弟佛驮、耶舍，不是说吗？“你手做拳，拳做手，你看快不快？”远公大师说：“快！”他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也是这么快。”所以你不要怕死，就可以做祖师。现在谁可以不怕死，我都封他做祖师。上面说的是第三祖。

第四祖呢？第四祖又是一个特别样儿。怎么特别样儿呢？他很小就出家，跟着僧璨祖师学习佛法。他六十年长坐不卧，他眼睛也常常闭着不睁开，但可不是睡觉，你不要误会了！他闭着眼睛来用功。可是眼睛一睁开，怎么样啊？哦，一般人一看见他的眼睛，就都打战颤，好像地震了似的，哦！吓得那个样子。常常是这样，为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他就有这种威德。

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呢？唐朝的时候。在唐太宗贞观十七年的时候，皇帝听说第四代祖师在这儿，就派一个使臣去请他到皇帝那儿；皇帝要供养他，要拜他做师父。你看，要是现在，不要说皇帝请我去，就不请，我都要去见

皇帝来攀缘一下，何况他来请我呢！怎么可以不去？可是你说怎样啊？他不去！他说：“我年纪太老了，走路也走不动啰！吃饭也不香啰！我老得多病，不能到京里。”

使臣就回去对皇帝一说，皇帝说：“你再去，一定要把他请来！就说皇帝说的，无论如何你要去，你就老了，怎么样老，也都要去的。请你，你就要去的。”

所以这使臣又来了，就对他讲：“皇帝说无论如何，你就老，就怎么样子，现在我们用人把你抬着，也要抬去的。我们给你预备轿子，把你抬到京里去。”那时候因为没有飞机，交通不是这么方便。

四祖说：“哦！不行的，我不去，我太老了，不可能去了。如果你一定要我去，你把我脑袋斩下来拿去！但是我心始终不去的。”

使臣一听，他这么样讲，没有办法，怎么可以把他脑袋斩去，拿给皇帝呢？就回去对皇帝说：“这个和尚，真是特别古怪，性情真是太不近人情。皇帝您请他来，他说就是把他头斩了拿来，他心也不来见皇帝。”

皇帝说：“好！你就去把他的头给我拿来。”于是乎，就用盒子装上一把刀，说：“你到那儿，就拿这把刀，把他头给斩了。”

这使臣说：“好！”

等到临走的时候，皇帝对他又说：“无论如何，你不能伤这和尚，你不能杀这个和尚。”

啊！使臣现在明白了，于是乎，到那儿就说：“老和尚！你现在倒是去不去？皇帝叫我拿这把刀来，就是斩你头的。这把刀，是皇帝赐给我的；你若不去，他就叫我拿这把刀，把你头割下来，拿着你的头去见皇帝。”

道信祖师说：“好啊！那是最好了！我的头能见到皇帝，这一生真是特别地光荣。好啦！那你现在就来斩我的头！”于是把头伸出来。使臣拿着刀正比量着他的头，一看见他把头伸过来，赶快把刀放到盒子里。

道信祖师闭着眼睛等他斩头，等了大约十分钟，恐怕有的。这是大约的，也不一定，你不要执着，说一定十分钟；或者十一分钟，或者九分钟，都不一定的。看他没有斩，道信禅师就说了：“喂！你怎么不斩哪？”他发了脾气，好像二祖似的。

使臣说：“哦，皇上叫我只是这么讲一讲，不能伤和尚。”

四祖道信大师，哈哈一笑说：“啊！你现在知道世界还有人吧！”就是还有不怕死的人。

四祖道信禅师，俗家姓司马，名字叫信，所以出家的名字，就叫道信。司马这个姓，在汉朝和晋朝，可以说是贵族，因为晋朝皇帝，就姓司马；汉朝有司马迁和司马相如，文章都作得非常好。这第四祖，生在很有名望的家族，从小就出家修道。他活了七十二岁，但是，六十年都是胁不着席，就是不躺着睡觉；他的成就，是有不可思议的境界。

他用佛眼观察，自己应该到什么地方去住？他一看，湖北有一个山，叫破头山，这个名字很不好的，但有紫云笼罩着。这紫云，就是祥瑞的表现、吉祥的意思，于是乎，他就到这个山上去住，也改了山名，叫什么名字呢？叫“双峰山”，因为有两个山峰。

他教化众生时，遇到很刚强难化的众生；教他们改恶向善，他们就改善向恶，不听教化。以后他就用种种的权巧方便法门，结果把这刚强众生，也教化得改恶向善，知道自己是错误的。他弘扬佛法，有四十多年，所教化的众生，如稻麻竹苇那么多；“稻麻竹苇”就是表示太多了，数量不知有多少。

有一次，他告诉他的徒弟圆一法师说：“你要给我造一个塔，我要走了。”圆一法师就给他造塔。后来他问：“塔造好了没有？”圆一法师说：“已经造好了。”造好了，怎么样呢？在永徽二年（永徽，是唐朝高宗皇帝的年号）闰九月二十四日，道信祖师从来也没有生过病，可是在这一天，他就坐在那儿，奄然而化，坐那儿就圆寂了。没有什么人知道他圆寂，他也没有告诉大家说我要走了，没有告假。

圆寂之后，就把他装到塔里，封上了。这是用石头造的塔，本来用铁都封着、锁着的。过了一年，塔自己开了，锁也都开了；大家就看见第四祖在里边，还是端然正坐，和活着的时候一样，一点都没有变。

在这个时候，第五代祖师弘忍，又看见师父的相好，就非常高兴。虽然像活着的时候一样，但是肉都乾了，都没有什么肉了。于是乎，用漆布把身体贴上金，保护这个真身，直到现在还在。这是第四祖。他教化的众生，非常之多；他的入室弟子、传法弟子，就是第五祖弘忍大师。

从西天到东土，历代祖师各有各的特长，各有各的密行，各有各的来历不同，现在略略说一说五祖大师的经历。五祖大师，生在湖北双峰山黄梅县，俗家姓周，七岁就被送到庙上修行。大约是他父亲、母亲，都是笃信佛教，觉得世俗这种生活，烦烦恼恼，争争吵吵，贪而无厌，从生至死，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所以有小孩子，在七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庙上，跟着四祖道信禅师出家。

道信禅师一见这个小孩子，知道他是法门的龙象，所以就尽量栽培他。可是四祖栽培他，并不是说天天给他吃点好的，穿点好的，住一点好的，这么样栽培他；他是天天叫他勤劳工苦作，如清洁的工作、煮饭、烧水、煲茶这一类的。总而言之，什么工作都叫他做；叫他没做过的，要做一做，试一试这种工作的味道。

白天他是勤劳工苦作，任劳任怨，不和同等的沙弥打架，也不拌嘴，就是认真脚踏实地用功修行。谁说他不对，他就很欢喜地接受，很欢喜地改过自新。七岁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修行。白天做一切的事护持道场，晚间就参禅打坐，认真用功。不是到晚间就赶快睡觉，一早也睁不开眼睛，爬不起来，不是这样的。晚间练习坐单，坐那儿用功，修这一切的行门。一切的行门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诵经、持咒、拜佛、礼忏、研究学问，忙里偷闲地用功修行，一分一秒也不空过。白天做一切的工作，也正是用功修行，晚间还参禅打坐，也是认真修行。所谓时时刻刻都痛念生死，不多说一句话，不少做一份活。一切的工作，都尽量做好；话不说那么多，不和任何人争，

不和任何人吵，这是五祖弘忍大师。什么叫弘忍呢？就是什么他都忍，忍不了的，他也要忍；让不了的，他也要让。

经过这样，到十三岁的时候，四祖大师观察他可以受具足戒，所以给他授具足戒。受戒之后，十三岁就做比丘了！他身量长得高高大大的，身高八尺，相貌奇特。什么相貌奇特呢？他眼睛有神，口不随便讲话，天天都是谨言慎行的。一看他就看得出，他是时时刻刻、行住坐卧都在用功，不把光阴空过。四祖一看他，观察他是载道之器，可以弘化一方，所以就把衣钵传给弘忍大师；他在中国是第五代的祖师。从释迦牟尼佛，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中国的五祖，这叫传授心法；以心印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

五祖大师的戒行精严，他修行是特别认真的。在当时也有一些土匪，常常到城里，打家劫舍，抢金银财宝。有一次，土匪就把湖北这个城围上，弘忍大师忍不住，想要救城里的老百姓；于是乎，他就下山，从东山那个地方，到湖北城里。土匪一见着弘忍大师，就吓得丢盔卸甲，望影而逃。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弘忍大师虽然是一个人下山来的，就是有随从，大约也不过三三两两；可是这些土匪，就看到完全都是穿金盔金甲的天兵、天将，好像从天上下来的天神一样，身穿着金盔金甲，手拿着宝剑，这么威武其扬的。土匪一见到这样的情形，就吓得望影而逃；也不用一刀、一枪、一箭，他们就吓得撤退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我告诉你们各位，因为弘忍大师诵持〈楞严咒〉。在《楞严经》上说过：诵持〈楞严咒〉的人，常常有八万四千金刚藏菩萨，随从他、保护他，到必要的时候，就救他、拥护他。所以土匪一见着弘忍大师，就吓跑了；这可以说是金刚藏菩萨显圣，也可以说是弘忍大师修行的威德，把他们都慑伏。

一个修道的人，能不用一兵一卒，把土匪吓跑，这就是有真正的功夫，才能这样子；若没有真正的功夫，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应道交？因为这种种的灵异，所以四方的比丘，都望风而归；就是听到五祖的道风，就都去到他那儿学习佛法。所以当时在五祖的座下，常常有千余人在那儿求法。

四祖大师，唐太宗召请他到宫里去，想要供养他。有其师必有其徒，五祖弘忍大师，也是在唐高宗的时候，很多次皇帝请他到宫廷里来，要供养他；他每一次都婉拒了，不到宫廷里去受皇帝的供养。这种高风亮节，不是一般人所能明白的，他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行为，不是一般求名求利、迷恋财色名食睡这一类的人，所能了解的。由他这一点看来，这是佛教和其他任何宗教不同的地方。

在唐高宗咸亨的时候，他就对门人说：我要走了。叫门人给他造一个塔，用石头造的。等他又问：“塔造好了没有？”门人告诉他：“造好了。”于是乎，他就端然正坐，无疾而终。

可是在他入灭以前，他告诉人，说我传法的人，有十个。这十个人，每一个都可以教化一方，都可以做一方的法主；这十个人，是他教化众生以来，所挑选的十个嗣法的人。他告诉六祖大师说：“衣为争端，止汝勿传。”就是说，从你这儿，就不传这个衣了！有衣，大家就争，这是乱的开始。因此他嗣法的人有十位，就是神秀、智诜、慧藏、玄约、老安、法如、智德、义方，又有惠能大师，又有一个是刘主簿。他们都是接五祖法脉的嗣法门人，都可以做一方的教化主。说完这话，他就入灭了。以上这是五祖大师简略的行状。

这十位五祖大师的嗣法门人，每一位都有他的特长，或者是智慧第一的，或者是品行第一的，或者有道德第一的，或者有容忍第一的，或者有喜舍第一的，或者有慈悲第一的，或者有教化第一的，或者有修行第一的。总而言之，是各有所长，所以他们都值得做一般人的师表，做人天师，做众生的依止师，做众生的善知识。

总括起来说，他们这十位，没有自伐的。什么叫自伐呢？就是自己赞叹自己，自夸其德，表露自己与人不同，就是颜渊说的“愿无伐善”那个“伐”。愿无伐善，就是不说自己的特点，不说自己的长处，也没有自夸的。不会自己夸赞自己，说我小的时候，如何如何；中年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如何如何，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与人不同；也不会说我老年的时候，如

何如何；也不会到处夸耀自己有多少皈依弟子，多少人相信自己。总而言之，不会神化自己，自吹自擂，自命不凡。凡是圣贤的人，都不会有这个毛病，也不会自大、骄傲，也不会自满。

总而言之，他们都有优秀的德行，注重德行，不会图虚名、好假好，在表面上用功夫，自欺欺人。这十位不骄傲、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也不打妄语。这是这十位教化主的行状；要一一详细说，需很多时间，这简略的，大约就是这样子。

现在在这儿研究历代祖师，我们每一个人要回光返照，自己选择一个，我要学哪一位祖师？哪一位祖师，是我的榜样？我愿意照着他这样去修行。我们要这样想，听经才有用，对我们自己的身心、生死上，才有帮助。我们如果听经是经，我是我，我和经分开，我和祖师也分开，那始终我们不能得到利益。我们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哪一位祖师，我们最佩服，我们就要向他看齐，向他学习，这才不把时间浪费。

好像方才听说五祖大师七岁就出家，他不和他的同类沙弥打架，也不争、也不拌嘴，就是天天好好地工作，好好地任劳任怨，这才真正懂得怎么叫出家，懂得要怎么了生死。如果你出家，还天天吵架，天天打架，天天骂架，这和没有出家是一样的，我们人人都要猛省这一点。

万佛城叫“法界佛教总会”，所谓：

无不从此法界流 无不还归此法界

在万佛城的人，都是凡夫，都是一般的人到这万佛城。万佛城，虽然说是个圣地，虽然说是造就佛、造就菩萨、造就祖师的地方；可是我们刚一来到这地方，谁也不是佛，谁也不是菩萨，谁也不是祖师，未免就挂一漏万，有很多的事情，都是美中不足、不能尽善尽美、不能圆满的。要是都圆满，我们就成佛、成菩萨、做祖师，不做凡夫了。

我们在这儿，都是凡夫俗子，都一点一点地去自己的习气毛病，所以无论哪一位做事，都有一些出入，有一些不圆满的地方。不过我们到这儿来，都是想要圆满，都是想要往好的学。我们想要圆满、想要好好修行、想要见

贤思齐，这一个心，是最宝贵的。就怕我们有过不能改，知善不能行，只是自私自利，那就完了。我们每一个人，能有这一念要成佛的心，要行菩萨道的心，要本照普贤菩萨那十大愿王，去发这十大愿，就一定会达到你所希望的目的。我们现在不圆满的地方，大家都互相包涵一点，互相谅解一点，所谓：

忍是无价宝 人人使不好
若能会用它 事事都能好

我常对各位讲，“一切是考验”，我们在多生多劫，不知道造了什么罪业，不知道和哪一位有什么因果，有什么不圆满的地方，所以就会有很多不如意的问题发生。在这个时候，就是“一切是考验，看我怎么办？”看看我自己怎么办？不是看尔怎么办？看尔是往外看了。“一切是考验，看尔怎么办？”看你怎么办，看你自己怎么办？对境若不识，须再重头炼。“一切是考验，看他怎么办？”你若明白他，也就不会埋怨他；对境若不识，须再重头炼。这几句话都是反求诸己的话，你不要看你、我、他，你要学菩萨。

菩萨的行状是

真认自己错 莫论他人非
他非即我非 同体名大悲

你常常有大悲心，怜悯一切众生：我要教化众生，感化不动众生，是我的德行不够；我的德行若圆满了，能万德庄严，没有不被我所化的。我化不了，就是德行还没有万德庄严。这样一想，就不会向外驰求，不会到外边去找，这叫真正地回光返照，反求诸己。

爱人不亲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
礼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

我们若能这样，不要说圣贤，就是佛菩萨，我们都可以很快地就达到他们的果位。

“爱人不亲反其仁”，你爱护一个人，人家离你远远的，不敢接近你；你要回光返照，看看我仁爱人的心够不够？这是爱人不亲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好像我做师父的，教化徒弟，徒弟不听；我要回光返照，我做师父的，是不够德行吧？所以才出叛徒，才不听话！这是反其智。

“礼人不答反其敬”，你对人行礼，人家不睬你，望都不望你；你要反求诸己，看看我是不是很恭敬向人行礼？这是礼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不得，就是不怎么好，不圆满。你所行所作，觉得不对的地方；“皆反求诸己”，都要自己反回来，看看自己对不对？

五祖继承四祖的道统，所以唐高宗以皇帝的尊严，要请他到宫廷去供养，很多次他也不接受。因为他这样自尊，不随随便便受国王的邀请，国王更加对他崇敬；于是乎，就把宫廷里，最珍贵的药品，和最尊贵的宝贝，叫使臣送去供养他。可是五祖大师，不因为这些珍贵的药品，和宝贵的东西，就生大我慢，生大执着。他心里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把所有的珠宝、药材，散给大家。五祖大师把衣钵传给六祖，于是乎，他就入灭。由摩诃迦叶到菩提达摩这二十八代祖师，传到中国后，这第五代祖师大概的行状，是像以上所说的。

六祖法宝坛经略序

唐释法海 撰

大师名惠能。父卢氏。讳行滔。母李氏。诞师于唐贞观十二年戊戌岁二月八日子时。时毫光腾空。异香满室。黎明。有二异僧造谒。谓师之父曰。夜来生儿。专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施众生。能者。能作佛事。言毕而出。不知所之。

师不饮乳。夜遇神人灌以甘露。既长。年二十有四。闻经悟道。往黄梅求印可。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时龙朔元年辛酉岁也。南归隐遯一十六年。至仪凤元年。丙子。正月八日。会印宗法师。诘论玄奥。印宗悟契师旨。是月十五日。普会四众。为师薙发。二月八日。集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师为授戒师。苏州慧静律师为羯磨。荆州通应律师为教授。中天耆多罗律师为说戒。西国蜜多三藏为证戒。

其戒坛。乃宋朝求那跋陀罗三藏创建。立碑曰。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又。梁天监元年。智药三藏自西竺国航海而来。将彼土菩提树一株。植此坛畔。亦预志曰。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真传佛心印之法主也。师至是祝发受戒。及与四众开示单传之法旨。一如昔谶。

次年春。师辞众归宝林。印宗与缁白。送者千余人。直至曹溪。时荆州通应律师。与学者数百人。依师而住。

师至曹溪宝林。观堂宇湫隘。不足容众。欲广之。遂谒里人陈亚仙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仙曰。和尚坐具几许阔。祖出坐具示之。亚仙唯然。祖以坐具一展。尽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现身。坐镇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岭。因兹而名。仙曰。知和尚法力广大。但吾高祖坟墓并坐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余愿尽舍。永为宝坊。然此地乃生龙白象来脉。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后营建。一依其言。

师游境内。山水胜处。辄憩止。遂成兰若一十三所。今曰花果院。隶籍寺门。

其宝林道场。亦先是西国智药三藏。自南海经曹溪口。掬水而饮。香美。异之。谓其徒曰。此水与西天之水无别。溪源上必有胜地。堪为兰若。随流至源上。四顾山水回环。峰峦奇秀。叹曰。宛如西天宝林山也。乃谓曹侯村居民曰。可于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

后。当有无上法宝。于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号宝林。时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闻奏。上可其请。赐额为宝林。遂成梵宫。盖始于梁天监三年也。

寺殿前有潭一所。龙常出没其间。触挠林木。一日。现形甚巨。波浪汹涌。云雾阴翳。徒众皆惧。师叱之曰。你只能现大身。不能现小身。若为神龙。当能变化。以小现大。以大现小也。其龙忽没。俄顷复现小身。跃出潭面。师展钵试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钵盂里。龙乃游扬至前。师以钵舀之。龙不能动。师持钵归堂上。与龙说法。龙遂蜕骨而去。其骨长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传寺门。师后以土石烟其潭。今殿前右侧。有铁塔处是也。

六祖大师名字叫惠能，父亲姓卢，是广东新州的百姓，也就是乡下人。祖籍是范阳，范阳大约是在中国的北方，他原来祖籍是北方，迁移到岭南做新州的百姓。父亲的名字，叫行滔，母亲是李氏。他父亲的家里很贫寒，所以六祖大师没有钱念书。他生在唐朝贞观时代，贞观十二年岁次是戊戌，在二月初八日子时出生。

按照六祖大师的八字来断，他生在戊戌，在中国的十二属，戊戌年是属狗的，这个年上，占的是修罗。因为他占修罗，所以这一生受了很多坎坷逆境。为什么他受这样的折磨来锻炼他？因为他生在那年上，是很刚强、很有主意的。可是月上，他很有仙缘。日上和时上，都是很有佛缘。所以按他这个八字来讲，非常好；可是年轻的时候，要受点折磨。

在二月初八子时，他生的时候，毫光遍空。序文上说腾空，我想“腾”字，不太恰当，应该“遍”空，毫光遍满虚空。在他出生的地方，一般人都见到毫光遍空。异香满室，有一股异香，不是檀香，也不是沉香，是人间所没有的香，所以叫异香，人间不能常见的这种香。这就是六祖大师出生时，一切护法善神、天龙八部，都来拥护他，所以虚空才有毫光，有这股异香满室。

他生出后，第二天就有两位异僧来；异僧就是梵僧，也就是在我们中国不常见的僧，可以说还是印度的装束，像印度人的样子，可是会说中国话。他们就对卢老居士行滔说，昨天晚间，你生了儿子，所以我们专程为他来起一个名字。名字叫什么呢？就叫上惠下能。他父亲问，为什么叫“惠能”呢？异僧就答覆说：“惠”，是以法惠施所有的众生；“能”呢？就是能作佛事。说完了这话，就从他家里走出去。他们跟出去一看，就没有了，不知所之；这两个异僧，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

六祖大师出生后，不吃母乳，不吃母亲的奶。有人说，这是他每天晚间，遇神人灌以甘露。这个“遇”字，我想用得不太恰当，可以改“有”，“夜有神人”。“遇”，是他走路遇着、碰到了，这叫遇。现在没走路，六祖大师刚出生，不能走路，也不能到外边去，怎么会遇啊？所以这可以改为“夜有神人灌以甘露”。因为灌以甘露，所以他不知不觉，天天就长大起来。

不知不觉，六祖大师就长大到二十四岁。在这段时期，他从小就各处去斩柴来卖，以卖柴维持生活。各位想一想，六祖大师生有异禀，尚且要做樵夫，斩柴来卖，维持生活。他应该样样都充足，不需要自己辛辛苦苦去斩柴；可是他生在贫寒的家庭，过贫寒的生活，他能自给自足，能自强不息，锻炼他身体健康，成为法器。

我们根性，是不是有六祖那样的深厚？我们修行，样样现成，都想不劳而获，这样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吗？我们的根性，不如六祖；我们的智慧，不如六祖；我们一切一切，都不能和六祖大师来比。我们就好逸恶劳，不认真用功，这真是自甘堕落。

六祖大师，不吃母乳，为什么不吃母乳呢？我想这是他保持自己清净，没有后天的染污法，没有生欲念的这种东西。就连母乳，也都是生欲的；所以现在我们喝牛奶，更是生欲。六祖大师连母乳都不饮，我们想一想，我们喝牛奶，自己给自己辩护说：“我呀，怕不健康。”

六祖大师，有神人灌以甘露；在四十二手眼里，有甘露手。甘露就是水，以水来滋润他。甘露能除人的饥渴，能令人饱满，能令人除去一切的烦恼

；所以六祖大师在乳哺的时候，就和一般人不一样。人家用的东西，他不用，可以说在母腹里，就是吃斋的；出母腹之后，可想而知，他更是吃斋的。

六祖大师这种奇特的地方，是太多了。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要比六祖大师，更要勤劳、更要用功？五祖见到六祖大师，还叫他去劳作；他就一边舂米，一边用功。所以我们修道的人，行住坐卧，都应该在用功；不应该在那儿，尽讲张家长、李家短。修道的人，时时刻刻，都要谨言慎行。

六祖大师，既然年长至二十四岁，这是已冠的时候，可是他仍然斩柴、卖柴。有一天，他卖柴，到一个客人的家里，把钱收回来，听见有人在旁边读诵经典。听念经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豁然开悟。

在佛教里头，开悟虽然是自己开悟，也要有传承，有人给他印证，不能自己冒冒失失说：“我已经开了悟，我已经得到什么什么了。”这是不可以的，必须要经过善知识印可；所谓印可，就是承认他开悟。因为佛教里注重传承。传承，就是你会什么法，要有人给你证明，是哪一位传给你的？传给你的师父，要负完全责任，不是冒充的。

所以六祖大师虽然自己开悟，还要去访求善知识，来给他印证。他知道客人读的是《金刚经》，他就问《金刚经》是从什么地方请来的？这客人就告诉他，是从湖北黄梅双峰山东山禅寺请来的。在这时候，他明白了，就想到湖北去求法，印证他所见的是正确不正确？但是他没有钱，又有老母在堂，这怎么办呢？当时有一位护法居士，往昔和六祖大师有大因缘，就仗义给他十两银子。这十两银子，在当时很好用的，够他母亲安家的费用。他把事情料理完毕后，于是乎，就到黄梅那儿去求法。

五祖一见着六祖大师，就认识他是法器、法门的龙象，可是不动声色，叫他到碓房里踏碓。六祖大师踏碓的时候，腰上拴一块石头，帮着他来舂米，因为石头是重的，能帮助他的力量，所以那块石头，就叫坠腰石。在那儿舂米，舂了八个月，没和任何人讲过话，也没有和任何人拉过关系，就是在那儿，勤劳工苦作。

有一天，五祖问他：“米都做好了没有？”

他说：“米做好了很久，米已熟矣。”于是乎，五祖就把衣钵、信物传给他，令他绍隆佛种，做第六代的祖师。这时是龙朔元年，这一年就是辛酉岁月。

在中国风俗，什么事情，人都想争，就连修道，得到祖师位，也想争。五祖传给他衣钵，当时因为是单传直指，从摩诃迦叶，一代一代传下来，都是单传直指，所以等他接法后，五祖叫他赶快离开道场。不离开，恐怕有人和他争夺祖师的位。所以就告诉他，说：“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说衣钵是大家要争的东西，从你以后，就不传衣钵，传法不传衣。

六祖大师于是乎连夜走了，五祖也几天不见人；大家就要求见他，要求他传法给大家。五祖就说：“法已南行矣！”就是说，法已经往南去了。

于是乎，神秀率着一班人，连夜追六祖。当时就有惠明禅师，以前做大将军的，他有飞毛腿，跑得特别快；六祖大师虽然连夜走的，也没有走多远，于是乎，就被惠明禅师追上。惠明禅师看见六祖将衣钵放到一个石头上，就抢，可是却拿不动；他虽然有很大的力量，可是拿不动这衣钵。这时候，他知道这不是可以抢的东西，于是乎，对六祖大师说：“仁者，仁者，我为法来，非为衣来。”说我为法而来，不是为衣钵而来；于是乎，六祖大师就传法给他。可是他还追问：“上来仁者对我说的密语密意之外，仍有秘密者乎？”六祖大师就说：“密在汝边！”意思是说，密在你自己那儿，不在我这儿，你要好好修行。

之后六祖大师南归，隐遁十六年；南归，就是向广东来了。这十六年期间，六祖大师就专门修行，培养福德和智慧。他和打猎的人在一起，所谓和光混俗，“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在当时，六祖大师已经开悟，有五祖给他证明，传给他祖师的位子；可是他不到处自我宣传，不到处令人知道他是开悟的祖师，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过。

在这十六年中，和打猎的人在一起过生活；每天所吃的，是肉边菜，所做的，是放生的工作。他看哪一个飞禽或者走兽，如果能自己跑得动、飞得起来的，他都把它们放开，令它们不遭屠宰之苦；这就是行菩萨道、培福培

慧的地方。所以说人哪，“时时行方便，处处积阴功。”不需要铜钱和财宝；你只要力量能做到的，你就做，这就是修福修慧的方法。

在猎人队里，韬光晦迹，藏器待时；经过十六年，到唐朝仪凤元年才离开。正月初八丙子这一天，他在广州光孝寺，遇到印宗法师，来诘论玄奥。诘，就是互相盘问，你问问他，他问问你。玄奥，就是指风幡之辩：有人说是风动，有人说是幡动；六祖大师出来就说，这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

印宗法师看见一个在家的居士，居然能说出这样究竟的道理，直指人心，的确是微妙得不可思议，知道六祖大师是非常人。于是乎就下座，请他到方丈室里去，问他的来历。六祖大师这时候，也就直截了当、单刀直入，承认自己是五祖亲传嗣法的第六代祖。

这时，印宗法师纳头便拜，知道现在是遇着祖师了。虽然他是一个在家居士，可是印宗法师也非常豁达大度、不拘形骸，就请六祖大师上座，向他顶礼。于是就在正月十五，普会四众，召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佛教的四众弟子，都一起聚会，为师薙发，就为六祖大师落发。据说现在光孝寺，还有六祖大师的头发在那儿。等到二月初八，又集诸名德，给六祖大师授具足戒。集，就是召集；诸，就是很多；名，就是当时有德行、有名望的大德高僧。

在当时，西京有智光律师，做六祖大师的授戒师；苏州有慧静律师，做六祖大师的羯磨和尚；荆州有通应律师，做六祖大师的教授和尚；中天竺有耆多罗律师，为六祖大师说戒；西国有蜜多三藏，为六祖大师来证戒。

这个戒坛，是在刘宋（南北朝）时，求那跋陀罗三藏尊者创建的。他创建后，就立上一个碑，他说：“后有肉身菩萨在此受戒。”六祖大师，就是在这个戒坛受戒。

又在梁天监的元年，有智药三藏尊者，从印度坐船，经过南海到曹溪。到了曹溪，他捧起水来喝；一喝，就说：“咦！这个水，和印度宝林山的水，是一样的味道。”他在那儿找圣处，找曹溪的源流，那个发源的地方。现

在到了这儿，他说这地方一定可以建立道场，他带着一棵菩提树，就种到戒坛的旁边。他预先留一个预言，就说：“一百七十年后，有肉身菩萨在这菩提树下，开演上乘的佛法，这是真传佛心印之法主也。”说这真正是传佛以心印心的法门，正法眼藏的法主。

六祖大师受戒之后，和四众弟子说法，开示单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的心法。他所行所作，都是求那跋陀罗三藏预先所说的，和智药三藏所说的，也丝毫都不错。

四方释子云集而来的，不知有多少。到第二年春天，六祖大师，辞别所有信众，要回到曹溪宝林山去。这时候，印宗法师带领着这些学者，来欢送六祖大师到曹溪宝林山，当时有一千多人欢送他。又有荆州的通应律师，率领着学人数百人，同六祖大师在一起；依师而住，就是都依靠六祖大师。

六祖大师，到了曹溪宝林山，看见所住的寮房很少，也都残缺破坏，不能住太多人，所以他要把它扩大。于是乎，就走到里人陈亚仙那儿。里人，就是南华寺那个地方的乡下人。见陈亚仙，对他说：“老僧我啊！想找一块坐具之地，不知你能不能舍？”

陈亚仙说：“你坐具有多大呢？有几许阔啊？”

六祖大师就把坐具给他看。他说：“这好办，你只要坐具的一个地方，这是没有问题。”亚仙就答应了。

六祖大师说：“你答应了？那好！就要这么一个坐具的地方啦！”于是乎，把具一打开，遍罩南华四境。这个面积，我也不确实知道有多大；总而言之，四大天王都现身了，站在四方。

陈亚仙一看这样情形，就说：“好了，我知道和尚的法力无边。但是我的高祖坟墓在这儿，希望你以后建造寺庙的时候，还保留坟墓；其余的地方，我都舍了，我都布施出来。”

讲到这里，你们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六祖大师，只化一个坐具的地方，之后他的具，居然就长得那么大，遮盖四境，这是不是一个欺骗呢？好像地藏王菩萨化九华山，听说也是这样子。佛教的祖师、菩萨，游戏人间，这好

像有赌博的性质，和人说这样子，又不这样子。我有点不敢同意这种的法力，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如何？我们要互相研究研究，谁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说一说。这个祖师、菩萨，为什么说一个坐具的地方，可是一展开具，却遮了那么多的地方？各位，我们来共同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在佛教里，是不是以讹传讹，道听而涂说，把事情就弄得越讲越神秘？

不要在那儿好像无动于衷似的，要讲话的讲话，现在不是入定的时候！

弟子：六祖可能跟陈亚仙有缘，希望给陈亚仙一个布施的机会，譬如他布施的地方大，所以他的功德就大，给陈亚仙做大功德。

上人：我现在给你种福田的机会，怎么样？你种不种呢？

弟子：谢谢。种！

上人：还有谁，快讲！快一点，快一点！还有谁要说你的看法？不要等着叫名字。这西方是民主式的国家，我们谁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无拘无束，用你的智慧，说出一个真理来。

问题就是，六祖大师向陈亚仙化缘，他出家人应该不打妄语。他拿出具，就那么坐的一个地方；等一打开，就把南华寺几十里，都盖住了，盖到四境，四大天王现身，在四方坐镇，说有这样情形。有人说，地藏菩萨向闵公化缘，也是用坐具，一罩就把九华山都给罩住，罩着全九华山，都成了坐具底下的土地。你们都看见过坐具，不是很大的，方圆连一丈也没有；可是打开后，遮盖了几十里路那么大的面积。我认为祖师不应该打大妄语，这是我的意思、我的看法。你们看法是怎么样？

方才这位居士说的是，大约六祖大师和陈亚仙有缘，叫他多种福田，所以就向他化大缘。那么我的智慧随时就来了，我说我要向你化小缘，你种不种福田？他说他种。种的福田是多大？我不知道。等到将来，不要写出来像六祖大师用具罩住那么大一个地方，就吓跑了。万佛城的面积是五百多英亩，也是不小的地方；可是我没有这个本事，我也没有这个具，不能罩这么多的地方，你们说这怎么办？我因为遇着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替他们来问你们各位，我要考考你们。

我讲〈六祖法宝坛经序〉，现在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们有哪一位，把我讲过的能背得出？若能背得出，请上来背一背；那就算你们好像六祖大师展具似的。你们若能背得出，我认为你们也会展具了；你若背不出，你们都还应该学一学怎样展具。有没有人要上来背的？

有人说，我会了，但是我不愿意出锋头。你不愿意出“风”头，可以出出“雨”头，哭一哭，crying，因为你背不出来，就得crying。这么多人里头，一个也没有能背得出的？出家人、在家人，都包括在内，真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个序背出的？这一关若过了，那不错的。真没有人背得出？真没有人懂？有人能背得出？快上来背，快点、快点！你能背却不背，那将来你就该愚痴。从“大师名惠能，父卢氏，讳行滔，母李氏。”背起，看看能背多少？原来你们都还给我啰！Okay，你们真是没有贪心啊！

陈亚仙看见这个情形，知道六祖大师法力无边，所以他对六祖说：“我知道和尚是法力无边的，但我高祖的坟墓，埋在这个地方，我希望你以后建塔、建道场的时候，把我祖先的坟墓保留着不破坏；其他的地方，我完全舍给你。可是这个地方，是生龙白象的来脉，你只可平天，不可平地。”这个地势，你不可以动。你可以平天上的，上面平可以，地下不可以平；因为你一平，就把这种风脉破坏了。

六祖大师，听他这样说，就答应他，所以以后建立道场的时候，都照着陈亚仙所说的话来做。保留他高祖的坟墓，没有破坏；在地上，是做梯形的，没有什么破坏地理，所以一切一切，都照着陈亚仙所说的话来做。

现在宝林山那儿，有南华寺，最近听说，南华寺的方丈惟因圆寂了。我在四十多年以前，在南华寺和他很熟的，他那时候，在客堂当知客，是广东人。我刚一到南华寺，我问他什么事情，他讲广东话，我也听不懂。问他有没有什么？他说“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有”，会意大约是“没有”，就是有无的“无”字的别音。这个老同参最近圆寂，我们在这儿，希望给他立一个往生的牌位。他的名字，叫惟因，字知果，和夏威夷那位知定法师，是师兄弟。知定法师，名字叫惟妙，字知定。在老和尚的后人里，他还算是

一个修行人。

这是我在南华寺见到的，陈亚仙的墓，现在还在六祖殿前边，东南角那面墙的地方；那里有一块碑，叫陈亚仙之墓。坟墓还保留着呢！六祖大师，当时在宝林山各处游览，每到一个觉得特别好的地方，他就在那儿休息休息。

有一个时候，外道想把六祖大师置之死地，就放火烧山，把南华寺和山，都给点着火。六祖大师在山上，坐到石头洞里头，那个石头洞就只能坐一个人，结果也没烧死。一般的外道以为，这回一定把六祖大师烧死了。

你看！身为祖师，就有这么多不同的因缘，有一些外道，想要来伤害他。当时神秀有一些个不听话的徒众，不听神秀的话，就想把祖师位抢给他师父，也到南华寺对六祖大师不利，也想危害六祖大师。

不单活着，有人要伤害六祖大师；六祖大师圆寂后，还有人要请他的头回去供养。所以韩国就来一个金大悲，想要请他的头。以祖师的德行和智慧，尚且发生这种的灾难，所以我们后人修行，不要怕一切的困苦艰难，要向前去弘扬佛法。

在当时，神秀大师，因为他作的偈颂，六祖大师认为没有合格，他也忿忿不平的；一定是在言语之间，表露过不满意的地方，所以，他的徒众听见他这种的理论，就要去抢衣钵回来给他师父。

以六祖大师的德行，神秀大师的修行，本来不应该发生冲突，可是这些徒众，唯恐天下不乱，制造出来一些矛盾的问题。这都是阴错阳差，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史上的污点，所以佛教才没有发展得那么快，所谓好事多磨。

这样看来，在唐朝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难怪现在佛门里，互相勾心斗角，互相“入主出奴，入附出污”。以前旁门外道和佛教，是互相“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互相是非。到今天，就在佛教里，也常常发生这个问题，都互相摧残，你想我死，我想你亡，这么势不两立的样子。所以末法时代，就是人心不古，道德沦亡，互相唯利是事。

为什么这么争呢？人就是把利欲看得太重，把钱、权力看得太重；把道义都忘了，把互相尊重的德行都忘了。这是现在佛教很可悲哀的事。所以我

们身为佛教徒，一定不要做佛教里的虫子，不要做“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这一类的佛教徒。

我们要学习

性尽人己参天地 心同日月耀阳春

“性尽人己”，你尽人性、尽己性，又能尽物性。所谓尽性，明理就尽性；能尽性，就能立命，也就是“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就到那个最好的地方。你能尽人性，明白对方；尽己性，也明白自己；并能尽物性，天地间万事万物，没有不是在说法的，没有不是在演说妙法呢！你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沙一尘，都是第一义谛的表现。你若能会得，就是百草头上祖师意；你若会不得，就是尽摆乌龙，以为是有妙计。所以我们若明白，就不要做糊涂人；你若是糊涂人，想明白也，是不容易的。

互相争、互相夺，这都是一般世俗人所有的；我们修道的人，不应该见利忘义，不应该背道而驰，不应该不顾道德仁义，一意孤行。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不愿意得到的事情，不要加到旁人身上。我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为什么要给旁人呢？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学妖魔鬼怪的邪说，说：“己所不欲，必施于人。”不要这样子，这样子是邪说，是不正确的思想。又有说“矫枉过正”；矫枉不应该过正，可是他说“矫枉必须过正”，这都是邪说。所以，邪说就是差这一字，差之丝毫，就谬之千里。

我们现在在万佛城，要学尽量吃亏、忍耐，人家对我们不好，我们就要回光返照，要想：“哦，这是我的德行不够，感化不动他。或者在往昔的期间，我对他也是有这样的行为。”或者你想：“这真正是我的善知识，他是想要我好；若不想我好，他为什么说我坏呢？我坏与他没有关系啊！他说我坏，是想我再往好的做。”所以这样一想，无论顺逆，都是我们的善知识。我们切记，不要见利忘义，见到利益，就把志士之谊就忘了，就做一些颠倒、违背良心道德的事情，这是不可以的。

性尽人己参天地，“参天地”就是与天地合而为三。天、地、人，这是三，参天地的“参”，就是当“三”字讲。“心同日月”，心像日月那么光明，“耀阳春”，总是在春天的时候，照耀万物，万物得到阳光都生长。心要像日月那么光明，不要有一些黑暗，不要尽装一些妒忌、障碍、瞋恨，满腔子都是那些比什么都臭的东西。

今天，谁都知道，自己比不了六祖；我们既然比不了六祖，所以我们受的苦，应该比六祖更多一点。六祖尚且有千磨万难来考验他，来成就他，来帮助他；我们如果遇到逆的环境，不能逆来顺受，那怎么能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所以我们要人人抱定宗旨，逆来顺受，毁誉不动心。若能这样，六祖大师能降龙伏虎，我们也能降龙伏虎。我们对人不发脾气，这可以说把龙就降住了。

什么叫龙呢？就是我们发起脾气来，就像一条龙那么不可思议的，能隐能显、能大能小。脾气像一条龙，就是忽然就来，忽然又没有了，你找不着一个根，变化无穷。什么叫虎呢？就是我们生怒气的力量，就等于老虎那么大的力量。“无明火，老虎神，这是前生的罪孽根”，你前生的罪孽重，今生你就好生怒气。生怒气，就有一些问题发生；你若不生怒气，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的。所以你能不发脾气、不生气，这就是降龙伏虎的辨法。不动肝火，就是降龙；不生烦恼，也就是伏虎。所以“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我们若有德行，不要说人，鬼神对你都是恭敬的。

当我到南华寺的时候，现在右边建的禅堂，原来就是毒龙潭。潭里有一条毒龙，常常出来作怪，每逢阴天下雨的时候，它就显神通，放出一股毒气。人人在那儿，有的修修道，甚至于就中毒，就昏迷不醒了；有的时候，又发起神经来，这是很厉害的。

有一次，天阴阴的，这条龙现一个大身，用身体把龙潭都布满，然后把树木也用暴风雨摧毁了。所以当时住那儿的僧众，都非常恐惧，就告诉六祖。六祖出来看，笑一笑，说：“你真是神通不小，你能现大身，又能现小身，忽然就有了，忽然就无了。如果你真是神龙，现在你是大身，你即刻变成小

身给我看看！”

这条龙听他这么说，果然就把身体缩得像一条虫那么大，有三寸多长，就在水里游来游去。

六祖大师说：“你是有本事，你能变大身，又能变小身；可是你没有胆量，跳到我的钵里来。你若真有神通，你可以跳到我的钵里来试一试。”

龙是处处想要争第一的，处处想要做王称霸的，所以你看中国做皇帝的，都说是真龙天子，就因为他想要争第一¾¾做王。这条龙因为六祖大师说它不敢跳到钵里头，它就单要争第一。你说我不敢跳？我跳给你看看！就跳到六祖大师的钵里。可是能跳进来，就跳不出去了；于是乎这条龙就降伏了。

说起毒龙潭，我又想起一个经验。我们人修道，切记不要躁进，不要贪快，不要想得到神通；你想要贪快，想要躁进，想要求速效，“其进锐者其退速”，你进得快，退得也快。所以我们都是慢慢的，不要那么用科学，不要坐火箭上天，我们还要一步一步地走。你若一步一步地能走到天上去，那才是真本事呢！你不能走到天上，要藉着火箭的力量，那还不是你自己的真功夫。

我记得我收过一个徒弟，他会做成衣，很老实的，叫陆介霖，以后就跟着我出家。出家后，也很修行的，很不错。有一次，我派他到乡下做一点事情，我说：“我现在交给你我的拂尘，你有必要的时候，你才用；没有必要的时候，没有大的困难问题，你不要用。”这个拂尘就是白拂手，我交给他，我说：“你去办事有什么急难，你可以用一用。”他就去了。

到乡下，就遇着很多人来找他，都说有病，叫他治病。他拿着我的拂尘，给这个扫一扫，这个病也好了；给那个掸一掸，那个病也好了。以后这些人，都疯狂地来找他，一天到晚，没有时间休息，就用这个白拂手，这么给人家扫病。他那时候，没有学白拂手，就拿我平时受持的白拂手，去这样做。

回来就对我说：“师父，你的拂尘真灵！有什么病，我给他掸一掸，他就好了。”

我说：“掸一掸，就好了，恐怕将来这个病，都跑到你身上，我看你怎么办？”我说这话，他不太注意，以后还修行。

以后我带他到南华寺；在南华寺，他着了魔，因为有一个魔，不怕白拂手。这是什么魔呢？它的名字叫百子毒蛇，一生仔，就会生一百个，在南华寺常常作怪。怎样作怪法呢？南华寺每逢戒期，它就去搅闹。怎么样搅闹呢？一定令受戒的沙弥，或者沙弥尼，就有一个发神经的。

那时候，虚老在那儿传戒，有人发神经，虚老也没办法。发神经是怎么样发法呢？一发神经，他就说他成佛了，他又是什么什么佛；也不穿衣服，上身下身，都不穿衣服这么跑，不管什么羞耻不羞耻，各处胡说乱讲的，就这样搅闹戒坛。每逢传戒的时候，一定搅闹人，就有一个人会发狂的。虚老在南华寺，传那么多年戒，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最后就轮到我徒弟身上，我这个徒弟，也发了狂。一发狂，十几个人，没有他一个人力量大，他身上还会放臭气，人闻到就作呕。一天到晚，就发神经。发神经说什么呢？说我师父的法，原来都是假的；说四十二手眼都是假的。这个魔就是要这么胡说八道，来破正法的。

正在这时，有一个明相法师，八十多岁了，也是坐单的；他八岁就出家，出家后自己默默苦修。他尽打般舟七，打了八次。每一个般舟七是九十六天，不眠不睡，站着走路，走九十六天；或者念佛，或者持咒，或者做什么，总而言之，九十六天不休息，这叫佛立三昧。他这一生，修了八个佛立三昧，所以功夫不错，他一入定，还可以做一些事情。

当时遇着这个老修行，他一来的时候，不知道是吃错了什么东西，就天天屙肚，屙得满裤子都是邋遢东西；他在那屙肚，不能收拾自己的衣服。他是在上客堂挂单，我在南华寺当堂主，当时我这个班首，天天要到上客堂去看看有什么人来？有什么人走？为什么我看这个呢？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异人、异僧，有没有什么高人到南华寺来？我不要当面错过。所以每一天，我到上客堂去看几次。他来了，我就看见。我一看这个老修行，觉得很有缘，可是他就屙肚。他屙肚，我就给他洗裤子；洗了几天裤子，他屙肚好了。

然后，正在那时候，我的徒弟发神经了。我和老修行一说，老修行和我就想法子，来令我徒弟病好。当时一观察问题，就是有一条毒蛇，叫百子毒蛇，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搅闹南华寺。所以这样一来，我们两个人，以他的定力和我的定力，就把这毒蛇降伏，我的徒弟才病好。

为什么说这个呢？这个徒弟，就是因为不听教导，我给他拂尘的时候，叫他有必要的时候再用，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用。他不听，就随随便便给人家治病，结果种了不好的因；到南华寺，他就发神经。虽然好了，这都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修道，差之丝毫，就谬之千里。

在梁天监元年的时候，有印度的智药三藏尊者，带着一班徒众，到宝林山，找这个源头。到源头的时候，他掬水而饮，就说这个水甘美香甜，与印度宝林山的水，是一样的。所以对当时曹侯屯的居民说：“你们可以在这山上，建一个道场，建一个梵刹，等一百七十年后，有无上的法王，在这儿演说妙法，做为一方的化主。在那个时候，得道的人如林，非常多，所以这个山应该叫宝林山。”

在这时候，韶州的刺史¾¾韶州牧，叫侯敬中，他把智药三藏尊者说的话，具表章上奏梁朝的皇帝。皇帝就批准这件事情，赐一个号，叫宝林，所以就成立这座南华道场了！这是在梁天监三年的事情。

在前面讲南华寺有一个龙潭，潭里有一条毒龙，这条毒龙，跳到六祖大师的钵里，就不能再跳出去。六祖大师把钵里藏着的龙，带到堂上，就上堂给这条龙说法。说完法，这条龙把它这个龙的身体就不要了，得到解脱了。南华寺到现在还有这条龙的骨，大约有七寸长；龙的脚、龙的爪子和龙的骨，都宛然俱全的。之后，毒龙潭毒龙的难没有了，就用一些沙石、垃圾之类的，把龙潭填起来。现在在南华寺右方有个铁塔，这条龙的骨，就在铁塔里。这是南华寺简略的经过。

行由品第一

◎一九六九年宣化上人讲述于
美国三藩市佛教讲堂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现在我们说到《六祖法宝坛经》〈行由品〉第一。行由，就是六祖大师行事的由来，修道的由来，得法的由来。他本是斩柴出身，砍柴的人；本来是不认字，是很粗鲁的一个人，可是他能一闻即悟。现在这是讲他的行为，和他得法的由来。这是坛经的第一品。

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名璩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师升座。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

“时大师至宝林”：时，是当时，就是六祖大师那个时候；他到曹溪宝林山。“韶州韦刺史名璩”：韶州，现在叫韶关；刺史就是作官的，管那个地方的。那韶关刺史名字叫韦璩，“与官僚入山”：与做官的和这一切的人，来入山“请师出”：请六祖大师出山。“于城中大梵寺讲堂”：城中，就是韶关城里。韶关城那时候，有个寺叫大梵寺，现在叫大鉴寺；就是因为六祖被封为大鉴禅师，所以虚老在那儿复兴南华寺时，又整修这个大梵寺，就改名大鉴寺。在这个寺里头有个讲堂，很宽阔的，可以容纳几千人，“为众开缘说法”：在这个时候，六祖大师，就给大家说法。

“师升座”：六祖大师，升了法座，“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刺史官僚，有三十余人，读书的人和学士、秀才之类的，也有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有比丘、比丘尼，又有老道士，又有俗人，有一千多人，“同时作礼”：在这个时候，都向六祖大师顶礼，“愿闻法要”：都愿意六祖大师，给他们宣说佛法的要略，这个要紧的地方。

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大师告众曰”：六祖大师就说了：“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六祖大师一开口，就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菩提自性，也就是佛性，也就是这个觉性，这个般若性、智慧性，这叫“菩提自性”。“本来清净”：本来它是清净没有染污的，没有一些委曲相；无诸委曲相，直心是道场。“但用此心”：你若能明白你这个心，照着去修行，不要有贡高我慢心，不要有妒忌心，不要有障碍其他人的心；但用此心，用什么心呢？就用这个菩提心。“直了成佛”：你若直心是道场，把你一切的凡情、物欲了了，就能成佛。这是六祖大师开门见山，就教人要去你的欲，断你的爱。你不能对一切物质、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生大执着。

所以修道的人，第一不要攀缘，不要向任何居士，或者什么人，去拉拢关系。你一拉拢关系，就是不合法，就与道相违背。我们修行，说我懂得修行；你说你懂得修行，但是你若放不下攀缘，那都是假的，是骗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攀缘、不化缘、不求缘，在美国佛教是一个开始，我们都要有通天彻地的志气，人人都要有千魔不改、万魔不退、百折不挠的精神；你要能这样子，要立志顶天立地。不要口里说得很好，说完了，行为上却很颠倒的；这是修道的人，很容易犯的毛病。

善知识。且听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

六祖大师又说，“善知识，且听惠能行由得法事意”：各位善知识，我请你们听一听，我惠能行由得法事意；什么因缘，我得到法？得法是怎么一回事？前后我说说给你们听一听。他说，“惠能”我啊，“严父本贯范阳”：我父亲本来是在北方范阳那儿住的，“左降流于岭南”：在那个时候，大约有什么错误，充军就充到岭南，做流放的人，“作新州百姓”：就是现在广州新兴的地方。

“此身不幸”：说我出生在寒微的家庭，很不幸的，“父又早亡”：父亲很早就死了，“老母孤遗”：我的母亲带着孤儿，这么抱啊、养大这孤遗。

“移来南海”：后来移民到南海县，大约是广州新兴那儿。“艰辛贫乏”：艰是艰难，辛是很辛苦的，贫是贫穷，乏是没有钱，“于市卖柴”：一生来就在这贫寒的家庭，所以没有机会读书；于是乎，就以斩柴来谋生，维持生活。

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惠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

“时有一客买柴”：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客人买我的柴，“使令送至客店”：他叫我担柴，送到他所住的客店里。“客收去”：把柴收去，“惠能得钱”：就得到钱，“却出门外”：就退出到门外去了。“见一客诵经”：见到一个客人在那儿念经，“惠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我一听见客人念这个经，心里就开悟了。闻到什么呢？闻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明白了。

现在《六祖坛经》也在，《金刚经》也在，我们每个人，差不离地都知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都见过，也都听过，可是我们可惜就没有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

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

“遂问客诵何经”：你念的是什么经？“客曰：金刚经”：说我念的是《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说你诵的这部经，从什么地方请来的呢？“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我在湖北黄梅县东禅寺那地方来的。“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说此寺是弘忍大师在那地方教化众生，“门人一千有余”：他的徒众，有一千多人。“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我到那地方听讲过，又请回来现在我诵的这部经。

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惠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

“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说若能常常念诵《金刚经》，就能明心见性，“直了成佛”：就可以成佛了。“惠能闻说”：惠能听见之后，这六祖大师也是“宿昔有缘”：在早前有缘；“乃蒙一客”：蒙一个客人，“取银十两，与惠能”：他拿十两银子给我，“令充老母衣粮”：令我回去安置老母，给老母做衣服和吃饭的费用。“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他叫我就到黄梅，去参拜五祖大师。

惠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惠能曰。惠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祖云。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着槽厂去。惠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惠能剉柴踏碓。经八月余。祖一日忽见惠能曰。吾思汝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惠能安置母毕”：我把老母的衣粮预备好了，“即便辞违”：我就不管我母亲怎么样了，就去修法。“不经三十余日”：不知不觉地走了三十多天，“便至黄梅”，“礼拜五祖”：向五祖叩头顶礼。

“祖问曰：汝何方人”：五祖说，你是哪里人？“欲求何物”：想要什么东西？“惠能对曰”：惠能就对说，“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是岭南的人，“远来礼师”：我向祖师叩头顶礼，“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只求成佛，其他什么，我也不要。

“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五祖大师就说，你是广东的岭南人，又是獦獠，你怎么可以作佛呢？獦獠就是乡下人。“惠能曰”：六祖大师就说了，“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佛的觉性，没有南北的分别。“獦獠身与和尚不同”：我是乡下人，我这个獦獠身，与和尚身不同，你穿着出家的衣服，我穿着新州百姓的衣服；虽然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佛性又有什么分别呢？

“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五祖本来想要和他多说几句话，但是看见有一班的徒众，都围着左右不离开，“乃令随众作务”：就说：“你去啦，跟着大家去做事情！”“惠能曰”，“惠能启和尚”：我请问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说我自己的心里，常常生出智慧，“不离自性”：都是没离开佛性，“即是福田”：就是本来自性的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我不知道和尚叫我做什么事？

“祖云：这獦獠根性大利”：五祖听他这么说，觉得这个獦獠根性大利，说他善根很深厚的，是利根。“汝更勿言”：就吩咐说：“你不要讲了！”“着槽厂去”：你到后面去做事情啦！

“惠能退至后院”：到后边去了。“有一行者，差惠能剉柴踏碓，经八月余”，“祖一日，忽见惠能曰”：对惠能说了，“吾思汝见可用”：说我想一想你的见解，很可用的，“恐有恶人害汝”：我怕有一些恶人，知道我重视你，就来害你，“遂不与汝言”：所以我不和你讲话，“汝知之否”：你知道吗？“惠能曰：弟子亦知师意”：说我知道师父的意思，“不敢行至堂前”：我不敢经过您住的地方，“令人不觉”：所以我也是小心一点，令左右不觉，教人不生怀疑心。

>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五祖大师，有一天，叫所有徒弟一齐来。总来，就是一齐来。“吾向汝说”：说我要对你们说一说，重要的问题。“世人生死事大”：这个世界人哪，没有比生死这件事情更大的了。无论你是富贵到极点，也是免不了死，所以生死这件事情，是最大的。应该要知道，生怎么样生法？死怎么样死法？如果你对生死的问题不了解，可以说这一生是糊涂来，糊涂去。“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你们这一切的修行人，只求人天的福报。福田，就是修福，但知道修福，不知道修慧；“不求出离生死苦海”：你们不想法子，了脱生死，在这生死的苦海里面，转来转去。“自性若迷”：你自己本性若迷昧了，“福何可救”：你就是修福报，尽求福，怎么救得了你生死的问题呢？所谓：

修慧不修福，罗汉应供薄
修福不修慧，象身挂璎珞

象身挂璎珞，也就是迷昧自性；你光修福，救不了你自己。

“汝等各去自看智慧”：你们各个人，都去观察你自己真正的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你要在自己本心里，找出你真正的智慧来。“各作一偈”：你们每一个人，就作一个偈颂。“偈”是梵语，叫 gatta，翻译成中文，就叫“颂”；就是作四句，或者四个字，或者五个字，或者六个字，或者七个字，或者八个字，这没有一定的。“来呈吾看”：拿来给我看。“若悟大意”：你若明白真正智慧的大意，“付汝衣法”：我就传给你衣钵，并且传给你法，“为第六代祖”：为第六代的祖师。我现在是第五代，我传给你们，就是第六代的祖师。

“火急速去”：快点作来给我看。“不得迟滞”：不要慢慢地。迟滞，就是拖泥带水的，总是拖延时间。你应该快一点，不要拖延时间，不要今天没做好，等明天；明天没做好，等后天，不要迟滞。“思量即不中用”：你要不思量，就作出偈颂来；你若用思量分别心作成的，那是没有用的。“见性之人”：见到佛性，你自己明心见性的人，“言下须见”：说完了，你即刻就明白，那才算呢！“若如此者”：你要能这样，这才能有用，譬如“轮

刀上阵”：好像你拿一把刀，到两军阵前，“亦得见之”：你即刻也能见到自性。

> 众得处分。退而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我辈谩作偈颂。枉用心力。诸人闻语。总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

“众得处分”：大家得到五祖的吩咐，“退而递相谓曰”：退到寮房，或者其他的厅院里，就说了，“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说我们不必自己搜索枯肠，自己想、想了又想、想了又想，不要这么费工夫作偈了。相信说这话的人，都是神秀的一党。为什么不叫旁人来作偈颂呢？神秀这一党人，就是预备将来请神秀做第六代祖师。他这一党人，多数或者是他的徒弟，或者是他的兄弟，或者是与他有亲戚关系的人，就希望：哦，我们推举神秀——我们这个亲戚，或者兄弟，或者师父——出来做第六代祖师。所以就对大家说：“我们不要思索了，将来一定是神秀首座得到。”因为他的党徒，都欢喜捧神秀，所以就在下面给他联络，就像现在投票选总统似的：“喂！你投某某人啦，他可以做的。”这上、下议院一起，就这么大家一联络，噢！好了，就选他了，就成功了。这也是那么一回事，说我们不要用心去作偈颂。“将呈和尚”：将，就是拿着，去送给和尚，“有何所益”：我们不懂什么，没有什么学问，作出来也不会太好的。

“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首座就是除了方丈和尚，再来就是首座。我们的首座和尚，他现在教我们，给我们讲经说法，教授我们，“必是他得”：他的学问好，道德也高，一定是他会得到第六代祖师的祖位。就像方才所说的，我想说这话的人，一定是和神秀有相当关系的，来推举他去作，不叫大家作偈；如果其他人的偈作得好了，神秀就得不到祖师位。所以他下面有一班人，就帮他来联络。“我辈谩作偈颂，枉用心力”：说这一定是神秀大师这个上座，得到第六代祖师的位。我们就是虚费一些工夫，作出偈来，也都很粗的，不会好。谩作偈，就是作出来，也不会好。枉用心力，就是白费

工夫。

“余人闻语”：神秀上座这一些党徒，这样一提倡，其他的人听见后，“总皆息心”：就都不作偈颂。如果大家都作偈颂，恐怕把神秀上座的祖位抢去了。“咸言我等已后，依止秀师”：就大家一起说，我们以后都依止秀师。依止，就是依止师；依靠他来吃饭、穿衣服，依靠他住、修行，这叫依止师。“何烦作偈”：我们何必再很麻烦地来作偈颂呢！

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

在这个时候，“神秀思惟”：神秀想，“诸人不呈偈者”：这一切的人，都不作偈颂的原因，“为我与他为教授师”：因为我是他们的教授师父；“我须作偈”：我应该作偈。大家都这么客气不作，就等着我来作呢！他自己知道，当然有人帮他联络，他自己明白，没有人和他抢祖师的位子，所以就他自己一个人。他一个人作得好不好，都没关系了，没有人和他争。“将呈和尚”：我要作一首偈颂，给和尚送去。“若不呈偈”：我若不作，“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和尚怎么会知道我心里所有的见解是深或浅？或者是有智慧，是没有智慧？

“我呈偈意”：我要是作一首偈颂，给五祖送去，“求法即善”：我要是为的求佛法，这是很好的。“觅祖即恶”：如果我是想要当第六代祖师，这可就不对了，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如果这样子，好像以凡夫的思想、凡夫的心理，夺到这个圣位，有什么分别呢？“若不呈偈”：我若是不作偈颂，会怎么样呢？“终不得法”：我始终得不到法，五祖不会传给我的，因为他发表意见，一定得要有一首偈颂，才能得到法。“大难大难”：唉！太难了！这件事情太难了。哦！very difficult！这一般人都没有贪心，都不想做祖师，都想把祖师位，让给神秀做；可是神秀自己，也不知怎样作好偈颂，所以说是大难大难。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拟请供奉卢珍。画楞伽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

“五祖堂前”：在五祖住的地方前面，“有步廊三间”：步廊，就是经行、走路的走廊。在这走廊三间的墙壁，“拟请供奉卢珍，画楞伽经变相”：拟请，就是预备、想要请。供奉，是当时官职的名字；你有什么技能，有什么所长，有什么本领，到皇家去做事，就叫供奉。这个供奉的名字叫卢珍，他会画画；画什么画呢？画《楞伽经》的变相。变相，就是神妙不可思议的变化；“楞伽”翻译成中文，是“城”，又叫“不可往”。因为这个城，在摩罗山的顶上，没有神通的人到不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那儿说法的时候，是用神通到那山顶上，去为一切有神通的人说法的。五祖想要请供奉卢珍画这一部经的变相，“及五祖血脉图”：和五位祖师血脉的图；就是由菩提达摩祖师，传给二祖神光，其间经过什么样的情形；二祖神光大师，又把法传给三祖，三祖传给四祖，四祖现在传给五祖弘忍大师。接连不断，就像流血和脉络似的。从达摩祖师到五祖，画一个图；五祖大师想画这个图“流传供养”：流传到世界上来供养。

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

“神秀作偈成已”：这时候，神秀上座这些学生都没有贪心了；可是他自己放不下，总想要做第六代的祖师。他本来说，做祖师是不对的，但是他也不能停止这种思想；这就是有这种祖师的欲，有欲望要做祖师。他作偈作好了，“数度欲呈”：数度，就是很多次。很多次他想给和尚送去。“行至堂前”：到五祖的堂前面，“心中恍惚，遍身汗流”：你看他这么紧张的样子！到那个地方，几几乎就发神经了。“啊！要发神经了，怎么办呢？这对不对呢？我作的这个偈颂，倒是可以不可以？”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就恍惚了；认不清楚，似是而非的，这叫恍恍惚惚。就“是这样子吗？不是吧！或者又是这样子，差不多吧？或者不可以吧？”自己就这么样，不知道有多少的问题在心里，所以着急得，nervous，急得怎么样呢？遍身汗流，身上也

流汗，什么地方都有汗了。

“拟呈不得”：拟，就是想要；预备把偈颂送给五祖，可是，唉！不敢。为什么不敢呢？这就像赌钱似的。要是赢了，当然很好，可以做第六代祖师；这一下子要是不合格、输了，就没有祖师做，祖师位子没有了！所以就着急得不得了。“前后经四日”：前前后后，经过了四天。你看看！这个真苦！所以做祖师不容易的，你看费了多少辛苦。这四天哪！相信他眼睛都没闭，白天想送去，晚间也想要送去；白天走走，晚间也走走，坐不稳、站不安的。这时候，睡也睡不着，吃东西也不香。为什么呢？一味就想着做祖师：“我这个是不是可以呢？合不合格呢？能不能（过关）呢？”“一十三度”：到五祖的堂前有十三次，“呈偈不得”：还是不敢交卷。不像我现在考你们，给你们出题目，你们很快写完，就可以交卷；因为这没有那么重要，不是说考上就是做祖师。如果考上就做祖师，恐怕你们手都颤起来，字也写不出来了。

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着。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呈心所见。

“秀乃思惟”：这时候，神秀大师头脑又冷静了，“啊！不要这么着急，用一点定力想一想。”思惟，就是教头脑冷静下来，没有那么着急了；没有那么着急，就想出法子。这回，他因为着了四天急，走了十三次，这急得不得了，睡不着觉，也不能吃饭，这时候口乾舌燥，他说：这样不对，这样会愁死的。不要愁了，不要愁了！这回好好想一想，定一定，go to samadhi！定一定怎么样呢？他想出法子来，“不如向廊下书着”：现在我把偈写到这个三间步廊的墙壁上，“从他和尚看见”：就随便让和尚自己看见；这和尚就是五祖。“忽若道好”：他看见这个偈颂，如果忽然间就说：“喔！这个偈颂最好了，这非常妙、非常好！”“即出礼拜”：等看见他这种情形，我就即刻出来，向五祖大师叩头礼拜，“云是秀作”：说这是神秀我作的。“若道不堪”：他若说，“唉！这个胡说八道呢！太不像话了，简

直没有用。”五祖若这样说，我就“枉向山中数年”：我在这山中，住了这么多年，都白住了！“受人礼拜”：我受人恭敬礼拜，“更修何道”：我这简直一点也没有道德，也没有修行啊！

“是夜三更”：他做贼了，偷偷摸摸的，在三更天，“不使人知”：不叫人知道，“自执灯”：自己拿着灯。大约是个很小的蜡烛，因为亮光太大，旁人可以看得见。所以拿小小的灯，“书偈”：就把偈写到墙壁上，“于南廊壁间”：在南边的走廊壁间，“呈心所见”：把他心里所见的道理，就写出来。

偈曰。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

“偈曰”：这个偈就说了，说什么呢？“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秀书偈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复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

“秀书偈了”：神秀书完了这首偈颂，“便却归房”：就赶快两步并作一步走，喔！赶快！好像会武术的，用起轻功，一点声音也没有，就跑回到房里。为什么没有声音呢？怕被旁人知道；他若有声音，走步响，旁人就知道是他写的。“人总不知”：谁也不知道，神不知、鬼不觉，连神仙都不知道，你看他做得秘密到极点了。

“秀复思惟”：神秀自己就又想了，说“五祖明日”：五祖明天“见偈欢喜”：他看见偈颂，如果欢喜，“即我与法有缘”：就是我和佛的心印妙法有缘，我有这个命运可以做祖师了。“若言不堪”：假设五祖说是不好，“自是我迷”：这是我没有开悟，“宿业障重”：这是我宿世的罪业，孽障太重，“不合得法”：不应该得到以心印心的妙法。“圣意难测”：五祖的境界，这种的意思，真是不可思议，没有法子可以知道。难测，就是不能测

度，猜不到他是什么意思。

“房中思想，坐卧不安”：啊！你说他写完了，本来认为这个法子是不错，偷偷地写上了；但是因为自己没有把握，所以还是在紧张之中。他在自己睡觉的房子里思想，坐也觉得不舒服，躺在那儿，又不舒服、不安乐；“直至五更”：到天光。

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忽见其偈。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劳尔远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即得见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

“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五祖大师早就知道，神秀没有入门墙，没有开悟；“不见自性”：他没能见自性。“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在天明的时候，五祖大师叫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这个墙壁上，“绘画图相”：要画《楞伽经》的变相，和五祖血脉图。“忽见其偈”：忽然间，看见墙壁上有这一首偈颂，“报言”：就对卢供奉说“供奉却不用画”：唉！供奉啊！现在不用画了，这个偈颂在这儿，已经是妙不可言，“劳尔远来”：很对不起你，你这么远来，没有画画，真是太对不起了！这就大约英文说的I am sorry。

“经云”：《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所有一切有形有相的，“皆是虚妄”：都是假的；“但留此偈”：我现在就留偈颂在这儿，“与人诵持”：教大家来诵持。“依此偈修”：依照这个偈颂的道理来修行，“免堕恶道”：可以不堕落三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能得到大的利益。“令门人炷香礼敬”：于是乎，五祖说，你们大家快拿一个香炉来，烧上香，你们大家都来礼拜，都来向偈颂叩头；“尽诵此偈”：大家都来念诵这偈颂，“即得见性”：你们能诵这个偈颂，就可以见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都说，啊！这可真好，这可真好了！

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

“祖三更”：等到晚间没人时，神秀三更天写偈颂，五祖也三更天叫他去，和他打个机锋，“唤秀入室”：到堂里去。“问曰：偈是汝作否”：这个时候，讲话一定很小声的，就秘密地问神秀说：“偈颂是不是你作的？”“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秀言”：神秀就说，“实是秀作”：实实在在是秀我作的。“不敢妄求祖位”：我不敢妄自贪心，求这第六代祖师的位子；“望和尚慈悲”：但是我希望和尚您多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您看一看弟子我，有没有多少的智慧？

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

神秀一承认是他作的，五祖就得到答案了。“祖曰：汝作此偈”：说你作这个偈颂，“未见本性”：你还没有见到本性，没有见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你只还在门外，是个门外汉。“如此见解”：这种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你想修行，得到无上菩提，这是了不可得的。“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这无上菩提，你得在这个言下，说了这话，就认识自己的本心，“见自本性”：你明心见性，“不生不灭”：知道自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这一切法，都是圆融无碍的，没有一点滞塞不通的地方，“一真一切真”：你一样若真了，样样都真，“万境自如如”：万境都是到如如不动这境界上了！“如如之心”：在你如如不动这个心，“即是真实”：这才是真实呢！“若如是见”：你若能这样见的话，“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这才是无上菩提的本性呢！

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将来吾看。汝偈若入得门。付汝衣法。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

犹如梦中。行坐不乐。复两日。有一童子于碓坊过。唱诵其偈。惠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偈。

五祖大师对神秀讲：菩提自性，是不能用攀缘心、妄想心来求的。所以又告诉他说“汝且去”：你现在先去，“一两日思惟”：在这一两天之内，你再想一想，“更作一偈”：你再重作一首偈颂，“将来吾看”：拿来我看一看。“汝偈若入得门”：这入得门，就是明心见性，入到佛法的门里来了，不作门外汉。你作的偈颂，如果是见性了，得到本体开悟了；“付汝衣法”：我就把衣钵传授给你，你就做第六代的祖师。

“神秀作礼而出”：神秀向五祖顶礼，就出去了。“又经数日”：又经过了很多天，“作偈不成”：没作成偈颂，“心中恍惚”：在这个时候，几几乎就发神经病，心里恍恍惚惚的，“神思不安”：神就是精神，思是思想。精神和思想都不稳定，都不安，“犹如梦中”：就是没有睡觉，好像在梦中似的，行住坐卧，都不知自己是干什么。你说他对这祖师的欲望多大！没有考上，自己又不能再作偈颂，这恐怕自杀都有份，自己把自己杀了。可是“行坐不乐”：行和坐都不安乐。

“复两日”：又过两天，“有一童子于碓坊过”：有一个童子，在六祖大师舂米的碓坊旁边走过去，“唱诵其偈”：一边走，他就一边唱，唱这个偈颂：“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他为什么要唱呢？因为他想要得大利益，不堕落三恶道，又想见性；所以一边走，一边唱这个偈颂。

“惠能一闻”：六祖大师当时一听见，“便知此偈”：他就知道，这个偈颂“未见本性”：没有见着自己的本性。“虽未蒙教授”：虽然没有经过人来教授他，“早识大意”：大的意思，已经早就明白了。“遂问童子曰”：就问童子，“诵者何偈”：你念的是什么偈颂？

童子曰。尔这獦獠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

南廊壁上。书无相偈。大师令人皆诵。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童子曰：尔这獦獠不知，大师言”：童子就说，你这个獦獠，你不知道五祖大师说过吗？说“世人生死事大”：世界人生死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欲得传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五祖大师，想要传他衣钵，传这个衣法，就令所有的徒众，都作一首偈颂，给五祖看。“若悟大意”：若开悟得到明心见性的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五祖就传衣钵给这个人，做第六代的祖师。“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偈”：神秀上座，这个教授师，在南廊墙壁上，写出一首无相的偈颂，不着相的偈颂，“大师令人皆诵”：五祖大师，就令所有的人都诵。

你这个獦獠，真是没有善根，到现在这么多天，你还不知道！你真没有用，你只可以做苦工，在这儿舂米。这么好的机会，你不要错过，现在我要告诉你，教一教你，你好也可以开悟，也可以见性。依这个法修行，你来生就不这么苦，就不需要舂米。你诵这偈颂，也不需要去做牛、做马，堕到畜生、地狱，不堕落到三恶道；最低限度，也还能做一个大富贵人，得大利益。童子的心是不错，所以见着六祖大师舂米那么苦，想要教他偈颂。所以说教人人都诵，你也应该诵。“依此偈修”：依照这个偈颂来修行，“免堕恶道”：就不会堕落到三恶道去。你为什么这么多天还不知道呢？他说，五祖大师说“依此偈修”：依照这个偈颂来修行，“有大利益”：就有最大的利益。

惠能曰。我亦要诵此。结来生缘。上人。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童子引至偈前礼拜。惠能曰。惠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惠能闻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别驾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

童子这样讲了之后，就说你听着，我来教你：“身是菩提树”，你记得没有？“心如明镜台”，记着，不要忘了，“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你要记得清清楚楚的，才有功效呢！念才能有感应！

“惠能曰”：六祖大师听小童子这样讲，对他这么好，于是乎就说，“我亦要诵此，结来生缘”：我也要诵这偈颂，好结一个来生的善缘。“上人”：他叫这个童子上人。上人本来是师父的别名，一般出家人叫师父多数是叫上人。说：“谁是你师父啊？”“我上人是上某下某。”这是上人，言其在我的上边。“我此踏碓”：六祖大师就说，我在这儿踏碓、舂米，“八个余月”：有八个多月了，“未曾行到堂前”：我没有到前边走廊走过；“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我请上人你带我到偈的前面，我也到那儿去叩头，拜一拜这个偈颂。

“童子引至偈前礼拜”：这个童子心里想：“好了，我行一行菩萨道，帮帮这个獦獠的忙！”于是乎，这个童子就把六祖大师带到那个偈前礼拜，到那儿就说：“快叩头啦，你到这个地方来，你快一点叩头，叩得越多越好，你叩头叩响头，更有功德！”这个童子就一方面开着玩笑，一方面又认为不是开玩笑。

“惠能曰：”六祖大师说，“惠能不识字”：惠能我啊，真正苦恼啊！我太没有用了，一个字都不识！“请上人为读”：请上人为我读诵读诵。“时有江州别驾”：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居士，是个作官的，在江州做一个别驾的官，“姓张，名日用”：叫张日用，“便高声读”：高声念这个偈颂。

“惠能闻已”：六祖大师听完后，“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就说：我也有一首偈颂，可是我不会写，怎么办呢？请别驾张居士帮我写一写，写到墙壁上。

“别驾言”：张日用居士说，“汝亦作偈”：你也能作偈？这个时候，就睁大眼睛来看六祖，心里这么想：哈！你一个舂碓的，一个字不认识，你怎么会作偈颂呢？这是一种轻看的样子。“其事希有”：咦？这个事情太稀有了，没有过，你不认字，怎么会作偈颂呢？

惠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
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言。汝但诵偈。
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

“惠能向别驾言”：六祖大师这时，本来不想说话，但是不说，就没有人帮着写，所以就说了，“欲学无上菩提”：说你若想学最上的菩提觉道，“不可轻于初学”：你不应该轻慢初次学佛法的人，你不应该看轻了刚学佛法的人。怎么说呢？“下下人有上上智”：这下下人，可以说是最愚下的，最愚痴的人，他有最大的智慧。

大智若愚，有大智慧的人，好像没有智慧一样。你问他什么？他不知道，他也 I don't know。好像现在果宁、果前或果容，有的时候，我问他们什么，他们就说 I don't know；这是学了大智若愚。以前他们初来的时候，不说 I don't know，而说 I know everything。有一次，我遇着一个人，他也是这么说，他说他知道，所有都知道。

我说：“你怎么会所有都知道，你所有都知道，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问什么问题呀？”

我说：“你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吃多少粒米，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那我没数过。”没数过，就是不知道。

这是下下人有上上智，说下下的人，有最上的智慧，这是一个解法。这也可以说，在下边做苦工的人，也有在最高尚地位那个人的智慧。“上上人有没意智”：上上的人，最高尚的人，有的时候，他也会有没意智。没意智就是把智慧埋没了。怎么埋没住了呢？就被欲念压住，所以埋没他的智慧了。“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假设你要是轻慢人，就有无量无边的罪过。你懂吗？别驾！

“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说，好了、好了、好了！你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你的偈颂怎么样讲，我给你写，你不要讲一些闲话了。“汝若得法”：你啊！我可先对你讲哦，你要是得到法，“先须度吾”：你先要度我。为什么呢？我给你写这个偈颂啊！我若不给你写，你有偈，都没有人知道；所以你若做六祖的话，你一定先要度我，“勿忘此言”：你不要忘了这句话。

“惠能偈曰”：六祖大师，就作了偈颂，说：“菩提本无树”：菩提是个觉道而已，又有什么树可得呢？你若有一个树，那又变成了一个物，又有所执着了！菩提本来什么也没有，你说你觉悟了。觉悟？什么样子？是青色的，是黄色的，是红色的，是白色的？你说出一个样子来！没有的。

“明镜亦非台”：你说“心如明镜台”，这个明镜亦非台，没有一个台。你若有一个台，又有所住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嘛，你怎么要有一个台呢？你若有个台，就有所住了，有所执着了，所以明镜亦非台，没有台。那么怎么样子？怎么样子也不怎么样子。“本来无一物”：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一个样子，也没有一个图，也没有一个形相，所以根本就什么也没有。“何处惹尘埃”：你什么也没有了，尘埃又到什么地方能生出来？根本你就无所住了！

这个偈颂，主要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要没有执着，一切执着都没有了，也就是佛所说那个意思：“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个地方，就是教人没有执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执着干什么？你执着，将来你能不能不死呢？你到死了的时候，你又执着什么？

“书此偈已”：张别驾（张日用）写完这偈颂之后，“徒众总惊”：这一些个和尚、居士——五祖的这些徒众——统统都惊起来。惊就是惊奇，咦！咦！他也有偈颂？哈！这真是不可以貌取人，这个舂米的人，他都会作偈颂！这叫大惊。人就都不敢轻看这位卢居士，“无不嗟讶”：没有不叹息的，唉！他也会作偈颂！哦，大家都共同嗟讶，就惊奇。“各相谓言”：各人互

相就都说了，“奇哉”：说奇怪得很，啊！你看他也会作偈颂，这是令大家都想不到的事情。“不得以貌取人”：你看他这个獦獠，相貌不出奇，他也会作偈颂，不可以貌取人，不可以欺负他是一个獦獠哦！

“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怎么他到这个地方没有多少时间，莫非说他是个肉身菩萨？大家就都连讽带刺的，这有一种讽刺性：“啊！你不要看轻他，他是肉身菩萨。”谁不知或者当时有罗汉在旁边，故意向大家这么来说，提醒大家：“你们认清楚，这是肉身菩萨。”这是一个理由。有的一部份就说：“唉！这真是肉身菩萨了！”这是讽刺的性质，就来讥笑他，“他到这儿没有好久，就成肉身菩萨了。”因为现在不知道他作的偈颂对不对呢？大家一嚷嚷，你吵我喊的，你叫我叫的，五祖大师在堂里边，也跑出来了：“哼！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在这儿吵什么？”大家就说：“这个舂米的工人，这个獦獠，他也会作偈颂。”就对五祖讲了。

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

“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五祖大师，见这一般人都这么惊怪，恐怕有人来暗杀六祖。由这一句话，就证明当时的勾心斗角。神秀这一班党徒，已经在五祖大师那儿，把所有的势力都占住，有势力了；要不然五祖大师怎么会想有人要损害六祖，要伤害六祖呢？当时那一定是很明显的。“遂将鞋擦了偈，曰”：所以用鞋，就这个Shoe，拿鞋底在墙上把它擦没有了，就说：唉！“亦未见性”：说这个也没有见性，讲得也不对。

你们听到这个地方，也许会想五祖大师尽打妄语，你看！头一个偈颂，他教大家诵，可以不堕三恶道，得大利益，能见性。其实，诵它根本就没有利益，也没有不堕落三恶道的意思，可是五祖大师就这样讲。这样讲呢，神秀就出来，承认是他作的。现在六祖大师作的偈，是见性了，反而他对大家讲没见性。这是不是打妄语呢？这叫方便法，这叫权法，这不是打妄语。因为他为了保护六祖，想佛法传留久远，不想有人把六祖伤害了，所以他就说这种方便的话。

※※※

在讲经之前，发表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现在美国，有三个人又要出家，一个呢？就是果先。果前，已经在前面出家了，果宁呢？也宁愿出家了，现在果先，也要先出家，不要等到后边了，还有果逸和果修。果修说，她一定要修一切法。我说好啦！你修一切法。就给她取一个字，叫恒持，叫持无量义；你要修一切法，就要持无量义。果逸呢？她愿意隐遁，愿意找一个山谷的地方，去专心修道，这是近于隐逸的一种，所以我给她取的字叫恒隐。隐就是隐者；隐者，不是一般普通人，能做得到的，这是很清高的人，才能隐。在前几天，她那个客尘来，她也把她客尘打跑了。这客尘打跑了，这回我想她可以隐遁了。他们三个人，都想出家，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所以现在我和你们商量商量，看他们三个人，可不可以出家？给我一个答案，我好有一点主宰。

怎么样？他们大家是赞成？还是反对？赞成就说赞成，反对就说反对，不要说话。要是不举手的，就是赞成；举手的，就是反对。有多少反对？有多少不反对？反对的，要提出个理由来。我反对！为什么我反对呢？我不知道！我不是不知道，我不愿意说，我不说你已经明白了。为什么呢？我怕他们不修道，如果不修道，这个一点用处也没有。你反对吗？（弟子：不是。）果先反对吗？（No, I don't oppose.）。果修已经是不反对的，我知道果修是修，一定要修，我给你取这个名真好，再好都没有了，这是一定要修，This name is very good；It means to cultivate．但是你要记着这个名字是修，不是不修。

※※※

众以为然。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

五祖大师用他的鞋底，把墙上的偈颂擦完之后，就说了：“哼！这个也没有见性。”“众以为然”：大众一听说没有见性，就信以为然。“喔！喔！没有见性，这个也不行的，还是没有见性。”就是这样子。因为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偈颂是对？是不对？那个说，菩提有树，这个就说，菩提无树；那

个说，明镜是台，这个就说，明镜非台。究竟哪个是对的？莫衷一是，没有人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开悟。开悟的偈颂，没有开悟的人，就不认识。好像审核博士论文，必须要得到博士的，才能认识论文可以不可以？没有得到博士的就不认识了；单单得到 Master（硕士）学位，就不会认识博士的论文。开悟和没开悟，也是这样，所以大家以为这也没有见性。

“次日”：等到第二天，大家心理都平静下来，不再要知道哪一个是开悟，哪一个是没有开悟。“祖潜至碓坊”：五祖潜至碓坊。潜就是潜藏；就像神秀写偈颂一样，偷偷地不教人知道，偷偷地各处看看有人没有人？没有人，两步当一步，就跑到房里头。五祖大师也是从他的房，也跑得很快，三步当成一步，就跑到舂米那个房里头去了。跑到舂米房干什么呢？“见能腰石舂米”：见到六祖大师腰上驮着一块石头。他为什么要驮着一块石头呢？这样可以往下，容易很省力地就舂着米；石头可以帮着他出力，并且腰也不痛。

五祖大师一看他这样子舂米，就“语曰”：对他说了，“求道之人，为法忘躯”：说求道之人，为法把自己的身体忘了。所以头前我对你们讲，如果里面着火，把身体烧化了，不要管它，随它化了嘛！死有什么问题呢？谁不要死啊？将来谁都要死嘛！你修道，若修死了，那真是功德无量。你看释迦牟尼佛，为求无上道，舍生命像微尘那么多，我们舍一个，都舍不了？这一个生命，都舍不了，那你还修什么道呢？所以就是死了也不管它。没有人供养，饿死最好了。没有饭吃，没有问题；没有衣服穿，没有问题；没有地方住，没有问题。我们只要修道，就可以了。自己修道，其余的，那都不成问题的。所以为法忘躯，就是为法，把自己身体都不要了。

你看六祖大师为佛法，腰上驮着一块石头，舂米给大家吃。这是什么呢？这就叫行菩萨道，就叫忘人无我，把我忘了，也不计较人：“哼！我为什么舂米给你们吃啊？你们都一点也不辛苦，什么也不干，一天到晚，除了睡觉，就是打坐。我在这个地方，舂米太辛苦了，不干啰！”不会这样子的。你们什么也不干吗？嘿，我来干！什么工不做？我来做！好像果前，现在忙得连饭都不顾得吃了！吃饭，他说wait a minute！wait a minute！（等一

等）。哈，你看！我真欢喜这样的徒弟，但不是个个这样子。啊！为法忘躯啊，你们记得！

“当如是乎”：应该是这样子啊！什么样子？就是不怕辛苦，忘了吃饭。六祖大师，不知几多天都没有吃饭呢？没有人去叫他吃饭，他自己也忘了吃饭，所以自己的力量没有了，用一块石头，驮在腰上来帮忙：“你帮我往下舂一下米。”因为石头重，驮到腰上，身体就重了，用脚往下踩碓，就不用那么大力。为什么他用石头来帮忙？因为恐怕好多天没有吃饭。这是我这么想，是不是这样子？这个你不要执着。不要说：“哦！一定是这样子。”也不要说：“一定不是这样子。”妙就在这个地方。

乃问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

《六祖坛经》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乃问曰”：五祖就问六祖说，“米熟也未”：米熟了没熟呢？意思是说，你把米舂好了没有？舂好这个米没有啊？这是一个意思。又一个意思，是说你的功夫，成就了没有？你的用功，有没有上路？头前我问你们，不是说：这用功用上路了？这叫米熟了没有。

为什么说米呢？米是一粒一粒的，圆形的，这可以说是你自性的摩尼宝珠。你那个摩尼宝珠，成就了没有？也就是你的心光圆满了没有？也就是你的性光圆满了没有？意思是在这儿。语意就是自性的性光，自心的心光，自身的身光，性心身这三光圆满了没有？又者，米用水煮成饭，这才叫熟；就是说你修道已经成功了吗？你在这儿，连舂米带修禅，你禅的功夫怎么样？有这么多的意思。六祖大师听后，当然明白五祖的意思。因为什么呢？他是过来人，明白过来人说的话。

“惠能曰”：六祖大师说“米熟久矣”：说我的功夫，已经成就很久很久了！“犹欠筛在”：什么叫筛呢？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筛？筛就是筛糠，把米上面的糠筛去了，也就是把粪都除去，筛就是除粪的工夫。“二十年尽除粪”，就是做那个工作；就是把见、思惑都没有了。六祖大师说，他的功夫，成是成了，但是犹欠筛在，还要除粪呢！讲《法华经》讲到二十年尽在除粪；这样就是除粪。你现在懂了吗？所以经一定要讲，若不讲，你连这“除

粪”都不会，那真是没有用了！

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

“祖以杖击碓三下”：五祖拿着杖，看着碓子，敲了三下。杖就是枴杖，出家人年纪大了，行路用的，有一条 stick。这 stick很长的，就是虚老说的：“才得一藤活似龙，半敲风雨半敲空。”就是那个藤，活似龙那条棍，因为它弯弯曲曲，就像一条龙。你看！它敲风、敲雨，这个风雨，他要用枴杖来敲一敲；这虚空，他要用枴杖来敲一敲。这真是没有事情，找事情干！如果像果前这么忙，他就没有功夫去又敲风雨又敲空了。

“而去”：你知道他怎么去的？就这个“去”，你若知道他怎么去的，你就是明白了；你不知道他怎么去，就要等我讲给你听。他这么样去的：把两只手，拿着枴杖，背在后边，这么样子，看见没有？这么样去的。就好像今天果逸跑香的时候，她手在后边这么背着；但是他有一条枴杖，也放到后边。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敲了三下碓，然后又这么样子走了。你懂了不懂啊？你不懂啊？我也不告诉你；你若懂，我也不说了！懂，也不告诉你；不懂，也不告诉你。

“惠能即会祖意”：六祖大师明白了；即会祖意，这就是明白了。所以说讲经，这个地方，我若不给你讲，你不知道五祖是怎么去的？他敲三下，是什么意思呢？惠能就明白五祖大师的意思。“三鼓入室”：他为什么敲碓三下？这就教他晚间三更天的时候去。三鼓就是半夜十二点，这叫三更天。所以他用杖敲三下碓，这都叫无言说法，不需要讲话。

所以我们打坐时，教人走路，就打两槌鱼，教你行起来。止静，敲一下，就 stop，站住，这是无言说法。敲三下木鱼，教你照顾话头，教你用功，你自己用功，所以这都是无言说法。五祖敲这三下，就教他晚间三更天去。

为什么掉背手，把枴杖放到后边？枴杖本来应该在前边指路的，他现在放到后边。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不知道？我可就知道。拐杖放到后边，就是教六祖从后门进来，不要教旁人看见；这是五祖教六祖做秘密的行为：“你不要跑得那么快，你就慢慢走都可以，晚间半夜的时侯，一步一步

，慢慢从我后门进到我的房里来。”要不然怎么用“惠能即会祖意”呢？他会意，就是会得敲三下，教他三更天去；掉背手，就是教他从后面进去。

在这时候，总有几句话，六祖一进去的时候，五祖就问：“喂，你干什么来着？”

六祖大师就说：“今天祖师您教我三更天来嘛！”

“是吗？我叫你三更天来吗？我怎么忘了呢？你为什么从后门来？你怎么不从前边来啊？”

六祖大师说：“您掉背手，教我从后门来啊！”

五祖哈哈笑，就说：“哈，你是不错的，你是很有意思的。”

你若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

我就要问：“你怎么不知道这个事情？”

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祖以袈裟遮围”：五祖大师，看见六祖大师进来，于是乎去把门插上。那时候，窗户不是玻璃的，是用纸糊的，五祖大师，还恐怕外边有人看见六祖来，偷着在外面看，或者在外面偷听，就用袈裟，他的袈裟很大的，把两个人的头，都包到一起。就像今天果逸在上面打坐，用条 blanket（毯子）把头包上；但是这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包上头干什么呢？就在那里面讲《金刚经》。

你看！不像我给你们这么公开讲，五祖讲《金刚经》，秘密地讲，就教六祖怎么样才能成金刚不坏身。由一开始，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更豁然大悟。这样讲法，是真不容易讲，很憋气的，把头包上了布，不通气；这样讲法，是不太好讲的。

六祖大师说：“犹欠筛在。”这个就是说除粪，除见思的烦恼。说虽然知道用功的方法，但是对见思的烦恼，还没有清除净尽，这是“犹欠筛在”。还有，没有人证明，虽然自己的功夫，用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到最好这种境地了，可是没有经过明眼善知识的印证，这也叫“犹欠筛在”。

所以五祖大师听他这样讲，就预备印证他的功夫。印证功夫，如果就告诉他：“你三更天到我那儿。”或者“你到我房里，我给你讲讲，我和你谈一谈。”当时我相信有其他的人在旁边，五祖这样一说，这个话很快地就会传到神秀的耳朵里去。神秀这一班党徒如果知道，恐怕对于六祖又有不利；所以五祖大师就不讲话，看看六祖大师的智慧怎么样？就敲碓三下，然后掉背着手，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那么他这样的举动，六祖大师明白他的用意，可是其他的人如聋若哑，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这是无声说法。就是神秀的情报再快，甚至有无线电，安着radio，但是没有声音，你就没有法子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要点在这个地方，这我们应该知道的。

到房里，又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不令其他的人看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为六祖大师讲《金刚经》。

虽然说是讲《金刚经》，这其中还说几句最要紧的，我现在也告诉你们。因为我当时有雷达，所以有录音机录下来，以下是五祖和六祖的谈话，我现在告诉你们；这是在唐朝的录音机，不是现在的录音机。怎么说的呢？

五祖大师就说：“你想要成佛吗？”

六祖大师说：“是！我是想要成佛，我不想做其他的事情，就唯求作佛。”

五祖大师说：“你的志愿，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想要成佛，先要断无明。这无明也就是生出见、思的烦恼。你想要断这个见、思的烦恼，先要断无明。无明就是事情发生，你不懂，你不明白，这叫无明。好像人的生死，就是由情爱使人生死。你想要没有情爱，就先要破无明；无明一破，你的见惑和思惑，也就都没有了。这无明是生死的根本，你想要断无明，了生死的根本，就是《金刚经》上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无所住什么啊？无所住这个情爱；你不住到情上，不住到爱上，你去欲断爱，生死就会了。”

六祖大师一听，豁然开悟，洞彻本来面目，说：“喔！原来就是这么回事，这没有什么困难的，很容易。”所以他就开悟了。

以上是唐朝的录音，现在我开开给你们听。

修行、学习佛法，首先要把应无所住这个心再生出来。不住，就是不住于情，不住于爱。你要是住到情上，住到爱上，这就是无明，也就是生死。你不住于情，不住于爱，不住于有，不住于空，这就是中道。中道并不是没有“有”，也不是离了空，也不是另外在情爱外边，再找出来一部份；就是在这个上边，就能把它变过来。你变情和爱成为真正的般若智慧，这就是“觉”；你要是不变过来，这就是“迷”。迷和觉，就是一转身的功夫。你只要能转过身来，所谓“回头转面”，你一回头就是。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若能回头，这就是涅槃，也就是彼岸。你要是不回头，恣情纵欲，任着情爱去跑，愈跑愈远，就是愈迷愈深；但是虽然深远，你只要能一转身，这就是顿悟。顿悟就是觉，你能觉，就是佛，你成佛了。

说：“那我成佛，没有工作了，怎么办呢？就坐那儿，等着人给我烧香叩头，这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意思。”那你可以再来做众生啊！再来做众生，和众生做朋友，你度众生都去成佛。成佛虽然说是没有意思，但是他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昨天讲有个鬼，不愿做人，说：

我今作鬼三千秋，也无烦恼也无愁
生公叫我为人去，只恐为人不到头

那个鬼虽然没有烦恼，没有愁，但他是属阴，佛是属阳的。佛好像太阳光，鬼虽然是没有烦恼，没有愁，他尽是在晚间出现的。所以你好好算一算，你是愿意做鬼啊？是愿意作佛？愿意做鬼，有情爱不要紧的；愿意作佛，就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惠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和尚。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在五祖大师给六祖讲《金刚经》，讲到你不要着住到情上，也不要着住到爱上，也不要着住到空上，也不要着住到有上，你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这时六祖大师豁然开悟。这个大悟，是彻始彻终，明白这个深般若的智慧。因为他明白深般若的智慧，所以才“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他才知道心生万法，也万法唯心。一切万法，原来都是自性所现。

“遂启和尚”：他就对五祖大师说了，“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他说，唉！我真没想到啊，这个自性，本来是不垢不净的，本来就是清净的。说不垢不净，怎么又说清净呢？说清净，是对着不清净而言，才有这个清净嘛！这个清净，就是本体的样子，因为没有其他的名称可以代表，所以就用清净来代表了。这个清净，并不是有染污，然后才清净；这个清净，是本来就清净的。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他说我真想不到啊，自己本性，原来是不生不灭的。因为众生有所执着，才有生有灭；若无所执着，生灭又从什么地方生出来？又灭到什么地方去呢？这生灭也就没有了。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他说我真想不到，这个自性原来就是具足，无欠无余的；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在佛的份上，没有添了一点点；在众生的份上，也没有少了一点点。可是在众生，就自己不认识。为什么不认识呢？就是背觉合尘了，所以自己本有的家珍，自己就不认识了，就舍本逐末，舍根本而追求末梢，追求一切物质的享受，追求一切虚妄的快乐，追求一切假名假利。啊！这是太笨了！这是太愚痴了！唉！现在才知道自性本就具足一切的。

“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一切的众生，颠颠倒倒，没有定力，可是这个自性呢？我们人人的自性，这不是说六祖大师的自性，是这样子，所有众生的自性，都是不动不摇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平等的。“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啊！真是想不到，万法原来都是自性生出来的，这个自性包罗万有，以前我真想不到，所以现在竟然证得这种的妙理！这真是妙不可言。

祖知悟本性。谓惠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祖知悟本性”：五祖大师，听见六祖这样一讲，就知道六祖已经开悟，已经认识本来面目，已经知道自己的鼻孔是向下，还是向上？已经知道手向下指，是正、是倒？手向上指，是正、是倒？前天晚间问你们，手向下指是倒、向上指是正呢？还是向上指是倒、向下指是正？没有人知道这个道理。有一个新来的人，就说他知道，但是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根本就没有一个正，也没有一个倒。六祖大师对这些问题，都清清楚楚；五祖大师知道他明白，悟自本性。“谓惠能曰”：在袈裟里，对六祖又说，“不识本心”：若不认识自己的本心，“学法无益”：学法没有益处。有句话说：

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

你若把心认识了，大地连一寸那么多的土都没有。都变成什么呢？都变成黄金为地，七宝庄严。说：“那我看这不是嘛！”当然你看就不是，你没有认识本心嘛！你没有认识你自己的心，所以你看就不是；认识心了，看就是了。好像你戴着眼镜，眼镜是红色的，你看人就红色；若是绿色的，你看人就都变成绿色；若是个黄色的，你看人统统都是黄的，一切都是黄的。因为你没有认识你的心，所以看大地都是土。怎么大地都是土？因为你自己里边的土太多了！什么是你里边的土？就是你那些妄想杂念，那都是土。你若没有妄想杂念，这个世界也没有尘土了！所以你若不认识自己的本心，学法无益。

“若识自本心”：你若认识你自己的本心，是什么样子，“见自本性”：你看见你自己的本性，是什么颜色，是青黄赤白黑？还是长短方圆？是什么样子的？说有一个样子，这是比喻，根本就没有这个样子。但是没有样子，你若认识才知道；你若不认识，你不能乱讲的。“即名丈夫、天人师、佛”：你要是认识本心，见自本性，就是大丈夫，也就是天上的导师，人间的导师，也就是佛。我们现在若能认识自己的本心，见着自己的本性，那就是佛。因为众生本来是佛，佛也本来是众生来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有成佛的机

会，只要认识自己的本心，见自本性，就有这个资格；要是不认识本心，没有见着本性呢？那还要多多地研究佛法。

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有情来下种 因地果还生
无情即无种 无性亦无生

“三更受法”：在半夜的时候，半夜就是三更天。受法，六祖大师，得五祖传授以心印心的妙法。“人尽不知”：这个时候，内无心知，外无人知，乃至鬼神也不知道，五祖大师“便传顿教，及衣钵”：就把顿教的法门和衣钵，传给六祖大师。衣，就是袈裟；钵，就是用来化缘的钵。“云”：就说，“汝为第六代祖”：说现在你就是第六代祖师。

到这个地方，你们想一想，学佛法是要认真踏实地去实行的，不是学口头禅。说：“我学得会讲经，我学得会说法，我学得会没有理由，辨别出个理由来了！”或说：“哦！这不是真，也不是假，没有真，也没有假，这才是中道了义。”学这一些口头禅。实际上呢？实行一点也没有，总想要争第一，总有一些妒忌障碍，那就得不到做第六代的祖师了。

好像神秀，他那一班人，都把他捧得高高的，以为这个第六代的祖师，一定能得到手，所以就预备心腹、党徒，来为他各处探消息；如果五祖大师把衣钵传给别人，就先把那个人杀了。殊不知五祖是明眼的善知识，神秀一有这种心，他早就知道了，所以五祖：“我秘密地把这个六祖传出去，不教你知道。你知道，就想杀了；这回我偷偷的传给人。”所以在三更天，人尽不知，谁都不知道，便传顿教及衣钵，吩咐说：“你就是第六代祖师了。”为什么传给他呢？因为六祖大师实实在在地行菩萨道，舂米给大家吃，帮着大家来用功办道、来修行。

好像我们的道场，虽然没有舂米的碓，但是有厨房；做厨房的人，也是行菩萨道。他作饭给大家吃，他变得方法好，做得很好吃的；可是我吃了，也不知道好或不好？因为我也不管，没有时间来研究吃的问题。所以我今天

问果前，说：“你吃，觉得有味道没有？”他说他没有工夫，我说他verybusy（很忙），忙得没有工夫。行菩萨道的人，就是帮助人，无论在任何的场合，你能帮助人，都是菩萨道。

你不要障碍人，人有什么好事，你要“君子成人之美”；好像今天我说有几个人出家，问问有人反对没有？我相信大约没有人反对。所以这都是成人之美──不反对人出家，谁出家，我都赞成。说：“可是你又反对呢？”我反对是怕麻烦，因为我若收了不好的徒弟，将来人家说：“喔！这是谁的徒弟呀？”害得我都没面子，所以我要反对。听清楚了吗？但是因为大家都赞成，我一个人反对，这也要通过了；因为就我一个人不算，多数票才是决定嘛！我单单一个人，所以也就没有用。

六祖大师，很容易就得到“六祖”这个祖师的地位，晚间没人知道，所以也没有人反对，五祖大师也不问，说：“你们大家是赞成？是反对？”没有问，所以也没有人反对，只要五祖许可就可以了。“善自护念”：说“你啊！要好好地保护衣和钵呀！这是由释迦牟尼佛，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广度有情”：你到世间上广度有情，所有一切的人，你都应该度。

“流布将来”：你把佛法流布到尽未来际，“无令断绝”：你看五祖大师说：“无令断绝啊！”这一句话，我相信五祖大师一定都要哭了。啊！很悲哀的，很担心的，说：“你无令断绝啊！”为什么呢？我知道五祖大师是这样。因为二祖临到被人杀的时候，他说：“到第四代的时候，《楞伽经》就变成名相，就没有人懂了！”所以他就哭起来。现在五祖大师，说“无令断绝”，这个时候，心里也有无穷的感慨，一定是：“啊！你要小心哪，要注意啊！不要马马虎虎的，不要拿事情不当一回事，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不要断绝了。”

“听吾偈曰”：你听我给你说一首偈颂：

有情来下种 因地果还生
无情即无种 无性亦无生

这首偈颂，有很多讲法。“有情来下种”：就是我有一种慈爱的情，来种下种子。这个情就是慈悲；我有慈悲心这种的感情。来种下种子，就是我把佛法传给你。“因地果还生”：现在因为你，我传法给你，就好像种子种到地下，果就会生出来。“无情即无种”：如果没有人传给你法，也就没有这个菩提的种子。“无性亦无生”：没有性，也就没有生，这是一个讲法。

还有一个讲法，情就是感情也好，情爱也好；因为有情爱，才种下种子。好像我们这一班学佛法的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亲戚就有亲戚的情感，朋友就有朋友的情感。因为有一点情感，所以大家来学佛法，种下这个菩提种子，这叫“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地就是地方，有个地方，就会结果；果还生，生菩提果。有一块地，就会生出菩提的果。“无情即无种”，如果谁也不知道这个道场，也没有人来学佛法，这叫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也没有一个佛性，也不会成佛。现在我们佛性也有，也要成佛。所以这首偈颂，怎样讲都有道理，你只要认为合乎法，就可以的。

祖复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证。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

“祖复曰”：五祖又说，“昔达摩大师”：说以前初祖菩提达摩，“初来此土”：初次来到中国。“人未之信”：人都不相信。我以前不是讲吗？中国人看见印度人来，都叫他：“这个摩罗刹到中国来了！”都不恭敬他，谁也不认识他、不相信他。最初到中国三、五年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是祖师，人皆不信。“故传此衣”：所以才传这个衣钵，“以为信体”：做为一个证据。

“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衣钵，不过是代表而已，其实佛法，是要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证”：都要他自己觉悟，自己证得。“自古佛佛惟传本体”：自古以来，所有的佛，都传本体；本体也就是这个自性。“师师密付本心”：师师的相承，也就是承这个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

：说衣呀，是争的开始。有衣，大家就互相争，你想抢衣，做真的祖师；他也想偷衣，做假的祖师，为什么呢？是他偷去的。那抢来的，怎么抢来的？好像神秀在五祖那儿，就想要抢，就想要强迫五祖传给他法，这就有威胁的性质。甚至你不传给我法，你传给他人，我就教他死。就有这种情形，所以这叫抢来的祖师。抢来的祖师，虽然是抢来的，但也是真祖师；偷来的呢？那就是假祖师。

这个衣，在四祖时，被人偷过三次；在五祖时，又被人偷过三次，但是可都没有偷去。因为这也是一种菩萨的感应，不是他这样不方便，就是那样不方便；总而言之，没偷去。在六祖管这个衣钵的时候，被人偷了六次，也都没偷去。以后呢？这个衣钵被武则天硬要去了，以后又传给谁，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衣是争的开始，在教里，就有争夺的情形发生；从你这儿，以后就不要再传这个衣了！“若传此衣，命如悬丝”：你如果还传衣钵，命就像悬丝那么危险。怎么叫悬丝呢？就用一条线，吊上几百斤那么重的石头，这一定要断的嘛！所以五祖对六祖说，“汝须速去”：你快点走啊，你快点离开此地！“恐人害汝”：恐怕有人害你啊！为什么呢？五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神秀这一班人，如果知道五祖传法给旁人，一定要杀了这人；所以叫六祖快一点逃跑。

惠能启曰。向甚处去。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惠能三更领得衣钵。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

“惠能启曰”：六祖大师对五祖说，“向甚处去”：我到什么地方去呢？“祖云”：五祖就说了，“逢怀则止”：怀呢？就是怀集县，就是在广西梧州。则止，说到那个地方，你就停止。“遇会则藏”：会呢？就是四会，是个地名，现在叫新会。说你遇着这个会，就要藏起来，不要教人知道。

“惠能三更，领得衣钵”：六祖大师在三更天，得五祖把这个衣钵传授给他。“云”：六祖就说了，“能本是南中人”：说我是南中人；南中就是南方人——广东人。“素不知此山路”：我平时没有到外边走过，这个山路

，从什么地方进来？从什么地方出去？我已经忘了，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可以走的？“如何出得江口”：我怎么样出得江口呢？“五祖言”：五祖大师就说，“汝不须忧”：你不要担心，不要忧愁，“吾自送汝”：我自己亲身送你去，你就会知道路了。

祖相送直至九江驿边。祖令上船。五祖把橹自摇。惠能言。请和尚坐。弟子合摇橹。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曰。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惠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

“祖相送直至九江驿边”：五祖送六祖，送到九江驿。怎么叫“驿”呢？驿就是古来传达书信的站，好像巴士站。这九江驿也是交通的一个站，或者邮信之类的，到那儿是一个总站，叫“九江驿”。“祖令上船”：五祖大师，就使令六祖说：“你快上船！”“五祖把橹”：五祖自己就把橹，就是摆船的那个橹。“自摇”：自己摇橹来摆船。

“惠能言”：六祖大师就说，“请和尚坐”：这和尚是最恭敬的一个称呼。这个“尚”，本来是上下的“上”，就是最高尚的人。这个和尚，也就是师父的意思，也就是方丈的意思——方丈和尚。“弟子合摇橹”：就说：“师父！请您坐下，我来摇橹。”

“祖云”：五祖说，“合是吾渡汝”：说“应该我渡你。”这师徒两个人，在这儿客气起来了，客气说应该我渡你。

“惠能曰”：六祖大师就说，“迷时师度”：是的！徒弟迷的时候，应该师父度徒弟。迷的时候，就是没有开悟，没有得到自性的本体，这个时候，应该师父来指示，修道用功，好开悟。

不要怕腿痛，怕腿痛，就不会开悟了；也不要怕辛苦，怕辛苦，也不会开悟的。所以六祖大师在黄梅那儿舂米，天天都是辛苦的，比任何人都辛苦；若不辛苦，他就不必腰上再驮一块石头来帮忙。六祖大师舂米的坠腰石，现在还在湖北凭茂山东山禅寺保存着呢！上边刻着“惠能卢居士舂米的坠腰石”这几个字。

他说“悟了自度”：开悟后，就应该自己度自己。“度名虽一”：“度”这个名字，虽然是一个，都是个度，可是“用处不同”：用途是两样。师父度徒弟，徒弟度师父，这用途不同的。“惠能生在边方”：说惠能我呀，生在边地下贱的地方，是最没有知识那个地方的人，所谓乡下佬。“语音不正”：讲的话，语音也不正确，不是国语；一讲广东话 cantonese，没有人听得懂。“蒙师传法”：我得蒙师父传给我佛法，这个心印妙法，“今已得悟”：我现在已经开悟。这是真开悟，不是像现在的人，没有开悟，说我开了悟；没有证果，说我证了果，各处去骗人。“只合自性自度”：我现在是应该自性自度。

现在五祖和六祖这也叫打机锋。所以五祖说“合是吾度汝”，应该我来度你；六祖大师就说：“迷时师度，悟了自度。”现在自性自度，我自己度我自己性。“祖云：如是、如是”：五祖大师听他这么样讲，啊！这个徒弟，真是先得我心，真是知道我的心！于是乎就说：“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对的，你讲得对了、对了！”

各位听到没有？这自性自度，就是你没有明白诵〈楞严咒〉的时候，要有人教你诵；你已经会诵〈楞严咒〉了，要你自己教自己诵。不是人家勉强你说：“喔！你要诵〈楞严咒〉啊！”你还要人家这样子去教，那就不是自性自度。你不必人家教你去诵〈楞严咒〉，你就诵〈楞严咒〉，这就是自性自度。你没有明白念经的时候，要师父教你念经；等到你把经学会，就应该你自己念。不是要师父说：“哎！你今天念经没念经哪？”不是这样子的。好像拜经，果前和果宁听说智者大师在天台山拜了十八年《楞严经》，又拜《法华经》，然后就开悟了；他们大约也想要开悟，所以也就天天晚间拜《法华经》。不论想开悟、不想开悟，这总是好的，这也叫自性自度。

还有，你有烦恼，师父教你不要有烦恼，这烦恼有火气，最伤身体的，你要变过来！变什么呢？变菩提。教你这个方法，你要自己变！你若不变，那还不是自性自度。你变了，噢！师父教我不要生烦恼，有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我也像没有那么回事似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镜花水月嘛──镜中的花，水里的月──没有实在的，如幻如化，如梦如露。啊！你这样一想，烦

恼也没有了。遇着境界，你看得破、放得下，这就是自性自度。

还有，你有一些毛病，愿意抽香烟。师父说抽香烟在修道上，是最没有益处，你要把它戒了。有一个徒弟就说：“试试看！”果然就把它断了。这一断，就叫自性自度！有一个人学佛法，欢喜喝酒，学了佛法后，要把这喝酒的习气断了！你若断了，这就叫自性自度；没有断，那没有自性自度。说：“那我迷着，没有开悟。”你若断了，就是开悟；你不断，就是迷。开悟、不开悟，在你自己。你自己明白这个不对的事情，不做了，这就是开悟，这就是自性自度。你若不明白，说：“我吃迷幻药，法师说不好，我就偏吃多一点，我再加倍；我以前吃一粒，现在吃五粒，看看这功效大一点，一定会开悟的。”吃大一点，毒死了！连命都搭上了！这就叫没有自性自度。

你能自性自度，就是自己在没有明白佛法以前，不妨做糊涂事；明白佛法之后，切记不可以再做糊涂事！你再做糊涂事，就是佛教的罪人。佛教罪人，怎么样呢？将来堕地狱，一点客气都没有的；因为你知法犯法，罪加三等。你明明知道，佛教是不应该做颠倒的事情，你还做颠倒的事情，这就一定下地狱的！你做，你下地狱；我做，我下地狱；他做，他下地狱。任何人也不能避免的，除非你不做。所以说：

假使百千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旁人不能代替的！假使百千劫，你所造的业，无论杀业、盗业、淫业、妄语业、酒业，这杀盗淫妄酒，你造什么业，将来就受什么果报。所作的业若不能没有的话，等到因缘成熟了，这个受果报的，就是自己！

我们现在讲自性自度，这本来不是这么简单的。自性自度，就是要你把迷惑都断了，把你的粪都除去；不要有一些个粪，在自己自性里边，这就叫自性自度。你要是自性里头粪除不净，那你就是没有自性自度。什么是自性的粪呢？就是你那个颠倒妄想，那个无明烦恼，那个有漏习气，这都叫自性的粪。你若能收拾干净，那你就叫自性自度了。

现在要说的，是我在其他地方讲这一段经时，我也是这样讲：你造罪业，将来一定堕地狱；我造罪业堕地狱，他造罪业也堕地狱。有个人就很反对我的说法，说：“法师你讲的，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地狱在什么地方？我从来就没有看过，怎么会堕地狱呢？即便有地狱，我也要试试看！”我就告诉他：“你试试看？你不试试，已经会堕地狱了；你试试，更会堕地狱。为什么呢？那些堕地狱的人，都是试试看，试进去的，所以到现在想要出，也出不来了！”我希望还愿意堕地狱的人，不要试试看。

那么我们尤其要自性自度。什么样的人会自性自度呢？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自性自度，但是要有智慧的。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有智慧的人，才能自性自度，若是愚痴的人，就不会自性自度。愚痴的人，不单不能自性自度，就是有人教他自性自度，他也不听的。好像狗，你如果教它不要咬人，它见到人，还是咬；你打它一顿，再见到人，它还是咬。为什么呢？它就是那种愚痴的性，不懂人性。猫，你教它不要捉老鼠，说：“对老鼠，你要戒杀放生，你不要捉老鼠。”它再见到老鼠，还一样捉。老鼠，你教它不要偷东西；到时候，它还要偷东西吃。偷着抽香烟、偷着喝烧酒，这都是不明白的。真正明白的，就不会做糊涂事；真正糊涂的，也不会做明白事。所以自性自度，还是要自己去自己的毛病，师父不能天天看着你；不能说，哦！你走一步，师父跟一步，走两步，跟两步，看着你不要做错事。不是这样子的。这自性自度，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若详细说，那可无穷无尽，尽未来际说不完。

以后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

“以后佛法，由汝大行”：以后的佛法，是由你身上来发扬光大啊！“汝去三年”：你走了三年之后，“吾方逝世”：因为我的法已经传出去，三年后，我就要入涅槃。“汝今好去”：你现在好好地向前努力精进。这时五祖一定也告诉他：“切记！切记！你不要懒惰。你若懒惰，那就没有用啰！”所以叫“好去”，不要“坏去”。就是教你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吃

迷幻药，要自己把自己的粪，都除去。要好好的，不要弄坏；把你身体弄坏了，你想修行，也不能修！我讲这话，有一个人，不愿意听；不愿意听，我也这么讲。好去，好去，好好地去！

“努力向南”：你努力向南方走去，好好的。你要韬光晦迹，养精蓄锐。韬光，就是把你的光收起来，不要尽放光，不要令你的光，被人看见。晦迹，你藏起来。养精蓄锐，就像军队似的，你养成了一支精锐的部队，将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和谁一作战，就打胜了，一攻城，就把城也给攻下。“不宜速说”：你不要得到法，就想：“赶快，我去弘扬佛法，教化众生！”

“佛法难起”：佛法从难的地方，才能兴起来，愈难愈好。所以你们将来到台湾受戒去，不要怕难，最好他们做不到的事情，你都能做得到。不是说人家不打人，你就打人；人家不骂人，你骂人，不是这样。要怎么样？要给你们美国人做一个榜样；教中国人都向美国的和尚来学习，那就是你们的光荣了。你只要不怕苦，就可以；你若怕苦、懒惰，就不可以的。佛法是从难的地方兴起来的，愈难愈好。所以我们一天到晚这样辛苦，这也很难啊！很难，你做得到，那你就是开智慧了。

惠能辞违祖已。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五祖归，数日不上堂。众疑。诣问曰。和尚少病少恼否。曰。病即无。衣法已南矣。问。谁人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乃知焉。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

“惠能辞违祖已”：六祖大师辞别五祖。离开五祖，这叫违，就是违背的意思，就是没有在五祖的面前亲承供养，所以这叫“辞违”。已，这完了之后。“发足南行”：于是乎，他就向南边走去，从凭茂山经九江驿，向南边回广东来了。“两月中间”：经过两个多月，“至大庾岭”：到南雄和广东分界的地方，叫大庾岭。

“五祖归，数日不上堂”：五祖回去后，到他自己房里，很多天没有上堂给大家说法。上堂，说法是上堂；过斋堂去吃饭，也叫上堂。“众疑，诣问曰”：大众都生了怀疑，就到五祖那个方丈里边去问了，说“和尚少病少

恼否”：方丈和尚，你没有病吧？也没有生什么烦恼吧？

“曰：病即无”：五祖就说，病嘛，没有什么病，“衣法已南矣”：可是我的衣钵、佛法，已经向南方传去了。你们现在可以都散去啰！现在我这个地方没有佛法了，我要退休了！

问：谁人传授”：这些弟子就问，传给谁了？

“曰：能者得之”：五祖说，最有能力、最有本领的人，他得去了。谁有能力，谁就得去了。

那么在当时，“众乃知焉”：大家就知道是六祖惠能大师得到衣法了。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当时有一些人，也不是很愚痴的，都有一点聪明。五祖说，能者得之。其中就有一个法如师，以前一开始我讲，五祖传给十个人，教他们各在一方，做一方的法主，其中不有一个法如师？法如一听五祖说：“能者得之。”他说：“哦！这是广东那个獦獠啊！那个卢惠能居士得去了。啊，这奇怪了！”大家在下边就反对：“不行不行，怎么可以传给他呢？我们大家后边去追，把它抢回来。”于是乎，喔！“逐后数百人来”：在后面就追赶六祖，有数百人。你看看这个势力大不大？有几百人在后面追，“欲夺衣钵”：想把衣钵抢回来。

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糙。极意参寻。为众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掷下衣钵于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争耶。能隐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

各位想一想，五祖把衣钵传给獦獠，所以这些人都抱不平了：“怎么可以传给他？这个太……，我们跟着学了这么多年，都不传给我们，大约五祖头脑不清楚，所以不知道怎样就传给这一个獦獠了。他怎么可以做第六代祖师呢？我们一定要把衣钵抢回来。”于是乎，神秀的党徒有几百人，就要去用武力来解决这衣钵的问题，说是五祖传错了，不应该传给他。

这时，“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就有一个和尚，在家姓陈，名字叫惠明。“先是四品将军”：以前做过四品将军；四品的将军，也不大也不小了。

“性行粗糙”：他的性情，非常地粗。怎么叫粗呢？就是不斯文，一点学问的样子都没有，是大粗人；中国有一句说“大老粗”，就是那种的人。大老粗，一点学识也没有，除非不讲话，一讲话先骂人；骂完了，你若不听，他就打，就是这么一把手。但是他力量可大，几百斤的石头，他一拳可以打碎。因为他有这么大的本领，所以做到四品的将军。他生来又有特别的技能，什么特别技能呢？中国人叫“飞毛腿”，腿上生了很多毛，跑得非常快。一天他可以跑二百里路；普通人一天只走一百多里路，他可以走得比人快一倍，他有这个本事。

“极意参寻”：这回，他发了心：“我一定把衣钵抢回来！抢回这衣钵，一定就是我的了！谁力量大，就是谁的。”他就想去抢衣钵。极意参寻，就是说他尽快地跑，“为众人先”：跑到这几百人前头，“趁及惠能”：你看，喔！就给他撵上，追到惠能。惠能一看，后面这个大老粗跑上来了，他当时心里也有一点恐慌了。虽然他得到法，但是他刚刚修这个法，没有很大的神通，所以就有一点恐惧。于是乎，“惠能”：六祖大师“掷下衣钵于石上”：掷下，就是放下。就把这个衣钵放到石头上，“曰”：自己对着虚空讲，讲什么呢？说“此衣表信”：说衣钵是一个证明，一个征信的东西，“可力争耶”：怎么可以用武力争夺呢？不可以用武力来争夺呀！于是乎，“能隐草莽中”：六祖大师就隐身到草里头了。草莽，就是草长得很深，那里边人都看不见。

“惠明至”：这个大老粗，这个四品的将军，到这儿来了。“提掇不动”：在这石头上，拿衣拿不动，拿钵也拿不动；看见衣钵在这个地方，就拿不动。你说他怎么拿不动的？他那么大的力量，可以一拳把钵打碎，把衣也给撕烂，但是拿那么轻的衣钵，就拿不动。这就是默默中有护法，天龙八部在这儿拥护着衣钵。所以他虽然有大力量，也英雄无用武之地，没有法子用出他的力量。

“乃唤云”：他就叫：“行者，行者，我为法而来，不为衣而来。”行者，就是修道的人。说你这个修道的人！修道的人！“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我是为了佛法而来的，不是为着衣钵来的。他拿不动，所以这么说；要

是拿动，他就拿跑了，还管你三七二十一的？什么也都不理，就拿走了。他因为拿不动，所以自己想：“喔！这不是寻常一件事，这个东西抢不得。”所以就自己省悟。“喔！那我向他求法。我拿衣拿不动，我可以请法！”

为什么说他不是真为法来？他本来是为了这个衣钵而来。怎样证明呢？因为如果他真为法来，他就不会先去拿衣钵，你想对不对？他应该先说：“行者，行者，我为求法而来，不是为抢衣而来。”他应该不先拿衣钵，这样他才是真正求法。现在他先抢衣钵，拿不动了，一转身，想：“啊！我这回虽是先来了，抢衣钵也抢不到手，那么我求法啰！”于是乎，他叫：“行者，行者，我为法来，非为衣来。”你们说，我的见解是不是合逻辑 logic？是这样子。我相信在座没有任何人反对我的意见，并且根本也就没有办法反对，因为我这是合逻辑学。

惠能遂出。坐盘石上。惠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惠能曰。汝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明。良久。

“惠能遂出，坐盘石上”：惠明这样一讲，六祖惠能大师，随着就出来，就坐到一块磐石上。石头很平正，好像一个盘似的。“惠明作礼云”：这时候，惠明知道诸佛菩萨的法，不是用武力可以抢的，于是乎就跪倒，叩头说，“望行者为我说法”：希望行者你，给我讲一讲法。

“惠能曰”：六祖大师就对他说，“汝既为法而来”：你是为了求法而来的，不是为抢夺衣钵而来的；你所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如果你是真的，现在我就可以给你说法。“可屏息诸缘”：诸缘，就是一切的攀缘心。你首先要屏息诸缘，你什么都不要想，把一切的攀缘心都要停止。屏息，就是“勿生一念”：在这个时候，你一念也不要生。“吾为汝说明”：我给你说明白这个法。

最后两句，“吾为汝说明。良久”，有的版本，句读点错了，变成“吾为汝说。明良久”。“明良久”，文就不通；一般人以为是惠明等了良久。这个文法是错误的，这应该说是吾为汝说明，我给你说明白这个法。

“良久”，就大约有五分钟至十分钟的样子，或者七分钟、八分钟，不太长、也不太短的时间。说完了这话，六祖大师也不出声，什么也不讲，就坐那地方等着，良久。六祖大师不生一念，惠明大师也不生一念，这个时候，彼此都屏息诸缘，什么都不想了，连鬼神都不知道他们做什么。六祖大师一看，这么有五分钟的时间，惠明大师没有打妄想，果然把诸缘、攀缘心都放下，不想东，也不想西，不想南，也不想北，不想上，也不想下，噢！这时候没有了，什么都空了。

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

“惠能曰”：六祖大师就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说你不想善，也不想恶，就正在这个时候，“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什么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那个”，就是“谁”，谁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

这一个“谁”字一讲，“惠明”大师“言下大悟”。就问这一个“谁”字，谁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所以以后禅宗都参：“念佛是谁？”也就是这个“谁”字。“那个”就是“谁”，“那个”是用俗字眼。明上座，明，就是惠明；怎么叫上座呢？因为他是个出家人，六祖大师当时还是个居士，所以称他做上座。六祖大师说，“谁是明上座你本来的样子？你本来是什么样子？”“喔！我本来就这样子嘛！”就开悟了。现在有没有人言下大悟的？

复问云。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惠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明曰。惠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师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

惠明虽是开悟，已经回头转面，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了，但是他还不知足，贪心还这么大。所以他们这些去追六祖大师的，这都是贪心，贪着想要做第六代祖师。惠明大师是贪中的贪，比谁贪心都大！他已经开悟了，还觉得不够，还觉得还有点什么东西没有得到。“复问云”：就又问说，“上来密语密意外”：说你方才对我讲的密语，就是这种重要的说话，和重要的意

思，在这个以外，“还更有密意否”：还有比这个再妙的吗？密语密意，就是妙语妙意，这里不能当“秘密”讲，就是还更有比这个更妙的吗？你说这是不是不知足？若知足的话，他就不会再问了，这是贪而无厌。

“惠能云”：六祖大师就说了，“与汝说者，即非密也”：说我和你说出来的，就不是最妙的。“汝若返照”：回光返照是最要紧的，你们人人若能回光返照，“密在汝边”：妙的那个法，都在你那里边哪！汝边，就在你那儿，没有在我这儿。

“明曰”：惠明就说了，“惠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说我在黄梅这么多年，实实在在地我没有省，我没有找着自己的本来面目啊！省，就是省悟。所以我们这里的果省，也要省悟才可以；不省悟，就是果不省了！“今蒙指示”：我现在蒙您指示，“如人饮水”：就像人喝水似的，“冷暖自知”：或者水是热啊？是冻啊？是凉啊？我自己知道。“今行者即惠明师也”：现在行者您啊，就是惠明我的师父。

“惠能曰”：六祖大师就说，“汝若如是”：说你若是这样讲的话，“吾与汝同师黄梅”：我替黄梅第五祖传法给你，我们都以五祖做师父好了，我们做师兄弟。“善自护持”：你好好地保护佛法，不要把它断绝了。

明又问。惠明今后向甚处去。惠能曰。逢袁则止。遇蒙则居。明礼辞。明回至岭下。谓趁众曰。向陟崔嵬。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趁众咸以为然。

“明又问”：惠明又问六祖大师，说“惠明今后向甚处去”：到什么地方去住呢？“惠能曰”：六祖大师就说“逢袁则止”：你到有个地名叫“袁”的地方，就住下。这是什么地方呢？这是袁州。“遇蒙则居”：“蒙”就是蒙山。六祖大师教惠明到袁州蒙山去住，惠明没有即刻去，过了三年之后，才去住。

住在蒙山，他见着一个鬼，这个鬼生前是个秀才；秀才就像现在的博士之类的。但死了做鬼，他还尽作诗；看见惠明大师到那儿，他就作了一首诗。这首诗是怎么说的呢？说：

寂寂荒郊梦亦长，古今成败懒思量；
野草鲜花捻多少，苦雨酸风几断肠。
夜与萤光同出入，五更鸡唱影形藏；
悔不当初修心地，致堕青山泪两行。

他晚间唱这个诗，惠明大师听见了，同他说法，就把这个秀才超度，脱生去了。所以就有“放蒙山”；这放蒙山，就是超度鬼的。“明礼辞”：惠明又给六祖大师叩头顶礼，就拜辞回去了。

“明回至岭下”：回去到岭下，“谓趁众曰”：就对这一些追赶的几百人说，“向陟崔嵬”：向，就是以前，崔嵬，就是山顶上。就是说头先我到这个山顶上去看过。“竟无踪迹”：说他没有从那儿过，不是从这条路跑的。“当别道寻之”：应该从其他的道路去追去。“趁众咸以为然”：这些人一看飞毛腿，这个四品将军，跑回来了，说没看见，大家都认为他说的是真话。

其实呢？惠明大师真是打一个大妄语。为什么他打这个妄语呢？因为他自己得到法了！旁人不像他这样子，如果追上六祖，或者就把六祖杀了，连生命都没有了。他因为保护佛法，保护六祖，所以他打大妄语，说是没看见，大家也都相信他。因为他从来不撒谎，这回撒一次谎；从来不打妄语，这次打妄语，大家以为他不是打妄语。如果平时他在黄梅那儿，就尽打妄语，现在他讲话，大家也不相信。

惠明后改道明。避吾上字。惠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

惠明对大家说没看见，大家也都相信，就从旁的路上又追去。于是乎，当然是追不上。“惠明后改道明”：因为六祖大师叫惠能，惠明不想和六祖大师同一个字，所以他改名为道明。“避吾上字”：他避讳我头一个字，这个“惠”字。

“惠能后至曹溪”：六祖大师以后到南华寺，曹侯屯那个地方，“又被恶人寻逐”：神秀总是心不死，要派他心腹党徒，想把六祖杀了。“乃于四会”：随着六祖大师就在四会，就是现在的新会，“避难猎人队中”：躲避灾难，所以和打猎的在一起。因为神秀怎样也想不到一个修道的人，一个信佛的人，会和打猎的人在一起生活，所以各处找也找不着他。“凡经一十五载”：整整地在猎人里一十五年。有的说十六年，是连逃跑那一年都算上了；实际上计算，就是十五年。

“时与猎人随宜说法”：在猎人里，常给猎人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打猎的人，常常教六祖大师守着网。“每见生命，尽放之”：他守网，看见可以生的，可以自己维持生活的，活的畜生或者飞禽，他都放开。“每至饭时”：每天到吃饭的时候，“以菜寄煮肉锅”：他在山上找野菜，放在肉锅里煮。“或问”：或者有一个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则对曰”：六祖大师就对他说，“但吃肉边菜”：我就吃肉边的菜，不吃肉。

各位想一想，六祖大师，从黄梅走到大庾岭那儿，经过两个多月，在这期间，后边这几百人，还在后面赶他。这种的情形，如果他们不是想要杀他，把衣钵抢回去，他们就不会这样地追了两个多月，还不回去。

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遯。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二僧论风幡义。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印宗延至上席。征诘奥义。见惠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

“一日思惟，时当弘法”：有一天，六祖大师就想起来，想起什么呢？这到我弘法的时候啰！“不可终遯”：我不可以再在这儿隐遁。“遂出至广州法性寺”：所以就离开四会，到广州的法性寺，就是现在的光孝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正遇着印宗法师在讲《涅槃经》。

“时有二僧论风幡义”：有两个和尚在辩论风幡的意思。“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一个说这是风动的，一个就说是幡动。“议论不已”：两个人争执不停。“惠能进曰”：这时六祖大师就说了，“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说仁者，你的心动了；你若心不动，风也不动，幡也没有动。“一众骇然”：当时听经的，听他这样一讲，非常玄妙，所谓“语惊四座”，他说出这话，四座都惊恐了。

“印宗延至上席”：印宗法师就请六祖大师到上座，“征诘奥义”：又向他问了一些奥妙的道理。“见惠能言简理当”：印宗法师觉得，惠能大师说的话虽然很简单，但是理论是特别正确的，“不由文字”：不用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印宗说，老修行啊，你一定不是平常人。“久闻黄梅衣法南来”：我很久就听说，黄梅的衣钵，向南传来了，“莫是行者否”：是不是老修行你呢？“惠能曰：不敢”：六祖大师就说，我不敢当。这“不敢当”，就是说我不够资格；但是这是客气的话。

“宗于是作礼”：印宗法师一听说，他就是继承五祖衣钵的传人，所以就给六祖大师叩头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于是乎，他就要求六祖大师，把五祖所传给他的衣钵，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宗复问曰。黄梅付嘱。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能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师讲涅槃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阐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

“宗复问曰”：印宗又问，“黄梅付嘱，如何指授”：黄梅传给你衣钵的时候，怎么样指点传授你呢？“惠能曰：指授即无，惟论见性”：六祖大师说，指授就没有什么指授，不过就单单地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不

讲禅定解脱这种法。“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印宗法师就问：“为什么不论禅定和解脱的道理呢？”“能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惠能六祖大师就说了，因为禅定和解脱，是两种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佛法不是两种法，只有一种法，所以叫不二法门。

“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印宗法师，听六祖大师这样说，佛法是不二法门，他又问什么是佛法不二的这种法？“惠能曰：法师讲涅槃经”：说法师你讲《涅槃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你能明心见性，见佛性，这就是不二的法。“如高贵王菩萨白佛言”：好像《涅槃经》上有高贵王菩萨白佛言，说“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四重禁就是杀、盗、淫、妄这四种根本戒，若犯了，是不通忏悔的。作五逆罪，就是弑父、弑母、弑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及一阐提等”：和信不具的阐提等。阐提是梵语，此云叫“信不具”，就是没有信心。“当断善根佛性否”：说这种犯四重禁、作五逆罪、一阐提等，善根应该断了吧？佛性也应该没有了吧？

“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佛性不属于善，也不属于不善，“是故不二”。“蕴之与界”：蕴，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界，就是六根、六尘、六识这十八界。“凡夫见二”：凡夫看五蕴和十八界，是有两种。“智者了达”：有智慧的人了达“其性无二”：本性是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不二这种的性，就是佛性。

印宗闻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金。于是为惠能薙发。愿事为师。惠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

“印宗闻说，欢喜合掌”：印宗法师听六祖大师这样讲后，非常欢喜，得未曾有。“言某甲讲经”：他就说我印宗讲经，“犹如瓦砾”：就像砖头瓦块一样。“仁者论义，犹如真金”：说仁者你讲的道理，好像真金一样。“于是为惠能薙发”：在这个时候，印宗法师就给六祖大师在光孝寺落发。“愿事为师”：他就愿意拜六祖大师做师父。“惠能遂于菩提树下”：六祖大师随着就在光孝寺那儿的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开东山的法门。

惠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始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惠能自智。愿闻先圣教者。各令净心。闻了。各自除疑。如先代圣人无别。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

“惠能于东山得法”：六祖大师说，我在东山黄梅凭茂山得法，“辛苦受尽”：我所受的辛苦太多了，各处逃命，各处去避难，受这一些恶人来谋杀。“命似悬丝”：我的命，就像悬着一条线那么危险。“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今天我得以和韦璩刺史，和各官僚、僧人、比丘、比丘尼、老道和居士，“同此一会”：在这一个会，“莫非累劫之缘”：这大约都是多生多劫，我们都有缘哪。好像我们现在在这儿听经，也是累劫有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也是在往昔，生生世世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始得闻如上顿教”：才能得闻像上面所说的顿教法门。

“得法之因”：我得法的因缘，“教是先圣所传”：佛教是以前的佛、菩萨所传出来的，“不是惠能自智”：不是我自己的智慧。“愿闻先圣教者”：你们愿意听以前佛所说的教，“各令净心”：你们每个人都自己清净其心。“闻了，各自除疑”：你听法之后，要把你的怀疑除去。“如先代圣人无别”：好像听佛、菩萨所讲的一样。“一众闻法”：在会的所有大众听法后，“欢喜作礼而退”：大家都很欢喜的，就叩头，然后退到一边去了。

般若品第二

◎一九六九年宣化上人讲述于
美国三藩市佛教讲堂

次日。韦使君请益。师升座。告大众曰。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复云。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

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

“般若第二”，各位都知道什么是般若了，也有的还不知道，所以再讲一讲。般若，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叫“智慧”，翻译成英文，就叫wisdom。名字虽然不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wisdom就是智慧，智慧也就是wisdom。智慧有三种：有文字的智慧，叫文字般若；观照的智慧，叫观照般若；实相的智慧，叫实相般若。因为般若具足这三种的意思，这叫多含，所以不翻；又尊重不翻，因为智慧轻贱，般若尊贵，所以就没有翻。

六祖大师第一讲的是行由，第二就讲般若。讲般若的因缘，就是因为一班人请求讲般若，所以说“次日”：就是第二天。前边讲到韶关去，有一千多人，说完法后，这第二天。“韦使君”：就是韦璩，“请益”：又想听多一点佛法。“师升座”：六祖大师就升起他的法坛来。“告大众曰”：对大众说，“总净心念”：你们现在都要把心念清净了，不要打妄想，要一心听法，这叫总净心念。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他先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之后“复云”：就又说了，“善知识”：你们这一班人，都是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觉道”这种智慧。“世人本自有之”：世界人本来统统都有；在佛，不多一点点，在众生，也不少一点点，这叫本自有之。“只缘心迷”：就因为有执着，有一种迷；迷，就是不觉悟，也就是执着。“不能自悟”：不能自己明白。“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所以必须藉着大善知识；就是明眼善知识，他深入一切诸法实相，所以他能指示你，导引你，令你明心见性。

“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你应该要知道，无论你是愚痴的人，是有智慧的人，这佛性没有分别，是一样的。“只缘迷悟不同”：就因为其中有迷又有悟不一样，“所以有愚有智”：所以才有愚人，又有智慧的人。

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谛听。吾为汝说。善知识。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

“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六祖大师说，我现在为你们说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法，“使汝等各得智慧”：使你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自己本有的智慧。“志心谛听”：你要专心来听我讲，“吾为汝说”：我现在给你们大家讲一讲。

“善知识，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世界的人，天天口里念这个“般若、般若、般若、般若”。“不识自性般若”：不认识自己的本性般若，不认识自己本有的智慧。“犹如说食不饱”：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一天到晚念食谱，说这个东西好吃，那个也好吃；但是只念一念；念一念，不会饱的。所以说“口但说空”：口里说般若，说这个般若就是空。“万劫不得见性”：你尽做口头禅，说说而已，不去实做，你就等到一万个大劫，也不得见性，不能自己见到你本有的般若。“终无有益”：这样始终也不会对你有益处的。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这是梵语。在中国来说，摩诃，就是大；般若，就是智慧；波罗蜜，就是到彼岸。“此须心行，不在口念”：这个法，必须要你心里真能放下，真能把一切看破放下，什么都空了才可以；不是口里念念，一天到晚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你口念，却不实行，那是没有用处。

“口念心不行”：你口里念般若，心里不照着般若的智慧去做事。就是你若见到自性的智慧，就不做糊涂事，就没有无明了；你要是还有无明，那就是心不行。“如幻如化”：就是虚妄幻化的。“如露如电”：也就像露水和电光石火似的。

“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你口里念，心里也行般若；口念心行，就是依照般若去做。这就能见到自性是佛，自己本性本来就是佛。“离性无别佛”：自性是真佛，若离开自性，就没有其他的佛。所以我们在

佛教里讲，人人都可以作佛，只要你修行；你不修行，可不能成佛。修行什么呢？就修行你自性，不是向外驰求，不是到外边去找；你自己回光返照，反求诸己，你在自己本身那个地方找。

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瞋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

“何名摩诃”：什么叫摩诃呢？“摩诃是大”：摩诃，翻译成“大”字。什么又是大呢？“心量广大”：人的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量等虚空。好像现在我们造火箭，打到月球去，这是因为心先想到月球去，所以现在就成事实。所以说心量没有边畔，没有边际的。“亦无方圆大小”：也没有一定的限度，不是说心是四方的，或者心是圆的；或者心是大的，心是小的。这个心就是无大，大而无外；无小，小而无内。你说它大，没有比它再大的了；你说它小，也没有比它再小的了。

“亦非青黄赤白”：心量也不是青黄赤白黑，有一种颜色的表现，也没有的。“亦无上下长短”：也没有上，也没有下，也没有长，也没有短。“亦无瞋无喜”：自性本来也没有瞋，也没有喜，是中道的。“无是无非”：也没有是，也没有非。你若有是有非，那就不是你的真心。“无善无恶”：也没有一个善心所，也没有恶心所。所以六祖大师开示惠明，就说“不思善，不思恶”嘛！因为本来自性是无善无恶的。“无有头尾”：这讲到哲学上了，哲学讲没有头，也没有尾。

“诸佛刹土，尽同虚空”：诸佛的刹土，和虚空是一样的。“世人妙性本空”：我们人自己本有的妙性，本来是空的，“无有一法可得”：没有一法可得，连一个法都没有，空的嘛！本来：

自性如虚空，真妄在其中；
悟彻本来体，一通一切通。

“自性真空，亦复如是”：你自性的真空，也就像上边我所说的道理一样。

善知识。莫闻吾说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静坐。即着无记空。

“善知识，莫闻吾说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你们各位，不要听我现在说般若是空的，你们就着到空上。首先最重要的，你不要着住到空上。“若空心静坐，即着无记空”：假设你说你一切都空了，心也空，身也空，世界也空，你就静坐在那个地方，这时候，你就着住到无记的空。怎么叫无记呢？就像死了似的，什么也不知道。虽然是活着的人，一坐就像死了似的，这叫无记空。

修道，我们修得真空里有妙有，不是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都知道，还要什么都不知道，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的，像什么呢？“心清水现月，意定天无云。”你心里清楚，好像水里现出月光似的；意要是定了，好像天没有云彩似的，万里无云万里天。

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着。心如虚空。名之为大。故曰摩诃。

“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这世界、这虚空，能包罗万有，万物的种种色色，一切的相貌，都可以包。“日月星宿，山河大地”，都在虚空里包着。“泉源溪涧”：水泉和源、溪涧，“草木丛林”：草木和丛林，都在虚空里包着。不单这个，“恶人善人”：恶人也在虚空里包着。虚空不会说：“啊！你这个恶人，我真想把你撵出虚空去。你这个善人，我特别欢迎你，你快到虚空里来吧！”没有这个，虚空没有这种分别。“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须弥山，这妙高山，“总在空中”：统统都在虚空里。“世人性空，亦复如是”：我们一般人自性像虚空

，也就是这个样子。

“善知识”：各位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自己本性能包含万法，这就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万法都在每一个人自性里头包含着。“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你若能见一切的人，或者他好，或者他不好，你也不取、不舍；也不说欢喜善的，不愿意恶的，不要这样子。我不是常对你们讲，那不好的人，终究有好的那一天，希望他改过。所以我有很多不听教训的徒弟，我教他向南边走，他偏偏往北边跑；我教他向东边去，他偏偏向西边跑。不听话，我也慢慢等他；我知道，等将来他一定会有听话的时候。尤其这一切善恶，都在自性里头包着，不要取，也不要舍。“亦不染着”：也不染着这种善恶的境界。什么叫染着呢？你一取舍，这就是染着了。“心如虚空，名之为大”：什么叫大呢？就是我们的心量等于虚空，所以就叫大，“故曰摩诃”：所以就叫摩诃。

善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
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语。为邪见故。善知识。心量广大。
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
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

“善知识”：各位善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行”：迷的人，口里说，不去做；有智慧的人呢？就实实在在去做，不是口头禅。“又有迷人，空心静坐”：迷人说什么也不想，空心静坐在那个地方。“百无所思”：什么也不要想。“自称为大”：说这个就是大了。“此一辈人”：这一等人哪，他落于顽空，“不可与语”：你不要和他讲话。为什么呢？“为邪见故”：因为他是邪知邪见，不是正知正见，所以这种人，你简直不要理会他。

“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六祖大师说：善知识呀，你们都是很有智慧的人，心量的广大，是遍周法界，法界是没有不包的。“用即了了分明”：用，就是了了分明，好像镜子照物似的，物来则照，物去则空。“应用便知一切”：应用的时候，就知道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知道一切即是一，一也就是一切。知道自性能生万法，万法还归自性。“去来

自由”：自性是去来自由的。“心体无滞”：心的本体没有滞塞，没有不通的。“即是般若”：没有不通，就是明了一切，就是不愚痴；不愚痴，就是般若。

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夫自称国王。终不可得。非吾弟子。

“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般若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从自性生出来的。“不从外入”：不是从外边来的，所以你不要到外边去找。“莫错用意”：你不要错用了你的心；意就是心意。“名为真性自用”：你不用错，这就是你自己会用真性了。“一真一切真”：你一样若真了，样样都真了。“心量大事”：这心量是广大的一种事情，“不行小道”：不走小路。

“口莫终日说空”：六祖大师，又恐怕人着到空上，又说，你不要口里一天到晚，就说空、空、空、般若、般若。“心中不修此行”：你心里头不修这个般若行。“恰似凡夫自称国王”：好像普通的老百姓，自己封自己是国王。“终不可得，非吾弟子”：你这样子，始终也得不到自性的，这不是我的徒弟。为什么不是我徒弟呢？就因为他不听话，教不要着空，他单要着空；教不要着有，他又单着有；要他不要有desire淫欲心，他单不断淫欲心，他说：“喔！这没关系，不要紧，慢慢的，慢慢来！”

善知识。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见般若。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不识真空。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善知识”：六祖又说，各位善知识，“何名般若”：什么叫做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所说的般若，是梵语，在唐朝的中国话，就叫智慧。“一切处所”：所有的地方，“一切时中”：任何的时候，“念念不愚

”：就是念念明明了了，念念不迷，念念不愚痴，念念没有无明。“常行智慧”：常常用智慧去处理一切的事情，“即是般若行”：这就是修的般若行门。

“一念愚即般若绝”：你若一念愚痴了，般若就断绝了。断绝是个比喻，并不是真正地断绝了。因为真正的智慧，没有生，也没有灭，怎么会断绝呢？这是个比喻，就是在你愚痴的时候，般若不现前。“一念智即般若生”：你若是不愚痴了，不迷了，这就是般若生。

怎么叫迷呢？举一个例子来讲。譬如人家说喝酒，这是不好的；抽香烟，这是不好的；吃迷魂药，这是不应该的。但是你就不相信，这就叫般若绝。有人告诉你说不好，你还不相信；你若是有智慧的人，怎么会这样子呢？有人教你，说抽烟、喝酒、吃毒药，是不对的，你就改了，这就是般若生，就是聪明。人家教你，你不相信，心里还不明白；你说，这不是愚痴，是什么呢？所以愚痴的人，就明明知道不对的，他还要去试一试，这就是愚痴，这就是般若绝。你一念智，有人说，这个是不对的，你就改了，这就是般若生。

“ “世人愚迷”：世界上人哪，愚痴得不得了，不但一个人愚痴，多数人都是愚痴的。“不见般若”：他自己不知道修般若。“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口里说智慧，心里常做一些愚痴的事情。所谓做愚痴的事情，就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去做了。“常自言”：他常常自己说，“我修般若”：我修行智慧。“念念说空，不识真空”：念念他说这空就是般若；般若有二十种的空门，要空一切，可是他不知道真正的空。好像经典懂一点，咒也会持几句，经也会念几句；但是就是自己毛病不改，这就是口头禅。天天说空、空，说般若，可是他没有真正改了毛病，这是不知道真空。真空了什么呢？要把你的无明空了，要把你的习气毛病空了，要把你所不明白、所做的糊涂事空了，这叫真空。

“般若无形相”：般若没有一个形相。前边没说嘛？它不是长短方圆，也不是大小，也不是青黄赤白黑。什么呢？“智慧心即是”：你的心里生出智慧，没有无明，智慧明明了了，能知道是法非法，这就是智慧心，就是般

若。“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你若能这样解释，这就是般若的智慧。

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语。唐言到彼岸。解义离生灭。着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常通流。即名为彼岸。故号波罗蜜。

“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语”：西国语，就是印度语。“唐言到彼岸”：在中国的话，就叫到彼岸。“解义离生灭”：解义，到彼岸的意思，要是解释明白，就是离生灭；离开生，离开灭，没有生灭了。什么叫彼岸呢？彼岸是对此岸而说。此岸是什么呢？此岸就是生死；彼岸是什么呢？彼岸就是涅槃。在生死和涅槃中间，经过一些什么呢？经过烦恼的大海，烦恼就像海似的。因为有烦恼，所以就有生死、有涅槃。你若烦恼没有了，生死就是涅槃，涅槃也就是生死；生死、涅槃，这二种都是名字而已。有生有死，这叫生死；没有生死，这叫涅槃。你若是没有烦恼，有生死，也会没有生死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儿受生死？就因为有烦恼！这句话很重要的。我们各位记着：我们为什么有生死啊？就因为有烦恼；为什么有烦恼？就因为有无明。什么是无明？你不明白事情，那就是无明。什么事情你不明白？你说什么事情你明白？你明白什么事情？你知道你不明白什么事情，那就是无明；你若知道你明白什么事情，那就是般若，就是差这么一点点。

“着境生灭起”：你着到境上，就有了生灭。“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岸”：现在各位应该明白了，什么叫彼岸？什么叫涅槃？涅槃就像水，本来没有波浪，你生出来风，就有了波浪。风是什么呢？风就是无明，波浪就是烦恼。你若不着在境上，就像水没有波浪似的，心如止水；没有波浪，就没有生死。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应该用用功。怎么我的心里，就有这么多的杂念呢？这么多杂念，就是波浪。你若没有波浪，生灭就了了；生灭没有了，生死也就了了。你有生灭，这就叫此岸。

“离境无生灭”：你离开境界，就没有生灭。“如水常通流”：就像水常常运行不息一样的。通流，是水常常运行不息，就是智慧光明遍照的意思。“即名为彼岸”：这就叫彼岸。“故号波罗蜜”：所以这叫波罗蜜。

这一段经文很有用的，你若是能用一点功研究明白了，那你一生的受用，都无穷无尽的。

善知识。迷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

“善知识”：六祖大师说完前边这个般若波罗蜜的道理后，又叫一声，各位善知识！“迷人口念”：迷人只知道用口来念。“当念之时”：当着他口念的时候，“有妄有非”：他有妄念，还有不正当的念。“念念若行”：依照般若行，就是不做愚痴的事；他念念若依照般若去行，“是名真性”：这就是依照自己的真性去修行。“悟此法者”：明白了这种法的，“是般若法”：这就是般若法。般若，就是不愚痴，你不做糊涂事，就是不愚痴。

什么叫糊涂事？这糊涂事很多很多，你所做的事情，本来不应该做的，你去做了，这都是愚痴的行为。最要紧的，就是淫欲心！有这种淫欲心，本来不应该做的，但是你到那糊涂来了，什么都忘了，把般若也忘了，波罗蜜也忘了；那时候，也忘了念，连念都不念了，就任性去做这一些糊涂事，这就是最愚痴的。但是最愚痴的事情，人欢喜去做，就是欢喜去愚痴，不愿意修般若法。

“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你不行愚痴事，就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你不修般若行，就是凡夫。“一念修行”：你若修行般若行；就是断欲去爱，没有淫欲心。“自身等佛”：自身就是等于佛一样的。

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

“善知识”，“凡夫即佛”：凡夫就是佛。佛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从凡夫这儿开的始。以前佛也是凡夫来着，因为他修般若法，所以成了佛。我们为什么做凡夫？就因为我们不修般若法，不修般若行，专门地性流为情；把性变成情，情又变成欲。性流为情，情流为欲，这就是凡夫。你若是能把欲归回来到性上，不摇不动，不被无明所转，这就是佛。

“烦恼即菩提”：这个烦恼，也就是菩提；你若没有烦恼，也就没有菩提了。说：“那我这烦恼不要去了，就留着。”留着？留着还是烦恼，烦恼就是烦恼。要怎么样呢？要把烦恼用科学的方法锻炼一下。怎么锻炼呢？就把烦恼改一改。怎么改呢？这个改也不是改，就是返本还原。你看见手心和手背，这手背，就比方是烦恼，这手心，就是菩提，你只翻过来，就可以了；也没有多，也没有少，你只要翻过来就是。你不翻过来，就差这么一点点，就烦恼是烦恼，菩提是菩提；你若一翻过来，就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也就是我常常讲的，去柏克莱也讲：“烦恼菩提冰是水，生死涅槃法即空”。那个冰，就是水。你若明白，那法也空了！你没明白，才有法；你明白了，人空法空了。

“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你前念愚痴，就是凡夫，后念有智慧，开悟了，就是佛。你“前念着境即烦恼”：你前边的念着住到境：“噢！这地方是三藩市，三藩市和纽约不一样。”三藩市和纽约，本来是一样的，都是大城市，不过在你的分别心上，你就分别：“噢！三藩市这么样子，纽约是那么样子；三藩市没有下雪，纽约常常下雪。”那是你的分别心，根本都是一样的。你若不着到境上，那就没有那么多分别心，就没有烦恼！所以说前念着境，即是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你前面着到境界上，分别三藩市和纽约different（不同的），不同就有烦恼。后念离境，“噢，这都是空的！三藩市、纽约，都是这样子，分别干什么？”离开即菩提，不分别即菩提。

但是讲是容易，你真能不分别，那不是很容易的事。这种境界，你要是懂了，也没有家，也没有国；家败了，国也亡了，什么都没有了。这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叫应无所住而生其身；这身体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的。你看这妙不妙？这个地方，就是菩提。

你何必叹气呢？能这样子，就这样子；不能这样子，慢慢也可以这样子。

性定魔伏朝朝乐，妄念不起处处安

你自己性若定了，没有那么多妄想，朝朝都是快乐的。你妄念若不起，在哪一个地方，都是安乐的。为什么你觉得不安乐？就因为你有妄念；没有妄念，到处都是极乐世界。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六祖大师，又叫一声：“各位善知识，你们自性里，都有无量的智慧。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法，就是你自性本具的，不需要向外驰求。这种法，是最尊贵的，也是最高尚的，最第一的；没有比这个法，再尊贵、再高尚、再第一的了。“无住无往亦无来”：自性的般若智慧，是没有着住的，没有往，也没有来。“三世诸佛从中出”：过去的诸佛，是从摩诃般若波罗蜜生出来的；现在诸佛，也是从摩诃般若波罗蜜生出来的；未来的诸佛，也是从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一种最高、最上、最第一的法，生出来的。

“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你应该用你的大智慧，不要用小智慧。大智慧才能打破五蕴的烦恼尘劳，小智慧就打不破五蕴。色、受、想、行、识你都看不空，五蕴打不破，烦恼就会有，尘劳也不能断；所以你想要有真正般若，必须要先照见五蕴皆空。《心经》上不是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你看！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还要多时呢！少的时候，他就照不破五蕴皆空。所以我们现在也应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才可以的。把这一切的烦恼打破，尘劳也打破。你没有烦恼，没有尘劳，这就是本性的般若现前。

“如此修行，定成佛道”：你若这样修行，决定可以成佛道的，没有一点疑问。“变三毒为戒定慧”：你把你的贪瞋痴，变成戒定慧。这只要你一反过来，那就是了！贪瞋痴，你若不变，就是贪瞋痴；你一变，就是戒定慧。所以就看你变不变，你一变，就属于般若；你不变，就属于愚痴。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着。不起诳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

“善知识，我此法门”：六祖大师又说，各位善知识，我这个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从这一种的般若，而生无量的般若；从一种的般若，生出八万四千的智慧。八万四千的智慧，也就是八万四千的般若。“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为什么说有八万四千的智慧呢？因为世界人都有八万四千尘劳。你把尘劳一变过来，就是般若。“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你若把尘劳变了，智慧就都现前；可是“不离自性”：般若智慧，是不离自性的。

“悟此法者”：你明白这种法的，“即是无念”：就是无所念。“无忆”：也没有所回忆。“无着”：也不着住。这时候，你无念、无着、无忆，“不起诳妄”：你一切诳妄的念头也不起。“用自真如性”：用你自己的真如自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你用你的智慧，来观照一切法；不要用你那个分别的识心，要用智慧。“不取不舍”：对一切都不取着，也不舍弃。“即是见性成佛道”：这个就叫见性，也就是成佛。

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具说。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龙下雨。于阎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枣叶。若雨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能兴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百川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

各位“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你想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得到法的滋润，“及般若三昧者”：和般若智慧的这种妙定，“须修般若行”：你就应该修行般若的行门。什么是般若的行门呢？“持诵金刚般若经”：你应该念《金刚经》。六祖大师就是从《金刚经》上开悟的，所以他主张一切人也都念《金刚经》。持，就是执持；诵，就是诵念。执持而诵念，不要间断，不要忘了，要念《金刚经》，“即得见性”：就可以见性。

念经必须要不打妄想，不要念念经，就打起妄想来，或者生种种的杂念。以前有一个人，天天念《金刚经》，有一天，他作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鬼，请他念经来超度他，好像我们现在七月十五，来超度过去的父母。这鬼说：“请你帮我念一点经，超度我。”他答应了，说：“你要念多少经呢？”说：“念一卷经就可以了。”这个人第二天就帮他念经，正念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工人给他送了一杯茶来，他就这么一摆手，心里说：“不要！”他还继续念经。这天晚间，这鬼又来了，说：“你答应给我念经，你念了一半；还有一半没有念呢！”他说：“怎么样子？我给你念一卷经了！”这鬼说：“你念是念一卷经，但是你念到中间，有‘不要’两个字，所以后边经的功德，就都不要了，都没有了。”这个人一想：“是啊！我中间有‘不要’两个字，是我不要茶，不是不要经。”但是在经上加上“不要”两个字，鬼神以为他不要功德了，所以大约经的功德，鬼神给抢去了。他一想，说：“那好了！我再给你念一卷经。”于是乎，又给他念一卷经，中间没有掺杂上“不要”两个字。这一天晚间，这鬼很欢喜就来向他叩头顶礼，多谢他给自己念经的好处。

所以你们念《金刚经》，切记不要掺上“不要”两个字。你在那儿念：“须菩提，须菩提”，不要说：“须菩提，不要，不要须菩提，不要须菩提。”那须菩提就跑了。所以念《金刚经》，是非常有感应的。

“当知此经”：你们应该知道这部经，“功德无量无边”：这功德太大了，没有数量，也没有边际。“经中分明赞叹，莫能具说”：经中赞叹《金刚经》，那是很清楚的，我现在不要完全说；可是“此法门是最上乘”：《金刚经》这个法门，是最上乘的法门，“为大智人说”：是为大智慧人说的

，“为上根人说”：《金刚经》，是为有最上根的这种人说的。

“小根小智人闻”：小根，就是善根浅薄的人、小智的人，他若听见这个经，就“心生不信”：他就说：“没有这个道理！念经？念经有什么好处？你不吃饭，看你可不可以活着？你天天念经，我看看你不吃饭可不可以？”所以小根小智的人，听见这个经，他心生不信。

“何以故”：什么原因他不信呢？“譬如天龙下雨”：好像天上龙下雨似的，“于阎浮提，城邑聚落”：所有的城市、聚落，“悉皆漂流”：都被水所漂流，“如漂枣叶”：就像漂一片枣树叶子那样子。“若雨大海”：这个雨要是落到大海里头，“不增不减”：大海，就表示大根大器的人。他一闻法，知道这个法，是自性本具的，所以他就生出信心。小根小智的人，就像那小草似的，一下了雨，就把它冲得反而死了，他不相信大乘法。

“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大乘人、最上乘的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心就开悟，也明白了。“故知本性”：他就知道自己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般若本来是自性所具的。“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有智慧的人，他自己用自己的智慧，常常观照自己般若的智慧，不一定要认识很多字，才明白般若的智慧。

现在也说个比喻，“譬如雨水，不从天有”：雨不是从天上有的，“元是龙能兴致”：本来是龙可以下雨的。“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一切的树木、一切众生，无论你有情无情，都得到这个雨的滋润。“百川众流，却入大海”：一切其他小的川流，都流入大海，“合为一体”：到大海里，成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众生般若之智，也就像天雨下到大海里一样。这个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本性的智慧，就无论是下多少雨，都流入大海里去，海也不增不减。所以才说：“佛法如大海，唯信可入。”你也唯智可入。你有智慧，才能到这大海里去；没有智慧，也不容易到的。般若的智慧，就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善知识。小根之人。闻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元有般若之智。与大

智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自开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见。修行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开悟顿教。不执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

各位“善知识”，“小根之人”：没有善根、善根浅薄的人，“闻此顿教”：听见以心印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顿教的法门。“犹如草木”：就比方草木一样，“根性小者”：这根性小的草，和小的树木，“若被大雨”：若遇到大雨，“悉皆自倒”：自己就都倒了，把根都露出了，“不能增长”：本来雨水是帮助草木增长的，可惜它的根太浅，所以反而被水冲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善根薄弱的人，“亦复如是”：也就像这一样的。

“元有般若之智”：本来所有的般若的智慧，“与大智人更无差别”：愚痴人和有智慧的人，般若自性本来没有分别的，就因为一个会用，一个不会用。“因何闻法不自开悟”：为什么小根小智的人，听见佛法，不开悟呢？“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就因为他邪见太重，邪见障着，令他不生信心。烦恼的根深了，他的无明也重，生出的烦恼也就多了！“犹如大云”：就好像一块大云彩，“覆盖于日”：把太阳遮住。太阳光，就是自性的般若；这一块大云，就是你所有的邪见和烦恼，在遮障着太阳。“不得风吹，日光不现”：若没有风来吹，大云就不会走到一边去；不会走到一边，太阳光就不现出来。

“般若之智亦无大小”：般若的智慧，没有大，也没有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因为众生有的习气深，造的业深，他就迷了；习气没有那么深，造的业也没有那么重，他就会悟，所以众生的迷悟不同。“迷心外见”：这迷人哪，心外求法¾¾向外驰求，“修行觅佛”：他不知道自性般若，本具自性的佛，他到外边去找佛，所以愈找愈远。“未悟自性，即是小根”：没有明白自己的本性，这就是小根。

“若开悟顿教”：若能闻这个顿教，即刻就开悟，“不执外修”：不执着，不去向外驰求。你要自性自悟，自己明白自性的般若。“但于自心常起正见”：你在你自己的心里，常常生起正知正见，不要生起邪知邪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你要是有真正智慧，就不会生烦恼；不会生烦恼，自然也就没有尘劳，所以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这就是见性。

善知识。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能修此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

“善知识，内外不住”：各位善知识，你修般若行，应该不住内，不住外；内无身心，外无世界。但也不是顽空，不是说：“哦！我身心也没有，这世界也没有了。”这变成顽空了，也不是。就是不着住——内不着身心，外不着世界。你能内外不着，就能“去来自由”：来，到什么地方来？去，到什么地方去？来，可以说是回来，回来到什么地方呢？到你身心那儿了！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到法界去了！可是虽然有来有去，你还不要着住来去，这叫自由；你若着住到来去呢？就不自由了。来不自由，去也不自由，就有所挂碍。你内外无着，就来去自由。

来去自由，可以说是你的心来去自由，也可以说你的性来去自由；也就是说生死自由了。生，我愿意活着我就活，这是自由；我愿意死我才死，这是自由。如果我不愿意活着，我就不活着。说：“那是自杀。”不是的！你坐在那儿，如入禅定，自己怎么样死法，自己知道。也不必说是：“服一点毒，我知道这一定就会死的。”这不需要服毒，你坐在那儿就走了。你说这不自由吗？要是不自由，你就走不了。因为自由，所以我愿意走，我就走；我愿意活着，我就活着；我愿意死，我随时都可以死。

三祖为什么手抓着树，就可以圆寂了？就可以得大涅槃呢？就因为他生死自由，来去自由。我愿意活着，是永远都不会死的；我愿意死，即刻就可以死去，这样子叫来去自由。来去谈笑中，和你讲讲着话，就可以往生了，像道生法师，才好玩呢！一般人都反对他，说他讲经讲得不对，为什么你说阐提也有佛性？在《涅槃经》前边说，阐提无佛性。道生法师当时就讲：“

我说阐提有佛性。”人家都反对他，说：“这个法师，简直发疯了，神经病！怎么讲经讲得这么样？经上都没有这么讲！”就骂他。谁都不和他讲话，赶快就走，就是默摈他。他就发愿说：“我讲的经要是合佛法、合佛心，将来我在法座上说着法，我就往生了。如果我讲得不合佛心，我这愿力不会满的。”以后他给烂石头讲经，烂石头就乱点头，接受他讲经的道理。以后他又讲经，正在讲得非常奥妙的时候，哦！这个法师往生了！就在法座上往生了。你说好不好玩？所以这叫来去自由。本来这个来去自由，讲起来太多了，我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讲个大大概概给你们听就得了！

“能除执心”：能把你执着心除去，说：“法师，你这句话讲得正合吾意，正是对我的思想。我就是不愿意执着，我就是不想守规矩，你这有规矩，这就是执着。”这个你又错了！你除你的执着，能除执着心，就是不执着了。不执着，是教你不执着不对的事情；对的事情，你不能不执着。譬如说，守规矩才能成佛。说：“我不执着，我就不需要守规矩。”那你就不能成佛的。所以“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合乎道的，你要不执着；合乎道的事情，你要拳拳服膺，你要持诵。为什么叫持诵呢？持诵也就是个执着；但是你是持诵《金刚经》，是修行。不是说：“我执着，我有一点小毛病，总也不想去掉，我也不想教人知道我这个小毛病。”那更是执着！说：“教人知道，我也不管他；他就说我不对，我也不理。我是无执着了！”你这是邪知邪见！你这种邪知邪见，可以说是愈修离佛法愈远。

“通达无碍”：你能离执着，就能通达无碍。通达无碍，就没有所障碍。“能修此行”：你若能修行这种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与《金刚经》，就一点分别都没有。你若不能修这个行门，那就是不合乎般若的妙理；你若能修行这个行门，就是般若的智慧现前。

善知识。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其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愚者问于智人。智者与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

六祖大师又叫一声，说：各位“善知识”，“一切修多罗”：说所有一切的经典。修多罗，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叫做“经”。经，是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契理契机，所以叫契经。“及诸文字”：和一切的文字。

“大小二乘”：大乘、小乘。“十二部经”：这十二部经有长行、重颂、授记、孤起、无问自说、因缘、比喻、本事、本生、方广、未曾有，加上论议。无论大乘、小乘，一切的经典文字和这十二部经，“皆因人置”：都因为人，才有这一些经典；如果没有人的话，这一些经典，都没有用了。“因智慧性”：是依照智慧性而说的法，“方能建立”：才能成立这一切的法。

“若无世人”：若没有人的话，“一切万法，本自不有”：这世界所有麻烦的事情，都是因为人才有的；若没有人了，什么麻烦事情都没有了。有麻烦事情，就有教你不麻烦的法；因为人有八万四千尘劳，所以佛说出八万四千种的法门。八万四千尘劳，就是八万四千种的麻烦；说出八万四千的法门，就是教你对治这些麻烦的事情；对治，就是令它没有了。好像这人有病，你用一点药，把病治好。人有这八万四千尘劳，用这八万四千的法门，把尘劳就都治好了。所以若没有人的话，一切麻烦都没有了。麻烦是谁麻烦呢？就是人的麻烦。要是没有人，什么麻烦都没有了！所以本自不有。

“故知万法本自人兴”：所以才知道，这所有的一切法，因为有一切人才产生的；若无一切人，何用一切法呢？“一切经书，因人说有”：所有一切的经书，都是为人说的；要是没有人，这一切经书就都用不着！“缘其人中”：因为在人的里面，“有愚有智”：有愚痴的和有智慧的。

“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愚痴的人，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有智慧的人，就像大人一样。“愚者问于智人”：小孩子有不懂的事情，一定要问大人。“智者与愚人说法”：大人就给小孩子解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愚人忽然悟解心开”：这小孩子忽然间心里明白这一切的事情了。“即与智人无别”：就和有智慧的人，没有什么分别了。有智慧的人，只是一个明白，愚人开悟了，也就是一个明白。

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各位有知识的人，你们应该要知道，不了悟，虽然就是佛，也变成了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你在一念这么短暂的时间，要是豁然开悟了，众生就是佛。这也就是觉者佛也，迷者众生。你迷了，就是众生；觉悟了，就是佛。一念觉，一念佛，念念觉，念念佛；你一念迷，一念是众生，念念迷，念念是众生。

怎么叫觉悟呢？觉悟情、欲，究竟有什么好处？情、欲是伤害自己身体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伤害自己生命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令你愚痴的最重要的问题。你一念欲心，就一念愚；你念念有这种情欲心，念念就愚痴。所谓：

业尽情空是真佛
业重情迷是众生

没有旁的地方，就是把染污的念头放下，那就是清净的念。那么染污的念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欲念。再说得清楚一点，就是淫欲的念。这个淫欲念，又要分清楚了：你以身去实行淫欲念，这是身业的不清净；你在口里头尽讲绮语，尽讲这些问题，这是口业不清净；你在心里总想这种不清净的淫欲事，这是意业不清净。所以这身口意三业，你都要不犯，这就离成佛不远。

一般的人，背觉合尘。合什么尘？就是合这种不清净的尘。尘，是以染污为义。你一落到有这种的情欲，就有染污；你离开情欲，染污才离开。所以背尘，就合觉；你背觉，就合尘。你若染污，就不得清净；不得清净，就不成佛。你要清净，就不要染污；你若一染污，就是众生，这很清楚的。所以这才说：一念迷，就是一念众生，念念迷，就是念念众生；一念悟，就是一念的佛，念念悟，就是念念的佛。你看！这很容易的嘛！一点都不费事。

可是，还要有一点助缘才可以。怎么样要有助缘呢？你说：“我要清净。”那么最要紧的，不要有自私心。你若有自私心，就不清净；清净，也变成不清净了。你若没有自私心，一切都不是为我自己，就会清净。因为你没有

贪心、没有瞋心、没有痴心、没有我见，这就是悟。所以才说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有的人说：“喔！所有的人都是佛？”不错，虽说众生是佛，但是你要悟了。你若不悟，说是佛，那还是就像前边经上说的，一个普通老百姓自称国王；这若教国王知道，一定把你抓去放到监狱里。为什么呢？你要造反！他说：哦！我这个国王在这儿做着国王，你为什么又要做国王？“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国家也没有两个皇帝。岂有此理，你也要做皇帝！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皇帝打倒了。

“故知万法尽在自心”：故知，就是所以才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万法原来是在自己心里生出来的。你既然知道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你为什么不在自心里修行呢？你自心只要去染污念、去尘，就见着真如本性。顿见就是立刻就见，不要等着，说：Wait a minute！Wait a minute！（等一等）不要Wait a minute！立刻就见到了。见着个什么？见着真如本性啰！

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菩萨戒经云”：在《梵网经》上说，“我本源自性清净”：说我本来的自性是清净的，没有染污。“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你若知道自己的心，见到自己的性，都可以成佛道。谁见到性，谁就成佛；你见到自性，你成佛，我见到自性，我成佛，他见到自性，也一样成佛。不会不平等的，是最公平不过了！你只要自己见到性，就成佛道了。

“净名经云”：《净名经》，就是《维摩经》。《维摩经》上说，“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即时，也就是不要等一等，即刻。即刻什么呢？豁然开悟，豁然贯通焉。豁然，就是突然；突然间，也不知道怎么开的悟？哦！就开了悟。你看！奇怪了，这真是妙不可言！豁然还得本心¾¾自己识自本心，知道我的心是个什么样的。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六祖大师说，各位，你们都是有大知识的人哪，听见我给你们讲这么多法，你们可都开悟了吗？六祖大师自己称自己说：“我啊！一个不识字的人，我这么一个獦獠，一个边地的没有知识的人，在五祖大师那儿，一闻言下便悟。”忍，他尊重五祖，五祖本来叫弘忍，因为他是五祖的徒弟，就不能直接称师父的名字，所以就说忍和尚，只称一个字。

忍和尚，这个和尚受了好多气啊！怎么受好多气？你在前面没听见吗？因为要传法，受座下的人压迫。这一个一定要他传给神秀；那一个也对他说，神秀是最好的；另一个又去给神秀做说客，说：“和尚啊！你无论如何，不能把法传给旁人！你若传给旁人，那神秀他是放不下的，他就要用他这一党的人，把您传法的这个人杀了。”你想，这是不是受气？一个做和尚的，传法的自由都没有，要受人控制着：“您不能传给旁人哪！传他也不可以呀！一定要神秀才可以的！”你看这多受气的。

所以这忍和尚，唉！忍着忍着。忍着很久的时间，来了一个獦獠，“啊！我把法给这个獦獠，我不管你们这些东西！”于是乎，三更半夜的，把佛法秘密地交给这獦獠。你想是不是忍呢？这忍着忍不住了，所以把法传给这獦獠。我相信这是一股气，“好！你来欺负我，我传给一个不认字的人。你认字？活该你认字！”所以五祖大师忍不住了，把法传给六祖。但是六祖是他知音的人，所以在这儿就称：我这个和尚啊，真是忍得好辛苦喔！

五祖为什么传给他法？并不是说：“哦！这赌气，传给獦獠，他不认字，你反正把法传给我，我一赌气，传给旁人了。”不是这么样子，因为这个不认字的人最聪明，一听就开悟：“哦、哦，是这样子！我自性本来就清净的，我自性原来就是光明的，我自性本来就不动摇的，哦！我自性，这么妙啊！”五祖¾¾这个忍和尚¾¾一听，是这样子，是这样子！于是乎，就传给他法。

“顿见真如本性”：五祖大师，一给他讲法，他就顿见自己的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所以我才将顿教法门流行，“令学道者”：使令所

有的学道者，“顿悟菩提”：即时觉悟他自己的本心，见自本性，“各自观心，自见本性”。

若自不悟。须觅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

“若自不悟，须觅大善知识”：你自己若不能悟的，你应该找一个明眼善知识，他是个过来人。所谓“欲问山前路，须问过来人”，你想要走山前这条路，你应该问过来人，说：“这条路，是到什么地方去的？”你若不问过来人，你问道于盲；不知道这条路，来个瞎子，却问他：“这条路，上什么地方去的？”他说：“哦，你就走吧！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的。”你看！再或者问：“这地方是不是虚空啊？”他说：“是的，这地方就是虚空。你走，没有可以挡着你的，是虚空的。”你看，这是不是虚空？“解最上乘法者”：知道最上乘法的这样人，“直示正路”：要指示你的正路。

是善知识。有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

“是善知识”：善知识，就是明眼的善知识，就是过来人。“有大因缘”：你和他必须要有一种大因缘，才能遇到这种善知识。“所谓化导，令得见性”：所谓善知识，他就化导众生，令一切众生，明自本心，见自本性。

“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所有一切的善法，都因为有善知识，才能生出来；你一切的善根，也是善知识栽培、灌溉成就的。好像你遇到善知识，天天说法教化你，这都是增长你善根的。

“三世诸佛，十二部经”：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一切诸佛，和前面所讲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都是在人自性里，本来就自有的，不是在外边得来的。“不能自悟”：可是你自己不明白，“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你要找善知识，指示你本来自性清净的妙体，才能使你见到自己的本性。

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执。谓须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

知识。虽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若自悟者”：若是自己明白了，“不假外求”：不假，就是不假藉；外求，就是向外驰求。这是说你若自己明白，不需要向外驰求。“若一向执”：一向，就是以前由来；执，就执着。你若从来就执着，“谓须他善知识”：说必须要外边的善知识，才能令你开悟，“望得解脱者”：希望得到解脱者，“无有是处”：你尽向外驰求，是不对了！你应该要自性自悟，自己知道自性本具的般若；你若尽向外驰求，这就是错误了！

“何以故”：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说向外驰求是错误呢？你要知道，因为你“自心内有知识”：自己自性里，有真正的善知识；这个善知识，也就是你真正的智慧。“自悟”：你善知识自己明白。

“若起邪迷”：假设你自己起了邪迷。什么叫邪迷？邪，就是不正，迷，就是不明白。你不明白什么呢？不明白什么是不正当的。譬如有一切嗜好的人：赌钱的，这是赌钱的邪迷；抽烟的，这是抽烟的邪迷；好色的，这是好色的邪迷；好喝酒的，这是好喝酒的邪迷。这种邪迷，你不要以为是不要紧的，就因为这个不要紧，所以就愈迷愈深。小迷，你若认为不要紧，就变成大迷；你再觉得不要紧，就由大迷，变成老迷；老迷，你再认为不要紧，就变成死迷，到死的时候都迷，都不明白。啊！这是最可怜的。你看！由小迷变成大迷，由大迷变成老迷，由老迷变成死迷，最初就因为有个邪迷。

“妄念”：就是不真的念头、不实在的念头，虚妄不实，尽打妄想。“颠倒”：怎么叫颠倒？明明知道事情是不对的，还要去做，这是颠倒。明明知道不对，一定要说是对，这是颠倒。你所爱好不合法的事情，你要去做，这是颠倒；不单你要去做，而且还要影响其他的人，跟你一样，这是颠倒。所以这种颠倒，说起来太多了！想学佛法的人，一定要不颠倒，一定要不邪迷，那才能有所成就！

“外善知识，虽有教授”：外善知识就是良师善友，虽然教化你，你若是不听，那他也没有办法的。善知识，不像警察，你不守法律，他会把你抓

去放到监狱里；善知识是没有监狱的，你不听，就希望你慢慢改过。善知识所教化的众生，这听话的众生，善知识一定欢喜；不听话的众生，善知识也不会恼怒他，但是心里就有戚戚焉，就不太欢喜。“救不可得”：善知识没有法子救得了你。

“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你要在你自性里，生出来正真般若。正，就是不邪；真，就是不妄；般若，这是真实的般若智慧；观照，就是用般若的慧剑，斩断一切的邪迷，斩断一切的妄念，斩断一切的颠倒。如果你不用智慧的宝剑，把邪迷、妄念、颠倒都斩断，那你就是愚痴，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做颠倒的事。“一刹那间”：是很短的时间，“妄念俱灭”：所有的妄念就都灭了。怎么会灭呢？就因为你智慧剑这一照，就把妄念消灭了；就像雪，经过太阳一晒就化了，没有雪了。

“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你若认识你自己的本性，“一悟”，主要在这一悟，这一悟，就到佛地。你若一迷，怎么样啊？到了什么地方去了？就到了鬼地。一悟到佛地，一迷就到鬼地。一悟就是用智慧剑，把你的邪迷斩断了，明白了！明白就是佛。觉者佛也，迷者众生。

> 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运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

各位“善知识”，“智慧观照”：你用你本有的智慧来观照，“内外明彻”：内，是身心；外，指世界。明彻，就犹如琉璃筒一样，里边见到外边，外边也见到里边；也就是内无身心，外无世界。虽然无身心、无世界，而世界、身心宛然；虽然宛然，而不执着，这叫“识自本心”：认识本来自性¾¾这个真心¾¾就是内外明彻的，“若识本心”：你若认识自己的本心，“即本解脱”：不执着一切的尘劳妄想，就是得到解脱了。

“若得解脱”：你若得到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这就是自性般若的定，“般若三昧”，“即是无念”：这个定是什么呢？定，就是无念；无念，也就是定。前边我讲无意，无意就是戒，这无念就是定；你再没有妄想，没有妄念，这就是慧。无意、无念、无妄，就是戒、定、慧；戒定慧现前，贪瞋痴就没有了。

“何名无念”：什么叫无念呢？“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你看！心不染着一切法，就是法空；法都空了，你为什么又要着住这一些习气毛病呢？有人说，看到这经文上说：“心不染着法”：他不染着法，可是染着在毛病上了。这毛病不去，你光不染着法，还是一样有毛病，那叫什么不染着？不染着法，就是不要说是毛病，连法都没有了。“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法都应该放下，何况不是法，何况是那些毛病呢！你那些毛病若不放下，你到底学什么佛法？我问你！简直骗人呢！简直是自欺欺人！学佛法的人，就要去毛病。你有毛病，你会说几句佛法，那是一点没有用的！那简直是最愚痴的！所以“是为无念”：你不染着，无念就是定，就是般若三昧。

“用即遍一切处”：般若三昧，这种的定的利用，能怎么样呢？遍照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虽然遍一切处，但是不着住到一切处，没有所著，犹如虚空一样。“但净本心”：就是教心里无染着，清净本性。“使六识”：使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出六门”：由六门出了。六门就是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身门、意门这六根门头。“于六尘中”：在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里边，“无染无杂”：你不要在六尘里，你参加一个股份。六识遇到六尘，也就是参加一个股份，和它们合起来做一个有限公司。你做了有限公司，这就有了染，也有了杂；要无染无杂，你不要去参加一个股份。“来去自由”：六识对着六尘，所谓：

眼观声色内无有，
耳听尘事心不知。

这是讲的什么？你不明白？你不明白，就要勤学佛法。来去自由，“运用无滞”：这个时候，千变万化，万化千变，应用无穷，运用无滞，没有滞

塞的地方，“即是般若三昧”：这就是般若的定。“自在解脱，名无念行”：又有一个名字，叫自在解脱，又叫无念行。

若百物不思。常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

“若百物不思”：假设你说：哦！我坐在这地方，什么也都不想，不想一切，“常令念绝”：常使自己的念断了。可是你有这“常令念绝”的念头，“即是法缚”：这又变成法缚，又没有得到解脱，被法把你绑住了。“即名边见”：这叫边见，落于二边上，不是中道。

善知识。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

“善知识”：各位有智慧的善知识，“悟无念法者”：你明白无念法的，并不是教你像死灰枯木。没有火的灰有什么用呢？是尘土而已！枯木有什么用呢？拿来烧火，烂木头都生不起火，这都是没有用的。这就是说你百物不思，“啊！我不要想，不要想，百物不想，我坐这儿，就不要想。”你有一个不要想，已经想了嘛！你这一个不要想，就像用石头压着草，说：“不要出来！不要出来！”你愈压，草越要拱，就是这样子。用石头若压在草上，草憋得更粗，长出来的更厉害。百物不思，常令念绝，就是这样子。那么要怎么样子呢？无念法者，没有念，就是要有定力，是不教你有邪念，是应该有正念的。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所有一切的法都明白了。为什么你明白一切法？因为你有定力了。

“悟无念法者”：明白无念法的，“见诸佛境界”：诸佛境界都明白了。诸佛的境界，现在你知道吗？是什么境界啊？你若知道，你就悟无念法了。说：“那我还没知道呢！”没知道，那你就不能说你悟无念法了！不要像某某人，什么都不知道，五重玄义也不懂，七种立题也不知道，就冒冒失失各处去讲经，骗一些不懂佛法的人，到处好像蚂蚁似的，往那儿咚咚咚咚跑，究竟干什么呢？不知道！还说学佛法呢！其实怎么？他就照英文的翻译本念一念。只有念，谁都会嘛！你会念，他也会念，但是我可不会！为什么呢？我不懂英文嘛！所以我不会念。这有什么意思呢？你要把经义讲出来！每一

句，是什么意思，每一字，是什么意思，每一章，是什么意思，每一篇，是什么意思，要把意思讲出来，这才是讲经呢！说：“他不是这么讲。”根本他就不会讲，他又怎么会这么讲呢？所以不要跟着那一班蚂蚁似的，尽往蚂蚁那个地方跑。

“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你明白了这无念的法，就可以到佛的地位。你看重要不重要？我这儿来听经的，都是人来听经，不是蚂蚁来听经。所以你不要看这儿人不多，但是都是想要学佛法的，不是像蚂蚁到那个地方去找蜜糖吃。我们这儿是找苦头吃，不是找蜜糖吃。

善知识。后代得吾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事佛故。终身而不退者。定入圣位。然须传授。从上以来。默传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见同行。在别法中。不得传付。损彼前人。究竟无益。恐愚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千生。断佛种性。

各位“善知识”：你看，六祖大师为什么成祖师呢？他就是不轻未学。他因为在五祖大师那儿，一般人都看不起他是乡下人，也看不起他是不识字的人，受人人的轻慢，他知道受人轻慢的痛苦，所以他不轻慢人。他叫任何人，不论是善知识，不是善知识，他都叫他们善知识。说“后代得吾法者”：将来得到我的法的，“将此顿教法门”：把这种顿教的法门，“于同见同行”：同见，见地是一样的；同行，修行是一样的，“发愿受持”：大家都互相发愿，受持这种法，“如事佛故”：就像供养佛、事奉佛一样诚心，“终身而不退者”：终身不退转，“定入圣位”：一定会成圣果的。

“然须传授，从上以来，默传分付”：传法是要传从上以来，就是从释迦牟尼佛，传给迦叶、阿难，乃至菩提达摩；菩提达摩，又传到二祖、三祖，乃至到六祖。这一代一代，默默相传，分付心印法门。“不得匿其正法”：不可以把正法藏起来不传，传一些邪法。

“若不同见同行”：假设见解不相同，修行也不相同，“在别法中”：他或者是个外道，“不得传付”：就不可传这种心印法给他。为什么呢？“损彼前人”：这对于前面的祖师，都有所损坏的，“究竟无益”：将来也没

有什么好处。“恐愚人不解”：因为怕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谤此法门”：他谤毁这个法门；“百劫千生”：如果谤毁顿教的法门，就是百千万劫，百劫千生，“断佛种性”：他这是断佛种性的行为。

善知识。吾有一无相颂。各须诵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记吾言。亦无有益。听吾颂曰。

“善知识，吾有一无相颂”：我有一首偈颂，你们各人“各须诵取”：你们都应该念这个偈颂。“在家出家，但依此修”：无论你是在家人、出家人，都可以依这个偈颂去修行。“若不自修，惟记吾言，亦无有益”：你要是不修行，单记着我所说的偈颂，这没有什么用处，一定要躬行实践，实实在在去修行，才有用的。“听吾颂曰”：

说通及心通 如日处虚空
唯传见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无顿渐 迷悟有迟疾
只此见性门 愚人不可悉
说即虽万般 合理还归一
烦恼暗宅中 常须生慧日
邪来烦恼至 正来烦恼除
邪正俱不用 清净至无余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净心在妄中 但正无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尽不妨
常自见己过 与道即相当

“说通及心通，如日处虚空”：说通，就是明白讲经说法。心通呢？就是宗通。宗，就是宗门，这个禅宗；禅宗就是讲心地法门。你明白讲经说法，也明白参禅修道，可是这种境界，就像太阳在虚空里一样；如日处虚空，就是无所著住，光明遍照，而不着到虚空。

“唯传见性法”：我所传的法门，就是要你明心见性。你明心，就无难事；见性，就不知愁。你明白本来的面目，才算明白佛法。“出世破邪宗”：这种的法门，是专讲出世的道理，破除旁门左道，把这外道的宗旨破了。

“法即无顿渐”：本来法没有顿，也没有渐，可是，迷人你就要叫他渐修；悟人，有智慧的人，他就明白顿法。所以迷的，就慢一点；根性利的，就开悟快一点。

什么叫顿教？我今天对你们讲一点真话；天天我讲经，都没有讲真话给你们听，今天讲少少的。为什么呢？真话不能讲多；讲多了你就不信。讲少你都不信，讲多了，更不信了！因为人不欢喜听真的话，不欢喜听真的道理，也不欢喜真真实实去修行，所以我没有法子给你们讲真法。我要等着，等机会，今天好像机会到了，因为讲到这个偈颂上，这个道理应该把它揭穿了。怎么叫顿法？顿，就教你断。断什么？断淫欲心。做得到？做不到？说：“这叫什么？这有什么用啊？”你不相信吧！不相信，我就不讲了，讲多，你更不相信。就是这么多：你顿断无明，无明也就是淫欲心。断得了？断不了？断不了，那你就不想听真的法。你若能断，那你就得着顿教法门。渐，渐是什么？说：“慢慢的，断不了喔，我要慢慢来唷！这怎么放得下啊？不可以的。”这就变成渐了。就是这一点点，明白了吗？你聪明的人，我给你一点哪，你就断了；愚痴的人，还舍不得，放不下。说：“这，我不相信这是真法，我不相信这是顿教。”所以我从来就不讲嘛！你若相信，你早就成佛了；就因为你不相信，所以到现在还拖泥带水，在六道轮回里转！你愿意转，你就转去啰！谁也不勉强你一定不要转的。

“迷悟有迟疾”：迷和悟，不过早晚的问题。你现在不断，将来你想要成佛的时候，一定要断的；不过你现在不想成佛，所以你也就不想断。“只此见性门”：顿法就是见性门。你若能断了你的淫欲心，你就可以明心见性。“愚人不可悉”：愚痴的人，不要给他讲，他不能知道的，你给他讲，他也不相信。好像我方才讲，教你断，你也不断，那就是愚痴。所以愚人不可悉，不可知道的，不明白。你告诉他，他也不相信。

“说即虽万般”：这个道理若讲起来，有千般、万般、万万般那么多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对治烦恼的，对治无明的。“合理还归一”：若合到根本的理上，还归一，就是一个理，就是这个顿法，教你顿断无明；顿断无明，就显出法性。“烦恼暗宅中”：你有烦恼，就像在黑暗的屋子里一样。“常须生慧日”：你若有智慧，就像在光明的太阳之下照耀着似的。

“邪来烦恼至”：什么叫邪来啊？我今天也告诉你们一点根本的法门，我若总也不讲，我看你们总也不知道。那个淫欲心来了，就是个邪；啊！这烦恼就至了。你不要以为那是快乐，那就是烦恼喔！“正来烦恼除”：什么叫正啊？就是你那般若智慧。你没有无明，那就是有真正智慧，烦恼就除去，无明就破了。

“邪正俱不用”：你不要有邪，也不要有正，邪正都没有，“清净至无余”：这就是无余涅槃。说是：“邪正俱不用；就有邪，由它邪了，正由它正，我就不管了。”不管？若不管，那你还在暗宅里头。邪正俱不用，这是已经超过去了，是过来人了；邪的没有，正的也不存。为什么有正呢？因为有邪，才显出正。为什么有邪？因为你有正，才显出邪。你若邪正都没有了，这就是清净至无余涅槃了。

“菩提本自性”：这个菩提，不要向外边去找；觉性是在你自己自性里边的。般若智慧，你自性本具的。“起心即是妄”：你生一个念头，起心动念，就是妄念。那本来清净无余涅槃，没有一切念的，没有意，也没有念，也没有妄；无意、无念、无妄。无意，就是戒具足；无念，就是定具足；无妄，也就是智慧具足。

所以“净心在妄中”：净心就是在妄里。就像冰里就含着水，水里也有冰的成份。“但正无三障”：你但要常常修持正法，离开你的三障。三障，就是业障、报障、烦恼障，这三种障碍。业障，你所造的业，障着你；报障，你的身体受这果报，障着你；烦恼障，你所有的烦恼，都障着你。

“世人若修道”：世界人若想要修道的话，“一切尽不妨”：什么法门，都可以成道业，你只要明白，一切尽不妨。你真正明白正法，行住坐卧都

可以修行，不妨碍一切事的。“常自见己过”：要怎么样呢？首先你要见自己的过错，不要尽见人家的过错。不要好像照相镜子，尽向外边照；里边影像机的本身，它照不着。它不能自己回光返照，照影像机自身。你尽去看人家的过，人家的毛病：“唉！那个人真坏啊，你看他又喝酒、又抽烟、又吃毒药，真坏透了，你不能教化的。那个人，你看他又偷东西，你看那个人又杀生，你看那个人尽讲大话。”尽看人家的毛病，一点也没有自己反省：“哦！今天我有没有杀生啊？有没有起偷盗心啊？有没有生邪念啊？淫欲心呢？我今天有没有打妄语啊？有没有去喝酒啊？”不回光返照，不自己照照自己，总向外边照。这就是要修到一切尽不妨，常见自己过。“与道即相当”：这与道就相应；相当，就是与道相合，与道不违背，就合乎道。

我讲这一段偈颂，你们都记得没有？大约都记住了，我都记住了嘛！我相信你们听得这么注意，一定会记住。你若不相信，我记得清楚，我可以给你们念一念。我们把本子合起来，你看见了？我不是照本子念。(上人背诵：)

说通及心通 如日处虚空
唯传见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无顿渐 迷悟有迟疾
只此见性门 愚人不可悉
说即虽万般 合理还归一
烦恼暗宅中 常须生慧日
邪来烦恼至 正来烦恼除
邪正俱不用 清净至无余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净心在妄中 但正无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尽不妨
常自见己过 与道即相当

你记着这个，终身用之，也不能尽者矣！这个偈颂，六祖大师说得太好了，简单又明白！人人都容易了解。所以你把它记得，能会得这个意思，对于修道上，是特别有帮助的。

现在我打开本子念。我不是骗你们，说是我记得，然后照着本子念的。说：“我知道，你一定是过去念过嘛！”不错，你真聪明。我方才想要骗骗你们，又被你明白了！美国人真聪明。我头先讲，我从来不和你们说真正的法，有人说：“天天给我们讲法，我们以为是很真的，我们又写笔记，又这么忙，原来都是假的啊？”你这回可被我骗了！你现在想不被我骗，还不晚，还可以的。

色类自有道 各不相妨恼
离道别觅道 终身不见道
波波度一生 到头还自懊
欲得见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无道心 闇行不见道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你看这说得多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若见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过
但自却非心 打除烦恼破
憎爱不关心 长伸两脚卧

睡觉去。长伸两脚卧，是不是睡觉去？

“色类自有道”：色，可以说是有形有相的，这都叫色，有色相的；也可以说，你就在这种色，这种有形有相上，你若明白，你若了悟，你若能断欲去爱，不着住到色相上，自然就有道。不是要离开这儿，你另外去找道，不是的。“各不相妨恼”：你若认识，不被它所迷，这就叫各不相妨恼。

“离道别觅道”：你离开道，说是：“这个不对，我离开这个，另外找道。”那又头上安头了。就是：

见事省事出世界，
见事迷事堕沉沦。

你见到事，你就省悟，这就叫出世；你见着事，你就迷了，生了见惑，这就是要堕落沉沦。“终身不见道”：这一生，你也不会得道的。

你要得道，在什么地方修道呢？就是你一天从早晨起身到晚间，这个经过，你都做得合法，做得很正确的，不做邪僻的事，这就是修道。你若离开日用，另外去找一个道，那是终身不见道，你始终也找不着的。

“波波度一生”：波波就是辛苦的意思。“到头还自懊”：你辛辛苦苦这一辈子，到老了还自懊，就是自己后悔：“唉呀！我这一生，光阴都空过啰，啊！太可惜了！”就非常可惜自己，自己懊悔：“啊！怎么这么胡闹呢？唉！我这一生啊，若不是喝那么多酒，我怎么会愚痴到这样子？啊！我这一生，如果不赌钱，我怎么会穷得这个样子？我这一生，如果以前有人告诉我，我也可以修行嘛，唉！可惜没有遇着善知识。”遇着善知识，你也不认识；善知识教你的东西，你当耳边风，过去就算了！你不改自己的毛病，不去自己的习气，所以到头还自己后悔。

“欲得见真道”：你想要见这个真正的道。“行正即是道”：你修行正当的，不要有邪，不要尽见人家过错，尽给人家洗衣服。看人家那衣服：“嘿！他那衣服那么邋遢，我给他洗一洗。”怎么叫给人家洗衣服呢？就是看人家的过错，你看他：“嘿！这个人哪，妒忌障碍；这个人哪……”他就怕人家比他好，就是尽看人家的过错。行正即是道，你要行为是特别正确的。“自若无道心”：你自己若没有道心，不修道啊，“闇行不见道”：你尽做一些黑暗、见不得人的事情，那不是道。

“若真修道人”：假设是真正修道的人，“不见世间过”：不见世间所有人的过错。有的人说：“啊！这个末法时代太坏啰，没有佛法啰，修也不证果。”为什么你不证果？法本来没有末、没有像、没有正，你要是行持正法，就是正法时代；你若不见世间过，看一切众生都是佛，那你就是佛；你若看一切众生是魔，你自己也就是魔。所以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若见他人非”：他人非，就是他的不对。“自非却是左”：你知道他人有错了，那你自己也就是错了，也就没对。佛看谁有过错来着？佛看一切

众生，都是佛。

“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你不要跟着他去做错事；你见着他的非，你自己就参加一份，和他合了股，那你也就是错了。他错你不要错！你不要见他的错，你要存大慈大悲的心，对任何人都有慈悲心，怜愍众生：“啊！这个众生真是可怜，我一定要发愿，把他度成佛。”

好像有个嬉皮去年来这儿，虽然他魔里魔气的，但是还信佛。所以他说，我对他很有一种的忍耐心，能忍他。今年我的两个徒弟，就不能忍了，把这个嬉皮赶跑，他再也不来了。本来我是不同意，但是他们已经把他赶跑，就算了！今天稍微提一提，不应该看他的过错，你应该用慈悲心待他。

“但自却非心”：你自己把自己这个不对的心去了。“打除烦恼破”：烦恼就打破了。“憎爱不关心”：憎，就是讨厌这个人；爱，“哦！我对这个人哪，真爱这个人，爱得把我生命送给他，我都愿意。”但是这都是情。你要真正用慈悲心爱护一切众生：“噢！这个众生啊，我一定要发愿把他度成佛，他若不成佛，我也不成佛。”

好像今天有一个人要求皈依，这是果宁的弟弟。皈依以后要守规矩，信佛的人，不要还像以前那样子。若和以前一样，那人家说：“嘿！你看他，他信佛之后，还是那样子嘛，老样子还没改！”人家就不相信了。所以我发愿说：“皈依我的弟子，他若不成佛，我就在这儿等着；等着他，他要成佛了，我才成佛！”因为我没有旁的办法，只有发这个愿，等着你成佛。你们谁皈依之后，要快一点修行，不要尽教我等着；我等得时间久，我也讨厌，那时我或者：“啊！不等了，算了！”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伸长了两只脚，躺那儿睡觉，这正合懒人的胃口，懒人欢喜这样。可是长伸两脚卧不是睡觉，这是表示自由，表示无拘无束、无挂无碍。无拘无束、无挂无碍，所以才能远离颠倒梦想，得到究竟涅槃，是这个意思。你不要一看《六祖坛经》说长伸两脚卧，我就躺着睡觉去了。

欲拟化他人 自须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现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见名出世 邪见名世间
邪正尽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颂是顿教 亦名大法船
迷闻经累劫 悟则刹那间

“欲拟化他人”：你想要教化众生。“自须有方便”：你自己要有方便权巧的法门，对什么众生，就要说什么法，不是执着的。“勿令彼有疑”：不要令众生听了法，而生疑惑心，不相信。“即是自性现”：这就是自己会运用自己的自性，自己光明智慧的性现前。

“佛法在世间”：什么叫佛法呢？佛法，就是世间法；世出世法，就是佛法。世间法，就是一般的法；佛法，就是在世间，而出世间，所以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不离世间这一切的般若智慧，“离世觅菩提”：你若离开世间般若的智慧去找菩提，“恰如求兔角”：就像你想教兔子生出犄角一样。你看！到什么地方去找有犄角的兔子呢？没有的。你若离开世间法，你想再另外找出世法，那就是好像在兔子头上找犄角一样。

什么叫世间呢？“正见名出世”：你有正见就是出世法。正见，就是觉悟。觉悟什么呢？觉悟你的淫欲心应该断的，这就是出世法。“邪见名世间”：你若认为自己随便你的欲念，听它去发展，尽跟着你的欲念来跑，你没有能教你的欲念跟着你，这是有邪知邪见，有淫欲心，这就叫世间。“邪正尽打却”：没有邪见，也没有正见；邪正尽打却，都不要了。“菩提性宛然”：没有邪正的存在，就是菩提性宛然现前，你不必再另外去找菩提性啰！

“此颂是顿教”：我现在所说的偈颂，是顿悟的法门，是成佛的法门。“亦名大法船”：也叫大法船。大法船能运载一切众生，从生死的此岸，经过烦恼中流，而到涅槃的彼岸。“迷闻经累劫”：你若是迷闇不明白，你就听见，也要经累劫，经很长的时间，才能开悟。“悟则刹那间”：你若是顿悟，能把什么都放下，把你所有的欲念都放下，刹那间就开悟；你真正地认

识了，刹那间就开悟。

师复曰。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
时韦使君与官僚道俗。闻师所说。无不省悟。一时作礼。皆叹善哉。
何期岭南有佛出世。

“师复曰”：六祖大师又说了。“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我现在在大梵寺里，讲说顿教的法门。“普愿法界众生”：我发愿，愿意什么呢？愿意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在讲这个偈颂的时候，就都一起见性成佛。

“时韦使君与官僚道俗”：在当时，韦刺史和他这一切的官僚、老道和俗人，“闻师所说”：闻六祖大师所说的无相颂后，“无不省悟”：没有一个不省悟的，统统都省悟。“一时作礼”：同时向六祖大师就都顶礼。“皆叹善哉”：大家都说，啊！真好了。广东话：好啰！“何期岭南有佛出世”：啊！真想不到，在岭南我们这一个獦獠的地方，竟有生佛出世！

疑问品第三

◎一九六九年宣化上人讲述于
美国三藩市佛教讲堂

疑，不信。不信什么呢？不信达摩祖师所说梁武帝没有功德的话，所以就来请问，这叫疑问第三。

一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

“一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有一天，韦刺史设立大会斋。什么叫大会斋呢？就是请所有的和尚、居士、道士、念书的人、官、公吏，都来吃斋。斋，就没有肉，这叫斋饭。作官的，都欢喜吃肉的，现在因为韦刺史喜好佛法，所以就劝这所有的人，都来吃斋；大会斋就是人特别多。

在中国有打千僧斋的，请一千个和尚来吃斋；一千个和尚里，一定有一个阿罗汉，所以供千僧斋，就是供阿罗汉。哪一个是阿罗汉？没有人知道。你若知道哪一个是阿罗汉，你就去供那一个，而不供千僧，所以就没有人知

道。总而言之，你若打千僧斋，就会来一个阿罗汉赶斋的。

这个时候，不只千僧斋，恐怕万人斋都有。韦刺史请所有这些居士等来吃，这叫大会斋。这一个斋，也就是给六祖大师请客，因为六祖大师自己是个出家人，不能请人家来吃斋。为什么呢？因为在家人应该供养出家人，不是出家人供养在家人。

所以前几天香港来一个居士，临走的时候我告诉他："你要记得，做居士的，是供养三宝的，不是受三宝来供养。你做居士，在佛教的道场里，一定要发心来供养；不是说我在道场里混混饭吃，教三宝来供养我。你做居士，是护持三宝的，不是教三宝来护持你居士的。"他说："啊！我这一生之中，也没有听见一个善知识，对我讲这么恳切的话，这真是给我一个当头棒喝，我回去一定要和以前不一样。"

韦刺史是皈依六祖大师的，他想教他的师父，令很多人认识，很多人信仰，所以就用请客的方法，请大家吃斋。因为"欲令入佛智，先以欲勾牵"，你想要教他信佛，要怎么样子呢？你就先给他一点好东西吃。人，食色性也，人都欢喜吃好东西，你给他一点好东西，吃得他的嘴甜甜的，他就忘不了："哎！我一定要去听听经，等下次有机会，韦刺史要请斋，他还会请我去吃斋的。"所以他初初来，不是为法，是为食——为着吃东西。把斋吃了，然后再听听法，一听法："啊！法的味道，比斋的味道更好！"所以再打，他也不跑了，撵，他也不跑了。

韦刺史知道人心是这样子，所以就为师设大会斋，你看他这是为师，不是为他自己，不是说："啊！我这个居士，你看！我供养三宝多大啊！"想要出一出锋头，不是的，他为六祖大师请大会斋。大会斋，就好像现在竞选请客，一个人五百块钱。当时韦刺史或者也是用这个方法，说："我们要修庙，就来请斋。"所以你到这儿来吃斋，正吃斋的时候，就化缘，说："这儿现在造南华寺，你应该布施出来五千块钱，或者你布施出来五万块钱。"怎么说呢？这个大会斋，一定是为着造庙才请的，所以他才问六祖大师，梁武帝造寺度僧，有什么功德？这个大会斋，当时就是向大家筹款造庙的。你

若想造庙，也请一请大会斋，在香港，现在这个法还很盛行的。

> 斋讫。刺史请师升座。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师曰。有疑即问。吾当为说。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师曰。是。公曰。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

“斋讫”：吃完饭了，“刺史请师升座”：刺史韦璩就请六祖大师升座。“同官僚士庶”：刺史，就好像现在的省长似的。这省长代表这一切的官僚士庶，带着一班老百姓来请法。“肃容再拜”：肃容，就是很恭敬、很严肃的，一点不敢笑，也不敢哭，不是一边请法，一边笑；也就是不马马虎虎的，很郑重其事的。再拜，就叩头。“问曰”：就问了。“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这种法，实实在在不可思议。

“今有少疑”：我现在有很少的怀疑，这个怀疑，不是很大的问题，是小问题。好像果宁常常问我什么事情，就说有一个小问题来问我。“愿大慈悲”：我这个小小的问题，请大师大发慈悲。“特为解说”：特别为我解说解说，因为我不明白。

“师曰：有疑即问”：六祖大师说：好啊！你有什么问题，你就讲了，有什么怀疑，你都可以问的。“吾当为说”：我一定要替你说一说。

“韦公曰”：韦公，这是写这部《六祖坛经》的人，尊重刺史，因为他是个大官，所以叫公。你们记得中文这个“公”字，是最恭敬人的。所以你到台湾去受戒的时候，见着和尚，那老资格的，你都可以叫他公。你“公”一声，他就很高兴；你若不“公”，他就觉得你这个新戒，对我都不恭敬，所以你应该公一公。“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这可不是的“可”，就是“是不是”的一个问号。说和尚啊！你所说的法，是不是和达摩大师所说的道理是一样呢？

“师曰：是”：六祖大师说，是啊！我就是讲达摩祖师所传，以心印心的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

“公曰”：韦刺史又说了。说，“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弟子我呀！听达摩祖师最初从广州到南京，去度化梁武帝，“帝问云”：梁武帝问：“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

朕，在中国商朝时，人人都可以称朕，都可以朕、朕的，所以朕朕声。由周朝以后，皇帝就不欢喜让其他人叫朕，说只可以皇帝一个人称朕，这个朕，就成了皇帝的专有名词，他自己可以称朕。所以汤才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说我一个人有罪，你不要加到我的老百姓身上；我的老百姓若有罪，你都要来把这个罪，放到我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教化明白他们，罪不在他们，是在我这儿。

所以梁武帝就自称，说“朕一生”：我这一辈子“造寺”：我造了很多庙。“度僧”：我度了很多和尚出家。那时候的皇帝，谁若是出家，他特别欢迎，什么都供着，吃的，他也供着，住的，他也供着，只要你出家，他就供养你，恭敬你，给你叩头。你看这有多好啊！“布施”：他又拿国家的钱，布施给一切的穷人。“设斋”：他也供僧，打斋供众。“有何功德”：我有什么功德呢？

你要知道，梁武帝这个人，什么都愿意第一的，所以他见到达摩祖师，他不求法，先尽想请达摩祖师来赞叹他一下，来给他戴几个高帽子。他恐怕达摩祖师不知道他造寺、度僧、布施、设斋的功德，不知道他这些好处，于是乎，他就自我介绍，说：“你看我，造了几百处庙，又有这个庙，又有那个庙，所有这庙里，都住着很多和尚，这些和尚，都是我一手成就他们出家的。我又做了多少布施，供养多少僧，你说我这功德怎么样啊？”意思就是自我介绍，自己说：“噢！你看我，我这个做皇帝的，和其他皇帝不一样；我这个皇帝，是专门做好事、做功德的。你说我这有什么功德呢？”他这不是想要求法了生死，而是先要炫示炫示自己的功德。

好像某某大护法：“你们看，知道我吗？我是护持佛教最有力量的，我有钱，我都供养三宝。”其实他去玩女人的钱，比供养三宝多出几千万倍。那个他不讲，他只说他供养三宝；玩女人的钱，也都说是供养三宝了。你说颠倒不颠倒？的确的啊，真事啊！你看哪一个人，他去花天酒地，不说他用了多少钱，在庙上用了一块钱，就说：“我去布施了一块钱，你知道吗？”这都是梁武帝的徒弟！我告诉你，他做功德，将来都可以做皇帝。

“达摩言：实无功德”：听梁武帝这样自我陶醉，自我介绍，自我炫示功德，自我卖广告，自我来说自己有什么什么好处，自己赞叹自己；达摩祖师一听，你看，一个圣人，怎么会说拍马屁的话？普通人一听皇帝这么讲，就说：“啊！你有功德啊，你的功德真大啰！你的功德，世界上没有的。”这是一般的人这样子讲。达摩是个祖师，他根本怎么能有阿谀奉承的行为呢？所以就说：“没有功德，没有功德。”实实在在地没有功德。

“弟子未达此理”：韦刺史说，弟子我，没明白这个道理，“愿和尚为说”：我愿意和尚为我讲一讲，说一说这个道理。

师曰。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师曰：实无功德”：六祖大师听韦刺史这样请问，随着就说，实实在在是没有功德的。“勿疑先圣之言”：你不要疑惑祖师所说的话。“武帝心邪”：武帝心里不正当，只知道沽名钓誉，只知道求名。“不知正法”：他不知道求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这都是在福田种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不可以将这个福，就说是功德了。“功德在法身中”：功德在你法身里边。“不在修福”：不是在你修福，就能有功德的。

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若觅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

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

六祖大师说，功德是属于法身一方面，不是修福就是功德，所以“师又曰：见性是功”：六祖大师又说了，说什么是功呢？你见性就是功。见什么性呢？见你本来自性，本有的光明妙性是功。你若有功夫，就可以见性。

这功，怎么叫功呢？譬如你坐禅，初而勉强，久而自然。你刚刚一打坐的时候，觉得腿痛，腰也痛，等你把腿降伏，把腿战胜，腿也不痛了。你腿不痛，这就是功，这就有功了；你腿痛，那你就是没有功。

怎么叫见性呢？见性，就见你自己的本来面目了。你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呢？那得要你自己去找，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我告诉你是个什么样子的，那你还没知道呢！因为那是从外边得来的，要你自己自性自悟：“啊！我本来面目，就是这个样子！”可是要经过善知识印证你是否见性，不是说我自己封我自己做国王，我就是皇帝，我就是菩萨。好像以前那个嬉皮到这儿来，吃的毒药毒得他说，他自己就是菩萨；这简直是魔，真是魔鬼。

“平等是德”：平等，就没有自私心，一切都平等，无党无偏，对任何人，也不自私，平等待遇一切众生，最公平了，大公无私。你能大公无私，这就有德行。

“念念无滞”：你念念无滞；滞，就是滞塞不通，就是流到那个地方，停止到那个地方了。就是什么呢？就是着住。滞，也就是个执着，也就是个着住，滞塞不通了；滞塞不通，你就不能变化。你若没有滞塞不通的情形，“常见本性”：你就像六祖大师说：“啊！何期自性本来清净，何期自性本不动摇，何期自性本无生灭。”何期自性是这么样子不可思议；这个就是常见本性。“真实妙用”：这也就是真实的妙用，“名为功德”，这就是功德。

你不在自己本身上找，你向外驰求，说你度了很多和尚，造了很多庙，布施了很多穷人，又供养了很多三宝僧人之类的，这是向外驰求，到外边找去。外边的，那是福，而不是功德。你这功德，是自己功德圆满，你看佛，就是功德圆满了，那是功德。

“内心谦下是功”：你内心里头谦下，这就是功。谦下，就不自满，对任何的事情，都很谦虚的。不是说：“你看我比任何人都好，你看我多大本领，你看我知道佛法比谁都多。”你一教人看你，那你就糟糕了，就不是谦下了！不是谦下，你就没有功，没有功夫。

对任何人讲话，都要和气一点，不要像木头棒子似的，讲出一句话，把人家头都给打破。不要说用手拿木棍打人，你这一句话，比拿着铁棍打人，还厉害，那就不是谦下；谦下，就没有不客气的情形。

“外行于礼是德”：自己心里要谦下，看谁都比我好，不要自满。中国有一句话说：“满招损，谦受益。”怎么叫满招损呢？好像这一杯茶，你倒满了还倒，就要往外流，流到外边去了，没用了，这叫满招损。谦受益，谦就是客气一点，谦虚一点，你才能得到益处，不是说：“你看我！我是最大了，我是第一了，你看我这么聪明，你们不懂的，我先明白了。”这佛法不怕你不明白，就怕你不行；你不明白不要紧，你若不行，那是没有用的。你光明白，不去行，那是没有用的。

“自性建立万法是功”：你自性可以建立一切万法；一切万法，都是由我自性所建立的，这就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你自己心的本体，离开妄念。不是要你离开正念；念有妄念，有正念，你若离开正念，那就变成邪念。这个要离开你的邪念，就是德。

“不离自性是功”：你常常回光返照，常常见着自性的般若，你见自己的本性，常生般若的智慧，这就是功。“应用无染是德”：你用你般若的智慧，应用无方，变化无穷。应用，就是无论你怎么样去做去，都是对的；但是可要无染着，不要做那些不洁净的事情，这就是德。

“若觅功德法身”：假设你要立功德，想找功德和你的法身。你法身也就是功德所成就的；你有功德，法身也就成就了。“但依此作”：你要依我所说的道理这样去做，“是真功德”：这就是真功德。

“若修功德之人”：假设想要修功德的人，“心即不轻”：你要心里不轻慢人。不论是人，是畜生，是一切众生，都要不轻慢他。像常不轻菩萨，

见到人就给人叩头，就说：“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作佛。”所以他自己也成佛了。常不轻菩萨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过去生中，所行的菩萨道，他“常行普敬”：他普遍地恭敬一切的众生。

“心常轻人”：心里常常轻慢人，看见人就妒忌人，就怕人家比我好，就怕人家比我聪明，就怕人什么事情都高过我，这就是妒忌心。心常轻人，你轻慢人。“吾我不断”：吾、我，这都是自己把自己看得很大，就是前边我讲的：“你看我有多大！你看我，啊！你们谁也不能比我；我啊，这是现在这个时代没有皇帝做，若有皇帝做，一定是属于我的，你们都没有份。为什么呢？我比你们都聪明，我可以支配你们，你们不能支配我。”这总有个我，吾、我不断，不是吾，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吾，这两个，自己总是放不下。“即自无功”：你就没有功了！为什么呢？你太自满了。

“自性虚妄不实”：你自己不真实地修行，所以自性就虚妄不实。你自己本来就不实在，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怎么回事啊？自己是个真的？是个假的？自己都不知道，这叫自性虚妄不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嘿！我不教你喝酒，怎么你又喝酒去了？我不教你抽香烟，怎么又抽香烟了？”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搞出来一些毛病；怎么去到赌博场去，也不知道。这就是自性虚妄，自己都没有认识自己。“即自无德”：为什么这样子？就因为没有德行，缺德。

为什么缺德呢？“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因为吾我自大，自己把自己看得太大了，甚至自己看自己就是佛：“你看我，我就是佛了！”你看有多大！好像某某人，先提一个说：“某某法师是开悟的，但是我和他是一样的。”他自己不说自己开悟，说某某法师是开悟了，他和这个开悟的法师，是一样的，那就是自我介绍，说我是开悟的。这就是吾我自大，所以绝对没有功德的。

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

“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六祖大师又说，各位善知识，什么是功呢？我再给你讲一讲。你念念存着正念不间断，你念念修行不停止，久而久之，就有功了。你“初而勉强，久而自然”，你最初是很勉强的，时间一久，就自然了；自然，就是功。“心行平直是德”：你心里常常能行平等率直，没有一切的委曲相，就没有弯弯曲曲的那种心，这就是德。

“自修性是功”：你自己修你自己的性是功。怎么叫自己修自己性呢？本来你没有见性，你要修性；怎么修性？就是不生烦恼。谁打你，你当撞到墙上了；谁骂你，你当他给你唱歌听，他给你作音乐呢！再或者你认为他说外国话，这个言语不同：“喔！他这不是骂人，这是说日本话呢！日本话，就是这样吱吱喳喳的。”再或者：“喔！或者说西班牙话呢！”你把他这样一想，他骂你的话，你不懂，那就没有事了嘛！

好像人仰天而唾，对着天吐一口唾沫，唾沫吐不到天上，还回来唾到自己的脸上。他骂你，你不知道，那他等于骂他自己一样。那么说：“打我，我当撞门框，那我痛啊，怎么可以说就不还报他呢？”假如晚间没有灯，你一头撞到墙上了，你是不是用手再对墙打几拳呢？打几拳，你拳头又痛了，痛多一点。你若是不理他，那就没事了。

像弥勒菩萨讲的，说：

老拙穿衲袄 淡饭腹中饱
补破好遮寒 万事随缘了
有人骂老拙 老拙只说好
有人打老拙 老拙自睡倒
唾在我面上 凭它自乾了
我也省力气 你也无烦恼
这样波罗蜜 便是妙中宝
若知这消息 何愁道不了

“老拙穿衲袄，淡饭腹中饱”，我穿着破衣服，吃很没有味的饭，已经吃饱了。“补破好遮寒”，我补我的破衣服好遮寒。“万事随缘了”，什么

事情都算了，过去就没有事了。“有人骂老拙”，有人骂我，“老拙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他打我一下，我就睡倒地下，睡着了。你看！这多妙啊！你若能这个样子，那就不可思议了。“唾在我面上”，他用口水，用唾沫吐到我脸上，“凭它自乾了”，教它自己乾，我不用手来擦；“我也省力气，你也无烦恼”，我也省去擦面的力气，你一看这个人没有用，也没有烦恼了。“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你“若知这消息，何愁道不了”。所以这是最妙的，可是不容易的，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会的，这个妙中宝不容易得到。所以你就不发脾气，这叫自修性。

“自修身是德”：怎么修身呢？就不做坏事，没有欲心，这是修身。你没有贪心，没有瞋心，没有痴心，这都是修身。你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都是修身。这是德。

“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功德，是在你自己本性这儿来找，不是到外边向外驰求的。“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不是说我做点布施，我供养三宝，我就有了功德。那没有功德，只有福，只可以说是福。“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所以福德和功德，是有分别的。福德是你做这些事，可以得福，不可以立功。福德，是由你造福业，将来受福报；功德呢，这是你直下承当，自己当时就得到好处的。“武帝不识真理”：武帝不懂得真正的道理。“非我祖师有过”：不是我祖师菩提达摩不讲道理，就说实无功德，这么样答覆他。

当时，达摩祖师本来预备救度梁武帝，但是梁武帝因为自视太大，自己看自己大了，是个皇帝，已经有无量的功德。他造了很多庙，度了很多僧，又布施了很多钱，又供养三宝，认为是很大的功德，所以菩提达摩想破他这种执着，就说他没有功德。

说他没有功德不要紧，梁武帝当时一听这话，就不欢喜，所以就不睬达摩，达摩祖师再讲什么法，他也不听：“我何必要听你讲呢！”因为不听，所以达摩祖师想要救度他，想要对他有慈悲心，但是他不接受，也没有法子；于是乎，达摩祖师就走了。过了一个时期，果然梁武帝最后死的时候是饿

死的。

你们想一想，如果他有功德，怎么会饿死？因为没有功德，所以就饿死了。达摩祖师当时就想挽救，不教他饿死，令他能生觉悟的心；可惜梁武帝这个吾、我太大，所以就是达摩祖师也救不了他。

刺史又问曰。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师言。使君善听。惠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

刺史又问曰。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师言。使君善听。惠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

韦刺史请问这个道理，并不是他自己真正不明白，他是因为一般的人，对这种种的法门不清楚。有的就是修念佛法门，来毁谤禅宗，说：“他们一天就坐在那个地方，闭上眼睛；吃饱了，就坐在那儿睡觉。究竟他们用功用什么功呢？就是用的懒功。不如念念南无阿弥陀佛，生到极乐世界，这比较是最好的法门。”念佛的人，就这样毁谤坐禅的。坐禅的人就说：“哦！你念佛，若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以前没有阿弥陀佛的时候，人又念哪一个佛来着？”

就是这么样子互相毁谤，大家都变成不对了！这不对，那不对，念佛也不对，参禅也不对。究竟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因为这种关系，所以韦刺史请问六祖大师。

“师言”：六祖大师说，“使君善听”：你好好地听着，“惠能与说”：六祖大师自己称自己的名字说，惠能我呀！给你讲一讲。“世尊在舍卫城中”：世尊在印度舍卫国。舍卫国，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就叫“丰德”。怎么叫丰德呢？是因为国有五欲财宝之丰，人有多闻解脱之德。人都具足五欲，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印度人很欢喜睡觉的。国有五欲财宝之

丰，国家有财，还有宝贝。多闻，就是读书读得很多，什么事情也不着住，所以这叫多闻解脱之德，就叫丰德。在丰德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有这么一部经，说引度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教化众生，生到西方去。“分明去此不远”：经文说得很明白，说极乐世界去这个地方不远。

“若论相说”：要是照这有形相来说，“里数有十万八千”：本来《弥陀经》上说“过十万亿佛土”，不是十万八千；不过六祖大师是对治当时人的这种偏见，所以他这样说十万八千，根本《弥陀经》上，就说十万亿佛土。十万亿佛土，不止十万八千里；十万亿个佛土，那是很多很多。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这是相上说有十万八千里，要是往自性上来说，就是十恶八邪。

十恶就是身三恶、口四恶、意三恶。身有三恶：杀、盗、淫；杀生、偷盗、邪淫。口有四恶，这口是最坏的，你看，口就占了四种恶。四种恶是什么呢？绮语，什么叫绮语呢？就是说不清净的话，很污浊的话。说什么话是污浊呢？就是专门谈男女的问题。妄言，就是讲大话，像撒谎。恶口，就是骂人。两舌，就是挑拨离间，专门挑拨是非。意有三恶：贪、瞋、痴；贪心、瞋心、痴心；又有说贪心、瞋心、邪见。邪见也就是痴，若不痴，就不会有邪见；因为愚痴才有邪见。这叫十恶。

八邪呢？就是八正道的反面。八正道本来是正，现在都变成邪了，所以叫八邪。邪语、邪见、邪思惟、邪业、邪命、邪精进（又叫邪方便）、邪念、邪定，这是八邪，就是八正道的反面。

这十恶八邪，便是十万八千里路。“说远，为其下根”：说远，是为了普通的人说的。“说近，为其上智”：说近，说十恶八邪，往自己的自性上归，这是为有智慧的人说的。

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

“人有两种”：两种什么样的人呢？不是白种人和黄种人，而是有智慧的人和愚痴的人两种。“法无两般”：可是法没有两种法，你愚痴的人，修

这种法；智慧的人，也修这种法。“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和悟是不同的，见解也有迟有速的。

“迷人念佛求生于彼”，迷人，就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悟人自净其心”：有智慧的人，就是开悟的人，就不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你的心里若清净，就是极乐世界。所以你要是明白，极乐世界当下就是，并没有十万亿佛土那么远；你若不明白呢？不只十万亿佛土，那不知道有多少亿佛土。所以“迷时千卷少，悟后一字多”，也就是这个道理。迷时，你研究这个经典，又研究那个经典，研究来研究去也不懂。你若真正觉悟，不要说研究一切经典，一个字都是多余的。但是你要真明白了才算，你不能冒充明白；没明白，你说：“哦！我什么都不需要了，不要看经，也不要念佛。”其实那正是一个“懒”。

有一个中国人，写了很多本书，他说：“啊！我过去看这个书，那个书，这都错了！现在什么书，我都不看了。”意思就表示他就是成佛了，所以什么都不要了。这才是愚痴，愚痴到极点！他自己根本没有明白。没有明白，他就冒充明白，这就是中国有一句话说：“凉水打茶，硬冲。”用凉水冲茶，这叫硬冲，根本就冲不开的。凉水怎么可以泡茶呢？所以世界上，奇奇怪怪的人多得很，数不过来那么多。

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

这一段文的意思，六祖大师所要说的，就是无论你想要到东方，还是要往生西方，必须要不造罪。你若造罪，哪一方也不可以生，反而生到鬼方去，生到畜生方去，生到地狱方去。所以你就是念佛，想要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要修善；你就是修禅宗，也要修善。你若不修善，不做功德，是不可以的。

所以才说，“使君”：六祖大师叫韦刺史，说“东方人”：东方这个人“但心净”：你只要能心里清净，没有一些杂念，没有自私心，没有自利心，没有妒忌心，没有障碍心；这些贪心、瞋心、痴心，都没有了，就是心里清净。“即无罪”：你若能清净其心，没有一切的邪念，这就是无罪。

“虽西方人”：虽然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不净”：如果他心里不净，“亦有愆”：也有罪的。愆，就是愆尤，有罪的。这只是个比喻，你不要认为六祖大师真的说，西方人心若不净，也有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根本就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不同，根本就不需要怎么样自净其心，他心本来就是净的，他没有贪瞋痴，没有三恶道。所以这是一个比喻，你不要拿这个做为根据，说：“《六祖坛经》说，西方人心也不净嘛！心若不净，也就有愆了嘛！”西方人没有个净，也没有个不净。

“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六祖大师说，你要是执着说，东方人一定要念佛，求生西方，那么“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他又应该生到哪一个国家去呢？这也是个比喻，西方人根本也不会造罪的；不过六祖大师破人的执着，就故意这么样讲，故意说是：“你说东方人有罪，就可以到西方去；那么西方人有罪，又到哪一个地方去？”也就是说，你在东方，你念佛想要生西方，你先要没有罪；你若有罪，哪一方你也去不了的，你那个方向就是地狱，不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你若一定说东方人有罪了，就要生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西方的人若有罪，又生到哪一个国家去？还有一个极极乐世界？没有的。所以不要这么样执着。

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今劝善知识。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

所以才说“凡愚不了自性”：凡愚的人，不明白修自性。“不识身中净土”：他不知道自己要是清净其心，就是净土。“愿东愿西”：于是乎，又要生到东方，又发愿生到西方。“悟人在处一般”：那个开悟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也没有东方、西方，也没有南方、北方，所以开悟的人，他是随遇而安，什么地方，都是好的，也没有分别。

“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佛常常说，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说使君你呀，心地只要没有不善的地方，就存一种善心，

“西方去此不遥”：没有很远的。“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你若尽怀着不善的心，常常做不善的事情，你就念佛往生，也到不了的，那是最困难。“今劝善知识”，“先除十恶”：你先把你这十种恶去了，“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你就过了八千了。

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

你“念念见性”：见自本性。“常行平直”：你常常行事公平正直。“到如弹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像一弹指这么短的时间，“便睹弥陀”：便看见阿弥陀佛。

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惠能与诸人移西方于刹那间。目前便见。各愿见否。众皆顶礼云。若此处见。何须更愿往生。愿和尚慈悲。便现西方。普令得见。

“使君但行十善”：你但做十善；十善，就是十恶的相反。“何须更愿往生”：你看，人要做十善，他就不敢做，说：“唉！我做这个善，恐怕就有魔障了！”所以就不做这个善。恶呢？他就不怕做恶有魔障。他这个恶，就是魔做的嘛！所以也不怕做恶，做善就怕了。唉！人就是这么颠倒。你若做好事，他怕了；做不好事，他不怕。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呢？如果你欢喜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你做这十种善事，就不求往生，也会往生的。

“不断十恶之心”：你若不断十恶这种的心理，“何佛即来迎请”：你周身都是罪恶，你浑身都是罪业，由头顶上到脚底下，每一根汗毛，都带着一大堆罪业，那你怎么可以到得西方呢？哪一个佛，会来迎请你呢？意思就是说：你若是做善事，就不求生西方，也会生的；你若不做善事，你就求生西方，也是生不了的。为什么呢？你有罪业把你累着，你生不了。虽然说带业往生，这都是这么样讲，你还要自己自净其心，才能有办法呢！所以说你这一个尽造罪的罪人，哪一个佛，会来接你，会来请你呢？

“若悟无生顿法”：你要是明白自性无生的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你看见西方极乐世界，是在很短的时间就见到了。“不悟，念佛求生路遥

”：你若不悟自性，光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又不做善事，那路程远得很。“如何得达”：没有法子到得了。

“惠能与诸人”：惠能啊，六祖大师，自己称自己名字说，我现在给你们大家“移西方于刹那间”：我把西方给搬家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目前便见”：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各愿见否”：你们各位愿不愿意见啊？愿意见，我就给你们把西方极乐世界，搬到我们这儿来。

“众皆顶礼”：这一些人，一听说可以见到极乐世界，大家就都生出贪心来；于是乎，就要叩头顶礼，“云”：就都说了。“若此处见”：说若在这个地方，能见到极乐世界，“何须更愿往生”：我们何必再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愿和尚慈悲”：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愿意和尚您大发慈悲，“便现西方”：使西方的极乐世界现出来，给我们看一看。“普令得见”：普遍令所有的人，都看见极乐世界。

明天下午，我们搬极乐世界，到我们佛教讲堂来。

师言。大众。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即释迦。平直即弥陀。人我是须弥。邪心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鱼鳖。贪瞋是地狱。愚痴是畜生。

昨天晚间，说到六祖大师说，要把西方极乐世界，搬到那个地方来；我也答应今天把西方极乐世界，搬到这儿来。那么如果一搬呢，也费了很多手续；若是很多手续，就有很多麻烦。现在我们不要搬了，就把我们本身，变成极乐世界。西方不要向东方搬，东方也不要向西方搬，我们就地取材，在这儿，就变成极乐世界好了。

“师言”：六祖大师说，“大众”：说各位善知识！“世人自色身是城”：什么是极乐世界呢？在你自己色身，就是极乐世界。你心里净，佛土就净；佛土净就是快乐。心里净，就没有一切的染污法，即便在染污上，也会

变成清净，也不会被染污法所转。所以说自己这个色身¾¾有形相这个色身¾¾就是个城池。

“眼耳鼻舌是门”：眼、耳、鼻、舌，就是个门，眼睛也是个门，耳朵也是个门，鼻子也是个门，舌头也是个门，再加上这个身，这是五个门，所以说“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内里边，你有一个意念，这意念也做为一个门，因为它有开有合。你这个意念，有的时候想，有的时候又不想了。

“心是地”：人的心，就譬如地，这个地，就是极乐世界那个黄金为地。“性是王”：性就是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就是阿弥陀佛。什么是阿弥陀佛呢？你自己的性，就是阿弥陀佛。“王居心地上”：你阿弥陀佛这个自性，也就住在你自心的里边。“性在王在”：你这个性，要是明白了，你知道你自性是存在的，在这儿如如不动、了了常明，这也就等于这个王在这里一样。“性去王无”：你性要是去了，这个王也就没有了。你明心见性，这就是弥陀现前。

“性在身心存”：你的自性若是在你身上，你这身心，也就是存在的。“性去身心坏”：你的自性若是走了，这个身心，也就坏了，没有了。“佛向性中作”：佛要向自性里边修，自性是佛；你要在自性上用功夫，才能成佛呢！“莫向身外求”：你不要到外边去找，不要向外驰求。这个自性，也就是佛性；佛性，也就是我们的自性，我们自性和佛性，是无二无别的。所以你若想成佛，必须要在自性里用功夫，就是自净其意志；你自己把自己的心性清干净，就要把所有的习气毛病，都去尽了。所以你自己若不去你的十恶八邪，不去你自己的毛病，你想要成佛，那是无有是处的。所以莫向身外求啊！

“自性迷即是众生”：你自己不明白自性，你迷失了你的自性，你忘了你的自性，这就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你自性若是觉悟了，觉悟一切的恶法不要做，觉悟一切的善法必须要修，所以就断恶修善，这就是佛。“慈悲即是观音”：你若想要学观世音菩萨，那最容易的，你就行慈悲法，对一切的人，都要存慈悲心。好像有一天，果前说：“这个慈悲，is really

new to me. I didn't know what compassion was before.” （对我而言，的确新鲜得很。以前我不知什么叫慈悲。）不单果前不明白，我相信很多很多西方的人，对慈悲都很生疏的。为什么呢？他不讲慈悲，所以就对慈悲特别陌生，特别不认识，所以也就对面不认识观世音。因为你不知道慈悲，所以也就不知道什么叫观世音菩萨，不认识了！

你若想认识观世音菩萨，就行慈悲法。什么叫慈悲法？慈能予乐，悲能拔苦。慈，就是给其他人快乐；悲，就是把其他人的苦拔除。这个乐，是真正的快乐，不是好像世间的娱乐，或者去赌钱，或者去跑马，或者去看电影，或者去跳舞，不是这个乐；这个乐是苦。那什么才是乐呢？就是你能令他真正明白，真正觉悟，这就是给他真正的快乐。再也不糊涂，断无明、显法性，这就是真正的快乐。你若想学观世音菩萨，就实行慈悲法。

“喜舍名为势至”：怎么叫大势至菩萨？就是欢喜布施。在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里你能喜舍，这就是学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有大喜大舍；观世音菩萨就是大慈大悲。

“能净即释迦”：你能自净其意志，自净其心，返本还原到你那个本妙明心，圆明觉性，也就是返本还原到你如来藏性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也就是能仁。

“平直即弥陀”：你若能公平正直，一点偏私都没有，对任何人，都是大慈平等，最平等的，这就是阿弥陀佛的行为，阿弥陀佛，就是这样子。这个都是一种比喻，你不要说：“喔！平直就是阿弥陀佛了。”你不要生出执着，听经闻法，就怕有执着，说：“啊！我听一位法师说，平直就是弥陀佛。”那你把弥陀佛，可形容得太没有什么价值。这都是一种比喻：你能平直，心里公平正直，就是阿弥陀佛的行为。说：“六祖讲的嘛！还有什么不可信的呢？”六祖？六祖几时讲的？我怎么没听见呢？

“人我是须弥”：啊！最要紧的是这一句。人我，有人有我，就是有须弥山；有须弥山，就是再没有那么高的了。你看！这都有个我，人有人的相，我有我的相；人有人的架子，我有我的架子；这个架子，有须弥山那么高。

梵语须弥，中文叫“妙高”，这妙高不知道有多高，因为它太妙了。所以人的贡高我慢就是须弥，你有人有我，就有须弥山。现在你听明白了吧？人我就是须弥。所以前边那个平直，就是阿弥陀佛，这都是比喻！这就教你在自性上就见阿弥陀佛，自性上就知道一切的毛病。

“邪心是海水”：你有邪心，就是咸水海里的咸水。“烦恼是波浪”：你有烦恼吗？你有烦恼，那海水里就生出波浪。这波浪有大有小，小的波浪，很平静的，没有声音；大的波浪，若冲起来十几丈高。哦！这一个波浪，把大轮船都卷到海里去。你看有多少大轮船在海里，也不知道都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就是龙王请客。龙王爷大约因为龙宫里，或者有什么事情，要请一些人去做客人，所以一个大浪，就把轮船请到海里。波浪若这么大，会把大轮船卷到海里去；我们人的烦恼若大了，就把自性本有的智慧光明，都遮盖住了。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不要生烦恼。你若有烦恼，就有波浪。

“毒害是恶龙”：有了波浪，就会发生危险，就有毒害。毒害是什么？就是恶龙。所以我方才没说吗？龙宫的恶龙要请客，它卷起来一个大波浪，就把轮船上所有的人，都请到龙宫去赴宴，给一点龙宫里的龙酒喝。

“虚妄是鬼神”：虚就是神；虚，你说他有，终是虚无。妄是假的。所以一般人因为这个，才说：“我不信有鬼，我不信有神，我怎么看不见呢？”这不要看见，根本是个虚妄的嘛！你看它干什么？你看见也是虚妄的。鬼，你用手抓，也抓不来他，你看见好像有这么个形相在这地方：“啊！这鬼在这儿呢！”你用手一抓他，没有抓住，他还在那儿；你再用一手一抓他，还在那儿。他就是一个影，为什么呢？虚妄的嘛！他不实在的嘛，所以这鬼是这样子。那神呢，也是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们怎么看鬼、看神。鬼是黑色的，一个黑影子。神呢？有的是白影，你看他是白色的。鬼，是黑色的，因为他属阴；神，是白色的，他属阳。但是你看是有那么个形相，视之可以见，取之不可得。你这么想要把他拿来，说：“我把这个神拿来，放在我手上看看。”拿不来的，所以说虚妄。

“尘劳是鱼鳖”：我们自性里的尘劳，就是我们自性里的鱼鳖虾蟹。

“贪瞋是地狱”：我给你们讲经讲了这么久，都没有告诉你们：贪瞋就是地狱。不是说贪瞋本身是地狱，而是说你有贪心，就一定会下地狱；你有瞋心，也一定会下地狱的。现在你贪，将来是下地狱的；现在你瞋，将来是下地狱的。虽然是将来下地狱，但是是现在种下的种子，所以说贪瞋是地狱。

“愚痴是畜生”：我给你们讲经，常说哪个人愚痴得像个猪似的，这就是畜生嘛！你看猪，有的人说：“啊！猪很聪明，知道吃东西睡觉，什么也不干。”你看！说它什么也不干，就是聪明了；所以有的人也要学猪，一天吃完了就睡，睡完了就吃，到时候就给世间人杀肉吃。因为这个，所以说愚痴就是畜生。

畜生就是愚痴，你说畜生的一生，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没有什么意义，它也愿意活着，就说杀猪的时候吧，你把它一捉住，它就吱吱哇哇那么叫。叫什么呢？它说：“啊！我不愿意死啊！我也不愿意死啊！”它说它也不愿意死，不过我们人不明白它的言语，它那么叫，那么哀求你，你也不知道；你若懂得它的语言，或者就会生出慈悲心，不杀它；可惜不懂。

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须弥倒。去邪心。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忘。鱼鳖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众闻说。了然见性。悉皆礼拜。俱叹善哉。唱言。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

“善知识，常行十善”：各位善知识，你能常常行十善道，“天堂便至”：你就可以到天堂去。“除人我，须弥倒”：你把人见没有了，我见也没有了，须弥山也就倒下去，也没有了。“去邪心，海水竭”：你把你邪知邪见的心去了，海水也就乾了。

“烦恼无”：你没有烦恼，“波浪灭”：头先我讲，我们人心里，这一念一念微细微细的念头，就和水上小波浪似的，你不觉得有波浪，但是它可

有。大波浪，就变成大的烦恼了；小波浪呢，就是微细微细那个无明。在你心里，就像水的波浪，前边那个过去，后边那个又来；后边过去，更后面那个又来，总是有的。你要没有这个波浪，就要没有无明；你有无明，不是吗？就有波浪。

你有无明，就有贪心，有贪心，就有瞋心，有瞋心，就有痴心。你为什么有贪心呢？因为无明支使着你，无明说：“我欢喜这个东西，你快给我拿来，快给我弄来！”贪心就会去帮着找这个东西。譬如贪财的，就找财；贪色的，就找色。找不来，就发脾气。好像我有一个徒弟说：“我想什么，就要有什么。为什么我没有？”所以就发脾气。这个就是有无明嘛！无明支配他，就发起脾气；发起脾气；就生起波浪，生起小的波浪不要紧，生起大波浪，龙王就要请客，龙王就要开宴会，开大party。

“毒害忘”：你毒害心若忘了，不害人，就没有龙。龙会喷毒气，人若中毒就会死的。“鱼鳖绝”：鱼鳖绝，也就连龙也都包括在内。

“自心地上”：你自己心地上边，“觉性如来”：自己的觉性，就是如来。“放大光明”：就生出大的智慧来。“外照六门清净”：外边眼睛看见色，不为色转；耳朵听到声尘，也不为声尘所转；鼻子嗅香尘，也不为香尘所转；舌尝味尘，也不为味尘所转；身觉触尘，也不被触尘所转；意缘法尘，把法尘也没有了。

“能破六欲诸天”：这六根门头都清净了，能破六欲诸天。什么是六欲诸天？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他化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是六欲诸天。六欲诸天是什么？也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你眼、耳、鼻、舌、身、意清净了，六欲诸天就都破了。六欲诸天的种子、那个因，就在你眼、耳、鼻、舌、身、意这儿！你的眼睛欢喜美色，生到天上去：“天女非常漂亮！”这就被六欲天所转；耳朵听声尘：“啊！天上的音乐，非常好听，啊！我生到天上去，天天听这个音乐，这比你那个吉他啊、什么的，奏的音乐都好，比你那小提琴、大提琴哪，奏得都好。”你的鼻欢喜香味，你就生出这么一种妄念，你说：“人间有这种香味，天上有比这种香更香，

有所谓异香扑鼻。天上那个香，一定胜过人间这个香。”所以你鼻子不为香尘所转，这也把六欲天给破了，乃至于舌、身、意都是一样的，这就叫把六欲诸天都给破了。说：“六欲天破了，这个地会不会坏呢？”连虚空都没有了，怎么会有地呀？说：“那我在什么地方呀？”你就在虚空里住，那不是最好啦？不必再回来了！

“自性内照，三毒即除”：自性内照，就是回光返照。返照，就是教你觉察，教你觉悟。觉性如来，则你三毒都消灭了，贪瞋痴三毒就没有了。“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地狱所有一切的罪业，也都消灭了。怎么样消灭的呢？你因为没有三毒，没有无明，所以就没有罪；一切罪业，也都同时消散。这个时候，你悟得“罪性本空”，罪性本来是空的。但是你若不破无明，罪就不会空；你要破了无明，才会空的。

“内外明彻，不异西方”：所以你内里光明，外边也光明，内外都是光明的，内外都是无障碍。没有障碍，岂不就是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就是没有三恶道，没有一切的障碍，没有三障。现在你内外明彻，所以三毒消灭，三障也蠲除，这就是极乐世界；不异西方，和西方没有两样，是一样的。所以头先我说不必费手续，不像我们到某一个国家去旅行，要申请passport（护照），办很多手续，经过很多时间。我们现在不用办，当下就是西方；所以说与西方没有分别。

“不作此修”：你若不这样修，“如何到彼”：你怎么能到彼呢？离得这么远，坐火箭到月球去，还要好几天的时间呢；你若到西方极乐世界，经过十万亿佛土，比月球远百千万万倍都不止，所以怎么去得？这就是要你自净其心。

“大众闻说”：大众听六祖大师这样一说，你说怎么样？“了然自性”：大家都知道，喔！原来自己身体，自己不会用，自己没有认识，自己本身就是极乐世界啊！所以都见性了。“悉皆礼拜”：大家一起都给六祖大师叩头顶礼。“俱叹善哉”：大家都说：真是好得很。啊！真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妙的佛法，这真是不可思议！“唱言：普愿法界众生”：大家就说了，我

们普遍发愿，愿意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谁听见这个法，谁就同时开悟，同时证果。

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韦公又问。在家如何修行。愿为教授。师言。吾与大众说无相颂。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无别。若不作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益。

“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六祖大师又说，各位善知识，你若想修行啊，“在家亦得”：你不用出家，在家修行也可以，“不由在寺”：不一定要在寺。为什么六祖大师这样说呢？他这叫现身说法，他原来也没有出家，和打猎的人一起住了十五年；在那期间，都是用功修行的，所以他说不由在寺。

“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你在家人能修行，就像东方人有善心似的。“在寺不修”：你出家若不修行，“如西方人心恶”。这都是比方，你不要以为就是西方人心恶了。“但心清净”：你只要自己的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你能自己清净其心，就是自性的净土，自性的西方。

“韦公又问”：韦刺史又问：“在家如何修行”：在家人怎么样修行呢？“愿为教授”：我愿和尚您教授我。

“师言：吾与大众说无相颂”：我现在再给你们说一个无相的偈颂。“但依此修”：你们只要照着这个方法去修行，“常与吾同处无别”：就和我常常住在一起，是没有分别的。同处，在一个地方一样的。“若不作此修”：你若不照着这偈颂去修行，“剃发出家”：你就把头发剃了，胡子也剃了，出家了；“于道何益”：于道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道是行的，不行何用道？德是做的，不做哪有德？必须要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才能有益处呢！

颂曰

心平何劳持戒 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 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 忍则众恶无喧

若能钻木出火 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 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 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 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 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颂曰”：偈颂说：“心平何劳持戒”：平，就是没有贪瞋痴。为什么你要持戒？就因为有贪瞋痴。你守持戒律，不被三毒所害。所以你心里若平了，就是心里没有波浪，没有波浪，就是没有无明；没有无明，所以又何必再辛辛苦苦持戒律呢？

“行直何用修禅”：你行为公平正直，就是禅；禅，也就是教你把这一切的毛病去了。所以有的人说：“心平何劳持戒，我就不持戒了。”但是你心里平没平呢？他也不管心里平没平，他就先要不持戒。你心平，才可以不持戒，你心里没平，怎么可以不持戒呢？他就骗人说：“我心平了！”心平？他做出事情来，最不公道，又自私、又自利、又小气、又妒忌、又障碍，你说那怎么能行？

“恩则孝养父母”：讲到恩上，就要孝养父母。因为父母生你，你应该报恩，应该对父母好一点。“义则上下相怜”：若是讲道义，就要上下相怜爱。好像父母亲爱子女，就是一种慈悲怜悯。这就属于义。

“让则尊卑和睦”：互相谦让，互相客气；就是尊卑都看得很平等，和和睦睦的，没有一点意见。

“忍则众恶无喧”：你若是忍，那么人家有恶处，你也不会给宣扬出来。什么叫忍？忍，就不要讲人家的坏话，不要讲人家的私处，不要破坏人，不要专门妒忌障碍人。说：“那个人，你看他做的事情真不好。某一天，我看见他到market（市场）去偷人家东西。”根本也没有这么回事，他就造出谣言。又说：“那个人受过戒，但我看见他又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喝酒。”又说：“啊！他又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坏事。”根本没有这些事情，他就给

人造出这么多的事情，这个叫喧。应该隐恶扬善，人有恶处，应该给人掩着一点；人有善事，应该要提倡。但是，他是隐善扬恶，人家有好处，他不讲；没有恶处，他也要给造出来。

“若能钻木出火”：什么叫钻木出火呢？古来中国人取火，是钻木取火；在木头里钻、钻，时间久就出火了。燧人氏钻木取火到现在，大约有四千多年了。

“淤泥定生红莲”：淤泥，就是不洁净的地方；在淤泥里，一定能出红莲华。钻木出火和淤泥生莲，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出家，你就在家，你能把欲心断了，一样可以有成就的。这就是说在家也可以修行成功的。

“苦口的是良药”：谁要是说你不对处，一定就是你的善知识。好像你有毛病吃药，药非常地苦；对人口里是苦，但是对你的病是好的。药，苦是苦啊，可是能治你的病。

“逆耳必是忠言”：谁若骂你，谁说你不对，好像做师父的，就专门挑徒弟的不对，说：“你不要懒惰，不要睡觉。”这一般人听了：“怎么你管着我呢？”尤其美国人都是自由的，有人管着，真是不舒服。好像那个小沙弥就是，为什么他不听你们指挥？因为他对我讲：“他总要管着我！总要管着我，我怎么可以受他管！”说大沙弥、二沙弥，总要管着他。他大约也有成见，因为美国人就是不愿意听人家指挥，就是要自己唯我独尊的。就是不论好不好，我也要听我自己，不听人家的；我就是个木头，我不懂事情，我也要听我自己的，我要独立。这是我知道美国人的这种思想，不愿意听逆耳的话。

“改过必生智慧”：你若能改过，才能生智慧，你若不改过，就是愚痴嘛！那就不必讲得太详细了。

“护短心内非贤”：你若护你的短处，你有了毛病，怕人家说，人家谁说你的短处，你说：“不会，不是啊，这个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这么一回事啊，我也不是愿意这样做啊。这是因为种种情形，有不得已的情形。”就自己给自己做辩护律师，讲得条条有理，这就叫护短。护短，就是你有

毛病，旁人给你指出，你还不承认，说：“不是那个啊，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嘛！”这样的徒弟，我见过多啰！不知多少；他以为我是最愚痴的人，对我讲什么，也就可以把我骗了。

“日用常行饶益”：日用，就是一天所行所作。常行饶益，就饶益众生，要对人有好处，不要对自己有好处；愿意利益人，不要利益自己。“成道非由施钱”：成佛，不是说我布施几千万块钱，我买一个佛来做；不是的，是要你自己修行。

“菩提只向心觅”：菩提觉性，这个觉道，是向自己心里去找去，不是向外驰求的。“何劳向外求玄”：你怎么可以到外边去找玄妙呢？

“听说依此修行”：你听我的话，依这个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天堂，就是天国；虽然说极乐世界，也可是说耶苏教所讲的乐园，那个天堂。你不要说走到天上，才有天堂；天堂，就是在眼前。

师复曰。善知识。总须依偈修行。见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众人且散。吾归曹溪。众若有疑。却来相问。时刺史官僚。在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

“师复曰：善知识”：六祖大师又说，各位善知识，“总须依偈修行”：你们切记切记，应该要依照这个偈颂来修行。“见取自性”：你呀！各人要识自本心，见自本性。“直成佛道”：你若能明心见性，才能直成佛道。“法不相待”：这个法，谁也不能替代谁，谁也不能等着谁。你必须要公修公得，婆修婆得，自己吃饭自己饱，自己生死自己了，你要自己去用功。

“众人且散”：大家现在都回到自己的家里去用功，去修行，去自净其心。“吾归曹溪”：我回到曹溪南华寺去。“众若有疑”：你们若有什么疑问，“却来相问”：你们都可以快来问一问。

“时刺史官僚”：在这时候，韦刺史这一些官僚，“在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个个都开悟。“信受奉行”：他们开悟了。他们怎么样开的悟？你不要管，现在你自己也想个办法要开悟才算。

定慧品第四

◎一九六九年宣化上人讲述于
美国三藩市佛教讲堂

定，是由戒生出来的，由定才能发慧，这戒定慧是三无漏学。你能持戒，可以得到无漏；你能修定，也可以得到无漏；你能发慧，也是得到无漏。所以你想要得到定，首先要持戒。怎么叫持戒呢？就是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这定慧第四，是第四品。

师示众云。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大众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于诤。若诤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负。却增我法。不离四相。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师示众云”：六祖大师，开示一切众生说，“善知识”：各位善知识，“我此法门”：我这个顿教的法门，“以定慧为本”：以定和慧做根本、做基础。“大众勿迷”：你们既然是善知识，就不要迷，不要执迷不悟。不要执着什么呢？“言定慧别”：不要执着说定慧是两个，定是定，慧是慧，不要这么执着。

要怎么样呢？要“定慧一体”：定就是慧，慧就是定；虽然有两个名，本体是一个，“不是二”：不是两个。“定是慧体，慧是定用”：怎么样讲呢？定，就是慧的本体，慧，就是定的用。定有什么用呢？就是由定能发出智慧来。“即慧之时”：就是你智慧现前的时候，“定在慧”：定就在智慧里包着。“即定之时”：你就是在禅定之中，“慧在定”：智慧就在定里。所以“若识此义”：你若明白定慧本来是一体，只不过用途不同，“即是定慧等学”：这就是定慧平等，定慧一体。

“诸学道人”：你们这些修行人，“莫言先定发慧”：不要说先要有定，然后再发出智慧；“先慧发定”：也不要说先有智慧，然后才能发出定力。你有定，就有慧；有慧，就有定。你若没有慧，也没有定；没有定，也没有慧。所以定慧是一体的。

你若说定慧“各别”：是两种，有一种分别。你“作此见者”：若这样地来见解，“法有二相”：你就以为定慧是两个了。

“口说善语，心中不善”：你口里说好话，心里存着不好的心，尽想着妒忌人、障碍人，贡高我慢、邪见、贪瞋痴在心里头。口里说得很好，心里不善。“空有定慧”：根本没有定慧的，定慧是空的；“定慧不等”：定慧就没有平等。

“若心口俱善”：你心里善，口里也善；口里善，心里也善，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内外都一样，没有两样，心口如一，口里说什么，心里也就想什么，不是口是心非。“定慧即等”：这就是定慧均等，定慧一样。

“自悟修行”：你自己明白，你自己就修行，“不在于诤”：不是说我同人家讲几句争论的话，教人知道我是有修行；或者讲几句卖广告的话，教人知道我的名誉是最好。这不是在争的。“若诤先后”：你若争先争后的，一定要先定后慧，或者先慧后定，这样来争论这个道理。所谓“诤是胜负心”，诤，就争胜负，“与道相违背”，这和道理是相违背的，“便生四相心”，你就会生出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四相心，“由何得三昧”，你这一有了争，就不会得到三昧，就没有定；没有定，就没有慧。“即同迷人”：你同人家争论来辨别，就是凡夫的愚痴人。迷人就是最不明白的人，最愚痴的人。

“不断胜负，却增我法”：所谓“诤是胜负心”，就是“胜负”两个字。你胜负心没有断，你一争胜负，就生长出来我执和法执，我执和法执不断，四相就生出来了，所以就“不离四相”：你有我执，就有人执；有人执，就有众生执；有众生执，就会生出寿者执来。不离四相，也就是生出这四种的执着，而变成四相。

“善知识”：各位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定慧是什么样子呢？我现在给你们举出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犹如灯光”：好像灯和光一样。“有灯即光”：你的定慧，就拿“灯光”两个字来做比喻：有灯就有光，有光就有灯；若没有光，也没有灯；没有灯，也没有光，所以这定慧也就是这样子。灯、光虽然说是两个，其实是一体的。“无灯即暗”：没有灯就黑暗了，“灯是光之体”：灯就是光的本体，“光是灯之用”：光是灯的用。灯有什么用呢？就是有光。光的本体是什么？就是灯。“名虽有二，体本同一”：名字虽然有两个，本体只是一个。“此定慧法，亦复如是”：定慧这种的佛法，也就像灯和光一样的道理。

师示众云。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如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其心行谄曲。口但说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有执着。迷人着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

“师示众云：善知识”：六祖大师，又开示大众说，各位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一行的定，什么叫一行三昧呢？“于一切处”：在所有的地方，“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行也是直心，住也是直心，坐也是直心，卧也是直心；行住坐卧，这就是言行动作。一切时、一切处，都是时时行直心，不要用弯曲心。“如净名经云”：就像《维摩经》上说，“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直心就是极乐世界的净土。

“其心行谄曲，口但说直”：你口里说是直，但是行为却是谄媚于人。怎么叫谄媚人呢？就是看见人有钱，对人家讲话，就仰起头来望着，笑笑的脸：“啊！你来了，我真欢迎你。”根本他心里不是欢迎这个人，是欢迎这个人的钱，欢迎这个人的势力，这就叫谄媚。曲，就心不直，弯弯的。“口说一行三昧”：口里说要直心，要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他行为偏偏不正直。

“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有执着”：直心就是道场，你用直心来处理一切事，对一切法，勿有执着，你不要生出执着来。“迷人着法相，执一行三昧”：愚痴的人着住到法相上，生出法执，执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妄不起，就是不打妄想。他就说，我坐着不动弹，也不打妄想，这就是一行三昧。

“作此解者”：你若是这样解释的话，是什么呢？这“即同无情”：就是没有知觉性。你这种的解法，完全错了。不是说：坐着不动，坐着妄想不起，这是一行三昧，这就是定。你如果这样想，就变成草木一样。“却是障道因缘”：这是障道的因缘。

善知识。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
名为自缚。若言常坐不动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

“善知识，道须通流”：什么叫道呢？道应该通达无碍，川流不息的。“何以却滞”：为什么你就把道停止住了？滞，就是停止住了。你把心停止，变成死灰、枯木，没有什么用的。所以“心不住法”：心里无所著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嘛！不着于空，不着于有，不着于法。你着到法上，就着到有上；着到空上，就落于空亡；所以没有法执，也没有空执，也没有我执，这才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道即通流”：你无所住，道才能流通。

“心若住法，名为自缚”：你心若执着到法上，说我坐着不动弹。这就变成自缚，自己把自己绑上，自己给自己不自由。“若言常坐不动是”：你若说坐着不动弹，这是一行三昧的话；“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这就像舍利弗在林里打坐，他说他不动，“却被维摩诘诃”：却被维摩居士闹了他一顿，说：“你那么坐着，有什么用啊？你像个死人似的！”

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看心观静。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会。
便执成颠。如此者众。如是相教。故知大错。

“善知识”：各位善知识，“又有人教坐”：有人教人打坐，“看心观静”：看自己的心，观这个静的，是什么样子？“不动不起，从此置功”：不动不起这么样子，从这个地方做去，就有功了。“迷人不会”：迷人不明

白这个道理，“便执成颠”：就生出执着，说：“坐在这个地方不动，不要起来，这样就有功夫，有了禅啦！”就成了一种颠狂。

好像以前有好多人，到这个地方来，说他开了悟了。唉！也不知道他怎么开的悟？他很相信自己是开悟了，这就是便执成颠。“如此者众”：像这一类的，多得很哪！“如是相教，故知大错”：所以辗转传授，你给我印证，说：“啊！这么样子就是开悟。”他给你也印证，就说：“你这么样是开悟了。”其实怎么样呀？这完全是错。

你看中国唐朝的时候，在佛教里，就有这么一些口头禅、假祖师，难怪美国现在也有很多这一类的人！但是现在已经很晚了，才生出这班人，这是一班冒充开悟的。有冒充开悟的，将来就有真开悟的；这冒充开悟的，就是给真开悟的，来做开路的先锋。本来人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开悟，所以他就冒充说：“我就是开悟了。”啊！一般人说：“开悟的人是这样子？”看来看去，喔！说：“他是开悟的，就这样子！”忽然间，又来一个真正开悟的，这些人就不相信，以为这个真开悟的和那个冒充开悟的，是一样的。你们现在修得开悟了，将来也会被这些冒充开悟的影响很大。若让我说，你们都不要说开悟；就开悟，也不要说出来。这是最好的办法。

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子，真真假，假假真。你真的，他说你是假的；你假的，他说你是真的。所以你也不要说真，也不要说假，教他自己去认识，这是最好的办法。他没有开悟的人，自己说自己开悟了；你已经开悟的人，若也自己说自己开悟了，这和那个没有开悟的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开悟的人，不需要自我介绍，说：“喔！你知道我吗？我是开悟了，我和谁是一样的。他开悟了，我和他是一样的。”这就表示我也开悟了！不必这样子讲！开悟和不开悟是一样的，没有分别，你不要挂那一个假名。开悟也是个人，不开悟也是个人；开悟也可以成佛，不开悟也可以成佛，这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不要挂这么一个招牌，教大家认识你。不认识你最好的！没有人认识，这是“直心是道场”。

师示众云。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修。悟人顿契。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渐之假名。

“师示众云：善知识”：六祖大师又给大家讲开示，叫了一声：各位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渐”：本来真正的佛教，没有一个顿法，也没有一个渐法。“人性自有利钝”：人的性有聪明、有愚痴的。“迷人渐修”：迷的人，是一点一点地修成的。“悟人顿契”：开悟的人，顿断一切的尘劳，顿断一切的妄想，顿断一切的习气、毛病。“自识本心”：他认识自己的本心，“自见本性”：自己见到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渐之假名”：明心见性成功的时候，是没有分别的；所以立出来这么一个顿教、渐教，只是假名而已。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便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我所传顿教的法门，从释迦牟尼佛到现在，“先立无念为宗”：以无所念为宗。“无相为体”：没有相做本体。“无住为本”：无住做基础、做根本。

“无相者”：什么叫无相？“于相而离相”：就在相上，离开这个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在这个念上，你不着住到念上，不要执着。

“无住者”：什么叫无住？“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人的本性，对于这个世界的善和恶，好和丑，“乃至冤之与亲”：乃至于和谁有冤、有仇，和谁有亲戚的关系，“言语触刺欺争之时”：言语，就是说话；触刺，就是刺激，拂逆的事情；及欺骗和争夺之事。“并将为空”：这些问题，都觉得没有什么执着，都是空的，就“不思酬害”：酬，就是报酬；害，就是伤害。对人没有仇恨的心，也没有报恩的心。“念念之中”：在每一念里

，“不思前境”：过去的事情，就都不想，不回忆。

“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假设你总回想过去的念、现在的念和未来的念；念念就像水的波浪似的，总接连不断。“名为系缚”：就像用绳子自己把自己绑上，把自己拴到一个地方，得不到自由。“于诸法上”：于一切法的上面，“念念不住，便即无缚也”：你在一切的法都不执着，念念不着住，这就是没有把你绑住。“此是以无住为本”：这就是以无所住为基本。

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

六祖大师，又叫一声“善知识”：各位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你外边离开一切诸相，这就叫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能离开一切诸相，这就是法的本体、清净的妙体。“此是以无相为体”：所以这就叫以无相为体。

善知识。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学道者思之。若不识法意。自错犹可。更劝他人。自迷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

“善知识，于诸境上”：在一切的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你在任何的境界上，心里也不染着，这就叫无念。“于自念上”：自己在清净念上，“常离诸境”：离开一切境，“不于境上生心”：不是在境上，尽生出种种的心，回忆种种的境界。

“若只百物不思”：假如你不生这个心，什么也不想了，“念尽除却”：一切念都除去，没有念了。这对不对呢？这又错了！所以说：“着相头头错，无为又落空。”你说怎么办呢？就在这个地方，很难办的；你若能办到，这就是无念。“一念绝”：你一念要是断了，没有了，“即死”：就死了。你人怎么样没有念？除非死了，就没有念了。你在这个地方死了，“别处受生”：又到旁的地方托生去了，“是为大错”：这是大错而特错。

“学道者思之”：那么想要修道的人，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特别想一想。“若不识法意”：你若不识法的意思，“自错犹可”：自己错了还可以，“更劝他人”：你又教其他人也跟着你错；“自迷不见，又谤佛经”：你自己愚痴，没有认识自己的心性，你又毁谤佛经所说的是错了。“所以立无念为宗”：所以立出来以“无念”为宗旨。

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只缘口说见性。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

“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只缘口说见性”：各位善知识，为什么要立无念为宗啊？只因为有一等人，口里自己说自己见性，自己开悟。“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迷人哪、愚痴的人哪，在境界上，就生出种种的念来；在念上，又生出种种的邪见来，所以“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所有一切的妄想、尘劳，都是从念上生出来的。

“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自己的清净本源、妙明觉性，本来一个法也没有，它是本来无一物的。“若有所得”：假使有所得的话，“妄说祸福”：就说：“喂！你明天就要死了，你知道吗？你若今天做一个大功德，送给我一百万，你明天就不死了。如果你不买啊，你一定死的。”这个人一听，自己要死了，留这么多钱也没有用，就拿了一百万块钱买，到明天果然没有死。“啊！这个人讲话真灵了！”他不说这个人骗他一百万块钱，他反说这个人讲话真灵，这是讲的祸福。

又见那个人说：“喔，你啊！是个有福报的人，你现在要做点功德，你就差一点点。你若拿出十万块钱，来做一个功德，下届总统一定是你的。”所以这个人想：“总统这么便宜，十万块钱，我可以拿得出，拿出十万，我还有几百万。”买个总统做，这都叫讲祸福的。“即是尘劳邪见”：这都是尘劳邪见。“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所以这个法门，立无念为宗。

我再给你们讲一讲无念、无相、无住。你若能无念，也就无相；你若能无相，也就无住。你没有相了，你住到什么地方？你没有念了，你有个什么

相呢？你看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无念，也就无生；无相，也就无灭；无住，本来就没有生灭，也没有是，也没有非。无念、无相、无住，就是无是、无非。无念、无相、无住，就是无善、无恶。无念、无相、无住，就是无男、无女。

你看看！这个念就是个邪念。你邪念没有了，怎么有一个男女啊？男女都没有了，所以这真是妙呀！你若无相，根本没有我相，又谁生出淫欲心呢？淫欲心，就是个念，你没有那个念了，就没有淫欲心了。没有淫欲心，根本也没有我相，也无所著住，就没有所执着。没有所执着，你说这是不是真正的自由呢？是不是就得到解脱了呢？

所以无相、无念、无住；也无动、也无静；也无是、也无非；也无男、也无女；也无善、也无恶。这简直妙到极点了！你只要能用无念，就无相了；无相了，就无住了。你没有相：“我没有一个身体呢！”那住到什么地方呢？是不是？所以这是很妙的，你要往深的研究研究。

善知识。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无。眼耳色声当时即坏。

“善知识，无者无何事”：六祖大师说：你们各位有智慧的善知识，我讲这个“无”，是没有什么？“念者念何物”：说“念”，念什么东西？“无者无二相”：“无”就是没有两个相；不单没有两个相，一个相也没有了。“无诸尘劳之心”：尘劳之心，就是染污心，就是不正确的心，也就是邪心也就是欲心。

“念者念真如本性”：什么叫念？念要念真如自性。什么是真如自性呀？真如，就是我们本来就有的性，也就是如来藏性，也就是佛性。“真如即是念之体”：这真如就是念的体。“念即是真如之用”：说无念，那是没有真如了？”你要知道：“无”是无二相，“念”是教你念真如。这个真如，自己的本性，你不要忘了它！自己本性是什么样？是清清净净的。

“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自性这个念，是个真念，不是眼、耳、鼻、舌这些六门生出的念。“真如有性”，你“所以起念”。“真如若无”：你真如若没有了，“眼耳色声当时即坏”：真如也就是性王，前边不是讲过“性在王在，性去王无”吗？真如也就是性王，不过现在变了一个名。

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

“善知识”，你应该要知道，“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因为你若是用真如的本体，虽然起念，在六根门头，虽然有见闻觉知，可是不执着。因为你没有邪念，“不染万境”：不着到万境上，“而真性常自在”：你的真如自性常常自在的。“故经云”：所以经上说：“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为什么能够善分别诸法相？这是真如的用。虽然能分别诸法相，可是不执着万境、不染着万境；不染着万境，就是在这个第一义而不动。

坐禅品第五

◎一九六九年宣化上人讲述于
美国三藩市佛教讲堂

我们现在都是坐禅了！这个禅，不一定坐才有禅，行住坐卧，都有禅，所谓“行也禅，坐也禅，语默动静体安然。”你会用功，不一定说单单坐那儿的时候才用功，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功。

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元不着心。亦不着净。亦不是不动。若言着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著也。若言着净。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着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著者是妄。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工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

“师示众云”：六祖大师开示大众说，“此门坐禅，元不着心，亦不着净”：坐禅原来不需要着住到这个心，也不需要着住到这个净；净就是清净。为什么呢？你着到心上，就有两个心；你着到净上，也有两个净。“亦不是不动”：也不是说我总坐这儿不动。

“若言着心，心原是妄”：你要是着到心上，有了两个心，就变成妄心，不是真心了。为什么？“知心如幻”：你应该知道你的心，本来是虚妄的，是幻化的，“故无所著也”：因为你知道你要是一着到心上，就变成妄心，就不是真心，所以你就不应该着住。

“若言着净”：假使你说着在净上，“人性本净”：人的自性，本来是清净的；既然是清净，你为什么又要着住到净上呢？你若着住到净上，也变成有两种；有两种，就是有真、有妄。“由妄念故”：因为有妄念故，所以“盖覆真如”：把真如自性就遮盖住。“但无妄想，性自清净”：你只要没有妄想，你的性本来就清净了。

你“起心着净”：你生出来一个心，着到净上，“却生净妄”：本来是清净的，但是你因为头上安头，又想要弄出一个净来，这就是有一个妄了。生出一个妄，就不是本来清净的本体。“妄无处所”：可是这个妄，没有一个地方。“著者是妄”：你要是着到净上，就变成一个妄，你就是头上安头！

“净无形相”：什么叫净？清净是无形无相的。“却立净相”：没有形相，你却要立出一个净的形相来，你观净着到净上，“言是功夫”：你说这就是功夫。“作此见者”：你若作这种见的话，“障自本性”：你就障碍自己的本性！“却被净缚”：你就被净所绑住。你着到净上，这也是执着。修道，就是要破你的执，破你的着，要无所执着。

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若着心着净。即障道也。

“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你假使要修不动，“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不动什么呢？不是教你坐那儿不动，是教你动中修不动，教你在日用中不动。你遇见一切人的时候，不要尽看人的是非，不要尽分别人的善恶，你不要尽找人的过错。“即是自性不动”：这才是自性真正不动！你要是尽看人的是非，来分别人的善恶，找人的过错，这就是没能不动。你要自性不动，就是不要在人的是非、善恶、过患上用功夫。

各位“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你们欢喜做迷人呢？是欢喜做智慧人？你欢喜做迷人，你就可以随便讲他人的是非、长短。你若欢喜做智慧的人，就不要说其他人的是非、长短、好坏。“与道违背”：你要是尽找人的是非、长短、善恶，这就与道相违背，与道不相应。“若着心着净，即障道也”：你再若着心、着净，这就是障道法。

师示众云。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

“师示众云：善知识”：六祖大师开示大众，又叫一声：各位善知识，“何名坐禅”：什么叫做坐禅呢？“此法门中”：坐禅这一个法门里，“无障无碍”：无所障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对于外边一切好的境界，和不好的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心念都不为外的境界所摇动，这就叫“坐”，不是一定坐那儿是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你内里边，见到自性不摇不动，这就叫“禅”。

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

“善知识，何名禅定”：各位善知识，什么叫禅定？“外离相为禅”：对外离一切诸相，不执着一切相，就是禅。“内不乱为定”：心里不乱打妄想，不起杂念，就是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因为外边你离相，内里也就有定力；你在外边如果着相，内心即乱，你里边也就没有定。“外若离相，心即不乱”：你外边离开一切相，不着住到一切相，心就不乱。

“本性自净自定”：本来自己的灵明觉性，自然就清净了，也就会生出定来。“只为见境思境”：你因为见着境界，就执到这种境界上，就回忆这种境界，“即乱”：所以就乱了。“若见诸境心不乱者”：你若见外边一切境界，心里不乱，“是真定也”：这就是真正的定、禅定。

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菩萨戒经云。我本性元自清净。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各位“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外边你离开一切相，这就叫“禅”。“内不乱即定”：你心里边不乱，这就是“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外边有禅，内里边有定，这就是真正的禅定。“净名经云”：在《维摩经》上说：“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即刻就豁然贯通，明白自己的本心。“菩萨戒经云”：《梵网经》上说，“我本性元自清净”：我的自性，本来是清净的。

“善知识，于念念中”：你在每一念中，“自见本性清净”：都要自见本性是清净的。“自修自行”：自己去修，自己去行，“自成佛道”：自然就可以成就佛道。

忏悔品第六

◎一九六九年宣化上人讲述于
美国三藩市佛教讲堂

时大师见广韶洎四方士庶。骈集山中听法。于是升座告众曰。来诸善知识。此事须从自性中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从远来。一会于此。皆共有缘。今可各各胡跪。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无相忏悔。众胡跪。

“时大师见广韶洎四方士庶”：当时，六祖大师在南华寺，见广州、韶关，和全国四面八方一些读书人和老百姓；广州就是广东，韶关就是曲江，“骈集山中听法”：大家都一起走到南华寺宝林山，都来想请法。“于是升座告众曰”：所以就升上法座，登坛说法。

说，“来诸善知识”：你们这一些各处来的各位善知识。“此事须从自性中起”：修坐禅这个心地法门，要从自性中修起。“于一切时”：在所有的时候，“念念自净其心”：念念都要有正念，不要有邪念。你有正念，就是自净其心；你有邪念，就不是自净其心。“自修自行”：这个法门，要你自己修，自己行，旁人没有法子替你来修行。“见自己法身”：你要自己见着自己的法身；自己的法身，也就是自性。“见自心佛”：你要见着你自己心里的真佛。“自度自戒”：你自己度自己，要守持戒律，“始得”：这才可以。“不假到此”：你能自修自度，自度自戒，你到这个山里，才没有白来这一趟。

“既从远来”：你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一会于此”：大家都在这一个法会里头来聚会，“皆共有缘”：我们都是很有缘的，都是在往昔多生多劫种下的缘，今生才能遇到一起。“今可各各胡跪”：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右膝着地。“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我先传给你们自性里边的五分法身香，“次授无相忏悔。众胡跪”：然后再授给你们无相忏悔。所以你们都胡跪！

师曰。一。戒香。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瞋。无劫害。名戒香。

“师曰”：六祖大师就说了，“一、戒香”：第一种的五分法身香，是戒香。“即自心中，无非、无恶”：你们听经听到这儿，都要特别留心，特别注意！什么叫戒香呢？你就自己心里无非，没有一切的是非；无恶，没有一切的善恶。“无嫉妒”：没有嫉妒心。你看！你想要持戒，一定要没有嫉妒，你不要妒忌人。“无贪瞋”：没有贪心，没有瞋心。“无劫害”：没有好像土匪打劫旁人、抢劫的劫害。“名戒香”：这就叫戒香，这是第一个。

二。定香。即睹诸善恶境相。自心不乱。名定香。

“二、定香”：第二个是定香，什么是定香？“即睹诸善恶境相”：你观看一切的善恶境界，“自心不乱”：心里都不摇动，“名定香”：你不乱，就是叫定香。

三。慧香。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着。敬上念下。矜恤孤贫。名慧香。

“三、慧香”：第三就是智慧香。什么叫智慧香呢？就是“自心无碍”：你自己不要障碍自己，不要自己对自己过不去。“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你常常用你的智慧。智慧就是破了无明，没有无明，所以你就观照自性。“不造诸恶”：什么恶事，也不做去。“虽修众善”：虽然你广修众善，“心不执着”：你心里还不要执着。

好像梁武帝问达摩祖师说：“我造寺、度僧、布施、供养、设斋，这有什么功德呢？”这就是有所执着。执着什么呢？执着他有了功德。你做善事，要把它忘了，不要总想着：“啊！我布施出五百块钱，我布施出一千块钱来帮助人。喔！我功德不小，我现在功德很大，我的功德，把天都顶破了，几几乎就跑到三十三天的上边去，我的功德有那么大！”你有这么个心哪，就没有智慧啰！这就是愚痴了！这就和梁武帝是一样的。

“敬上念下”：敬上，就是对比你高的人¾¾好像父母师长¾¾都要恭恭敬敬的。对父母师长，必须要恭敬，无论何时，你也不应该讲父母的过错；父母有什么过错，你不要讲。

不要像古时那个“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他爸爸去偷人家一只羊，警察来调查，问他爸爸：“你是不是偷人一只羊了？”他父亲说：“没有，我没有偷羊。”他儿子说：“怎么没有啊？我亲自看见你偷人一只羊，你把羊杀了，把羊肉都吃了，羊皮给卖了。你怎么说你没有偷？”儿子给他去作证，说他父亲偷羊。不应该这样子，你就明明知道你父亲偷羊，有人来调查，你赶快跑，不要去当证人，说：“我看见了，是他偷的。”不要这样子。所以不要“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这叫敬上。

念下，念就是慈悲，对下边的小孩子，对在你以下的人，你都应该对他慈悲一点，不要有不爱护的心。

“矜恤孤寡”：矜，是怜悯；恤，是周济，就是布施给他一点东西，帮助他。“幼而无父曰孤”，小孩子没有父亲，叫孤儿；“老而无夫曰寡”，老年的女人没有丈夫，叫寡妇。这两等人，都是很值得可怜的，所以就要矜恤孤寡。“名慧香”：这就叫智慧香。

四。解脱香。即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香。

“四、解脱香”：第四种是解脱香。什么是解脱香？“即自心无所攀缘”：现在听清楚了吗？没有所攀缘！自己心里，没有攀缘心，这就是解脱。“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香”：你若有所攀缘：“啊！我想做一件什么事情。”这就是没放下，就总想着这件事，这就是念，有这种的邪念了。攀缘，就不得到解脱；你想得到解脱，就是要自己心里没有攀缘心。

五。解脱知见香。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不可耽空守寂。则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脱知见香。

“五、解脱知见香，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不攀善缘，也不攀恶缘，也“不可耽空守寂”：有的版本说“沉”空，这是个错字，本来是“耽”空。耽空，就是执着到空上；守寂，守着这种空寂。你不能说是：“我坐在这地方，什么也不学，我就空了！”那变成一个顽空，什么用也没有。好像皮球里也是空，但是那个空，什么用也没有，被皮球在外面包着，里边虽然是空的，你一点也不能利用。这耽空守寂，也就和皮球里那种空的境界是一样的，这叫顽空。那种空，你说有什么用？一样是空，但却不是像虚空的空，那是顽空；耽空守寂就是那个样子，那种空，你说有什么用？所以那就表示这个人，一天到晚那么坐着，死坐死坐的，他就百物不思，什么也不想。坐到这个地方，到吃饭的时候，他吃饭，到睡觉的时候，他也睡觉，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干。睡觉还有作梦的时候，他坐在那个地方，连梦都不做，你说这可

怜不可怜？把光阴都空过了，这就叫耽空守寂。

要怎么样子呢？“则须广学多闻”：你要广学，看很多的书；多闻，多听讲。好像现在我们听经，练习佛法，这就是多闻。所以好像有一些人，他也想学佛法，但是他不听经，也不实在去学佛法，自己根本就一窍不通。你问他佛法的道理，他说他都懂了，可是他什么都不懂，这就是这一类耽空守寂的人。

“识自本心”：你要明白自己的本心，“达诸佛理”：明白各种佛理。“和光接物”：怎么叫和光呢？那个是灯，这个也是灯，灯都有光，这光和着那光。你看灯光和灯光，有没有打过架？有没有起过冲突？那个灯光说：“你的光比我亮，不可以的，你快把你的光收回去！”就打起来了。没有！又或者那个灯光说：“啊！你的光根本这么小，你可以再亮一点；要不然，你不要同我在一个房子里做光！”没有的，没有这么讲，这就叫和光。和了！明白了吧？就是大家在这一个世界，你行你的道，我行我的道，各行其道，各不相妨恼，你也不障碍我，我也不障碍你，这就叫和光，光就是光明。就是你的名誉最高，我也不能说：“因为你的名誉高，我要把你打倒，显出我有名誉。”这就不和光。你行你的是，我行我的是，就各行其是。好像有人妒忌我，可以的，但是我不妒忌人。你比我愈好，我愈欢喜；你愈成功，我愈高兴，这样子就是没有妒忌心，这也就是和光。

那么说：“我和他和光，他不和我和光。”你若和他和光，你就不会知道他不和你和光。你若知道他和你不和光，那你也还没和他和光。明白了吗？他不和光，那是他的事，我不管！我和他和光。

接物，什么叫接物？接，是接引；物，是众生，就是机；接引众机。你欢喜大乘佛法，我就给你说大乘佛教；你欢喜小乘佛教，我就给你说小乘的四谛法；你欢喜行菩萨道，我就给你讲六度万行；你欢喜阿罗汉法，我就给你说十二因缘。应众生机而给他说种种法。果宁找dictionary（字典），说：“接物是help other people（帮助他人）。”这不仅仅是help，不仅仅是帮助，简直就是接引众生，令众生离苦得乐，这就叫和光接物。

你要无我无人，才能和光接物。你不要接了一个人：“啊！我又度了一个僧，多大功德啊！”“啊！我现在度了三个比丘、两个比丘尼出家，这功德有多大啊！”若一有这个心哪，那连一粒微尘那么多的功德，也没有了。要怎么样子呢？“无我无人”：做了，行无所事；做过的事情，像没有了，无我无人。“直至菩提”：乃至度人都成佛，也不执着这种度众生的功德。

所以《金刚经》上不是说：“我应灭度一切众生。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我应该灭度一切众生，而事实上，我一个众生也没有度。你看这种境界！你光念¾¾晚间念《金刚经》，早晨也念《金刚经》，念来念去，你对《金刚经》的意思，一点都不了解。完了，到时候还说：“噢！你看我呀！”还有个我呢！什么东西都把“我”摆到前边，那你念什么《金刚经》呢？念《金刚经》，要也没有人，也没有我，也没有众生，也没有寿者，这一切都是诸法空相。你看这多妙啊！所以要真正明白经义，直至菩提。

“真性不易”：真性也不变易，就是不更改，“名解脱知见香”：就叫解脱知见香；连你的知和见都解脱了，都没有了，无所执着了。“无我无人观自在”，无我无人，就是观自在菩萨。谁是观自在菩萨？你能无我，无人，就是观自在菩萨。“非空非色见如来”，你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色就是有，有色相。你不落于空，也不落于有，那就见到佛了。

善知识。此香各自内薰。莫向外觅。今与汝等授无相忏悔。灭三世罪。令得三业清净。

“善知识”：六祖大师又叫一声，各位善知识，“此香”：五分法身香，这是在你每一个人的法身里。所以“各自内薰”：你应该用这种法身的香，向你法身里来薰。“莫向外觅”：不要向外去找，不要向外驰求。

“今与汝等”：现在我再给你们“授无相忏悔”：传授没有形相的忏悔。什么叫“忏”？就是忏其前愆。什么叫“悔”？就是悔其后罪。忏悔可以“灭三世罪”：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的罪，都可以灭的。但是你要清净其心，诚心接受我的传授。“令得三业清净”：使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业、口业、意业，这三业都清净。

善知识。各随我语。一时道。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

各位“善知识”，“各随我语，一时道”：你们都跟着我说，同时各人称自己法名。现在六祖大师，给一切的善男信女传授三皈依，来忏悔、发四弘誓愿。

“弟子等”，“从前念”：从以前的念，“今念”：现在的念，“及后念”：将来的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最要紧的，你要知道念念不要被愚痴染。被愚痴染，就是被愚痴转；被愚痴转，就是变成愚痴。你念念不要走到愚痴那条路上去，念念都要生智慧，这就是不被愚迷染。

“从前所有恶业”：从前我所造的一切恶业，“愚迷等罪”：无明所造出来的罪。什么罪呢？就是杀、盗、淫、贪、瞋、痴、绮语、妄言、恶口、两舌，这十恶的罪。“悉皆忏悔”：我以前所造的罪业，我统统地都要改，要忏悔。“愿一时消灭”：我愿意在这一刹那之间，就消灭了。“永不复起”：再也不起这种愚痴、愚迷的罪。

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憍诳染。从前所有恶业憍诳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

“弟子等”：又各称法名，称弟子某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憍诳染”：憍，就是很骄傲的，就只知道有己，不知道有人，目空一切，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样子。诳，就是诳妄，也可以说是打妄语。诳妄自大，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全世界就是最第一，最伟大的人物了；甚至，无论是世界各国的领袖，如戴高乐、赫鲁雪夫、毛泽东和这所有的人，都没有你这么伟大，这就叫憍诳。你不被憍诳染，就是不被它所转；不被它所转，你就不会变成憍诳的人。“从前所有恶业憍诳等罪”：骄傲和诳妄等罪，“悉皆忏悔”：也是统统都忏悔去，“愿一时消灭”：愿在这一刹那的时间，就消灭，“永不复起”：再不起来了。

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

“弟子等”：又各称自己的法名，说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你看这个嫉妒！前边是愚迷、憍诳，后边是嫉妒。嫉妒是最坏的东西，人人修道，都被嫉妒障住。看人家比我好，就生了妒忌心；看人家比我聪明，也生了妒忌心；看人家学东西，比我学得快，也生了妒忌心；看人家修道打坐，坐禅坐得如如不动，也生了妒忌心；看人家吃饭吃得多，也生了妒忌心；看人家睡觉，睡得时间久一点，也生了妒忌心；看人家喝茶喝得多，也生妒忌心。总而言之，看人家其他什么事情，有自己做不到的，都生了妒忌心。甚至人家生病，生得时间久了，也生妒忌心：“为什么我不生病呢？”所以妒忌心是最坏的东西，你不要被妒忌的毛病所染，也不要被它所转，也就是不要变成这种的人。“从前所有恶业”：从前所有的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我统统都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愿同时把它消灭，再也不起来。

善知识。已上是为无相忏悔。云何名忏。云何名悔。忏者。忏其前愆。从前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是名为忏。悔者。悔其后过。从今已后。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凡夫愚迷。只知忏其前愆。不知悔其后过。以不悔故。前愆不灭。后过又生。前愆既不灭。后过又复生。何名忏悔。

“善知识，已上是为无相忏悔”：各位善知识，以上我所说给你们的，是无相忏悔的法。“云何名忏，云何名悔”：怎么叫忏？怎么叫悔？我现在跟你们讲一讲。“忏者，忏其前愆”：就是改掉以前的罪业，不再犯。“从前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悉皆尽忏”：就统统都改了，“永不复起”：再不生出来，“是名为忏”。

“悔者，悔其后过”：将来所犯的过错、罪过，“从今已后，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从今天开始，以后所有的恶业、愚迷、憍诳、嫉妒

等罪，“今已觉悟”：现在我已经明白，“悉皆永断”：永远把它割断，再不生出，“更不复作”：我也不再做错事。“是名为悔”：这叫悔。“故称忏悔”：所以总而言之，就叫“忏悔”两个字。

“凡夫愚迷，只能忏其前愆”：凡夫因为愚迷，太愚痴了，他做错了，知道改过，“不知悔其后过”：他不知道彻底改过自新，以后不要再犯。“以不悔故”：因为他不悔故，“前愆不灭”：以前所造的罪业，也没有灭，“后过又生”：以前的没灭，后边的又生出来。所以“前愆既不灭，后过又复生”：就愈造愈多，愈积愈多。“何名忏悔”：怎么叫忏悔呢？

善知识。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各须用心正听。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尽誓愿断。自性法门无量誓愿学。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

各位“善知识”，“既忏悔已”：你们现在已经知道，忏悔就是我给你们讲的，忏其前愆、悔其后过。既然忏悔已尽，我再“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我带着你们各位善知识，发四弘誓愿。“各须用心正听”：你们每一个人，都正心诚意地，用心听自心众生。你们好好听着，听着了没有？

“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尽誓愿断，自性法门无量誓愿学，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自己心里头的众生是无边的，你们要发愿度；自心的烦恼，也是无量，发愿要断；自性的法门，也是誓愿学；没有再比佛道高上的，你们各人发愿，都要成就自性的佛道。

善知识。大家岂不道。众生无边誓愿度。恁么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

六祖大师讲完上边四弘誓愿，又叫了一声“善知识”：各位有智慧的人，“大家岂不道，众生无边誓愿度”：大家岂不是说：众生没有边涯，没有

数量；但是你们要发愿来度众生？“恁么道”：怎么样讲度众生呢？度众生，“且不是惠能度”：你们切记，不是说惠能我来度你们各位众生。“善知识”，你们应该要知道，“心中众生”：众生是在自己心里。自己心里的众生，有善的众生，有恶的众生。善的众生，自己知道求无上道，发菩提心；恶的众生，就要你度了，要你发愿，度你自己心里的众生。

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要回光返照一下：我自己心里的众生，度好了没有？我是不是思想纯正？我是不是行为高尚？我是不是有妒忌心？我是不是有障碍心？我是不是有种种无明的心？要自己回光返照，省察一下。自己心里的众生，本来无量无边，举出来要紧的几点，给你们大家讲一讲。要紧的几点，是什么？就是“所谓邪迷心”：你要用正当的智慧，来度你邪迷心的众生。“诳妄心”：你骄慢诳妄的心，你要用谦恭的真实心来度。“不善心”：你就要用善心，来度不善的众生。

我们听经，要各各回光返照，自己问问自己，究竟我有没有这个毛病？经上讲说度这种众生，我心里有没有这种众生呢？若有，就要想法子度；你若不度，它就把你拖到地狱里去，你就出不来了，就受苦无穷啊！

“嫉妒心”：你看讲来讲去，都是讲妒忌。你有妒忌心，你就要用恭敬心，来度嫉妒心。你妒忌人吗？“我妒忌这个人比我好吗？我要恭敬他，要把妒忌心，变成恭敬心”。“恶毒心”：好像什么呢？举出一个例子，你们知道，好像菩提流支派他的徒弟，用毒药毒菩提达摩，这就叫恶毒心。这种恶毒心哪，你看菩提流支是个法师，但是他就妒忌其他的法师，教人去把菩提达摩毒死。

“如是等心”：像前边所说种种的心，“尽是众生”：都是众生啊！“各须自性自度”：你每一个人，要把你自己心里这些众生度明白了。不要明知是不对的，还不改，这就大错而特错了！“是名真度”：这叫真度众生。

六祖大师说了前面那一段，还恐怕人没有明白，又往详细说一说，说“何名自性自度”：什么叫自性自度呢？“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就是你自己心里邪见、烦恼、愚痴的众生，你要把它们教化过来。“将正见度

”：你用正见，把你烦恼、愚痴众生，都度过来。

“既有正见”：你有了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你用般若的智慧，把愚痴、迷妄众生，都打死。说：“那打死，这不犯戒了吗？”像这样子的犯戒，犯一点也不要紧的。真犯戒的时候，你不怕犯戒；不犯戒的时候，你又说犯戒了，你真难教化！你自己自性里的坏众生，你应该把它除去。除暴即所以安良，你把坏众生除去，那好众生就安乐了；坏众生就不妨碍好的众生，所以可以杀，可以打死它。

“各各自度”：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自性自度。“邪来正度”：你那邪的众生来了，你就用正的众生度；“迷来悟度”：迷的众生来了，你用悟的众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愚痴的众生，你用智慧去度；恶毒的众生，你就用善去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像这样度众生的，才是真真地度众生呢！

又烦恼无尽誓愿断。将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门无量誓愿学。须自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又无上佛道誓愿成。既常能下心。行于真正。离迷离觉。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愿力法。

“又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没有穷尽的时候，但是你要断。“断”，讲是断，其实就是变！这个断，可以改一个“变”字。怎么变呢？你若有烦恼，你把它变成菩提。为什么？因为烦恼即菩提，你若断了烦恼，就断了菩提。所以我们现在不要断，留着一点点，因为你若把烦恼断尽，也就成佛了。所以现在不想那么快成佛，就留头发丝这么多的烦恼，其余的，都把它变成菩提。这菩提多了，那烦恼少少的。这一点点，然后也把它变成菩提，就是烦恼即菩提了。誓愿断，誓愿变，把烦恼变成菩提。

“将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是也”：什么叫断烦恼啊？你就用自性般若的真正智慧，除去虚妄的思想。虚妄的思想，也就是妄想，也就是你的邪念，也就是你的无明。把无明去了，就是断烦恼。

“又法门无量誓愿学”：什么叫法门无量誓愿学？你“须自见性”：应该自己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常行正法”：你常常依照正法去行，不要行邪法。“是名真学”：就是真正地学佛法。你要是单单学，学的佛法很多，但是不行，这就不是真学了。你若真学，学了就要行。好像我们佛教讲堂，有一些学佛法的人，在没学之前，抽烟、喝酒、吃毒药，什么毛病都有。一学佛法呢，烟不抽了，酒也不喝，肉也不吃，毒药那更不要讲了。并且以前都是很懒的，早晨睡到晚间，晚间又睡到早晨，没有旁的工作，就是睡觉。现在不是看经，再不就是打字，再不就是听经，再不就是打坐，没有一个尽想着去睡觉了。因为觉睡得少的关系，所以听经的时候，就有人藉这个时候睡觉。这个我也很明白的，不是说他不欢喜听经，他是在这儿坐着听经，就入了昏沉三昧；我相信时间久了，他也会把昏沉众生度过来。所以你不要替他担心，我更不替他担心，我知道这些个众生都会自度的，不要人家度。这就是真学，你知道吗？若不真学，他就不这样子来苦干啰！

“又佛道无上誓愿成者”：难怪昨天晚间，果地要求要发愿，这不就是愿了？你就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就发这个愿，这根本就是菩萨所应该发的愿。

“既常能下心”：你既然常常能下心。这个下心，讲《地藏经》不是说：若有国王、宰辅大臣、百官众人，或者长者、居士，或者婆罗门，或者刹帝利，你若遇到最贫穷的、聋残喑哑愚痴的这种人，你能自己亲身去做布施，能以含笑言喻语，对他欢欢喜喜地来安慰他、晓喻他，令他好像有快乐的感觉。这种的功德，就是等于供养百恒河沙诸佛的功德。

所以佛道无上誓愿成，你想要到塔的顶上，你先要从塔的底下上去。“万丈高楼，从地而起。”万丈的高楼，是从地底下砌起来的。不像有一个中国人，回到香港去，讲了不合乎逻辑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纽约啊！你知道纽约的摩天楼吗？摩天楼，不是在地上砌起来的，是在空中打的地脚。地基是在空中打起来的，我到那儿去，造摩天楼的时候，我亲眼看见的。”一般不懂的人就说：“哦！摩天楼在空中造起来的，这怎么造的呢？”哦！就是你也想怎么造的方法，他也想怎么造的方法，结果想也想不通，得了脑

溢血，就死了。你说可恶不可恶？他造出这么一种谣言来，令人就相信他，这就是没有基础。他不合乎逻辑，说摩天楼是从空中造起的，不是在地下造起来的；等我到纽约一看，这才证明摩天楼，也是在地下造起来的，并不是在空中造起来的。

在中国，有的人又造这么一种谣言，说：“美国啊！真是美丽啊！美国的云彩，和中国也不同的。啊！什么色的都有，花花绿绿的，和那个国旗一样的。”又有的人说：“啊！美国的月亮，是三角形的，不是圆圆的。美国的太阳，是方的，不是圆的。”唉！你说这些话，你相信不相信？

所以成佛要先下心。下心就是低矮，不是贡高我慢，说：“你看我！”不是这样的，他要常能低心下气。

“行于真正”：行于真正什么？行于真法，行于正法，行真正的法。“离迷离觉”：说：“迷可以离，那觉怎么可以离呢？”这个“觉”不是个正觉，是诸恶觉观的“觉”，是恶觉。觉有正觉、有邪觉。什么叫邪觉？你看那些人，你教他学一点正法，学也学不会；你若教他学邪门的，旁门左道的事情，很快就会了。不说旁的，就拿赌钱来讲，你教他学真正的法，他学不会；你教他学赌钱，他一看就会，不要教他。你教他学吃鸦片烟，也不用教他，他就会了。总而言之，这一些不正当的，他很快就明白，这就叫恶觉。所以要离恶觉，不然的话，你说：“哦！觉也应该离开呀？”这是离恶觉，不是离正觉。

“常生般若”：由什么你知道是离恶觉呢？就由这个常生般若。般若是智慧，智慧也就是明白，明白就是觉。你要是离开般若了，怎么可以呢？所以它下一句说：“常生般若。”

“除真除妄”：这个真，是除似是而非的真，不是真的“真”。把真也除去，妄也除去，那本来就是真如自性了。真如自性，你不能说它是真是妄。因为有真才有妄，有妄才有真；你若没有妄，也就没有真了。真如自性，是无妄亦无真。《楞严经》上说：“言妄显诸真”，妄就是显真的。“妄真同二妄”，你若说是妄和真，那这两个都变成妄的了。真的“真”，根本没有

对待，也没有一个真，也没有一个假。所以真也要除，妄也要除，“真不立，妄本空，有无俱遣不空空。”真也不立，妄也本空，有和没有都不要了，这时候不空也要空了。

“即见佛性”：你能这样子，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就是在这个言下，佛道也就成就了。“常念修行”：常常念念要修行“是愿力法”：你要修行这四弘誓愿的法。你有愿、有誓，才能有修、有行的，所以要依照四弘誓愿的法去修行。

善知识今听四弘愿了。更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善知识。归依觉。两足尊。归依正。离欲尊。归依净。众中尊。

“善知识，今听四弘愿了”：各位善知识，你们现在听完了四弘誓愿，“更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我再给你们授无相的三皈依戒，各位“善知识”，“归依觉”：觉，也就是佛。佛者觉也，觉者佛也；觉就是佛，佛就是觉，所以要皈依觉。“两足尊”：什么叫两足尊？就是福也充足，慧也充足，福慧都圆满，这叫两足尊。

“归依正”：正也就是法，法也就是正；正法，法正。皈依正，就是皈依正法，不要皈依邪法，不要皈依天魔外道那些法。皈依真正佛法，能有什么好处呢？“离欲尊”：我们人人都有欲。欲真是害死人的，我们为什么不成佛？就因为有欲。欲有了，就有贪心；有贪心，瞋心、痴心，跟着就都跑出来。你学佛法，就要离欲，去欲断爱，没有贪欲，所以这叫离欲尊。

“归依净，众中尊”：净者僧也，僧者净也。皈依净，也就是皈依僧，因为僧人叫清净福田僧。怎么叫清净福田僧呢？清净，就是不染污。什么是不染污？真正修道的僧人，要持银钱戒，手里不要拿钱的。你身上若没有钱，那就是净；你有钱，那就是邋遢，就是不干净，所以真正修道要和钱离开。但是话又说回来，无财又不养道，你若没有钱，你就修行，也不能生存，所以又要有钱。钱，你不要着住到上面，不要一天到晚尽想攀缘：“谁银行里有几百万块钱，我向他化一笔来。不错的！化一点钱来，我或者造庙，或者请一部《大藏经》，或者办个学校，这都是功德嘛！”可是，他就忘了这是

攀缘，是不净物。

讲到这个地方，我想起我在东北，有一段的时期，和钱分开家了，手里不摸钱。为什么那时候我持银钱戒呢？这有一点原因。我出家时，庙上有四、五十个和尚，有的时候二、三十，有的时候十几个，有的时候三、四十也不一定。我到庙上出家时，方丈和尚没有在，可能到外面去化缘，其他人没有认识我的。我到那儿说出家，庙上那些和尚，就把我留下了。我说：“我认识方丈和尚。”大家都很高兴的，很欢迎。

这么样出家，要做什么呢？要做苦行。我做的苦行，和你们做的不同，你们是打打字，念念经，或者是有其他的工作。我那是乡下很大的一座庙，有很多工作；就扫这庙的院子，也要一个钟头才能扫完的。我在庙上洗厕所，这是我第一个工作。但是那个厕所，不是这种的厕所，那种是在地下挖一个坑，要把粪拿出来放到一边去，那个味道很“香”的；因为修道的人，不愿意闻香味，所以把粪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工作，是由我来做，因为我是初初发心，对于香尘还没有断，所以天天收拾这个工作，也都不太讨厌。

在庙上，我也扫地，做种种的工作。有的时候，天下雪，就要早一点把路都打扫干净，人好走路去上殿、念经。我在人都没起身以前，好像人四点钟起身，我在两点钟就起来，把这个地方天下的雪，都收拾干净。其他人起身走路，就没有雪了。这是我的工作。

等到方丈和尚过了一个时期回来，一见到我：“啊！你来了。”我说：“我来了。”在这儿出家完了，他就和大家开会，要在庙上选首座和尚。首座和尚，就是除了方丈和尚，就是首座，等方丈若退位，就首座做方丈。那么有几十个和尚，方丈和尚谁也不选，要选我做首座和尚。问大家，大家都反对，说：“他一个刚出家的，怎么可以做首座和尚呢？”方丈和尚说：“那我们在韦陀菩萨前，大家来抽签！”就求签。谁可以有资格做首座，就写上的他名字，到签筒摇；摇出来看是谁的名字，就是谁。摇了几次，哎呀！很奇怪！这大约是韦陀菩萨要给我找一点工作，所以摇了三次，都是我的名字跳出来。所以大家也不敢反对，这韦陀菩萨安排的；所以我在庙上就做首

座。

做首座以后呢，方丈和尚又想教我当家；当家就是做boss（老板）之类的。我一想：“太麻烦了！好了！你教我当家，我不拿钱，你看这个家怎么当法？”所以他教我当家，我说：“可以的。但是我不拿钱，你旁人拿钱旁人数，我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拿钱的，那我当这么个家就可以。”这么样子，就持银钱戒啰！持银钱戒，很奇怪的，我出门，多数是自己出去搭火车，我那个庙上，离火车站很近的，没有巴士，有火车。搭火车要买票；你若拿钱买票，这也是拿钱了。我到什么地方去，就在火车站那儿等着，看有熟人来，他给我买票我就去；没有熟人来，我就在那儿等。但是很奇怪的，每逢我到什么地方去，在火车站上等火车，一定有人来问我到什么地方，然后就给我买票。所以这是讲“净”，你若不拿钱，那是真正净了；你有一分钱，那也没有净。所以这皈依净，就是皈依僧。

怎么说净就是僧呢？僧要清净，所以皈依净，也就是皈依僧。僧人，是众人里最尊贵、最高尚的，所以这叫众中尊，众人中的一个最尊贵的。

从今日去。称觉为师。更不归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着。名离欲尊。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着。名众中尊。若修此行。是自归依。

“从今日去”：从今天开始，“称觉为师”：称觉为我的师父，“更不归依邪魔外道”：不再皈依天魔外道，又去做旁门外道的徒众。“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以自己的自性三宝，常自证明。“劝善知识”：现在我劝各位善知识要“归依自性三宝”：你皈依自性佛宝、自性法宝、自性僧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佛，就是觉；法，就是正；僧，就是净。

“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你皈依觉，就不要生邪迷的心。“少欲知足”：不是说我不吃肉，这就少欲了；不是说我看多一点经，这就是少欲了。不是的！少欲，就要离去淫欲心。淫欲心不离，《楞严经》上说：“淫心不除，尘不可出。”你不离淫欲心，要是想出三界，那是无有是处的。所以少欲就要知足；知足，就是没有贪心，穷死也不贪，饿死也不贪，无论怎么样的困难，也不要生出贪心来，要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你看！这说得清清楚楚：能离财、离色，不贪财、不贪色，也不贪名，这就是两足尊¾¾福也足了，慧也足了。

“自心归依正”：你自己心皈依正法，“念念无邪见”：念念不要有邪心，也不要有邪见。“以无邪见故”：因为没有邪见的缘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着”：就没有人我，也没有贡高，没有贪，也没有爱，没有执着。“名离欲尊”：你能这样子，这就叫离欲尊。你看！离一切的欲¾¾欲心。

“自心归依净”：皈依清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一切所有的尘劳。尘劳，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一切；这个社会上的境界，都叫尘劳。“自性皆不染着”：你自己不被流俗所转，不被社会潮流所融化，你应该教化社会，应该教化众生，不要被众生教化了。

好像以前有一个girl（女孩子），在我们这儿学佛法，她和男朋友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钟头，我在那儿看着。她说她想要度他信佛。我说：“他是信什么的？”她说：“他信天主教的。”我说：“你不要被他度得你信了天主教，那已经就不错了，你还想度他信佛啊？”我说：“你小心一点！”果然没有好久，她就跑了。究竟是信什么？是被人家度了，是度了人了？不知道。

“名众中尊”：你自性不染着，就叫众中尊。在众生之中，你是最尊贵的，因为众生都是染着的。你若想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想与众不同，你必须要离欲！你没有欲念，那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呢！真正一个学佛法的，自己这些毛病不去，光会讲几句佛法，有什么用啊？一点用处都没有！“若修此行”：你若能这样修行，“是自归依”：这就是真正的自皈依。

凡夫不会。从日至夜。受三归戒。若言归依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凭何所归。言却成妄。

“凡夫不会”：这一般的凡夫，不明白皈依的道理。“从日至夜”：从白天到夜里，“受三归戒”。“若言归依佛”：假设你说皈依是皈依佛，“佛在何处”：佛在哪个地方？“若不见佛”：你若没有看见佛，“凭何所归”：你凭着什么去皈依？“言却成妄”：你若说我见了，我见到佛了！那就是你打妄语。

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

“善知识”：各位都是有知识的，“各自观察”：你自己观察，“莫错用心”：不要错用了心。“经文分明”：经上的文，说得很明白，“言自归依佛”：说要你自己皈依自己的佛，“不言归依他佛”：不是教你皈依他佛。你自己的自性佛，本来就有的，但是你没有明白，没有善知识指给你，你就不知道。现在你皈依之后，就是明白你自性的佛，所以经上不说皈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自己的佛，你若不皈，你依到什么地方去？你依靠外边，那都是向外驰求的。

今既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

“今既自悟”：现在你自己应该明白，“各须归依自心三宝”：你们都应该皈依你自己心里的三宝，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皈依觉，就不应该做糊涂事；皈依正，就不应该做邪事；皈依净，就不应该做肮脏、不清净的事情。“内调心性”：你调伏你的心性，要有觉悟。“外敬他人”：你要是真正明白佛法的，不要说朋友、亲戚，你要恭敬，就是任何不认识的人，你都要对他存恭敬的心。不能说见着这个人，我就把面目板起来，好像用墨抹上，就把面黑色地现出，这就是自己没有恭敬心。对你最不好那个人，你应该对他最好，这是真正学佛法的人的本色，这是应该有的。说：“那我对你不好，怎么我没看见你对我好呢？”你根本也没有对我不好，我怎么会对你好啊？你看这是妙不妙？“是自归依也”：这就是自己皈依自性的三宝。

善知识。既归依自三宝竟。各各志心。吾与说一体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见三身了然。自悟自性。总随我道。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圆满报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

“善知识，既归依自性三宝竟”：你皈依自性三宝完了，“各各志心”：你们都要有诚心，“吾与说一体三身自性佛”：我再给你们说一说，一体三身的自性佛。“令汝等见三身了然”：令你们见得到三身的佛，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真真实实的。“自悟自性”：你们各人应该自己觉悟自己的性。“总随我道”：你们都跟着我来说，“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圆满报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于自己的色身，就皈依本有的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皈依本有的千百亿化身佛；于自色身，皈依本有的自性圆满报身佛。

善知识。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为自心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

“善知识，色身是舍宅”：色身好像房子似的，“不可言归”：既然是房子，就不是教你皈依色身。皈依什么呢？皈依你的自性。“向者三身佛”：刚才我所说的三身佛，“在自性中”：在你自己的性里；三身佛，不过暂时住在你的色身里。“世人总有”：世间人，任何人都有这三身佛，可是他都不认识，都忘了。“为自心迷，不见内性”：因为他自心的迷昧，不见本有的自性。“外觅三身如来”：向外边去找清净法身佛、圆满报身佛、千百亿化身佛。“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他没有知道自己身里本有的这三身佛，都在自己的自性里边本来具足的。

“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现在听我对你们讲过后，我就令你们各人，在你自己本有的色身中，见你自己的本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这三身佛，是从自性生出来的，不是从外边得来的。

何名清净法身佛。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着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此名清净法身佛。

“何名清净法身佛”：怎么叫做清净法身佛呢？我跟你讲一讲，“世人性本清净”：就是说一切世人，他的自性，本来是清净的。“万法从自性生”：一切的万法，都是从自己本性生出来的。怎么样说呢？“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你若想一切恶事的时候，就有恶事的行为表现出来。“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你心里思量所有的善事，就有善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是诸法在自性中”：所以一切善恶诸法，是由你自性生出来的。

“如天常清”：这有一种比喻，比喻什么呢？就像天常常是清朗的。“日月常明”：日和月是常常明照的。“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因为在虚空中，有浮云盖覆，把太阳光遮住，所以就上明下暗，上边是明朗的，下边就黑暗。“忽遇风吹云散”：忽然间遇着一股风，把云吹散。“上下俱明”：上边明了，下边也明了，上下明彻。“万象皆现”：一切的万事万物，没有不现出来的。“世人性常浮游”：世人的性，常常浮游，“如彼天云”：就像在天上有云彩一样。

“善知识”：各位！你们都是有知识的，“智如日”：你若有智慧，就犹如有太阳光一样。“慧如月”：慧就像月似的。“智慧常明”：你般若智慧常常明照。“于外着境”：所有外边一切执着的境界，“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你把你妄念的浮云破了，就不会盖覆自性；因为你没有破妄念的浮云，所以把自性盖覆了！“不得明朗”：自性所以就愚痴了，没有那么大的智慧。

“若遇善知识”：假设你若遇到真正的明眼善知识，“闻真正法”：听见真的法和正的法，“自除迷妄”：你把你无明、烦恼、迷妄，都除去，“内外明彻”：犹如琉璃一样，里边也看见外边，外边也看见里边。“于自性中”：在自己的性中，“万法皆现”：一切的万法，都在你自性里现出来。“见性之人，亦复如是”：能识自本心、见自本性的人，也就像天无云似的。所以说：

心平百难散，意定万事吉。

你心若平，什么灾难都没有。为什么你有灾难呢？就因为你心里不平。意定万事吉，你意若有一定了，什么事情都吉祥。又说：

心清水现月，意定天无云。

清净的心现前，好像水里现出月亮似的。意念要是有定，天也就没有云。

心止念绝真富贵，
私欲断尽真福田。

你妄想心止了，贪念也绝了，这才是真富贵。真正富贵的人，没有贪心。有贪心的人，都是穷人；他就有少少的钱，也不知足，所以就生出贪心来。所以说心止念绝，是真富贵；私欲断尽，是真福田。私欲，你自私的欲念若没有了，这是真正的福田，真正有福了。“此名清净法身佛”：你能这样子，这就是清净法身佛。

善知识。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归依。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见性通达。更无滞碍。是自归依。何名圆满报身。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已过不可得。常思于后。念念圆明。自见本性。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自性起一念恶。灭万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恶尽。直至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名为报身。

各位“善知识”，你们“自心归依自性”：也就是收拾自性。“是归依真佛”：你自己能回光返照，这是皈依真佛。“自归依者”：什么叫自皈依？现在给你们再讲清楚一点。“除却自性中不善心”：除却，不要它。不要什么呢？不要自性里这一些不正当的心，就是不善心。不善心是什么心？就是恶心。

“嫉妒心”：也要除去，你不要舍不得你嫉妒心，切记不要嫉妒他人。为什么你愚痴呢？我现在告诉你，就因为你在前生，生生世世你尽妒忌人，妒忌人家聪明，所以自己就愚痴；妒忌人有才能，所以自己什么能力也没有；就因为妒忌人，所以自己就不如人。“谄曲心”：不要有谄媚弯曲的心，就是不直的心。

“吾我心”：什么都有个我，这个吾、我，都是贡高的心。“诳妄心”：也不要有诳妄自大的心。“轻人心”：不要轻视其他的人。“慢他心”：你也不要对其他人有骄慢心。“邪见心”：无论见着什么境界，不往正当的地方想，就往邪的地方想，就想到不正当的道路上去，邪见很容易现出来的。“贡高心”：总觉得自己比旁人都高、都大。“及一切时中”：和一切时的里边，“不善之行”：所有不善的行为。“常自见己过”：你常常自己知道自己有过错。“不说他人好恶”：不说他人好、不好，“是自归依”：这就是自皈依。你若有这些心在里边，就谈不到皈依。

“常须下心”：你常常要很谦下，要存这种心，“普行恭敬”：对任何人都要有恭敬心。“即是见性通达，更无滞碍”：这就是见性，就是通达没有滞碍，“是自归依”：这也叫自皈依。

“何名圆满报身”：什么叫圆满报身呢？“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给你们举出一个例子来比喻，好像一盏灯，就能破除一千年的黑暗，一千年的黑暗就没有了。“一智能灭万年愚”：只要你有智慧，就有一万年的愚痴，也都可以消灭。不要说一万年，就是一万大劫你愚痴，现在你生出智慧来了，也都可以灭去。

“莫思向前，已过不可得”：你不要存过去心，过去心不可得，你不要回忆过去的事情，也不要追将来。“常思于后”：你常常思想：“将来我怎么办？”将来你怎么办？你将来种善因，就结善果；种恶因，就结恶果。你做好事，就有好的果报，做不好事，就有不好的果报。所以说“念念圆明”：你要有正念，要有“圆明光灿烂”这种念。不要有邪知邪见、自私自利、妒忌障碍，就怕人家比我好。其实，你怕人家比你好，人家还是比你好。你不怕人家比你好，那或者你比人家好一点；你怕人家比你好，那人人都比你好。

“自见本性，善恶虽殊”：你自性虽然有善性，有恶性；善恶的性不一样的。“本性无二”：但是，本来的性是无二的。你生出善，有善性；生出恶，有恶性。但是本来没有善、没有恶的那个性，是无二的，“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不二的性，就叫实性，也就是你的真如自性，也就是真如实性，〈证道歌〉不是说：

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于实性中，不染善恶”：于本来的实性里，没有善，也没有恶，是纯圆独妙，圆陀陀、光灼灼的。“此名圆满报身佛”：这就是圆满报身佛。

“自性起一念恶，灭万劫善因”：你自己的性里，若生出一念的恶心。什么叫恶心？就是毒害之心。前边不是对你们讲，像菩提流支那种心，就是毒害心，就是恶心。你生出恶心、恶念，你那万劫的善因，就都灭了。“自性起一念善”：自性你若生出一念的善来，“得恒沙恶尽”：你恒河沙那么多的恶业，也都消灭了。所以说：

一念善，就是成佛之因；
一念恶，就是地狱之因。

你想要成佛或下地狱，看你自己生的是什么心。

“直至无上菩提”：乃至于成佛；无上菩提，就是成佛。“念念自见”：念念自己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失本念”：本念，就是你自己的真念，你自己的真性。“名为报身”：这就是叫圆满报身佛。

何名千百亿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为变化。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觉。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善知识。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从报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归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归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识自性佛。吾有一无相颂。若能诵持。言下令汝积劫迷罪。一时消灭。

六祖大师讲完了圆满报身。圆满，是无欠无余、无得无失、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男无女、无善无恶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完了又说，“何名千百亿化身”：什么叫千百亿化身？我们就一个身，怎么会有千百亿化身呢？说佛有千百亿化身，那是佛的化身，与你有什么关系？与我有什么关系？所谓千百亿万化身，也就是千百亿万的思想，千百亿万的这种思量。说是：“释迦牟尼佛有千百亿万化身，他也化身成佛，也化身成菩萨，也化身成阿罗汉，也化身成声闻、缘觉，也化身到天上，也化身到人间，也化身阿修罗，也化身地狱、饿鬼、畜生。他无处不现身，所以叫千百亿万化身。”不错！这是一个讲法。

还有一个讲法：我也有千百亿万化身，你也有千百亿万化身。我收了千百亿个徒弟，这千百亿个徒弟，个个都学师父的修行。师父一天吃一顿饭，这些徒弟也都说：“我也一天吃一顿饭。”这是我的化身。师父说：“我不攀缘，我不各处去向人家用种种手段攀缘，你也不能攀缘。没有人供养吗？就饿死！这是最好了。”我的徒弟就跟着我学了：“啊！好，饿死也不攀缘。”所以这是我又出来一些化身。总而言之，谁跟你学佛法，将来照你那样学，这都是你的化身。你现在是我的化身，将来你也有化身；你不要以为就是我的化身，你也有化身，所以你也有千百亿万化身。总而言之，你有一个好样儿，别人照你这好样儿学，就是你好的化身；你有一个坏样子，像鬼的样子，别人也就跟你学那鬼的样子，那就是坏的化身。

“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你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才说：“一念不生全体现”，你一念不生，你本来佛性，就现出来了。但是你是不是能不生呢？你心里没有妄想？没有想：“啊！明天我吃什么东西？今天晚间我几点钟睡觉？”没有想：“我很渴了，要喝杯茶。”这也是妄想嘛！你若能什么妄想都没有，那你就是佛了。但是你没有做到，你不能这样子；你不能这样子，那你还不是佛呢！等你这样的时候，你再说你是佛；你没有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要修行。

你不修行，说：“我就是佛了。”你是个狗佛！真是简直的莫名其妙。所以不是人人都可以说：“哦！人人都是佛。”你要修行才成佛；你不修行，你成什么佛？不修行，人就是人，狗就是狗，畜生就是畜生，所以必须要修行。你若一念不生就全体现，“六根忽动被云遮”，你眼睛一看东西：“哦！这儿有颜色了。”耳朵一听声音：“哦！这是音乐啊！”简直，这被境界转了嘛！这就是被云遮了！头先不讲云吗？六根忽动被云遮，你一用六根、六尘、六识，这就被云遮起来了。你不要以为我方才那是骂人，狗子也有佛性的，但是它要修行。

“一念思量，名为变化”：你有了思量，这就有变化，有化身了。你看一看，这化出什么？“思量恶事，化为地狱”：你若一想恶事：“哦！我想个办法，得怎么样能可以最有名？要怎么样最可以得到利益？啊！我去打劫、杀人、放火、抢人。”这是恶，这就是地狱。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喔！你说：“我要帮助人。我看某人没有钱用，送给他几百万块钱，帮助他生活没有困难。”这是善事，这就是到天堂上了。说是：“我们美国有几个出家人，出家人没有人供养，我去供养！”这就是天堂。在这么富有的国家，不要等得把出家人都饿死了。

“毒害化为龙蛇”：你有毒害的心，这就是龙、就是蛇。“慈悲化为菩萨”：你发慈悲心，就是化身成菩萨。“智慧化为上界”：你有聪明，就向上爬去，向上界去。“愚痴化为下方”：你要是愚痴到极点，就往下降，这叫“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自性变化甚多”：你的自性变化很多，这就是千百亿万化身。“迷人不能省觉”：迷人自己不知道省悟，不知道觉悟。

所以“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念念都是恶：“那个人对我真不好，简直真可恶！我一定破坏他，想尽方法来破坏他。”这是恶。好像神秀大师，想尽了方法破坏六祖大师，时时都派人去杀他，这就是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你如果回光返照，回一念善事，“智慧即生”：就生出智慧来，就不愚痴了。“此名自性化身佛”：这就是自性化身佛。你明白了吗？

“善知识”：你明白了，就是善知识；你若不明白，就是恶知识。你愿意做善知识吗？“法身本具”：法身是自己本有的，“念念自性自见”：你念念都应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是报身佛”：这就是圆满报身佛。“从报身思量，即是化身佛”：从你的报身，你有所思量，这就是有了变化身，有了化身佛。

“自悟自修”：你自己应该觉悟，自己应该修行。不是说教他人觉悟，教他人修行；要你自己“以身作则”——以身做个榜样；你要修行，不是尽讲口头禅。这口头三昧，一天到晚，呱呱呱呱呱呱呱，讲是讲了，但是行一点都没有。你说的一丈，不如行的一尺；你若行一尺，比你说一丈总好得多。你没有实行，尽讲口头禅，那叫骗人呢！所以你们听我讲经，不要想我讲的是好不好；你就看我天天有没有骗你们？这么几年了，我怎么样骗你们来着？

“自性功德，是真归依”：你自性里本有的功德你明白了，那是真正皈依。说是：“我皈依自己，自己就是这个身体。”可是也不是皈依你身体。你若弄出你身体，又是头上安头；好像那个演若达多，自己各处去找头去。

“皮肉是色身”：皮肉是个有形、有色的身。“色身是宅舍”：色身是你自性的舍宅，所以你不要把你身体说成：“这就是我了。”身体不是我，是谁呢？是他？也不是他。身体是我的，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但是你不能说身体就是我。我常常不是讲过，你住在房子里，这房子是我的房子，你不能说：“房子就是我了。”这房子若就是你，人家一听，就说：“哇！他连自己都不认识，认为他房子就是他自己。”房子是一个物质，所以你身体也是个房子，你不要错认你的房子是你。听明白了吗？

所以这皈依，并不是皈依自己色身。皈依什么呢？皈依自己的自性。“不言归依也”：不是皈依色身，是皈依自性。“但悟自性三身”：你自性里，具足清净法身佛、圆满报身佛、千百亿万化身佛。“即识自性佛”：你要是认识你自性的佛，那你就是具足三身。

“吾有一无相颂”：六祖大师说：“你不要着急，我有一个最好的消息告诉你。什么呢？我有一个无相的颂，你知道吗？愿不愿意听啊？如果你愿意听，那我就讲给你听；你若不愿意听，那我就收起来。”当时大家说：“哦！大师啊，我们都愿意听，请你慈悲给我们说。”所以六祖大师就说了：“若能诵持”：我说的无相颂，你若能念熟了，能背出来。“言下令汝积劫迷罪，一时消灭”：我说完了，就能使你们从无量劫、无始劫、多生多劫到现在，积劫的迷罪，即刻就消灭了。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还要找它吗？那可要费一点的功夫，才能找着。

颂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养福无边 心中三恶元来造
拟将修福欲灭罪 后世得福罪还在
但向心中除罪缘 各自性中真忏悔
忽悟大乘真忏悔 除邪行正即无罪
学道常于自性观 即与诸佛同一类
吾祖唯传此顿法 普愿见性同一体
若欲当来觅法身 离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见莫悠悠 后念忽绝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见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颂曰”：这偈颂说，“迷人修福不修道”：迷人只知道修福，做功德，你教他自己修行用功，他不肯。好像我们现在的暑假班，人人在这儿，不怕苦不怕难，不怕腿痛，不怕腰痛，不怕浑身都痛。你痛！我就和你拼命，我豁出命不要，我也要修行。你看！这种志愿，真是难得，尤其都是一些青

年有为的人。今年虽然人不太多，但是都这么诚心，所以我很高兴。这个暑假班，我很欢喜的；但是我欢喜，也不能教你看得见的。喔！就一天对你们哈哈哈，不是这个欢喜。我是真欢喜！

“只言修福便是道”：他说：“修福就是道。”好像梁武帝似的：“你看我度僧、造庙、布施、设斋，我的功德有多大啊！嗯，我的功德恐怕比释迦牟尼佛都大了！”“布施供养福无边”：布施供养，不错，是求福的，福无边。“心中三恶元来造”：什么是心中的三恶，有人知道吗？讲一讲！怎么都没有了？（弟子：greed, hatred, and delusion贪瞋痴）哦！你们听到了没有？就是这个。心中贪。贪什么？贪吃多一点；贪什么？啊！再吃多几粒花生，今天不会饿了。瞋，“我想要吃多一点，却被他给吃了。”心里瞋了！一瞋就不讲道理；不讲道理，就是愚痴。只知道修福，不知道修慧，所以就愚痴得这么样子，连吃东西都放不下，总说要行苦行，你说可怜吧？

“拟将修福欲灭罪”：你准备修福，灭除你的罪业，这是不可能的。“后世得福罪还在”：你就是求福、种福，将来你得福，可是你罪业是不能消的，还是一样存在。

“但向心中除罪缘”：你但向自己心里，除去你的罪缘。除什么罪缘呢？除你的妒忌心，除你的障碍心，除你的贪心，除你的瞋心，除你的吾我贡高心，除你的谄曲心，除你的毒害心，除你的邪心，除你的不善心。你把这些除去，这就没有罪缘了。说：“那怎么可以啊！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老朋友，几千万个大劫，都跟着我这么久了，我怎么可以都舍了？”你不可以舍吗？不可以舍，陪着它们下地狱去！没有旁的办法。

“各自性中真忏悔”：你各自要在自性里，生出真忏悔来。“忽悟大乘真忏悔”：你忽然了悟大乘的佛法，真正的忏悔。真正忏悔，就是要除你一切不正当的心，所以说“除邪行正即无罪”：你看不是说得很明白嘛？一点也没有说是比喻啊！除邪行正，你除去你的邪心，行正大光明的路；即无罪，就没有罪了。

“学道常于自性观”：学道的人应该常常回光返照，问问你自己做的是什么事？你做的是人事？你做的是鬼事？你做的是畜生事？你做的是马牛的事？你做的什么事，就是什么。你做人事，就是人；你做佛事，就是佛。什么是佛事？佛就是慈悲喜舍。对人人都慈悲，不是假慈悲，是真慈悲；不是慈悲里头，还有贪心，“我对你慈悲一点，你对我慈悲很多。”不是这样子。我对你慈悲喜舍，没有抛砖引玉的心。把砖抛出去，造房子的砖，brick，引回来一块玉，jade；就是送人一块砖，希望人家给一块玉，这叫抛砖引玉，不是这样子。你学道，常常于自性上观察，要回光返照：“我自己到底是什么心？我是魔王心，还是佛心？我是自私自利的心，还是大公无私的心？”你若能大公无私，“即与诸佛同一类”：这和诸佛是一样的。你要做佛事，才是佛；你若不做佛事，你做鬼事，怎么可以成佛呢？

“吾祖唯传此顿法”：我的祖师菩提达摩，就单单传顿教的法门！“普愿见性同一体”：普愿一切的人，都见佛性；同一体，皆共成佛道。

“若欲当来觅法身”：你若想将来得到法身，“离诸法相心中洗”：你要离一切法相，不要执着，不要生妒忌障碍、无明烦恼。你自己觉得人家所行所作都不如你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是错误。要离诸法相，没有法执，也没有我执，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心中洗，你自己好像洗涤自己的心，洗心涤虑，把自己心洗干净。

“努力自见莫悠悠”：你用力气，不要懒惰，听到没有？懒惰是不会成功的。你用力向前精进，勇猛精进。自见莫悠悠，你不要悠悠啊，好像：“等一等、等一等，明天我再修行；等一等，明天我再翻译；等一等，明天我再打字。”等一等，什么都等一等；乃至于吃饭，也等一等我再吃。等到死的时候，可不由得你了，你说：“等一等我再死。”那就没有人许可你了。“等一等我再死。”你如果真正有把握，应来去自由，生死由我，而不由他，不由阎王来支配。好像三祖大师，抓着树枝说：“你们看！其他人都坐那儿死，你们以为是不得了，你看着我这么样子！”啊！就走了。你看这多自在啊！

“后念忽绝一世休”：你要是等一等啊，等你一口气不来，你再修行也来不及了。后念忽绝，就是死了。就死的时候，你等着吗？你不着急？不着急，那后念忽绝，你后边的念头断了。所以在坛经前面不是说，不教你断念吗？你一念断，就死了，到旁的地方托生去了。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这样。一世休，一世都完了，什么也没有了。这时候，名也没有，利也没有，什么都放下了；放不下的，也要放下，你无论什么爱人啊，什么都要放下了。

“若悟大乘得见性”：你若要明白大乘，得见性的法门，“虔恭合掌至心求”：你要很虔诚恭敬地合起掌来，要求无上道。

师言。善知识。总须诵取。依此修行。言下见性。虽去吾千里。如常在吾边。于此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何勤远来。珍重好去。一众闻法。靡不开悟。欢喜奉行。

“师言”：说完前面无相颂后，六祖大师又说了。我相信六祖大师，是很好说的，所以说出一部坛经；若不好说，什么经都不会有的。所以我现在把他说的坛经，给你们也说一说。各位“善知识”：说各位啊，你们都是很聪明的，都是有善根的人。多生多劫以来，你们都是和我有善缘的，所以大家才能遇到一起。但是那时候可能没有外国人，统统都是中国人。我现在遇到你们这些美国人，这是更有缘了。

“总须诵取”：你们都应该把无相颂背起来，“依此修行”：依这无相颂来修行。“言下见性”：你一诵，就明白了。你说：“除邪行正即无罪。”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除邪，就去行正，那你罪业就没有了。你若明白见性，“虽去吾千里，如常在吾边”：你若明白我所说这个偈颂，就离我一千里路远，也好像在我身边一样。

好像你们五个人，到台湾去受戒，要是明白我讲的这部经，你们到那儿，也一样能记得、能实行，和在我旁边一样的。如果你们不听我教的这些道理，到那个地方又攀缘，又生妒忌心：“同戒的这些人，都不好，中国人，真是坏透了。还是在美国那儿好！你看台湾，又这么肮脏，简直一点卫生都不讲究。”那就白学道了。

“于此言下不悟”：你要是对这偈颂不明白，“即对面千里”：你对着我面，也等于离我一千里一样。现在你们若相信我，这是对面了；如果你不相信，就等于离一千里以外一样的。你离我一千里以外，你相信我，也等于对面一样的。说：“那你是不是教人相信你？”我不欢喜你相信我。你为什么要相信我呢？相信你自己，比相信我更好，因为行道是你自己行，不是替我行；修行是你自己修，不是替我修；吃饭是你自己饱，不是说你吃饭我饱。我不过跟你们讲方法而已，明白了吗？“何勤远来”：你们就是远来到我这儿，也和离我一千里远一样的。

“珍重好去”：你们大家都珍重，就是自己要看重自己。你不要把自己看轻了，不要：“你看，唉呀！我也不修行，好像一只狗一样。”不要把自己看成一只狗，要看成一个人。好去，到好的地方去，不要到坏的地方去。

“一众闻法”：一众，究竟是多少人？是一个人？是众人？一众，按着文来讲，一，就是一个人；众，就是众人。究竟是一个人？是众人？你们说！这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闻法，“靡不开悟”：大家都开悟了，但是就我没有开悟，所以到现在还陪着你们呢！“欢喜奉行”：大家都很高兴，比你们方才笑还高兴。但是高兴是在心里高兴，没有笑得哈哈哈的样子。

机缘品第七

◎一九六九年宣化上人讲述于
美国三藩市佛教讲堂

什么是“机”呢？机，就是所教化的一切众生。缘，就是有缘的。有缘的众生，来接受教化，所以叫机缘。在本经里，这是第七品。

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槃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焉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惊异之。遍

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请供养。有魏武侯玄孙曹叔良。及居民。竞来瞻礼。时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遂于故基重建梵宇。延师居之。俄成宝坊。

“师自黄梅得法”：六祖大师从五祖黄梅弘忍大师那儿，得到以心印心的法门。“回至韶州”：他是广东人，所以回到广东韶州。韶州，现在叫韶关，又叫曲江，曲江县。“曹侯村”：曹侯村，是个村名，就是南华寺乡下，“人无知者”：到这个地方，没有人知道他是传承五祖衣钵的人。

“有儒士”：儒士，就是读书人，大约秀才、举人之类的。曾经做过很大的官，退休在家里，也很有钱，所以一般人都说是儒士，是最有学问的人。这个人叫“刘志略”：姓刘，名字叫志略。“礼遇甚厚”：他很欢喜研究佛法，所以对六祖大师，特别恭敬供养、礼拜。甚厚，就是特别护法六祖。

“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志略有一个姑姑，已经出家做比丘尼，名字叫无尽藏¾¾没有穷尽的宝藏。“常诵大涅槃经”：她常常念诵《大涅槃经》。《涅槃经》，是佛将要入涅槃的时候说的，有十卷。这个比丘尼，欢喜这一部经，所以常常念。

“师暂听”：六祖大师一听《涅槃经》，“即知妙义”：就知道《涅槃经》最妙的道理。“遂为解说”：随着就给无尽藏比丘尼解说。“尼乃执卷问字”：无尽藏比丘尼拿起《大涅槃经》，就问六祖大师：“这个字读什么？”因为这个比丘尼，大约也不认得多少字。

虽然她不认字，但是她真是不可思议的比丘尼。她的修行，也是日中一食，长坐不卧。因为以前由四祖道信大师提倡，人人都是坐单，长坐不卧。凡是真正修行的人，就都日中一食，长坐不卧，这个比丘尼，也是这个样子。她家里非常有钱，但是她也持银钱戒。无尽藏比丘尼，认真用功，一天到晚，都是念经、研究佛法，总也不懈怠，是这样一位比丘尼。所以她现在还是真身，她的肉身并没有坏。临终的时候，也是坐着往生；往生后，过了几年，身体还一点都不坏，也没有臭，也没有烂。为什么呢？就因为她有修行。她尽用功修行，没有淫欲心；没有淫欲心，虽然是肉身，就变成金刚不坏身

，所以坐着就往生了。到现在，无尽藏比丘尼的真身，还在曲江一庙上，庙的名字我忘了；不过我见过无尽藏比丘尼的肉身，非常庄严，非常之好。

六祖大师在南华寺的时候，无尽藏比丘尼完全护持六祖大师，各处给六祖做宣传，说：“你知道这是谁啊？这就是五祖弘忍大师传法的，真正得到衣钵的传人哪！”

你们要知道，好花一定要得绿叶来扶。好花，花是最好的，但是就这一朵花，你看着就不那么好看，一定要有一点绿的叶子陪衬着，啊！才显得这花特别美丽。六祖大师，虽然是祖师，如果没有人护持他，他一定会被神秀那些人杀了。因为神秀派了很多人来杀他，当时的外道，也派了很多人杀他，但是六祖大师座下一班弟子，和这所有的护法居士，都拥护他，所以没有机会给这些人杀了。这是一方面。

六祖大师不能给自己宣传，说：“你们知道吗？我就是第六代的祖师啊！你们现在应该认识我。”他不会这样讲的。因为印宗法师在光孝寺，知道他是第六代祖师，当时又有荆州通应律师，带着一些学人，有几百人，跟六祖学佛法。这几百人里，每一个人都有同参道友，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朋友，在家人有在家人的朋友。这几百人，通知所有他们的朋友、亲戚，都来亲近六祖大师。所以当时在南华寺，出家人有七、八百人，在家人也有几百人。所以六祖在南华寺时，常常每一天都有一千五百人至两千人吃饭。当时的法会，可以说是非常隆盛。这样隆盛，就是无尽藏比丘尼、通应律师和刘志略他们来护法。

无尽藏比丘尼，拿着《大涅槃经》，有不认识的字，问六祖大师。“师曰：字即不识”：六祖大师说：“你不认识这个字吗？”无尽藏比丘尼说：“是的，我不认识。所以请问你，这个字是怎么样读法？”六祖大师说：“喔！我也不认识这个字啊！”，所以说“字即不识，义即请问”：说“字，我可不认识；但是经的意思，你问我，我可以讲给你听。”

“尼曰”：无尽藏比丘尼就说了，“字尚不识”：你连字都不认识，“焉能会义”：意思你怎么会懂啊？“师曰”：六祖大师说，喔！“诸佛妙理

，非关文字”：说诸佛心法的妙理，就是以心印心，顿教的法门，于文字上，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的顿教法门，所以认字不认字，都不要紧的。

“尼惊异之”：比丘尼一听很惊讶，认为这件事很不平凡。“遍告里中”：所以她走遍了曹侯村，告诉每一个“耆德”：耆，就是老年人；德，就是有道德的。就是乡村里最好的这一些老人。“云”：就说了，“此是有道之士”：说这个和尚、这位法师，真是有道德的。他虽然不认字，但是他是开悟的、有道的法师。“宜请供养”：你们都应该发心供养。

“有魏武侯玄孙曹叔良”：魏，是曹魏，魏武侯就是曹操。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讲过，说“曹公奸似鬼”，就是这个。他非常聪明，但是有妒忌人的心。武侯是他做官的封号。玄孙就是孙子的孙子；他名字叫曹叔良。“及居民”：和这个地方的老百姓，“竞来瞻礼”：就你也来看六祖，他也来看；瞻仰，来看他，来礼拜他。

“时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当时宝林山南华寺，在隋朝时，因为战争的关系，已经被兵火烧了，把房子什么都烧坏，就有也没有多少了。“遂于故基”：就在故旧地基的地方，“重建梵宇”：大家就都发心，你捐出来几百万，他捐出来几百两银子。那时候，讲银子的，或者几万两银子，几千两银子，几百两银子。重新造庙，“延师居之”：就请六祖大师住到这个地方。“俄成宝坊”：没有好久，就成了一个大丛林、大道场，住几千人都可以了。

师住九月余日。又为恶党寻逐。师乃遁于前山。被其纵火焚草木。师隐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师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纹。因名避难石。师忆五祖怀会止藏之嘱。遂行隐于二邑焉。

“师住九月余日”：六祖大师在这儿住了九个多月。啊！你看，“又为恶党寻逐”：恶党，就是神秀那一班人。你们想一想，当时在黄梅那儿，几百人出去追赶六祖大师，追到大庾岭。黄梅到大庾岭，跑两个多月的路，要不是想把六祖杀了，追一两天追不上，就回去了嘛！那几百人都不回去。可

见当时对衣钵，他们特别重视，都想要抢着做祖师。

六祖大师，在这儿九个多月，道场也建成了，又被神秀的党徒找来了。那已经过了十六、七年的时间，六祖到这儿来，他们还来找他。你们大家想一想，做祖师不是这么容易的；你除非是假祖师，真祖师啊，很危险的。

又追来了，“师乃遁于前山，被其纵火焚草木”：六祖大师听说恶党来了¾¾你要知道，这恶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他们也是几百人，就要捉六祖大师。六祖大师因为有神通，在他们没有来之前，他就跑了。藏到前边山里。这些恶党，就神秀这一班的徒众，火焚草木，纵火把整个山都烧了。你想他人若不多，庙上有一、两千人，怎么会让他们烧山呢？就因为人太多了。

“师隐身挨入石中”：在山上有一个避难石；我不是对你们讲过？一个人在里边坐着，可以直着腰。在山里，就那个石头有这么一个窟窿。六祖大师就硬挤到石头里。“得免”：所以烧也没有烧死他。因为他们找不着六祖大师，就把山点着，烧了。

“石今有师趺坐膝痕”：石头上，现在还有大师结跏趺坐的痕迹。“及衣布之纹”：大概六祖大师用力很大，把布的纹，都印到石头上。那个地方，我也到过，并且也在那儿坐了一下，但是我可不是避难，我只是试一试。坐到里边，外边的人，是看不见的。“因名避难石”：所以这个窟窿，就叫避难石。

“师忆五祖怀会止藏之嘱”：就是五祖告诉他：“逢怀则止，遇会则藏。”这个话。“遂行隐于二邑焉”：所以六祖大师又藏起来一个时期，到新会和怀州去避难。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参祖师。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谕。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说。穷劫不尽。听吾偈曰。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僧，就是出家人。法海，是禅师的名字，就是作《六祖坛经》的法师，他的字叫文允，是韶州曲江的人。韶州，就是韶关。在机缘品里，他头一个写他自己。法海禅师，虽然我不敢说他是第一

好，但是他自己当时一定想：“我是六祖大师第一个大弟子。”所以写在头一个。

“初参祖师”：最初他来礼拜六祖的时候，“问曰”：他就问了：“即心即佛，愿垂指谕”：什么叫即心即佛呢？这道理我不懂，我愿意祖师您指示我，开示我。

“师曰”：六祖大师就说了，“前念不生即心”：你前边的念不生，就是心；“后念不灭即佛”：后边的念也不要灭。不生也不灭，这就是即心即佛。“成一切相即心”：怎么会有一切相呢？怎么成就的呢？这就是心里成就的。“离一切相即佛”：你能成一切相，又离一切相，这就是佛。“吾若具说”：我要是详细给你说，“穷劫不尽”：就说几个大劫，也说不完。“听吾偈曰”：我给你说一个偈颂，你听一听。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等 意中清净
悟此法门 由汝习性 用本无生 双修是正

“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即心叫慧；即佛叫定。这也就是定慧。即心即佛，也就是即定即慧。“定慧等等”：定慧和心佛，都平等平等的。心也就是佛，佛也就是心；定也就是慧，慧也就是定。这都是一体的。定慧也就是心佛，心佛也就是定慧。“意中清净”：都是要在你自己意念里，有清净的心。“悟此法门”：你若明白这个顿教的法门，不是离开心而有佛，也不是离开佛而有心；也不是离开定而有慧，也不是离开慧而有定。“由汝习性”：为什么你不明白？就因为你多生多劫，有很大的习性障着。“用本无生”：妙用本来就是无生无灭的。“双修是正”：所以你修心，就是修佛，修佛，就是修心；修定，就是修慧，修慧，就是修定。这双修才是正法。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赞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双修离诸物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赞曰”：六祖大师这样一开示，法海禅师一听，随着就开悟了。他也用一首偈颂，赞叹六祖大师所说的法。他说“即心元是

佛”：哦！原来心也就是佛啊！“不悟而自屈”：不明白，所以就有了两个，有个心，有个佛；明白了，本来是一个的：哦，原来不明白的时候，自己就愈弄愈错。自屈，是说自己就不明白。“我知定慧因”：我现在已知道定慧的因缘，“双修离诸物”：修这两种的法门，要离开一切相。

僧法达。洪州人。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头不至地。师诃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蕴习何事耶。曰。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师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负此事业。都不知过。听吾偈曰。

礼本折慢幢 头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亡功福无比

“僧法达，洪州人”：有一个和尚，名字叫法达。法海、法达，都是得六祖传法给他们的。所以那位叫法海，这一位就叫法达。这个和尚是洪州的人。“七岁出家”：七岁的时候就出家了。“常诵法华经”：常常念诵《妙法莲华经》。“来礼祖师”：来顶礼六祖大师，“头不至地”：叩头的时候，就这么卯卯腰，头不叩到地下。

“师诃曰”：六祖大师就诃斥他，“礼不投地，何如不礼”：说你叩头不五体投地，你不如不要顶礼。“汝心中必有一物”：你的心里，一定有一件东西。其实六祖大师，已经知道他有贡高心，所以就说：“你心必有一物。”一定有一个障碍物。你“蕴习何事耶”：平时你尽学些什么？蕴习，平时你做些什么事情啊？

“曰：念法华经”：法达就说了，“我平时就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念了三千部。《法华经》现在你们拜到第几卷了？（弟子答：拜到〈譬喻品〉。）你看，这个和尚，已经念三千多部。一遍谓之一部；从第一卷念到第七卷，从开始念到最终，这叫一遍。念了三千多遍了。念《法华经》，若念得快，一天只可以念一部。你一天念一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才可以念三百六十五部，十年才三千多部，这个和尚，大约念有十年了。

“师曰”：六祖大师说，“汝若念至万部”：你若念到一万部，“得其经意”：明白经的意思，“不以为胜”：你不以为你有了功：“哦！我念这么多《法华经》，这功德可太大了。”好像梁武帝说：“啊！我度了这么多和尚，造了这么多庙。”这心里也就有了功德。胜，就是功德。就是说：“你如果念了一万部，明白经的意义，经的道理，你也不会以为有了功。”“则与吾偕行”：这样子，你可以在我这儿跟着我学佛法。

所以跟祖师学佛法，不是个个都可以的，不是说我来到这儿学，就可以的。你有障碍，你有所执着，他就不要你。所以，我们这儿来听经的，如果不守规矩，我也不欢迎。哪一个人不守规矩，而又来想要学佛法，我都不欢迎的。我欢迎的，是一定要依教奉行，依照佛法修行的。所以你要是明白经义，你可以和我在一起。

“汝今负此事业”：你现在以为，你念《法华经》念得多了，有了功德。“都不知过”：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有贡高我慢的心哪！“听吾偈曰”：你听我说一首偈颂给你听。

“礼本折慢幢”：礼，就是去你贡高我慢幢的。“头奚不至地”：你的头为什么不叩头叩到地下？“有我罪即生”：你有一个我相，你以为：“喔！我念了三千部《法华经》，我的功德，比谁都大。你这祖师，活该你祖师，我这念经的功德，已经超过祖师，已经比祖师都大。”所以你因为有个我相，就有我慢的罪生出来。“亡功福无比”：你要是不存有功德的心，有若无，念三千部，也就等于没有念一样；那你的福德，就无量无边。

师又曰。汝名什么。曰。法达。师曰。汝名法达。何曾达法。复说偈曰。

汝今名法达 勤诵未休歇
空诵但循声 明心号菩萨
汝今有缘故 吾今为汝说
但信佛无言 莲华从口发

“师又曰”：六祖大师又问他，“汝名什么”：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曰：法达”：这个和尚说：“哦！我的名字叫法达。”“师曰”：六祖大师说，“汝名法达”：哦，你这个名字是很好的。法达，法通达了，你叫这个名字，是不是啊？法达说：“是的，我是叫这个名字。”六祖大师就说了：汝名法达，你名字虽然是好，“何曾达法”：你达个什么法啊？你说！你叫法达，到底你达个什么法？你讲啊！法达这时候，变成法不达，没有话讲了，也不知道怎么好，自己就没有话说；六祖随着又给他说了一首偈颂。

“复说偈曰”：又说一首偈颂，说是“汝今名法达”：你现在的名字，叫法达。“勤诵未休歇”：你很用功的，你是真不错的，一点都不懒惰，一天到晚都念《法华经》，不去休息。“空诵但循声”：可是你诵是诵，你是空空地念经，就听念的声音；没有得到利益，没有得到好处，一天就是依文诵念，不知道经中的道理。“明心号菩萨”：你能诵《法华经》，明白《法华经》的道理，明心见性，这才叫菩萨呢！才是菩萨呢！

“汝今有缘故”：你现在和我，是非常有缘的，“吾今为汝说”：我现在给你讲一讲。你因为和我有缘，你这么远，从洪州跑到我这儿，这不容易的，都是和我有大因缘，所以我现在给你讲一讲。“但信佛无言”：你要生出信心。信什么呢？信佛什么也没说。“莲华从口发”：你要是有这种的信心，你念《法华经》，那不只是念的，妙法莲华，会从你的口里生出来。所以你不是要空空地诵念循声，你要真真明白《妙法莲华经》的道理才可以。

今天你们听《六祖坛经》，六祖大师说：“但信佛无言，莲华从口发。”他教法达信“佛无言”，你们认为怎么样？佛有言、没有言？讲出来看看！只说一句。

弟子：Shih Fu, I really believe that the Buddha did speak. I don't know ultimately. I really believe so.（师父，我真的相信佛有言。究竟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真的这么相信。）

上人：还有人怎么样讲？这是看看你们各人的智慧，也好像五祖教神秀这一班人，作偈颂一样。

弟子：Those who by my form did see me
And those who followed me by voice ,
Wrong the effort they engaged in.
Those people will not see me.

上人：“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是吧？

弟子：是！

上人：可以！

“但信佛无言”，佛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等临入涅槃的时候，一切弟子就问，说：“佛！你说了这么多经典，这怎么办呢？”

佛说：“我一个字也没有说。”

你说佛是不是打妄语？说了这么多经，他说一个字也没说。不错！那个经是佛说的，为什么佛又说一个字也没有说？六祖大师又教人“但信佛无言”，说佛没有讲过什么话。你若能有这个信心，莲华从你口里，就生出来。这个信心，真是不容易生出来！现在我告诉你们，怎么样“但信佛无言”。佛没有讲话，佛所说的经典道理，都是众生心里的。你也会说，他也会说，人人都有这种的智慧，都可以说的。佛所说的经典，是为众生说的，是由众生的心里流露出来的，所以佛说而没说。说而没说，就是叫你不要执着；你要是有所执着，就变成法执。所以叫你没有执着，不要执着这一切法，也不要执着空。你不执着法，你空起来，那又错了。所以最不容易的，就在这一点；最容易的，也就在这一点。看你会不会！你会了，佛就没有说；你不会，那佛说得太多了。就在这个地方！

学佛法学得这么久，我现在叫你们讲一讲：佛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为什么一天要说这么多话？为什么讲了又讲，说了又说，这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都不要讲话好了！以后，有外边的客人来，我们由一个人陪着讲话；不要你也讲，他也讲，那么讲就会乱了。人家一看：“哎！你学什么佛法？佛都不讲话，你说得这么多！唉！学佛法愈学愈不懂佛法！”但是若到我们做

功课的时候，就还照常做功课；不能因为外边的客人来，就把我们的功课停止。我们功课是重要的，所以少讲话多做功课，这是要紧的。

以后我也希望少讲话，因为我若不少讲话，这一些跟我学的人说：“你看！他天天都讲那么多话，我们当然要跟着这个法师学啦！”就要讲很多话。所以以后我也少讲话。我认为在路上、在车上，我都不讲话。在这个地方，在佛堂里，有重要的事情，可以谈一谈；没有重要的事情，我也很少讲话，少讲一点话。还有，如果新来的客人不是重要的，我也都不见。没有重要的事情，也不须要给我介绍，因为我也不愿意有太多的麻烦。我并不是怕麻烦，但是我不想太多；太多了，就不怕也要怕了。若少少的，还没有关系，不要紧。所以我讲经的时候，可以讲话，不讲经的时候，我愿意不讲话。有事情可以讲话，没有事情也不讲话。什么是讲经的时候？随时随地说法，都是讲经，也都是没讲经，也是说而未说。说：“那这回不要紧了，我们也是说而未说。”你们现在是学而未学，不是说而未说。没有学好呢，学好了再说！

达闻偈。悔谢曰。而今而后。当谦恭一切。弟子诵法华经。未解经义。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广大。愿略说经中义理。师曰。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本无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经。以何为宗。达曰。学人根性闇钝。从来但依文诵念。岂知宗趣。

“达闻偈”：法达听六祖大师说完偈颂，“悔谢曰”：就忏悔，感谢六祖大师教化他。所以就说了，“而今而后，当谦恭一切”：而今，是现在；而后，是将来。说从今天到将来，我应该对一切都很客气的。“弟子诵法华经”：弟子我读诵《妙法莲华经》，“未解经义”：我不明白经中的义理，“心常有疑”：我心里常常有所怀疑；“和尚智慧广大”：大和尚，您的智慧非常广大，“愿略说经中义理”：我请祖师您略略讲一讲经中的道理。

“师曰”：六祖大师就说，“法达，法即甚达”：你的名字叫法达，法本来是很通达的；“汝心不达”：可惜你的心里，自己迷昧而不通达。“经本无疑”：在经上，本来没有所可怀疑的地方；“汝心自疑”：是你的心里

，生出这种的怀疑。“汝念此经，以何为宗”：你念《妙法莲华经》，你以什么为宗旨呢？经上的宗趣，是什么呢？你知道吗？

“达曰”：法达就说了，说“学人根性闇钝”：学人我，生来的根性，非常愚痴，“从来但依文诵念”：我就是依照经文来诵念而已，“岂知宗趣”：我岂能知道这部经的宗趣呢？

师曰。吾不识文字。汝试取经诵一遍。吾当为汝解说。法达即高声念经。至譬喻品。师曰止。此经元来以因缘出世为宗。纵说多种譬喻。亦无越于此。何者因缘。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见也。

“师曰：吾不识文字，汝试取经诵一遍”：六祖大师说，我对文字不认识，你试拿一卷《妙法莲华经》，读诵一遍，“吾当为汝解说”：我就可以给你讲一讲。

“法达即高声念经”：法达当时就高声朗诵《法华经》，“至譬喻品”：到〈譬喻品〉，“师曰止”：六祖大师说：好了，不要念了。“此经元来以因缘出世为宗”：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经的宗旨、宗趣，“纵说多种譬喻”：纵然讲再多的譬喻，“亦无越于此”：也没有超过这个道理的。“何者因缘”：是什么因缘呢？“经云”：《法华经》上说，“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所有的佛、所有的世尊，只以一种大事的因缘，出现在这个世上。“一大事者”：什么叫一大事呢？“佛之知见也”：这个大事，就是佛之知见。

世人外迷着相。内迷着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佛。犹觉也。分为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若闻开示。便能悟入。即觉知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

“世人外迷着相”：世界上的人，在外边迷，就着到相上；“内迷着空”：内里迷，就着到空上。“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若能够在相上，就把相离开；在空上，也把空离开。也就是不着于空，不落于有，“即是内

外不迷”：这就叫内外不迷。不迷，就是不要你执着；你不执着，就没有迷了。“若悟此法，一念心开”：你要是明白这种的妙法，在一念之间，心就开悟。“是为开佛知见”：就叫开佛知见。

什么又是佛？什么又是开佛知见？“佛，犹觉也”：佛，就是一个觉。“分为四门”：分有四种的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就是开你觉的知见，指示你觉的知见，叫你自己悟你自己觉的知见，叫你自己入你自己觉的知见。

“若闻开示，便能悟入”：你若听闻这部经的道理，你就能悟入，就能明白，“即觉知见”：这就是觉的知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你自己本有真如的自性，就现出来了。

汝慎勿错解经意。见他道。开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见。何用更开。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贪爱尘境。外缘内扰。甘受驱驰。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寝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知见。

“汝慎勿错解经意”：你切记不要误解经的意思。“见他道，开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见”：你见其他的人，都这样说：开示悟入是开佛的知见，“我辈无分”：与我们没有交涉，没有关系。“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你要是这样说，就是谤《妙法莲华经》，毁本师释迦牟尼佛。你就是毁谤经典，毁谤佛法。

为什么说他是谤佛呢？因为佛已经开了佛的知见，不须要再开。所以说“彼既是佛”：彼，释迦牟尼佛，既然成佛了，“已具知见”：已经有佛之知见，“何用更开”：怎么还要更开佛的知见？“汝今当信”：所以现在你应该深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佛的知见就是你自己心里的知见，“更无别佛”：所谓开佛知见，就是你的心本来是佛。你开你本来佛的知见，本来没有其他的佛。

“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因为一切的众生，自己把自己的光明遮盖住。什么遮盖自己的光明了呢？“贪爱尘境”：因为你有贪心，有爱心。贪，就是贪尘，爱，就是爱尘。贪，是贪的不清净；爱，是爱的不清净。有这种贪爱的不清净境界，“外缘内扰”：你向外就去攀缘。

我们现在听经听到这里，应该觉悟啰！也应该开悟啰！不要向外攀缘！你向外攀缘，就有内扰；你若没有外缘，就没有内扰；没有内扰，你就清净安乐。所以你外边不单单攀这种种的缘，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六根、六尘、六识；里边也就不安静。不安静，里边也就造反；里边自己的心里不安乐，就有种种的麻烦生出来。“甘受驱驰”：所以你的心就为形役；心本来是主人翁，现在给身体做奴隶，甘为身体来驱驰。

“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甘受驱驰，所以就令其他的佛、其他的世尊，很辛苦地就从定中起来；“种种苦口，劝令寝息”：用种种的方便法，种种的苦口婆心，劝令你停止攀缘，停止妄想。“莫向外求”：不要向外去驰求，“与佛无二”：你若不向外驰求，就和佛一样，没有二个。“故云”：所以在经上才说，“开佛知见”：你开佛知见，就和佛是一样的。

吾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瞋嫉妒。谄佞我慢。侵人害物。自开众生知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知见。

“吾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我也常常劝一切的众生，在你自己心里，常开佛的知见。“世人心邪，愚迷造罪”：世间的人，心里有邪心、不正当的心，又有愚痴、迷惑之心；因为他愚痴迷惑，所以就造种种的业、种种的罪。“口善心恶”：口里讲得很好，心里是很坏的。所谓“佛口蛇心”，口像佛那么慈悲，心像毒蛇那么毒，这就是口善心恶。“贪瞋嫉妒”：贪、瞋、嫉妒，这是最坏的。“谄佞”：佞就是不正直，尽便辟，讲话讲得不直；“我慢”：又贡高我慢；“侵人”：侵损于人；“害物”：伤害于一切众生；“自开众生知见”：自己开恶业众生的知见。“若能正心”：若能回光返照，自正其心，“常生智慧”：自己自性常生真正智慧，

“观照自心”：观察照了自己的心，“止恶行善”：诸恶不作，众善奉行，“是自开佛之知见”：就是自己开佛的知见。

汝须念念开佛知见。勿开众生知见。开佛知见。即是出世。开众生知见。即是世间。汝若但劳劳执念以为功课者。何异牦牛爱尾。达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师曰。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听吾偈曰。

心迷法华转 心悟转法华
诵经久不明 与义作雠家
无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无俱不计 常御白牛车

“汝须念念开佛知见”：你在念念之中，都要存正念、存善心，不要有贪、瞋、嫉妒障碍、谄曲，种种不直的心，这就是开佛知见。你应该念念要开佛的知见，“勿开众生知见”：你不要开众生的知见。

“开佛知见即是出世”：你开佛知见，就是出世法；“开众生知见即是世间”：你开众生知见，即是世间法。“汝若但劳劳执念以为功课者”：你若只是辛辛苦苦，一天到晚念《法华经》，执着你念《法华经》，以为这就是你的功课；“何异牦牛爱尾”：和牦牛爱惜自己的尾巴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两样呢？牦牛最爱惜它的尾巴，什么它都不保护，就保护它的尾巴。

“达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法达就说，如果这样的话，明白意思，就不必念诵经了吗？

“师曰：经有何过，岂障汝念”：经有什么过错啊？怎么会障碍你念经呢？“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己”：只是愚痴和觉悟在人，在你自己。你若迷了，你念就没有功；你若悟了，你念就有益处。这于经有什么关系呢？“口诵心行”：由你自己口里念《法华经》，心里要行《法华经》，“即是转经”：这就是转法轮，转《法华经》。“口诵心不行”：你单知道口里念经，心里不照着经上的道理去行，“即是被经转”：你这就是被经转。“听吾

偈曰”：你再听一听，我给你说一首偈颂，你记得啊！

“心迷法华转”：你心里若不明白，若迷惑，就被法华把你心转了，转得你愈念愈不明白。“心悟转法华”：你心里若悟了，才把法华的妙义转动了。“诵经久不明”：你诵《法华经》这么久，十多年的工夫，你也不明白；“与义作雠家”：你和经的意思，做了冤家对头。

“无念念即正”：你没有妄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你若有贡高我慢的念，以为念经就有功德，那就成了邪。“有无俱不计”：不管它有，也不管它无，都不计较。你念就犹如没有念，不要执着。那么说：“我念如不念，不念也如念了？”那也不可以。为什么呢？你没有念，根本你就不懂经的道理，怎么就“如念”了呢？念如不念，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是叫你没有执着。如果你说：“我不念经，我也是没有执着嘛！”那又错了！“常御白牛车”：常常自己坐到大白牛车上，赶着白牛车跑。

达闻偈。不觉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师曰。法达从昔已来。实未曾转法华。乃被法华转。再启曰。经云。诸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见。自非上根。未免疑谤。又经说三车。羊鹿之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愿和尚再垂开示。

“达闻偈”：法达听过六祖大师这八句偈颂之后，“不觉悲泣”：不知不觉的，不知道怎么样就哭起来，涕泪悲泣。你们说他为什么要哭？以前不明白，他也没哭过；现在明白了，他为什么哭起来了？各位可不可以解答这个问题？法达哭的意思，并不是受了委屈，也不是有人欺负他，或者受人怎么样子压迫他，才哭起来。他这个哭呢，是因为他感激得乐极生悲，他快乐到极点，所以把眼泪也乐出来了。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就哭起来，就因为想：以前这么样愚痴，念《法华经》费了这么多的功，一点益处都没有！现在六祖大师一讲解，他明白了，所以就哭起来。好像有的人相离得久了，或者朋友、亲戚，或者家里人，离别太久，忽然间见面，大家本来很高兴的，但是哭起来了，就是这个道理。

“言下大悟”：在六祖大师说完偈颂的时候，他就哭起来了。为什么哭起来？因为他大悟了，所以就哭起来。“而告师曰”：告诉六祖说，“法达从昔已来”：说法达我啊！从以前到现在，“实未曾转法华”：我实实在在不会转法华啊！“乃被法华转”：我是被《法华经》所转，而我没能转《法华经》。

“再启曰”：于是乎，他就再对六祖大师说了，“经云”：在《妙法莲华经》上有这么一段，“诸大声闻，乃至菩萨”：说所有的一切佛的弟子，大声闻、罗汉，乃至于大菩萨，“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法华经》上说：“假使满世间。皆如舍利弗。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他提出这一段文，来请问六祖大师。菩萨和声闻、罗汉，大家一起来度量；度量，就是揣测，也不能穷测佛的智慧。“今令凡夫但悟自心”：现在大师令普通的凡夫，明白自心，“便名佛之知见”：就是佛之知见。“自非上根，未免疑谤”：如果不是有上智善根的人，有最聪明这一等的人，免不了会令他生出毁谤吧！

“又经说三车，羊鹿之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又这部经上说有三个车，有羊车、有鹿车，和大白牛的车，这有什么分别呢？“愿和尚再垂开示”：我愿意和尚您再发慈悲心，开示我。

师曰。经意分明。汝自迷背。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伊尽思共推。转加悬远。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况经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无有余乘。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词。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车是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只教汝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应知所有珍财。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是名持法华经。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

“师曰：经意分明，汝自迷背”：六祖大师说，经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你自己愚痴，违背经的意思。“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所说的这三乘人，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不能知道佛的智慧，“患在度量也”：他的过错，就在“度量”；要是没有度量的心，他就明白。“饶伊尽思共推”：就让他们统统来思想，共同来推求，“转加悬远”：愈推求是愈远，相离得愈远。

“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佛说的经典，是为凡夫说的，不是为佛说的。各位啊！所以你应该要知道这个道理。“此理若不肯信者”：你若不肯相信这个道理，“从他退席”：就随他便去啰，随便他要走就走，不听经就不听经，随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车”：你不知道你所坐的是个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你更到门外去，再找三个车的话，那就是错啰！

“况经文明向汝道”：经文明明白白向你说了，“唯一佛乘，无有余乘”：只有大白牛车这一个佛乘，没有其他的乘。“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或者说声闻、缘觉二乘，或者说声闻、缘觉、菩萨三乘，或者无数的乘，“种种因缘，譬喻言词”：都是方便法。“是法皆为一佛乘故”：这所有的法，都为这唯一佛乘来说的。“汝何不省，三车是假”：你为什么不明白这三车是假设的呢？

“为昔时故”：这是为以前声闻、缘觉、菩萨，说三乘的权法，“一乘是实”：唯一佛乘，这大白牛车，才是实呢！“为今时故”：为现在所说实法的缘故，所以就说大白牛车。“只教汝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法华经》的道理，只是教所有的人去假¾¾把三乘的权教去了；归实¾¾就是归真。你皈依真实的实乘之后，实法也没有一个名，应该实也不存在。

“应知所有珍财”：所以你应该知道，所有的珍财，所有佛法，“尽属于汝”：都是你自己本有的家珍，本地的风光，不是从外边得来的；“由汝受用”：随便你怎么样用，都可以的。“更不作父想”：你不需要说，哦！这是我父亲给我的财宝，不是我自己的。不必有这种想法。“亦不作子想”

：也不说，哦！我是儿子，应该承受父亲的家业。也不用作这样的想。“亦无用想”：你根本什么也不用想，你受用就是了。“是名持法华经”：这就是真正诵持《法华经》。

“从劫至劫”：你从第一个大劫到最后大劫，“手不释卷”：你手也不放开经卷，“从昼至夜”：你从白天到晚间，“无不念时也”：你要是这样持经，就是从劫至劫，从昼至夜，是时时真正地念《法华经》。

达蒙启发。踊跃欢喜。以偈赞曰。

经诵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宁歇累生狂
羊鹿牛权设 初中后善扬
谁知火宅内 元是法中王

师曰。汝今后方可名念经僧也。达从此领玄旨。亦不辍诵经。

“达蒙启发，踊跃欢喜”：法达听六祖大师讲完道理后，非常欢喜踊跃，非常快乐！“以偈赞曰”：他自己也作了一首偈颂，赞叹六祖大师所说的法。他说：“经诵三千部”：《妙法莲华经》，我念了有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曹溪连一句都没有；亡，就是没有，当“无”字讲。“未明出世旨”：没明了出世的宗旨，“宁歇累生狂”：怎么就可以休歇多生多劫的狂心野性呢？“羊鹿牛权设”：羊车、鹿车、牛车，都是权法。“初中后善扬”：初善、中善、后善，是称扬法的方法。什么叫初善呢？初善，就是初初地讲小乘法；中善，讲中乘；后善，讲大乘。就是讲声闻、缘觉、菩萨这三乘，叫初中后善扬。“谁知火宅内”：谁也没有想到，谁都不知道，就在三界火宅内，“元是法中王”：就可以修行成佛，做大法王的。

“师曰”：六祖大师，听法达这样一说，知道他明白了，说：哦！“汝今后方可名念经僧也”：从今天以后，你才够资格叫念《法华经》的和尚，你才会念经了，以前你根本就没会念呢！“达从此领玄旨”：法达从这一天，就领受六祖大师玄妙的宗旨，“亦不辍诵经”：虽然他明白《法华经》，他还不停止念《法华经》。不是说，哦！我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我已经

明白了，就算了。他还是照常念经不停止。

往往有一些人，对这个地方就不清楚。好像你可以无念而念，念而无念；不吃而吃，吃而不吃，可不可以呢？你偷东西，你说：“我偷而未偷，未偷而偷。”你没偷就是偷了；偷了就是没偷，这可不可以啊？你杀生，说：“我杀而未杀，未杀而杀。”这可不可以呢？不可以的。所以你明白了，就是“不执着”，不是叫你就空谈一些口头禅。说是：“哦！这个理，也就是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嘛！”不是这样讲法。你要到这个程度上，你念经，还不执着念经。

不能像法达似的，以前以为：“我念了三千部《法华经》，我这功德太大了，我这功德高过一切！”所以向人根本就不叩头了。他见到六祖，叩头头不至地，这算最恭敬的了；见普通人，相信他不要说叩头，不要说顶礼，他连个问讯都不打，他一定是有这种贡高我慢的心。为什么他这样？他说：“你看我！”就好像有钱的人，见到穷人他不睬的。他眼睛这么看，不往下看，往上看；是看有钱的人，不看穷人的。有钱的人，见到一般穷人，他看不起的。他念《法华经》，以为这也就等于一个财主佬了，财主佬就是有钱的人。他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所以就目空一切，就看不起人。可是见到六祖，人人都知道，这是得五祖衣钵的祖师，所以他就不得不叩一个头。虽是叩头，他心里一定想：“嘿！我念这么多《法华经》，比你这个祖师总高、总大，我的功德，超过你这祖师啊！”所以他就勉勉强强叩头。六祖一看就知道，他心里有一物，就知道他。

僧智通。寿州安丰人。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而不会三身四智。礼师求解其义。师曰。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听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发明成四智
不离见闻缘 超然登佛地
吾今为汝说 谛信永无迷

莫学驰求者 终日说菩提

“僧智通，寿州安丰人，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有一个和尚叫智通，是寿州安丰的人。看《楞伽经》一千多遍，“而不会三身四智”：他不了解什么叫三身？什么叫四智？“礼师求解其义”：所以向六祖大师礼拜，求六祖大师解说其义。

“师曰：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六祖大师说：这三身，第一是清净法身；就是你自己的本性。“圆满报身，汝之智也”：第二是圆满报身；就是你的智慧。“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第三是千百亿化身；就是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做什么，就变化什么。

“若离本性，别说三身”：你若离开你自己的本性，另外去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就是有身体而没有智慧。“若悟三身无有自性”：你若是觉悟三身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听吾偈曰”：我说一首偈颂，你听一听。

“自性具三身”：你自性就具足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这三身。“发明成四智”：你再有一种发明的性，你即三身就成四智。“不离见闻缘”：四智都不离开见、闻、嗅、尝、觉、知，这种的缘。“超然登佛地”：你若明白这个道理，就超登佛地；超然，就是由凡夫即刻登到佛地。“吾今为汝说”：我现在给你说这个偈颂，“谛信永无迷”：你要是真实深信，就永远都不会迷了。“莫学驰求者”：你不要学向外驰求的那些人，“终日说菩提”：一天到晚就说，菩提！菩提！菩提！从早晨说到晚，说菩提，而不行菩提，不懂得菩提。所以你现在不要做口头禅，要真实明白三身才算呢！

通再启曰。四智之义。可得闻乎。师曰。既会三身。便明四智。何更问耶。若离三身。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身。即此有智。还成无智。复说偈曰。

大圆镜智性清净 平等性智心无病
妙观察智见非功 成所作智同圆镜

五八六七果因转 但用名言无实性
若于转处不留情 繁兴永处那伽定

“通再启曰”：僧人智通，听见六祖大师说三身的偈颂，随着又来请问，说“四智之义，可得闻乎”：前边这三身，我已经听过了，四智的道理，这个意义，可以请祖师给我讲一讲吗？

“师曰”：六祖大师就说了，“既会三身”：你既然明白三身的道理，“便明四智”：你就应该明白佛的四种智慧。“何更问耶”：你怎么又问呢？“若离三身，别谈四智”：你若离开三身，再另外去讲四种智慧，“此名有智无身”：这就是虽然有四智之名，而没有实体。“即此有智，还成无智”：你离开三身的本体，即便你有智慧，终成无智，也就是一个名而已，没有四智的用。

“复说偈曰”：又说偈颂给智通听，说“大圆镜智性清净”：什么叫大圆镜智呢？佛有四种的智慧，大圆镜智，就是由第八识所转的，转识成智。你不会用的时候，就是识；你返本还原，转第八识，就成大圆镜智。所以大圆镜智的本性什么样？是清净没有染污的。

“平等性智心无病”：平等性智，就是由第七识所转变的。也就是你没明白之前，叫第七识；你开悟了之后，就是平等性智。第七识，叫末那识，又叫传送识，由第六意识传给第八识，所以叫传送识；第八识？又叫藏识。梵语叫阿赖耶识，翻译成中文，就叫藏识。藏识，就是我们所做的善恶的种子，都藏在第八识里头。你种善因，就结善果，种恶因，就结恶果。所以又叫做八识田，就好像一块田似的，你种什么，它就出什么。第七识呢？就转第七识成平等性智。平等，就是诸佛和众生的心，是平等平等的。你心怎么叫无病呢？无病，就要没有障碍，没有妒忌，没有贪瞋痴。你若没有障碍、妒忌，没有贪瞋痴，也就可以转第七识成平等性智。

“妙观察智见非功”：妙观察智，就是第六意识所转成的。第六意识，什么都分别，分别善恶、是非。你的种种思想，看见这个是好，看见那个是坏；这是善，那是恶；这是非，那是是；这是男，那是女，什么都分别出来。

第六意识，就干这个工作，所以它很聪明的；好像很聪明，实际上这已经变成一种意识。若是转识成智，就成什么呢？成妙观察智。妙观察智的智慧，见一切的境界，不用分别就知道了，所以叫妙观察。妙观察和分别心不同的。分别心，是要你用一种分别去分别；现在不要分别就知道，这叫妙观察智。所以证果到阿罗汉的境界上，他都要作意观察；作意观察，就是用妙观察智，知道一切的。他若不作意观察，他还是这种的意，这就是一般人所有的；那么他作意¾¾就是静一静，平静下来；他想要知道某一件事，用妙观察智一观察，就知道了。能知道多长的时间呢？能知道八万大劫以内的事情。

“成所作智同圆镜”：成所作智，就是由前五识所成的，眼、耳、鼻、舌、身，这五识成的是成所作智。成所作智同圆镜，你用前五识成成所作智，就也是同一块圆镜一样的。

“五八六七果因转”：五，就是前五识，八，就是第八识。这五八是在果上转，六七呢？是在因中转。六七是因中先转，转第六识、第七识；然后前五识和第八识，是果上转的，转的大圆镜智和成所作智。“但用名言无实性”：虽然讲在因上转、果上转，这都不过是这么样子来讲，实际上，没有什么实在的一种性，只是名而已。“若于转处不留情”：若你在它正转的那个地方不留情，就是不停止，不用你凡夫的心，来想这种转的情形。“繁兴永处那伽定”：“繁”当“多”字讲，“兴”就是当“兴起”讲。就是很多的时候，常常都在那伽定的里面。

怎么叫那伽定呢？那伽，是龙的一个名字；龙常常在定中，那伽定就是在龙的定。你看龙为什么能大能小？就是由定中所化现出来的，所以叫神龙，因为龙有变化。前边不是讲，六祖大师用钵把龙降住，说：“你若是神龙，你不单能现大身，你还可以现小身；如果你只能现大身，不能现小身，那不是神龙。”所以龙就现一个小身。六祖大师说：“你不敢到我钵里来。”这个龙，相信也有很大的脾气，很大的无明：你说我不敢到你钵里来，我单试试看！于是乎，就跳到钵里；跳到钵里后，再想跳出去，就没有法子了。所以老和尚¾¾六祖大师就给它说法，它就往生了。虽然它常在定里，但是它还没有破无明，所以还发脾气，嘿！我就现一个小身给你看看！它如果真

在定里，你说我不会现小身，我就不会现，那又有什么呢？我就这个大身给你看！它被他所转动了，定力就失去，所以六祖大师就把它降伏。

那伽定，就是龙的定；龙的定，言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以前我问你们，龙为什么变成龙呢？因为他修佛法、学佛法是很努力的，昼夜精进，但是它不守戒律。它说那戒律，都是一般普通的人守的，我是一种非常的人，我是简直不在一般人之列，我可以不守戒了！于是乎，它就变成龙了。

如上，转识为智也。教中云，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虽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转，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

这一段经文，不是原来经上的，是后人加上的。“如上，转识为智也”：像上面所说，就是转识成智的方法。“教中云”：在教里说，“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虽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转”，“但转其名”：转识和智的名字，“而不转其体也”：本体根本就没有动，没有转。

通顿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体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无碍 应物任随形
起修皆妄动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师晓 终亡染污名

“通顿悟性智，遂呈偈曰”：智通即刻就明白自性四智的作用，就也说了一首偈颂。说“三身元我体”：说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原来是我自己的本体，不是在我本体之外有三身。“四智本心明”：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这四种智慧，也本来就是自己心里明白了，才生出这四种智慧。“身智融无碍”：三身和四智圆融无碍的道理，“应物任随形”：应物，就是观机逗教，因人说法；任随形，是任运而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起修皆妄动”：要是说我怎么样修三身四智，起心修的话；生出这种心，这都是妄想。“守住匪真精”：如果说：守着成见，我有所执着；固守着成见，这不是真正的精华，不是真正的道理。“妙旨因师晓”：这种奥妙无穷的道理、这种旨趣，是因六祖大师，我才明白的。“终亡染污名”：始终也没有这种染污的名字。没有染污就是说这是本来自性的，不落一种识情。所以说“染污即不得”；你若染污，就不能返本还原。所以这个是清净本源，没有一点染污。

僧智常。信州贵溪人。髫年出家。志求见性。一日参礼。师问曰。汝从何来。欲求何事。曰。学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礼大通和尚。蒙示见性成佛之义。未决狐疑。远来投礼。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师曰。彼有何言句。汝试举看。曰。智常到彼。凡经三月。未蒙示诲。为法切故。一夕独入丈室。请问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见虚空否。对曰。见。彼曰。汝知虚空有相貌否。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知见。学人虽闻此说。犹未决了。乞和尚开示。

“僧智常，信州贵溪人”：有一个和尚叫智常，是信州贵溪的人。他“髫年出家”：很小的时候，叫髫年，就是七、八岁的时候。“志求见性”：他的志愿、他这种心志，是求着想要见性。“一日参礼”：有一天就来参拜六祖大师。“师问曰”：六祖大师问他，“汝从何来”：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啊？“欲求何事”：这是六祖大师记得五祖大师问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啊？想求什么啊？”

六祖大师答说：“我是从新州来的，唯求作佛。”

五祖就说：“你这獦獠，怎么可以作佛呢？”

他说：“我獦獠身与和尚身不同，佛性又有什么分别呢？”

现在有人来见他，他也就这么问，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啊？欲求何事啊？你想干什么啊？”

“曰：学人近往洪州白峰山”：我最近到洪州去，洪州有座白峰山，“礼大通和尚”：我到那儿拜大通和尚；“蒙示见性成佛之义”：承蒙大通和尚开示我，见性成佛的道理，“未决狐疑”：我现在还没有决定，也没有断了我的狐疑。狐疑，狐狸多疑，无论遇着什么事情，它都怀疑。所以它走到薄的冰上，走一步，听一听。听什么呢？听冰响不响，有没有声音。如果有声音，它就回来了；没有声音，它就走。因为有声音，冰就会破，破了它会掉到河里，所以它就听。它这么样，这叫狐疑。不单它走路这样子，一切事情，它都是很多怀疑的。狐狸聪明是很聪明，但是它怀疑。

“远来投礼”：我走很远的路，来亲近大德善知识，来顶礼。“伏望和尚慈悲指示”：我在这儿叩头顶礼，希望和尚您大发慈悲，指示我这个道理，令我不再狐疑。“师曰”：六祖大师就说，“彼有何言句”：说大通和尚对你说的什么话啊？他怎么样讲的？“汝试举看”：你说一说，我来看看。

“曰：智常到彼”：说弟子智常我啊！到大通和尚那儿，“凡经三月”：已经经过三个多月，“未蒙示诲”：我也没有得到大通和尚的教诲。“为法切故”：因为我为法忘躯，为法恳切的缘故，“一夕独入丈室”：有一天晚间，我自己一个人，就到方丈所住的房子里。“请问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我就请问大通和尚，怎么样才是我智常的本心和本性？

“大通乃曰”：大通和尚就对我说了，“汝见虚空否”：说你看见虚空了没有？“对曰：见”：我对大通和尚说，我看见过虚空了。“彼曰”：大通和尚说，“汝知虚空有相貌否”：我说见虚空了，大通和尚就说：“你知道虚空是有什么相貌吗？”“对曰”：我又对大通和尚说，“虚空无形，有何相貌”：说虚空本来是无形相的，若有形相，就不叫虚空。既然无形无相，又有什么相貌呢？

“彼曰”：大通和尚又说了，“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大通和尚说，你想要知道怎么样是你的本性吗？你的本性，就

和虚空是一样的，一件东西都没有！这是个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你没有一物可见，这是正见；你没有一物可知，这是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你的本性，也没有青黄的颜色，也没有长短的形相。“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你呀！但见本源是清净的觉体圆明，“即名见性”：这就叫见性，“成佛”：也就是成佛！“亦名如来知见”：这也叫如来知见。

“学人虽闻此说”：学人智常我啊！虽然听见这种的说法，“犹未决了”：我还是没明白，“乞和尚开示”：我乞请和尚您开示我。

师曰。彼师所说。犹存见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见一法存无见 大似浮云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还如太虚生闪电
此之知见瞥然兴 错认何曾解方便
汝当一念自知非 自己灵光常显现

常闻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无端起知见 着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宁越昔时迷
自性觉源体 随照枉迁流
不入祖师室 茫然趣两头

“师曰”：六祖大师说，“彼师”：彼，大通和尚、大通禅师“所说”：他所说给你的，“犹存见知”：他还有一个见，有一个知，“故令汝未了”：所以才令你没有明白。“吾今示汝一偈”：我现在给你说一个偈颂。

“不见一法存无见”：你不见一法，就万法皆空，但你还存一个不见一法的“见”，你还有见存在。“大似浮云遮日面”：有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就像浮云把太阳遮住似的。你还存有一个见。你不见，根本就连“不见”都应该没有，你还有一个“不见”存在，就像浮云把太阳遮住一样。

“不知一法守空知”：你一法不立，一法也不知。但你还有一个不知一法的“知”存在，单单守着这么一个空知，没有实体的知。“还如太虚生闪

电”：你这个道理，虽然好像是明白了似的，但是你还有知见存在。你有知存在，这也有一个比喻。还好像在太虚空里，本来什么都没有，但是它生出闪电；闪电你还可以看得见的。“此之知见瞥然兴”：你无见之见，守着空知之知；这两种的知见，瞥然间，就在你眼前就现出来。

“错认何曾解方便”：你错认了这种的知和见，所以你就没有明白方便法门。

“汝当一念自知非”：你现在应该就现前这一念，自己知道这是守无见之见，守空知之知，是不对了！“自然灵光常显现”：你自己本有智慧、本有聪明、本有佛性、本有如来藏性，常常都会显现出来。

“常闻偈已”：智常听六祖大师偈颂之后，“心意豁然”：他就把万缘放下了。你放下了，你还不可以说是：“啊！我放下了！我放下了！”你放下就是放下了，不能还存着说“我放下了”。你若还存着“我放下了”，那还是没放下。你若真放下了，怎么又有一个“放下”在你心里存在呢？这就是这个意思，你若真没有知见，返本还原了，你怎么还存知见呢？所以心意豁然，就明白了。

“乃述偈曰”：他自己也作了一首偈颂，这首偈颂，说得很妙的。他说“无端起知见”：无端端地，没有一个头，没有一个脑，也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这种的根据，怎么就生出无见之见、空知之知呢？“着相求菩提”：着到相上。相本来要不着住，现在有空见、无见和空知，这又着到相上了。

好像前几天讲无念，你若心里总想着：“啊！我无念，我无念。”那又生出一个念。你无念的念，都是个念！你无念，要“有念若无，无念不滞。”你有念若没有了，无念根本就不存在了！你不要在无念中，又找一个无念。无念的念，那还是个念嘛！所以我们参禅就参“念佛是谁？”你就要找他：“哦！念佛是谁呢？”要这么找。找，根本你找不着；那根本没有一个谁啊！人就因为看不开，不知道没有一个谁，总觉得有个我。因为有我，就要找人；找人，就要：“啊！是谁呀？”可是你找，就是要不着相，就是叫你不要着住到“我”上。

“情存一念悟”：有这种情，就是情存；你心里有这种情感，有这种疑情。你的疑情是什么呢？你的心里存着一念悟：“啊！我现在是看着像虚空了，也什么都没有了。”这还存着一念的知，一念的见。存着这一念，以为这就是悟了。“宁越昔时迷”：这和以前迷的时候，是一样的，根本就没有悟嘛！

“自性觉源体”：自性，这个觉悟的根源、本体，“随照枉迁流”：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是觉照的；虽然有所迁流，但是它可是不变的。“不入祖师室”：我要不是到六祖大师的房子里，得到六祖的开示，“茫然趣两头”：还是两头跑呢！还是又落于知见上了。

智常一日问师曰。佛说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愿为教授。师曰。汝观自本心。莫着外法相。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义。不在口争。汝须自修。莫问吾也。一切时中。自性自如。常礼谢。执侍终师之世。

“智常一日问师曰”：智常有一天就问六祖大师说，“佛说三乘法”：佛说声闻、缘觉、菩萨这三乘的佛法，“又言最上乘”：又说有一个最上一乘。“弟子未解”：弟子我没明白，“愿为教授”：我请祖师教授教授我。

“师曰：汝观自本心”：六祖大师说，你回光返照，看看你自己的心，“莫着外法相”：你不要向外驰求，不要着到外边法相上去。“法无四乘”：法没有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这法一乘都没有，怎么会有四乘呢？因为人的心自有等差，人心不同。所以“见闻转诵是小乘”：我给你说说什么叫四乘，这个不同的。见到经典，听见经典，或诵经典，这就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明白佛法，解释经义，这就是中乘。

“依法修行是大乘”：你不单明白，而且你还能实实在在去修行，这就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所有一切法，尽通了；所有一切法，具备于自心。也就是所有一切法，尽在你心里，都通达无碍，你知道都是不出

自心，所谓“万法唯心，心唯万法”。“一切不染”：你一切的境界不染着，“离诸法相”：把一切的法相，也都离开，“一无所得”：归无所得，“名最上乘”：这就是最上乘。

“乘是行义”：怎么叫乘呢？乘，就是修行，“不在口争”：不是说在口里互相争论道理。“汝须自修”：所以你要自己修行，“莫问吾也”：你不要问我，我不能替你修行，要你自己修行；所谓“自己吃饭自己饱，自己生死自己了。”旁人不能替代你的。“一切时中”：你在一切的时候，“自性自如”：你自己自见本性，自己知道本性如如。

“常礼谢”：智常又给六祖大师叩头，“执侍终师之世”：天天服侍六祖，六祖大师要喝茶，他就倒茶；要吃饭，他就端饭。总而言之，六祖大师一切的工作，都是智常帮着他做，等到六祖死了之后，他才离开南华寺。

僧志道。广州南海人也。请益曰。学人自出家。览涅槃经。十载有余。未明大意。愿和尚垂诲。师曰。汝何处未明。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于此疑惑。

“僧志道，广州南海人也”：又有一个僧人叫志道，他是广东南海县人。“请益曰”：他想请法利益他自己，就说了，“学人自出家”：我学道之人哪！自从出家以来，我就“览涅槃经”：看《涅槃经》，念《涅槃经》。“十载有余”：到现在十多年，“未明大意”：大概的意思我还没有明白，“愿和尚垂诲”：我请和尚大发慈悲，来教诲教诲我。

“师曰”：六祖大师就说，“汝何处未明”：你哪一个地方没明白呢？你可以说给我听一听啊！“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于此疑惑”：他说，这一切行，都是无常的，为什么说是无常呢？都是说的生灭、灭生这个法。

讲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公案，讲给大家听一听。释迦牟尼佛以前在因地的时候，做婆罗门，他在深山里，自己修行种种的法门，用功用得非常勇猛，就把帝释天惊动了。帝释天说：“啊！这个人修道这么样用功，这得了！”于是乎，就化一个罗刹鬼，来试验这个婆罗门。到这个地方，他就说：“

离怖畏如来曾经说过，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说完了这话，他就停止了。

这时候，修道的婆罗门想：“啊！谁在这儿讲话呢？”就各处去找，一找，就找着这一个罗刹鬼。罗刹鬼相貌非常难看，非常丑陋，所谓生得奇奇怪怪的样子。他说：“是不是你说的：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罗刹鬼说：“是我说的，我是替离怖畏如来说的；过去佛中，有一位离布畏如来，这是他说的偈颂。”

婆罗门就说：“离布畏如来说的偈颂，非常之好，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是两句，还有两句偈颂啊，你可不可以说给我听啊？”

罗刹鬼说：“可以是可以的，不过我现在没有气力，饿了很多天，都没有吃东西，说不出来那八个字。我一定要吃饱之后，才可以说；没吃饱，我要找东西吃。”

婆罗门说：“你要吃什么东西啊？”

罗刹鬼说：“我要吃热的肉，有暖气的肉。除此之外，我是不吃的。”

婆罗门说：“你要吃热的肉，莫如你先给我讲了这八个字，我就把我整个身体供养你。”

罗刹鬼上上下下这么看看婆罗门，说：“你能做得到这么伟大的事情？为八个字，你肯把你身体布施出来给我吃？我不相信！”

婆罗门说：“你不相信？我说这话，是真实不虚的，我可以请十方诸佛给我担保，来证明我，我绝对不骗你！你先说这八个字，然后我就给你吃。”

罗刹鬼说：“好！我说给你听！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我说完了，现在你教我吃啰！”

婆罗门说：“你等一等。”

罗刹鬼说：“怎么？你想不算吗？那不可能的！”

释迦牟尼佛说：“不会的，我不会不算的，你放心好了，我供养你就是了！不过我现在想把偈颂写到树上，你把我吃了，那将来人也可以看得见偈

颂，也可以照佛法来修行。现在我听见偈颂，你就把我吃了，这不还等于没听见一样？所以我要把佛法留到世上。”

罗刹鬼一听，说：“可以的，你写吧！”

于是乎，释迦牟尼把一棵树的皮，用刀刮去，把这十六个字刻到树上。

罗刹鬼说：“这回我可以吃你了？”

释迦牟尼佛说：“你还等一等，还要等一等。”

罗刹鬼说：“你还等！你已经写到树上就得了，你还有什么理论？你还不给我吃？”

婆罗门说：“我写到树上，风吹雨打，字就会没有了。你等我把它刻到石头上，这才是永远的纪念，可以留到永远。我不是舍不得自己让你吃，我只是想佛法流通到后世，将来人可以看得见。”

罗刹鬼说：“你的思想都不错的。”于是乎，就又让他把这十六个字刻到石头上。

释迦牟尼佛说：“好了，这一回，我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你可以吃我，我现在把整个的身体来供养你。”

把眼睛一闭上，正等着罗刹鬼来吃他身体的时候，这罗刹鬼踊身虚空，化为帝释，说：“善哉！善哉！你真正是修道的人哪！你真是不惜生命，勤求佛道，你将来一定成佛的。”

这是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中为婆罗门，曾经为半偈而舍生命。四句，是整个的偈颂；两句，是半偈。所以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生灭灭完了，“寂灭为乐”：寂灭是快乐。“于此疑惑”：在这个地方，我有疑惑，没明白。

师曰。汝作么生疑。曰。一切众生皆有二身。谓色身法身也。色身无常。有生有灭。法身有常。无知无觉。经云。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者。不审何身寂灭。何身受乐。若色身者。色身灭时。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乐。若法身寂灭。即同草木瓦石。谁当受乐。

又法性是生灭之体。五蕴是生灭之用。一体五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灭则摄用归体。若听更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若不听更生。则永归寂灭。同于无情之物。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乐之有。

“师曰：汝作么生疑”：六祖大师说，为什么你有疑惑？这偈颂说得清清楚楚的，你为什么要疑惑呢？“曰：一切众生皆有二身，谓色身法身也”：智道就说，所有的众生，都有两种的身体。一种是有形相的色身。一种就是无形相的法身。“色身无常，有生有灭”：色身属于无常的，有生就有灭；“法身有常，无知无觉”：法身是有常的，也没有什么知，也没有什么觉。

“经云”：在《涅槃经》上说，“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者”，“不审何身寂灭？何身受乐”：我不知道哪一个身，是寂灭的？哪一个身，是受乐的？是色身寂灭，法身受乐呢？还是法身寂灭，色身受乐呢？

“若色身者”：若色身受乐的话，“色身灭时”：色身灭了之后，“四大分散”：地、水、火、风，这是四大；人死之后，四大就没有了。“全然是苦，苦不可言乐”：在四大分散的时候，完全是苦的境界，苦得说不出来那么苦啊！所以在这个苦，就不可以说是乐。“若法身寂灭”：要是法身寂灭的话，“即同草木瓦石”：法身就同草木瓦石一样，“谁当受乐”：要哪一个来受乐呢？

“又法性是生灭之体”：又法性是生灭的本体，“五蕴是生灭之用”：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是生灭的用，“一体五用”：在法的本体，生出五种的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如果生灭是常的话，则从法体上生出这五种的用；“灭则摄用归体”：等到灭的时候，则摄这五种的用，归还法体。“若听更生”：假设要是随便它更有来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这种道理，就是所有有情的种类，都是不断不灭的；不断不灭，就是个常了。

“若不听更生”：假设不可以随便它再托生来世，“则永归寂灭，同于无情之物”：就永归于断灭，同草木瓦石无情之物一样的。“如是，则一切

诸法”：像这样讲的话，所有的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则被涅槃法给制止住了，也变成断灭了。“尚不得生”：生都不得自自由由去托生，“何乐之有”：这有什么可以快乐的呢？志道是这样讲。

师曰。汝是释子。何习外道断常邪见。而议最上乘法。据汝所说。则色身外别有法身。离生灭求于寂灭。又推涅槃常乐。言有身受用。斯乃执吝生死。耽着世乐。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好生恶死。念念迁流。不知梦幻虚假。枉受轮回。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终日驰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乐。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寂灭现前。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乃谓常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岂有一体五用之名。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诸法。令永不生。斯乃谤佛毁法。

“师曰：汝是释子，何习外道断常邪见，而议最上乘法”：六祖大师说，喂！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你是出家的僧人，你为什么要修习外道执断执常的邪知邪见，来谈论最上乘的法呢？“据汝所说”：根据你所说的道理，“则色身外别有法身”：你的意思是，在色身灭了之外，更有一个法身，“离生灭求于寂灭”：离开生灭，而另外有一个寂灭；是不是？

“又推涅槃常乐，言有身受用”：你又推寻常、乐、我、净这个涅槃的道理，说有身来受用这个快乐。“斯乃执吝生死”：这种的见解、这种的说法，是你执着，而吝惜生死。“耽着世乐”：世乐，世间上的快乐。你着住到这个地方，就不走了，不活动了；你不知道出世快乐。

“汝今当知”：你啊！现在我对你讲，你应该要知道，“佛为一切迷人认五蕴和合”：佛为着迷人错认这五蕴和合，“为自体相”：为自己的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他分别一切的法，为外边的尘相。“好生恶死”：好乐生存，而厌恶死，“念念迁流，不知梦幻虚假”：念念都在执着的境界上过生活，不知道一切事，都好像梦幻泡影似的，都是虚假的。“枉受轮回”：在六道轮回里来回，生了死，死了生，转来转去；很冤枉的，很可

惜的！“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以常乐我净，涅槃这种妙德，反而成了苦相；“终日驰求”：一天到晚，向外驰求，到外边去找。

“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乐”：佛怜悯这一类的众生，因为这一类的众生太可怜了，所以才指示出涅槃的真正快乐。“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刹那，很短的时间。很短的时间，也没有生相；很短的时间，也没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也根本在生灭上，没有可灭的相。“是则寂灭现前”：这个时候，在你生灭里，就有不生灭的境界，这叫寂灭现前。“当现前时”：当着寂灭现前的时候，“亦无现前之量”：也没有现前的量度，说现前这种寂灭相是多大、多宽啊？没有的。“乃谓常乐”：这是常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你若得到这种乐，是没有一个受这种乐的，也没有一个不受这种乐的。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来自性所现的，“岂有一体五用之名”：怎么还有一个法体，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五种用呢？没有！没有这种名的。“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诸法，令永不生”：何况你岂可以更说，涅槃禁制着诸法，叫你永远不再去生呢？啊！你所见的是不对的。“斯乃谤佛毁法”：你这么样说的话，就是谤佛毁法的见解。

听吾偈曰。

无上大涅槃 圆明常寂照
凡愚谓之死 外道执为断
诸求二乘人 目以为无作
尽属情所计 六十二见本
妄立虚假名 何为真实义
惟有过量人 通达无取舍
以知五蕴法 及以蕴中我
外现众色像 一一音声相
平等如梦幻 不起凡圣见
不作涅槃解 二边三际断
常应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别一切法 不起分别想
劫火烧海底 风鼓山相击
真常寂灭乐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强言说 令汝舍现见
汝勿随言解 许汝知少分

志道闻偈大悟。踊跃作礼而退。

六祖大师说，“听吾偈曰”：你现在听一听，我给你说一个偈颂。“无上大涅槃”：无上，是没有再可以比它高上的。“圆明常寂照”：它又圆满，又光明，恒常不变，寂而常照。“凡愚谓之死”：凡夫、愚痴人，就说是死了，“外道执为断”：外道就说断灭。“诸求二乘人”：这所有二乘的声闻、缘觉，“目以为无作”：他认为这个就是没有造作的，是一个自然的。“尽属情所计”：前边所说，不论他是执断，或说是死，或者说是无作，认为是一种天然的；这都是用凡夫的情来计度，来分别。“六十二见本”：这都是属于根本六十二见的。

有人知道六十二见是什么吗？

弟子：色就是我；还有色是大，我是很小，我在色里头；还有色小我大，色在我里面。五蕴色受想行识就成二十，还有过去、现在、未来就六十，还有常、断，加起来六十二。

这是在五蕴里，每一蕴又分出四种，五四二十。不是说在五蕴以外，就是在这五蕴里头！每一蕴有四种，这五四二十嘛！是过去二十、现在二十、未来二十，这六十，再加上那两种见，大家都明白没有？还有另外一个讲法，不过现在不讲。

“妄立虚假名”：这六十二见的本，都是虚妄立出来的，虚假的名字，“何为真实义”：什么叫真实的道理呢？“惟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过量，就是超过去一般凡夫、二乘、外道思量的人。他通达法相，无取无舍。“以知五蕴法，及以蕴中我”：所以他无取无舍，能真实知道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法，和五蕴中的我。

“外现众色像”：在我以外，所现的这一切一切的色像，“一一音声相”：所有音声的相，“平等如梦幻”：这些情形，都是平等，好像梦幻泡影一样。“不起凡圣见”：也不起凡夫见，也不起圣人的解；离凡见、离圣解。“不作涅槃解”：也不作涅槃快乐的解释。“二边三际断”：也不着于空，也不着于有。着到空边，着到有边，这都落于两边。三际，就是过去际、现在际、未来际；三际断，不着过去、现在、未来，这都断了。

“常应诸根用”：真如自性，常常能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种无穷的应用；应诸根之用，而用不穷尽。“而不起用想”：也不生出来一个想，说：“啊！我这儿有这个用。”“分别一切法”：没有一切分别诸法相的分别心。“不起分别想”：也不起这个想，说：“啊！我没有分别了。”你若知道你没有分别，你还有一个分别想；你要连分别想都没有了。

“劫火烧海底”：三灾起的时候，有火劫，就把海底都烧乾。“风鼓山相击”：风灾起的时候，鼓动两座山互相撞击。“真常寂灭乐”：你若得到真常寂灭乐的时候，“涅槃相如是”：你的涅槃相，就像这样似的。像前面所说，无论三灾起时，对你也没有关系。“吾人强言说”：我们人勉强来说这个法，“令汝舍现见”：就是要使令你舍去现在的这个知见。“汝勿随言解”：你不要随着文字来解释经典，“许汝知少分”：这个时候，我许可你知道很少的这么一点点。

“志道闻偈大悟，踊跃作礼而退”：志道听六祖大师说了偈颂之后，他开悟了；所以就很踊跃的，甚至于跳起来，给六祖大师叩头，就退到一边去。

行思禅师。生吉州安城刘氏。闻曹溪法席盛化。径来参礼。遂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师曰。汝曾作什么来。曰。圣谛亦不为。师曰。落何阶级。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师深器之。令思首众。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绍化。谥弘济禅师。

“行思禅师”：有一位法师，他的名字叫行思，他一边走路，就一边想东西。他究竟想什么东西呢？你知道他想什么吗？嗯！你不知道？我知道。

他一边走路一边想：“啊！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呢？”一边走路一边想，所以这叫“行思”，行思禅师。“生吉州安城刘氏”：他生在吉州安城县，家里姓刘。

“闻曹溪法席盛化”：当时曹溪道场的道风，全中国都知道；都知道五祖大师的衣钵传人六祖惠能大师，在曹溪弘扬佛法。法，他的法；席，他的坛；盛化，啊！说那人太多了，天天都几千人在那儿吃饭，哦！都是在那儿向六祖大师求法，请开示。人就是这么样子，溜虚捧盛。中国人有这么一句话，叫“溜虚捧盛”，怎么叫溜虚呢？你这个地方，要是没有人，他就跑了，这溜虚了。好像我们这里现在有二十多个人，要是就剩三、五个人，“啊！这么少人！”人就都跑了，这叫溜虚。捧盛，什么叫捧盛？你这儿人愈多，他外边人来，“啊！那个地方，有那么多人，我们大家去啊！大家到那地方。啊！佛教讲堂，很多人听经啊！嬉皮到那个地方，都把胡子也剃了，头发也剪去。啊！真是不可思议，一定是有一点东西；要不然的时候，怎么这些青年人，都改变思想了？哦！快去！”这就叫捧盛。你这儿人愈多，他愈来，这叫捧盛；你人愈少，他愈走，这叫溜虚。所以当时南华寺，大家都去捧盛。“捧盛”的“盛”，也可以改成圣贤的“圣”。说因为那是个圣人，是个祖师，所以我们大家都去捧他，大家都去拥护他，这叫盛化。在那个地方，天天都有几千人吃饭。

“径来参礼”：于是乎，他听旁人这么一说，说：“啊！六祖大师真不可思议啊！他有五眼六通；我到那个地方，我不说话，我在心里想要讲的，他就会问我了。”就这么样子。所以他也径来参礼，也来叩头。“遂问曰”：随着他就问六祖大师说了，“当何所务”：应该修什么法门哪？“即不落阶级”：就不落阶级。渐法就是阶级；顿教呢？这就叫不落阶级的法门。就是应该修什么法，才是顿法呢？

“师曰”：六祖大师就对他说了，“汝曾作什么来”：你以前做过什么事情来啊？你来到这个地方想做什么？“曰：圣谛亦不为”：行思大师就说：哦！我苦集灭道四圣谛亦都不做了，我都忘了。

“师曰：落何阶级”：六祖大师说，你圣谛也不做，你现在落到什么阶级上啊？“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行思大师就说，圣谛我尚且都不做，我有什么阶级呢？“师深器之”：六祖大师，一听行思大师这样一讲，啊！这个人是有点来历的，是很有善根的，不是平常人。于是乎，就另目相看，特别看重他。深器之，就认为他是法器。“令思首众”：就令行思大师在大众里做首座。首众就是首座，带着大众上殿、过堂、坐香；他都在前边率领着大家。

“一日，师谓曰”：有一天，六祖大师就对他讲，说“汝当分化一方”：六祖大师看这个人是法器，是法门的龙象，是祖师的材料¾¾不是自造的祖师，是经过六祖大师证明，许可他做祖师；所以就传给他法，说，你不要在我这儿住了！你应该自己到另外一个地方，做一方的教化主，“无令断绝”：你不要令佛法断灭。

“思既得法”：行思大师，得六祖大师传给他衣钵、心印妙法之后，“遂回吉州青原山”：就回到吉州，在青原山，“弘法绍化”：弘扬佛法，接续佛法的传灯。等他圆寂后，“谥弘济禅师”：谥号就是死后皇帝赐给他的一个封号。好像六祖称“大鉴禅师”，这也是封号；行思禅师呢，他的封号，就叫“弘济禅师”。

怀让禅师。金州杜氏子也。初谒嵩山安国师。安发之曹溪参叩。让至礼拜。师曰。甚处来。曰。嵩山。师曰。什么物。恁么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师曰。还可修证否。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师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怀让禅师”：怀，就是怀念；让，就是谦让。这一位禅师，对任何人不存贡高的心，他慈心下气，谦下恭敬；所以他的心里所怀念的，常常是谦让，对任何人都有礼貌。他有若无，实若虚，他自己有道，也好像没有道似的；他自己本来已经很有学问，对人也很客气的，谁若说他有学问，他说：“啊！没有，我才疏学浅哪！”“金州杜氏子也”：他是金州的杜氏子。“初谒嵩山安国师”：在最初他去谒见嵩山安国师，他去向他来学习佛法。

“安发之曹溪参叩”：安国师就派他到曹溪来参叩，就来学佛法。因为当时一般人都知道，曹溪这儿是正宗的佛法。说：“你想要真学佛法吗？真学佛法，就到曹溪去亲近六祖。”就好像现在在美国，你真想要学佛法吗？就去研究经典，要真正地不怕苦，不怕难，要不懒惰，去修学佛法。

当时在南华寺六祖道场，也是天天坐禅、出坡。怎么叫出坡呢？出坡就是做工。一早三点半钟起床，四点钟做早课。当时六祖大师那儿，功课特别紧，早课做到五点半。然后就坐禅；等到天一光，吃早粥。吃完了早粥，又坐一个钟头的禅，这时候大约七点到八点的时候。八点钟去出坡，做到十点钟，做两个钟头的工。在山上种地、斩树、造房子。有两千多人做工，两个钟头就做很多工；不是一、两个人做，做不出来工。人多了，所以去做什么工都很快的。做到十点钟回来，大家再休息一个钟头，十一点钟吃饭。吃完了饭又坐禅，十二点钟坐到两点钟。两点钟又去出坡，做到四点钟。四点钟回来，就又坐禅，坐到晚间十点钟。有的拜经、拜忏，拜到十二点钟，那就自己用自己的功，天天都是这样子，道风特别严谨，所以任何人都要守规矩的。那儿就几千人，也听不见一个人讲话的；谁也不讲话，都是自己用自己的功。为什么呢？你一讲话，就恐怕自己的功用不好；用不好功，就打妄想。为什么你打妄想呢？就因为你没有专心用功。你若专心用功，什么也都不想¾¾也不想东，也不想西，也不想南，也不想北，你的功就会用好了。当时六祖大师这儿，功课就这么样紧，所以怀让禅师也来参加。

“让至礼拜”：到这儿，先由知客引去见六祖，向六祖叩头。“师曰”：六祖大师就说，“甚处来”：禅宗就不讲道理，他来了，就这么一句话：“什么来了？”你看，本来是和尚来了，他问是什么来了？但是可没有说是一个鬼。“曰：嵩山”：怀让禅师就答覆说：“我是嵩山来的。”

“师曰：什么物？恁么来”：什么物，就是什么东西？恁么来，就是怎么来的？这是禅宗的话，这叫打机锋。“曰：说似一物即不中”：怀让禅师也明白，说：“若说是一个东西，已经就不可以了，不可以说是一个东西。”即不中，就是不可以了。

“师曰：还可修证否”：六祖大师就问他，你说是一个东西就不可以，那你还可以有所修、有所证吗？“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怀让禅师说：哦！修是有所修，证也是有所证，这是有的。可是修证是有，但是染污可就不可以！不可以有染污，就是自性要光明。

这样一说，“师曰”：六祖大师就说了，“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就这个不染污，就是诸佛之所护念的妙法呀！“汝既如是”：你既然如是，“吾亦如是”：我也是这样子。你是这样子吗？我也是这样子，也就是污染即不得；这是不可以邋遢，自性要清净的，不要有所染污。什么叫自性的染污呢？你攀缘心、妒忌心、障碍心、贪心、瞋心、痴心，这都是染污；你无明，这都是染污。你这一些都没有了，这就是没有染污。所以你是这样子，我也是这样子，这两个都是一样的，没有错了！那真是一样的、平等了。

西方般若多罗谶。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须速说。让豁然契会。遂执侍左右一十五载。日臻玄奥。后往南岳大阐禅宗。敕谥大慧禅师。

“西方般若多罗谶”：六祖大师说，在西方¾¾就是印度¾¾的般若多罗法师，预先有预言。谶，就是预言。预言什么呢？说“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在你的足下，出一个马驹子。怎么叫足下？足下，就是他的弟子；弟子对师父，就像在足的下边一样。所以般若多罗法师预先说：“将来有个叫怀让的让禅师，在他的门下，出一个马驹子。”马驹子是谁呢？就是马祖道一禅师，他是怀让禅师的弟子。怎么说马驹子踏杀天下人呢？就说他的辩才无碍，智慧广大，所有其他的法师，都说不过他，可以说是无敌于天下，令其他的人都心悦诚服，所以这叫踏杀天下人。

“应在汝心”：预言就应在你这儿；“不须速说”：你不要很快说，慢慢等一等，等机会。“让豁然契会”：怀让禅师听六祖这样一说，豁然间就明白了；契会，就是契合而明白。“遂执侍左右”：于是乎，就在六祖大师的左右，给他当侍者，“一十五载”：有十五年这么久。“日臻玄奥”：一天比一天，就到最玄妙、奥妙的地方；就说他所悟得的道理，一天就比一天

深。

“后往南岳”：以后怀让禅师就到南岳衡山；南岳，是中国湖南的衡山。“大阐禅宗”：到那个地方，对禅宗特别地阐扬得很盛。“敕谥大慧禅师”：他命终后，皇帝给他敕封的名号，叫“大慧禅师”。

永嘉玄觉禅师。温州戴氏子。少习经论。精天台止观法门。因看维摩经。发明心地。偶师弟子玄策相访。与其剧谈。出言暗合诸祖。策云。仁者得法师谁。曰。我听方等经论。各有师承。后于维摩经。悟佛心宗。未有证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曰。愿仁者为我证据。策云。我言轻。曹溪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并是受法者。若去。则与偕行。

“永嘉玄觉禅师”：永嘉，是地名，因为一般人尊重这位法师，所以就只称永嘉。玄觉，是他的名字。“温州戴氏子”：他生在温州的永嘉县，俗家姓戴。“少习经论”：他年纪轻的时候，研究佛经和祖师所说的论。“精天台止观法门”：精，就是熟悉；对于天台教的止观法门，他特别有研究，特别明白，所以谓之“精”。“因看维摩经”：他以后看《维摩经》，“发明心地”：他自己明白心地法门。

“偶师弟子玄策相访”：他遇见六祖大师的徒弟玄策禅师；玄策禅师，是六祖大师的一个门人，来访问玄觉禅师。“与其剧谈”：大家就互相谈论道理；“出言暗合诸祖”：所谈论的道理，无形中，大家都好像一样似的，与过去一切祖师的道理都相合。

“策云”：玄策开始就说了，说“仁者得法师谁”：玄策禅师一听，大家讲话道理都相同，宗旨也相同，于是乎，就以为他是自己本宗的人。就问他说：“大士你啊！你是谁传给你的法呀？谁给你证明的啊？在那儿得的法啊？”

“曰：我听方等经论”：玄觉禅师就说，我以前听方等经的时候，“各有师承”：都是有法师给我讲，我听，这有所传承，不是我自己学习的。“后于维摩经悟佛心宗”：以后我自己看《维摩经》，我了悟佛的心宗，了悟

了佛的心，“未有证明者”：没有大德给我印证这个道理；没有这样的人。

“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玄策法师就说：喔！你是自己看《维摩经》，你明白了。可是这要是在威音王以前就可以；威音王，是第一尊佛。“威音王已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在威音王佛以后，要是没有师父传授给你法门，也没有师父给你印证，你就说自己开悟，这都叫天然的外道，不是佛教。

所以现在有一些人，自己就说自己开悟了，自己给自己证明，说：“我知道我开悟了，我自己给我自己作证明。”现在这不就说了？这都是天然的外道。我不知道在美国这儿，自己给自己作证明的这些人，讲《六祖坛经》讲到这儿时，应该怎么样解释法？“威音王”这个名，言其声音可到最远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本地¾¾本地的风光，就是本处。

“曰：愿仁者为我证据”：玄觉禅师就说了：哦！天然外道！那么现在请仁者给我来印证啰！“策云”：玄策法师说“我言轻”：我不能给你印证，我是说了不可以立得住的人，我也不够资格，所以说出的话，也没有那么重要；言轻，就是说我资格很幼稚，不是老资格，我不可以给你印证。换句话说，也就是：我自己不一定还开悟，我怎么可以给你印证呢？

“曹溪有六祖大师”：玄策法师就对玄觉法师说，在曹溪南华寺，有第六代的祖师，“四方云集”：四面八方的人，都像云彩往那儿聚集一样；“并是受法者”：他是传达摩的衣钵，五祖传授给他历代祖师的衣钵，这是接五祖法的祖师。“若去，则与偕行”：玄策法师又说，如果你愿意去，你要是想去请六祖大师给你印证，我可以同你一起去。

觉遂同策来参。绕师三匝。振锡而立。师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师曰。如是如是。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师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师曰。谁知非动。曰。仁者自生分别。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岂有意耶。师曰。无意谁

当分别。曰。分别亦非意。师曰。善哉。少留一宿。时谓一宿觉。
后着证道歌。盛行于世。谥曰无相大师。时称为真觉焉。

“觉遂同策来参”：玄觉禅师就同玄策一起来到南华寺参礼六祖。可是到了南华寺，怎么样啊？“绕师三匝，振锡而立”：锡，锡杖。四十二手，不是有锡杖手？就是那个。玄觉禅师到了南华寺，他拿着锡杖，到这地方，就围着六祖大师的座位，右绕三匝，转了三转，然后拿锡杖向地下这么一顿，就站在那儿，好像发脾气似的；振锡而立，就是在那个地方站着。

“师曰”：六祖大师就说：“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夫沙门者”：六祖大师说，你做沙门的¾¾就是出家人，“具三千威仪”：要具足三千威仪。三千威仪，过去一千、现在一千、未来一千，这是三千。怎么成一千呢？就是行、住、坐、卧，各有二百五十条威仪；行有二百五十条，坐有二百五十条，卧有二百五十条，立有二百五十条。二百五十、二百五十，五百；两个五百，这是一千。现在一千、过去一千、未来一千，这是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八万细行，本来是八万四千细行，这说八万细行，就是最微细的地方。

“大德”：出家人称出家人，多数叫大德，说你是最有德行的；“自何方而来”：你从哪一个地方来的啊？“生大我慢”：你怎么生出来这么大的我慢呢？意思就是你怎么也不顶礼？

“觉曰”：玄觉就说了，“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他说，为什么我这样子？因为生死事大啊！生死的问题，是最要紧的、最大的问题。无常迅速，无常鬼不知道哪一天就来了，这是很快的，他将来一定会来的。意思就是：我用功的人哪，只知道要了生脱死来用功，哪有时间来行礼？就是其余的什么都放下了，都不管了。

“师曰”：六祖大师说，“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六祖大师说，你为什么不想法子明白无生，明了无常迅速的道理呢？“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体就是明白。玄觉禅师就说了，我若明了了，就无生死了！我若明了了，也没有迅速了！还怕无常鬼干什么啊？根本就不怕了！了本无速，

没有了嘛！“师曰：如是、如是”：六祖大师一听他这样讲，他是明白了，是懂得这个法了，所以就给他印证，说：“是这样！是这样！你就这么样去用功，就这样就对了。”

“玄觉方具威仪礼拜”：玄觉禅师听六祖大师给他一印证，印证他是明白了；于是乎，这时候他就把衣服穿好，也具足威仪，向六祖大师礼拜。“须臾告辞”：很快地他就要告辞；须臾，就是很短的时间。“师曰：返太速乎”：六祖大师说，啊！你怎么回去这么快呢？在这个地方玩几天嘛！“曰”：玄觉大师就说了，“本自非动”：说我本来也没有动，“岂有速耶”：我本来也没有来，也没有去，怎么又有回去得快呢？和六祖大师来讲起这个，这也叫打机锋！

“师曰”：六祖大师又说了，“谁知非动”：六祖大师也就反问他，说哪一个知道不是动啊？知道不是动，知道没有来、没有去的是谁？“曰：仁者自生分别”：玄觉大师就说，这是仁者自己生出来的分别心。“师曰”：六祖大师说，“汝甚得无生之意”：你很会说的，你说出来的话，很合无生的意思。你说得很妙，你是很聪明。“曰：无生岂有意耶”：玄觉大师说了，既然无生，又什么地方会有个意呢？

“师曰：无意谁当分别”：六祖大师又说，喔！你说无生没有意，那么哪一个有的分别呢？“曰：分别亦非意”：玄觉大师说：这个虽然有分别，但是可不是“意”分别的。不是意分别，是什么呢？这是妙观察智。意思就是说，妙观察智分别的；所以说分别不是个意。

“师曰：善哉”：六祖大师听他讲得非常透彻，非常明白无生的道理，于是乎，高兴了，就说：哦！很好、很好！你讲得很好的。“少留一宿”：你在这儿不要住多，就住一宿再走，现在不要走。

“时谓一宿觉”：当时在佛教里，有一个口号，叫“一宿觉”，住一晚间，就开悟了。“后着证道歌”：永嘉大师，就是玄觉禅师，以后作了一篇〈证道歌〉，“盛行于世”：流传到世间。〈证道歌〉，你们都知道

君不见，

绝学无为闲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

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他的道理，说得很妙的。“谥曰无相大师，时称为真觉焉”：他圆寂后，皇帝赐给他的谥号叫无相大师，又当时的一般人，称他为真觉禅师。

禅者智隍。初参五祖。自谓已得正受。庵居长坐。积二十年。师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闻隍之名。造庵问云。汝在此作什么。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为有心入耶。为无心入耶。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识之流。亦应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有无之心。策曰。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无对。良久。问曰。师嗣谁耶。策云。我师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为禅定。策云。我师所说。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生。离生禅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

“禅者智隍”：什么叫禅者呢？就是修禅宗的出家人；他的名字叫智隍。“初参五祖”：参学，就是寻师访道、参访善知识。古来在中国，出家人都要访寻善知识，找哪一个是真正明眼的善知识，要去参拜，跟着他学习。他最初去参学的时候，是去参访五祖弘忍大师。“自谓已得正受”：他自己就说他已经得到正定，真正的道理。“庵居长坐”：他住一个茅庵。庵，就是茅庵，怎么叫茅庵呢？就是用草造的，只能避风雨而已，看是很不好看的。长坐，他是长坐不卧的，白天也是坐，晚间也是坐，“积二十年”：长坐二十年。

“师弟子玄策”：六祖大师的弟子玄策，玄策大约是各处去给六祖大师做宣传的，到处去游说，对其他的法师讲：“六祖大师，是真正传授佛教衣钵的传人。”他各处去给他师父做宣传。“游方至河朔”：他各处去游走参方，到了河朔，就是河北。“闻隍之名”：听见智隍法师的名字。智隍法师

因为住茅庵，长坐不卧二十多年，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个修道的人，所以很有名望的。“造庵问云”：于是乎，玄策法师到他的茅庵里，就问他来了，“汝在此作什么”：玄策法师本来知道他是长坐不卧，是个修道的人，到那儿就故意问他，说：“你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呢？”“隍曰：入定”：智隍禅者就说：“你问我干什么？我在这入定了嘛！”

“策云”：玄策法师又说了，“汝云入定，为有心入耶，为无心入耶”：你说你入定，是你心里有一个念，想要入定啊？还是没有一个心念，说我要入定？你有没有这个意思呀？“若无心入者”：你若说你没有心入定，“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合得定”：你要是没有心，你就入定了；这所有的无情，就是没有知觉性的、没有气血的，好像草、木头或瓦石等，都应该得到入定这种境界。“若有心入者”：你若说你不是无心入，你是有心入定，你有这个入定的心，“一切有情”：所有的一切有情，“含识之流”：所有有气血的、有情感的，这一切的生物、一切的众生之流，“亦应得定”：他们完全都应该得定；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定。为什么呢？你有心入，他们也都是有心嘛！他们也都是有情嘛！他们都应该得定。

“隍曰”：智隍禅者听见玄策法师这样问他，他就说了，“我正入定时”：我告诉你呀，我正在入定的时候，“不见有有无之心”：我不见到我自己有有无之心，或者有心入定，或者无心入定，我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我都空了。

“策曰”：玄策又说了，“不见有有无之心”：你既然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这就是常常在定里了。“何有出入”：照着你所说，不见有有无之心，这是个常定；常定没有一个出入，你怎么又弄出一个出入来了？你是怎么搞的啊？“若有出入”：你既然有出入，“即非大定”：这就不是个大定，不是真正的定，也就不是佛祖所说的定。

“隍无对”：智隍一听，这怎么办啊？他说也不可以出，也不可以入，那我现在有出入，这怎么弄的？哈！他自己没有话讲，没有口开。“良久”：想了很久，自己所说的，的确是没有道理；人家所说的道理，智慧比他高。

想了很久，想要和他辩驳，可是没有话讲，找不出道理来和他辩论。所以“问曰”：就问他，“师嗣谁耶”：说你的师父是谁啊？他不问旁的，他就问：你现在这样讲，辩才无碍，这样聪明，那你的师父是谁？你的师父，当然比你更聪明、更会讲了。所以就问，你接受谁的法？嗣，就是嗣法，谁传授给你的法？“策云”：玄策法师就说，“我师曹溪六祖”：我的师父是谁啊？是曹溪南华寺的方丈和尚六祖大师。

“隍云：六祖以何为禅定”：他就问，六祖以什么为禅定呢？“策云”：玄策法师就说，“我师所说”：我的师父六祖大师说的，“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他说本性是妙湛圆寂而不动的。体用如如，就是它的体和用，都是如如不动，了了常明的。“五阴本空”：他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本来是空的。“六尘非有”：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尘的境界，本来是没有的，也是空的。“不出不入”：定，也不要出，也不要入，“不定不乱”：也没有一个定，也没有一个乱。你明白本体的妙用，“禅性无住”：禅的性质，也没有一个住，也没有一个离住。“离住禅寂”：它是离开这种执着的寂灭，离开死板的这种禅。“禅性无生”：禅的自性也无生，“离生禅想”：你离开这种生禅定的想：“我坐这儿生出禅定来。”“心如虚空”：自性心，就像虚空似的，“亦无虚空之量”：也没有虚空这种的思想。这个“量”，就是没有“虚空”那个思想。

> 隍闻是说。径来谒师。师问云。仁者何来。隍具述前缘。师云。诚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无不定时也。隍于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其夜。河北士庶闻空中有声云。隍禅师今日得道。隍后礼辞。复归河北。开化四众。

“隍闻是说”：智隍听到玄策法师说的道理，就说：“哦！这样子啊！这样子我也去见见你师父，你师父的法门，说得是很妙的。”于是乎，“径来谒师”：就跟着玄策来见六祖大师。“师问云”：师问智隍禅者，“仁者何来”：说仁者你从哪里来啊？“隍具述前缘”：智隍法师就说出来前面的

经过，就是和玄策互相问答的道理。

“师云”：六祖大师又说了，“诚如所言”：对了！就像你所说的这种话，“汝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你但自存心好像虚空似的，可是也不着空见，不要还有一个虚空的见在你心里存在着。“应用无碍”：你能这样子，这就是应用无碍。事来则应，事去则静。事情来了，你就应酬；事情去了，就无碍了。“动静无心”：你走也无心，坐也无心，行、住、坐、卧，都没有心。“凡圣情忘”：也不要想，哦！我是凡夫，也不要想，我是圣人；你把情感忘了。

“能所俱泯”：俱泯，就是泯亡，没有了。也没有一个能见，也没有一个所见；也没有一个能空，也没有一个所空。你要知道你见明之时，见不是明；见暗之时，见不是暗；见空之时，见不是空；见塞之时，见不是塞；你见有之时，见不是有；见无之时，见不是无。所以在《楞严经》上说：“见犹离见”，你见也要离开这个见；“见不可及”，也不应该存着有见的心。能所俱泯，能见也空，所见也空。你若存一个“能见”的心，你能见；“所见”，所见的虚空；那你还有知见的存在呢！“性相如如”：性也如如，相也如如。“无不定时也”：这个样子，你说哪个时候是定？哪个时候是不定？无时不是，没有不定的时候。

“其夜，河北士庶闻空中有声云”：这是在广东，但是在智隍住的那个地方，就是离北京不太远的河北；就在这天晚间，一般念书的人、作官的人，和一些老百姓，这所有的人，就是智隍的信徒、护法，或是他的皈依弟子之类的，大家都听空中有一种声音，说什么呢？说“隍禅师今日得道”：隍禅师今天才得道，你们各位要知道，就是这一天。得道，也就是开悟。“隍后礼辞，复归河北，开化四众”：以后，智隍禅师向六祖顶礼，回到河北，到那儿教化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四众。

一僧问师云。黄梅意旨。什么人得。师云。会佛法人得。僧云。和尚还得否。师云。我不会佛法。

“一僧问师云”：有一个和尚，真是獦獠，真是没有什么学识的和尚，很粗气的，中国人所谓的大老粗。怎么样呢？他冒冒失失就问，说“黄梅意旨，什么人得”：意旨就是衣钵、宗旨。他说，黄梅——就是五祖弘忍大师——的衣钵，什么人得？他明明知道六祖得了衣钵，他还故意来问。所以就由他这一问，在经文上，你不用在当时设身处地见到这个和尚，就现在你一想，他一定没有什么学问，就是很有乡下人的风度。所以就冒冒失失来问，说黄梅的衣钵，什么人得到？这个意思，一方面他明知故问，一方面也就对六祖大师存轻视的心。为什么他存轻视的心呢？意思是：“嘿！你这个不识字的人，怎么有资格继承五祖的衣钵呢？”有这么个意思，有这么个味道。

“师云”：六祖大师就说，“会佛法人得”：说明白佛法的人得到五祖的衣钵。会得佛法，就是体会到、领解到佛法。“僧云：和尚还得否”：这个和尚听六祖大师这样说，就问：和尚你可是得到了没有啊？意思就是：不相信六祖大师是五祖的衣钵传人，所以再问一下。“师云”：六祖大师说，“我不会佛法”：说“我不明白佛法。”他也没说我得，也没说我不得，就说我不明白佛法。在这个地方，你们说六祖大师是讲真话？还是讲假话？

师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无美泉。因至寺后五里许。见山林郁茂。瑞气盘旋。师振锡卓地。泉应手而出。积以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来礼拜。云。方辩是西蜀人。昨于南天竺国。见达摩大师。嘱方辩速往唐土。吾传大迦叶正法眼藏。及僧伽梨。现传六代于韶州曹溪。汝去瞻礼。方辩远来。愿见我师传来衣钵。

“师一日欲濯所授之衣”：有一天，六祖大师自己想要洗一洗五祖大师传授给他的衣。这衣，时间久了，他就想洗一洗。“而无美泉”：没有清净的水泉。“因至寺后五里许”：于是乎，他走到寺后五里多路。五里许，有五里多路。寺后的濯溪泉，离南华寺大约有一里路，或者以前的寺院，在前边也不一定；不过现在呢，濯溪泉离南华寺有一里路远。

“见山林郁茂”：山林非常茂密，郁郁成荫，树长得很高，也很茂盛。“瑞气盘旋”：啊！这地方有一股灵气，霞光万道，瑞气千条。瑞气，就是

祥瑞之气，在山顶上盘旋。因为得五眼六通的人，你这个地方有一股什么气，他一看就知道的；所以六祖大师看见瑞气在虚空里盘旋。“师振锡卓地”：卓，就是戳。六祖大师拿着锡杖；锡杖有九个环，他拿着一晃，啷啷响，往地下一戳，“泉应手而出”：向地下一杵的时候，濯溪泉的地方，就有水出来，就成了水泉。“积以为池”：泉水出来，淌得多了，就变成水池子。“乃跪膝浣衣石上”：六祖大师，就跪到那个地方，在石头上洗五祖传给他的衣钵。

“忽有一僧来礼拜”：这时，有一个和尚来了；来，就向六祖大师顶礼叩头，“云”：拜后就说，“方辩是西蜀人，昨于南天竺国”：说我名字叫方辩，是四川西蜀人，前几天，在南天竺，就是南印度，“见达摩大师”：我看见达摩祖师。“嘱方辩速往唐土”：说叫我快回到唐朝这个地方来！“吾传大迦叶正法眼藏”：说我由大迦叶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正法眼藏，“及僧伽梨”：和祖衣，就是二十五条衣僧伽梨，“现传六代”：现在传到第六代，在中国是第六代，“于韶州曹溪”：在韶关曹溪，“汝去瞻礼”：你赶快到那儿，去瞻仰礼拜第六代祖师啰！

“方辩远来，愿见我师传来衣钵”：我愿意看一看上代祖师传来的衣钵。方辩听见达摩祖师这样对他讲；你们想一想：初祖达摩，在中国已经死了，但是方辩和尚，在六祖的时代，又在印度看见菩提达摩，你们说是不是很奇怪？可是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到现在一般人也不知道达摩祖师到什么地方去了。

※※※

讲到这个地方，我想起来一件事实，这不是公案，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讲给各位听一听。

我在中国东北，就是那时候的满洲里，最初我发心修道，是有种种的因缘。以我所最崇拜的是我们东北的王孝子。王孝子，由二十八岁那时候守孝；东北很冷，他用木头板钉一个小茅棚。先住了三年，等住过了三年以后，他又在那儿守孝，又守了三年，前后守六年。在最后第六年，他就不讲话，

任何人去，他也不和人谈话的；天天就在小茅棚里参禅打坐、诵《金刚经》。后来这三年要圆满的时候，他打了一个妄想：千山和广宁山是东北的两个名山，这两个名山里，都有几千年的老比丘在修行修道。我守孝守圆满了，我也到广宁山去修道。

打个妄想，第二天早起，他自己打坐，就听见有护法对他讲，说：“今天有贵人到你这儿来。”他听说有贵人来，以为是个做大官的，或者是个做什么的，他就等着。大约到十点多钟，就看见一个穿破衣服的和尚，挑着一个挑子；挑子就是担子，担着他用的衣服和棉被之类的。挑着到这儿来，这个人把挑子放下，就和他谈话。本来王孝子不讲话的，他在心里问这个人，说：“你在什么地方来啊？”心里讲，口里没有讲出来。这个人就说：“喔！我在广宁山来的。”王孝子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啊？”他说：“你知道明朝吗？我是明朝一个做将军的，以后我就出家修道，直到现在。我觉得和你很有缘，所以今天我来见一见你。”他又说：“我知道你要到广宁山去修道。广宁山是独善其身的人修道的地方。你呢？应该兼善天下。你对这一方的人非常有缘，你不要到广宁山去修道，你守孝完了之后，就在这个地方造一个庙，在这儿弘扬佛法好了。”和王孝子说完这几句话，这个人就走了。

这个人自己说他是明朝的人，由什么证明他是真的呢？因为王孝子心里问他话，他就知道王孝子问他什么话，足见这个人已经得到五眼六通里他心通的境界。但是王孝子是在民国时代的人，离明朝已经有三百多年。三百多年，这个人没有死，还来见王孝子。由这一点证明：菩提达摩死后几百年，有人在印度见到菩提达摩，和方辩说传授衣钵的情形，这是很平常的，不足为奇的。

※※※

师乃出示。次问。上人攻何事业。曰。善塑。师正色曰。汝试塑看。辩罔措。过数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尽其妙。师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师舒手摩方辩顶。曰。永为人天福田。师仍以衣酬之。辩取衣分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棕裹。瘗地中。

誓曰。后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于此。重建殿宇。

“师乃出示，次问：上人攻何事业”：六祖大师就把衣钵拿出来给他看。看了之后，又问这个和尚说：“上人，您是传什么、做什么事情的？”上人，就是上座，也就是师父的意思。

“曰：善塑”：塑，就是造佛像；用石膏，或者用木头，或者用泥，或者用香灰，来塑佛像。“师正色曰”：六祖大师就很严肃地对他说，“汝试塑看”：你试试塑一个，我来看一看。“辩罔措”：方辩听六祖大师这样说，他当时好像无所措手似的，就也没有什么答覆。

“过数日”：过了好几天，“塑就真相”：他塑成一个六祖大师的真像，“可高七寸”：大约有七寸高，“曲尽其妙”：塑得鼻子、眼睛、耳朵、面孔，和六祖大师一样。曲尽其妙，就是很微细的地方，他也做得很清楚，非常妙好。“师笑曰”：六祖大师一看他做成自己本像，笑着说，“汝只解塑性”：你只会塑性，“不解佛性”：你不明白佛性。“师舒手摩方辩顶”：六祖大师伸出来手，摩方辩头顶，“曰：永为人天福田”：说你永远都要做和尚，你不要不出家，生生世世，都要做人天的福田。“师仍以衣酬之”：六祖大师，又送给他一件衣，来谢谢塑像的方辩和尚。

“辩取衣分为三”：方辩接受衣之后，把衣分成三份。“一披塑像”：一份就披在塑像上，“一自留”：一份自己留着做纪念。“一用稷裹，瘗地中”：一份用棕树叶子把它包好。裹，就是包裹好了；瘗地中，就是把它埋到地里。“誓曰”：他就发誓，说“后得此衣，乃吾出世”：说将来要是得到衣的时候，就是我再来到这个世界上，“住持于此”：我在这个庙上来做方丈、做住持，我“重建殿宇”：再把殿宇重新造一造。

宋嘉佑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祷辄应。

这是注解。在“宋嘉佑八年”的时候，“有僧惟先”：有个僧人叫惟先，“修殿掘地得衣”：修造殿堂的时候，挖地，得到衣，“如新”：好像新的一样。“像在高泉寺”：六祖塑像，现在在高泉寺，“祈祷辄应”：有人

去祈祷，就很灵验的。

有僧举卧轮禅师偈曰。

卧轮有伎俩 能断百思想
对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长

师闻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系缚。因示一偈曰。

惠能没伎俩 不断百思想
对境心数起 菩提作么长

“有僧举卧轮禅师偈曰”：举，念诵。有一个和尚，也不知叫什么名字？经上也没有写他的名字，或者是个无名的和尚，或者是不好名的和尚，就单单有这么一个和尚。他就念诵卧轮禅师的偈颂；卧轮是个以前和尚的名字。说，“卧轮有伎俩”：说卧轮有一种本领；有什么本领呢？“能断百思想”：能把百种的思想都断了，不生思想。可是有“能断百思想”，已经就落了第二、第三，不是第一义谛了。“对境心不起”：对着什么境界，心里都不起念。“菩提日日长”：他的菩提，一天比一天长得高，一天比一天长得大。

“师闻之曰”：六祖大师听到就说，“此偈未明心地”：这个偈颂，并没有明白真正的心地法门。为什么呢？“若依而行之”：你若依着修行，“是加系缚”：就自己把自己绑上了。“因示一偈曰”：六祖大师也说了一首偈颂，说，“惠能没伎俩”：惠能我啊！什么本事也没有，“不断百思想”：我不须要断百思想，连“断百思想”的念头都没有了。“对境心数起”：什么境界来了，事来则应，事去则静；所以随便它兴，随便它起。“菩提作么长”：我也不管菩提长不长，不管菩提是怎么样子。这就像他前边“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道理，是一样的。你根本就是清净的，又何必去拂拭呢？这个偈颂和前边的偈颂，是一样的。

顿渐品第八

◎一九六九年宣化上人讲述于
美国三藩市佛教讲堂

顿，就是立刻明白。明白什么呢？明白一个理。“理虽顿悟，事须渐修。”修行还要一天一天地去修行。你悟只是悟个理，至于证果，还要自己去修。第八，这是经文的第八品。

时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

“时祖师居曹溪宝林”：当时，六祖大师在曹溪宝林山南华寺弘扬顿法，“神秀大师”：你们也都知道，就是常常想要做第六代祖师，这位有祖师欲的大师。祖师欲是很害死人的，这么聪明的人都断不了祖师欲。“在荆南”：荆，荆州。荆南就是在湖北一带。“玉泉寺”：在那儿有一个庙，叫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在这个时候，就有南宗、北宗这两宗。南宗就讲顿法，北宗就讲渐法；在这时候，都很盛的。六祖大师那儿，有几千人；神秀大师那个地方，有几万人，那个地方更盛。因为他原来就有几百人都跟着他，一天比一天多，比南宗总盛。但是人人当时都知道，南宗是直接接受五祖衣钵的传人。神秀虽然是很有学问的样子，认识很多字，但是五祖大师没有传给他衣钵。所以“人皆称南能北秀”：当时的人，就称南能北秀，说南边就是能大师；北方呢？就是秀大师。“故有南北二宗”：所以就有南宗、有北宗。这时候，神秀大师的弟子，大家一齐来拥护神秀做第六代祖师。但是他们也知道，衣钵传给惠能大师，他们虽然拥护神秀做六代祖师，总是名不正、言不顺，总还有个六祖惠能大师，所以就派人想要把六祖大师杀了。杀了之后，他们就可以独称第六代祖师。“顿渐之分”：有顿教、渐教这两种分别。“而学者莫知宗趣”：所有参禅学道这一些人，不知道哪一个是对？听六祖大师呢，他又不认字，有的时候讲的道理好像和经典上不相合；北方秀大师，是很有学问的，在五祖的座下，做过教授师，学问是很高超，可

是没有直接得到衣钵。所以这些学人不知道是跟哪一个学好？是跟六祖大师学啊？还是跟秀大师学呢？不知道。

所以“师谓众曰”：六祖大师给大众就讲，“法本一宗”：法本来就是一个宗旨，没有两个的。“人有南北”：人有南方人、北方人。“法即一种”：法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多个的，就是不二法门。“见有迟疾”：可是人的见解有快、有迟。“何名顿渐”：什么叫顿渐呢？“法无顿渐”：法本来没有顿渐，是因人而有名。“人有利钝”：人有聪明、有愚痴，“故名顿渐”：所以顿渐的名目，是因人而立的；不是教有顿渐，是人有利根、有钝根。

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秀曰。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汝等诸人。毋滞于此。可往曹溪参决。

“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神秀的徒弟，往往讥讽说：“唉！你看那个祖师，一个字都不认识，做祖师？真是可笑之至，岂有此理呢？这太滑稽了！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可以做祖师呢？”无形中就是轻视六祖，说他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可以做祖师？这不单不懂英文，连中文都不懂，你说这个祖师可怜不可怜？“有何所长”：他有什么本事啊？他有什么能力啊？说这话的人，都是神秀的徒弟，对着他师父就这样讲：“哈！你说他们南宗这些人，跟着一个不识字的学，到底学什么东西呢？啊！”就很轻慢，说南方这些人都是无知的，都是没有学问的，连一个博士也没有。

“秀曰”：神秀大师听了他徒弟这样讥讽六祖，就说了，“他得无师之智”：说你们不要这样讲。神秀在表面上还算过得去，说：“他呀！他是开悟的人哪，是得到无师的智慧了。”“深悟上乘”：他是深悟最上的一乘啊！“吾不如也”：我的确没有他开悟的智慧，我的确不如他，我不能和他比。“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况且他是我的师父¾¾第五代祖师，亲自传授给他衣钵，以心印心的妙法。“岂徒然哉”：这哪里是偶然的呢？这不是很随便的，这是很不容易的。

“吾恨不能远去亲近”：我恨我自己啊！不能亲自去亲近六祖大师。亲近，就是到那儿跟他学佛法。“虚受国恩”：国家虽然封我做国师。这个时候，老安师、神秀师、智诜师、法如师，五祖大师座下这十大弟子，武则天都请去供养，国家来栽培他们，所以这叫虚受国恩。“汝等诸人”：你们各位，“毋滞于此”：你不要滞留在我这个地方，“可往曹溪参决”：你们应该到曹溪，去跟着六祖学一学。

一日。命门人志诚曰。汝聪明多智。可为吾到曹溪听法。若有所闻。尽心记取。还为吾说。志诚禀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不言来处。时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志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对曰。不是。师曰。何得不是。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

其实，神秀大师也不是真预备叫这一些徒弟去，他是试验试验这些徒弟，故意这么说：“六祖比我有道德。”看你们这一些门人，如果真信我，他就比我有道德，你们都不会去的；如果你们对我没有真信心，我这么一说，你们就跑去了。所以他故意这么假意，就说：“你们不要在这个地方住了，去曹溪跟着六祖去学去。”但是他这些徒弟都知道，师父不愿意他们走的，所以也就没人走。他看看没有人走，他又想知道，六祖大师那个地方，所讲的法门是什么。

神秀自己不知道六祖是讲的什么道理，所以“一日，命门人志诚曰”：有一天，就想起来：“啊！派一位间谍去。”就对他这个很得意、很爱惜的徒弟说，“汝聪明多智”：你呀！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可为吾到曹溪听法”：你现在代表我，到曹溪那儿听法。我自己不能去，我一去，他们都认识我，惠能大师看见我，就不会讲佛法了，所以我也听不着。“若有所闻”：你到那儿，如果六祖大师讲什么法，你听见什么道理，你“尽心记取”：你要一字不错地写笔记。记取，就是写笔记，你take notes。尽心，你要注意一点，每一点都不要错了。“还为吾说”：你回来的时候对我讲，把笔记拿回来念给我听。好像我们这儿，在三个礼拜以前，有一个也是其他的法师

派来的，大约都有这种意思，所以他半途而废跑了。你们也要注意一点！

“志诚禀命”：志诚法师禀命。禀命，就是受神秀大师的使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他到曹溪，就随着大众，也来叩头顶礼、请开示之类的。“不言来处”：他不说他从什么地方来的。问他来的地方，他大约支吾搪塞的，又说在这儿来，又说在那儿来。总而言之，不说是在神秀那儿来的。

“时祖师告众曰”：在这个时候，就是志诚来盗法的时候。六祖大师对众就说了，“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现在有一个偷法的人在这儿，藏在大众里。你们大家注意一点哪！当时在六祖座下，有几千人听法，说这个地方有盗法的人。“志诚即出礼拜”：六祖大师一说，有偷法的人来了，志诚就出来坦白、顶礼；“具陈其事”：就自己自我坦白说：“我就是盗法的人，我从神秀大师那儿来盗法的。”就说明来历。

“师曰”：六祖大师就说，“汝从玉泉来”：说你在玉泉寺来，“应是细作”：细作，就是间谍，就是奸细、特务。“对曰：不是”：志诚法师说，我不是细作。“师曰：何得不是”：为什么你不是细作啊？为什么你不是间谍啊？“对曰：未说即是”：志诚大师就说，我没有说明白我的身份、我的来历，我就是间谍。“说了不是”：我现在已经说明白了，我所以就不是了。

师曰。汝师若为示众。对曰。常指诲大众。住心观净。长坐不卧。

师曰。住心观净。是病非禅。常坐拘身。于理何益。听吾偈曰。

生来坐不卧 死去卧不坐

一具臭骨头 何为立功过

“师曰：汝师若为示众”：这回六祖大师问他，说你师父对大家天天都讲什么道理啊？“对曰”：志诚就对六祖说了，“常指诲大众”：说常指示大众这样说的，“住心观净”：要把心住到一个地方，来观静的情形；“长坐不卧”：大家都是常常打坐，不躺着。

“师曰：住心观净，是病非禅”：六祖大师说，这是一种病，这是用功的毛病啊！你住心观静，这怎么可以？这不是禅嘛！“常坐拘身”：常常坐

着，这令身体一点都没有自由了，这拘束身体嘛！“于理何益”：在道理上，有什么益处呢？睡觉就睡觉，吃饭就吃饭，不要拘束这个身体。“听吾偈曰”：你听我给你说一首偈颂：

生来坐不卧 死去卧不坐
一具臭骨头 何为立功过

这个意思，就是神秀大师那儿，只是在臭皮囊上用功夫，不知道在自性上用功夫，所以这是病；如果他在自性上用功夫，就没有病。六祖大师呢，是在自性上用功夫，是很自然地来用功。六祖大师就说偈颂，说“生来坐不卧”：说生的时候，坐着不卧；“死去卧不坐”：死了之后，就躺在那地方不能坐着。“一具臭骨头”：身体是一具臭骨头，四大假合而成的；“何为立功过”：你怎么在这臭皮囊上来用功夫呢？就是说为什么不在自性上用功夫？尽在着相呢？神秀这种住心观静的教化，和《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宗旨，就相违背了！所以六祖大师为破他这个毛病，破他这种执着，给他说这个偈颂。

神秀大师教人住心观静，六祖大师说这是毛病；长坐不卧，说这是拘身，不是禅的道理。其实，你若能住心观静，久而久之，也就会有一点成就；你若能长坐不卧，虽然说是不太自由，也对身心上会有一点帮助的。但是六祖大师为什么要说他不对呢？因为志诚从神秀那儿来的，必须要把他的执着破去，然后他才能接受真正的佛法，所以六祖大师对他说这种种的道理。这个就是教人用功的时候，不要执着，你不要有一个长坐不卧的思想在里头，说：“哦！你看我真是用功修行啊！我长坐不卧啊！”有这种的障碍心，与道就不相应。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若住心观静，心里有所住，就是执着；执着，就是障碍。所以六祖大师才这样讲，说他这是一种病，破他这种执着。你把执着去了，才能与自性、本有的智慧相契合呢！我们一般人不要说是：“啊！六祖大师说，长坐不卧是不合法的，我们不要那样做。”你若能那样子做，觉得很自然的，不勉强，你可以那样做。如果你觉得很勉强，勉强就不是道

；你要很自由的，用功也要很自由的。

说：“那这回好了，自由用功，我就可以不守规矩了。”又不是不守规矩；你不守规矩，那又是误解自由。你不守规矩，譬如人家坐着，你就躺下。啊！这简直太不合法。人家坐着，你就躺着；人家躺着，你就坐着，这叫和大家不一样，要表示你很特别。好像以前，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一般人打坐，都站起来经行了，那个打坐的，还在那儿坐着。人家走，这么“匡匡”踢，还“匡匡”响，他也在那儿坐着：“你看我！你看我坐着，嘿！”这个就错了，你这叫出众，叫不守规矩。总而言之，你修行用功，又要守规矩，又要对你自己自由。但不是不守规矩，就是自由；这一点我们要明白。

志诚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契悟。今闻和尚一说。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为教示。师云。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未审汝师说戒定慧行相如何。与吾说看。

“志诚再拜曰”：志诚又向六祖大师叩头，就说了，“弟子在秀大师处”：弟子志诚我，在秀大师那个地方，“学道九年”：学了九年。你们现在在这儿学了几年了？学了一年，就以为时间很长了。你看人家学道，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那么样子用功，不是说几个月，就可以毕了业的，不可以的。学道九年，“不得契悟”：我也没开悟。“今闻和尚一说，便契本心”：现在我听和尚您一说这个道理，啊！真是和我的心里，就如水投水，就像水合成水一样；如乳合乳，就像牛奶和牛奶靠到一起，一点也没有分别。我的心，就是你的心，祖师的心，也就是弟子我的心，顿契本心哪，本来我们的本心，都是一样的。“弟子生死事大”：弟子我不知哪一天就死啰！这生死的问题，是最要紧的。哪一天死，我不知道，哪一天生，我也不知道。生死的问题，我不清楚，所以“和尚大慈”：请祖师大发慈悲，“更为教示”：你再教示我多一点。

“师云：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六祖大师说，我听见你的师父神秀大师，教示这一切学道的人戒定慧法，“未审汝师说戒定慧行相如何”：我不知道你师父是怎样讲戒定慧，怎么叫戒定慧的形相？戒定慧的道理如

何？“与吾说看”：你说说他所讲的道理，我来听一听。

※※※

暑假班，还有一个礼拜就完了。在这个暑假班，这一些青年人，都很诚心、很有进步的。本来我说上个礼拜要close book test（考试），我想大家上个礼拜，已经都很用功的，出入都带着笔记簿，所以就索性上个礼拜休息，不考了。因为大家已经都很用功，不考也记得住。这个礼拜是一定考的，不要把你的功课放松，由今天开始，所听的经典，在同个礼拜，一定要考试的。下个礼拜天八月初三，很巧的，正是六祖大师往生的日子。今年八月初三，就是阳历九月十四号，我们那天顺便给六祖大师像开光。所以那个礼拜天，大家都不要忘了，到这儿来吃中饭；纪念六祖大师往生的日子，我们大家来吃一餐六祖饭，六祖的lunch。吃六祖的中饭，这是叫祖师的饭，你谁要是有善根，从此就可以种一个祖师的因。并且给六祖大师像开光；到这儿这么多天，也没有睁眼睛，我们请六祖大师把眼睛睁开。

※※※

诚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师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

“诚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不做一切的恶事，就是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能修一切的善法，就是慧；“自净其意名为定”：自己清净意念，就是定。“彼说如此”：神秀大师的说法，就是这样。“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我不知道大和尚您啊！是用什么法来教诲一切人的？

“师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六祖大师就说了：我呀！我什么法也没有。我若说有一个方法教化人，就是骗你。我没有什么方法来教化人，可是怎么样呢？“但且随方解缚”：我不过就是什么人来，就随什么方便法，用一切的方便法解众生的束缚。束缚也就是执着，好像用绳子绑上似的；我只不过解开执着而已。“假名三昧”：这一种的法，根本也没有个名

字，权给它起一个假名字，叫“三昧”，就叫“定”¾¾正定正受。“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像你师父所说的戒定慧，“实不可思议”：真正不可思议啊！“吾所见戒定慧”：可是我所说的戒定慧“又别”：和他所说的不同；他所说的是那样子，我说的，不是和他一样的，我很特别的。

志诚曰。戒定慧只合一种。如何更别。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见有迟疾。汝听吾说。与彼同否。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性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听吾偈曰。

心地无非自性戒 心地无痴自性慧
心地无乱自性定 不增不减自金刚
身去身来本三昧

诚闻偈。悔谢。乃呈一偈曰。

五蕴幻身 幻何究竟
回趣真如 法还不净

“志诚曰”：志诚就说了，“戒定慧只合一种”：戒定慧，就是戒定慧，只可以用一种的讲法，“如何更别”：怎么还有一个特别的讲法？“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六祖大师说，你的师父所说的戒定慧三无漏学，他接引的是大乘根性的人，“吾戒定慧”：我所说的戒定慧是“接最上乘人”：是接引最高的人。“悟解不同，见有迟疾”：所以开悟和明白，是不同的。你开悟啊，一悟到底；你明白啊，是明白一点点。这不同。所以见解有顿有渐，有快有慢。

“汝听吾说，与彼同否”：我给你讲一讲，你听一听和你师父所讲的道理，是不是相同？“吾所说法，不离自性”：我所说的法，不是在外边的法，都是在自性里的；是不离自性而说一切法。“离性说法，名为相说”：离开自性，若再说法，就叫着到相上，这就叫相说。“自性常迷”：着相，就会自性常迷；你离相，就会自性常悟。所以“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你要知道，一切的万法，无论什么法，都是从自性生起，而有一切的用

，而应变无穷。“是真戒定慧法”：这才是真正的戒定慧呢。“听吾偈曰”：我现在再给你说一首偈颂，你听听。

“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非，就是没有贪心，就是没有恶心，就是没有嫉妒心，就是没有障碍心，就是没有损人心，就是没有利己心。这心地无非就是心地上没有恶。自性戒说这个心地无非，也就是诸恶不作。可是他那个诸恶不作，说是名为戒，却不是说自性戒。这心地无非，也就是戒，也就是诸恶不作。非，就是不对的事情；你心地不要作恶、做出不对的事情，这就是自性的戒。

“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痴，你也就会众善奉行。但是这个众善奉行，和前边神秀大师那个众善奉行，是不同的。他那个是“名为慧”，他没有把自性提出来，所以他没有讲到心地上。这心就好像一块地似的，你种什么，就出什么，所以你种善因，就结善果；种恶因，就结恶果。你的心地无痴，你心地不要种愚痴的种子，就是自性的智慧嘛！

“心地无乱自性定”：无乱，也就是自净其意志。和神秀大师所说的，本来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名称上不同。前边那儿，他没有自性，也没有心地；六祖大师所说的法，都是从心地上、从自性上说起来的，不是从外边说。六祖大师说的是自性，神秀大师所说的呢？是外边的法，就着住到相上了。心地无乱，也就是自净其意志，自净其心。他那不是“自净其意名为定”吗？一样的道理，可是稍微有一点不同，就是一个在心外说法，一个是在心内说法。一个是一切法都着住到外相上；六祖大师呢，一切法都不离自性，都是在自性生出来的。

“不增不减自金刚”：自性光明遍照，自性有妙湛总持，自性不增不减；自金刚，是说自己的身体，好像金刚不坏身似的。“身去身来本三昧”：你的身到旁的地方去，你的身又来了，这都是在根本三昧之中。身去身来，也就是行住坐卧；在四威仪之中，行住坐卧，都是在定中。本三昧，就是本来都在三昧里。“诚闻偈，悔谢”：你们看！志诚这奸细听完之后，就忏悔了，又谢谢六祖大师，“乃呈一偈曰”：就也自己作了一首偈颂：

五蕴幻身 幻何究竟

回趣真如 法还不净

“五蕴幻身”：他说，五蕴是个幻身。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是虚妄不实的，身体也是虚妄不实的。身体本来是由四大假合；四大，就是地、水、火、风。你们记得！不要把身体看得太认真，又给它找好饭吃，又给它找好衣服穿，又给它找好房子住，男人又给它找一个好太太，女人就要找一个好丈夫，这样来帮助它，以为这是不错的；其实身体是四大假合，地、水、火、风和合而成的。什么是地呢？你身体坚硬的性，皮、肉、筋、骨，属于地大。你有眼泪、鼻涕、吐沫、痰、大小便利，这有水份的、津液的，都属于水大。你身体上有一股温暖、热力，这就属于火大。你身体上有这一种摇动和呼吸，这就属于风大。你到死的时候，坚硬性，就归于地大；湿润性，就归于水大；热、温暖的性，就归于火大；呼吸的动摇性，就归于风大。各有所归，它们各都回到自己的老家。可是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你自己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了！不知道？我们现在学佛法，就是想要知道这个道理，想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所以这五蕴就是个虚幻身，五蕴假合，四大和合，幻化这么一个身体。

“幻何究竟”：虚幻怎么可以究竟呢？它不会究竟的。“回趣真如”：你若有一个回向真如的心，“法还不净”：还没有得到法的本体，法还没有到清净的程度上，还是不清净。为什么呢？你还有这一念，说：“噢！我要回向真如啊！”你还有这么一念呢，就没能达到法的本体。所以法的本体，就是没有取，没有舍；我不想这样，也不想那样，就是任运而行。任运就是自由，一天到晚，就自由去做，不要执着。

师然之。复语诚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

志诚说了这四句偈颂，十六个字。“师然之”：六祖大师给他印证，就说：“不错！你这个对的。”然之，就是：是的！是这个样子，你说得还不错。

“复语诚曰”：又对志诚说，“汝师戒定慧”：说你的师父所讲的戒定慧，是“劝小根智人”：劝根机小的这种有智慧的人；“吾戒定慧”：我所说的戒定慧，是“劝大根智人”：劝大根大智、有大智慧的人。“若悟自性”：若明白了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连菩提涅槃都没有了，“亦不立解脱知见”：也没有什么叫解脱、什么叫知见，都没有了，都空了！“无一法可得”：连一个法，也都没有。一法不立，万法皆空，“方能建立万法”：因为你一法不立，所以你才能建立万法。虽然说一法没有，可是万法宛然；虽然是万法宛然，可是还一法不立，一法也没有。

“若解此意”：你若明白这个道理，“亦名佛身”：就叫佛身。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当下就是佛；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不能称为佛身。“亦名菩提涅槃”：这个法，你明白了，也可以叫菩提，也可以叫涅槃。“亦名解脱知见”：也可以叫解脱知见。随便你叫它什么名字都可以，但是你要明白；你不明白，你叫它什么名字，都不可以。

“见性之人”：你要是明心见性之人，真正开悟的人哪，“立亦得，不立亦得”：你立万法，也可以；不立万法，也可以，这是无障无碍。“去来自由”：你愿意来的时候就来，愿意去的时候就去。

不是说我到佛教讲堂来，我愿意来，我就来；我愿意走，我就走了，这个不算！你到佛教讲堂来，当然你来去自由；不是说像去看戏似的，来要收一张戏票，这一张戏票，要多少钱买，这儿没有的。所以你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随便！

偏偏有一个美国的老骨董¾¾骨董，就是几千年以前的人。这美国几千年以前的人，带两个朋友来，就向我报功，说：“哦！你看那两个人很有用的，我带去见你。”我说：“你有用，见我是没有用。你认为这有用，见我有什么用啊？见我，根本一点用都没有。我这儿，一个人，我也不少；一万

个人，我也不认为多。在我的眼目之中，有人和没有人，是一样的。有人来，也是这样子；没有人来，也是这样子。我们人多，也是天天讲经；人少，也是天天讲经。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不管人多人少。”这个人本来想在我这儿告功劳，带两个人来认识我。那天晚间，我也没有叫人介绍认识这两个人，我也不知道这两个人姓什么？叫什么？这是最妙的，最好了。

来去自由，不是说到佛教讲堂这儿，愿意来就来，愿意去就去的自由。所要讲的是生死自由，我愿意生，我就生，我就在这儿活着；我愿意死，随时随地就死了，什么也不在乎，怎么样都可以。所以，我不是常对你们讲：“Everything is okay！（一切都好！）”这就是来去自由，怎么样都可以，没有问题的，一点麻烦也没有。所以第三代祖师，他抓着树枝就走了，这就是来去自由。你若学这个样子，那就是有把握了，就是生死在我手里抓着！

“无滞无碍”：就是我愿意走，就没有人可以留得住我，没有人可以障碍得住我。“应用随作”：无论什么事情来了，我就应用，就去办去。随作，就去办事。“应语随答”：你谁问我什么话吗？我就随便答你，我想都不想，我随便就答你；但是可要答得有道理，不是乱答的。不是说人家问你，天上有什么？你说，哦！地下有河、有山、有人。人家问你天上的事情，你答到地上去了。人问你，马是怎么做的马？哦！你说那个牛啊，头上有两个犄角。这是答非所问，这就叫不合理。你要还合理，才可以的，不是说我乱讲，你问我什么，我就随便讲。好像我们那个“开悟”的小沙弥似的，人家问他南，他就讲北；问他东，他说西，他大概是学六祖大师的三十六对，说：“问有以无对，问无以有对，问是以非对，问非以是对。”大约是学的这个。

“普见化身”：到处都有化身，“不离自性”：可是所有的化身，都不离开自性，“即得自在”：随时随地，都得到观自在，他自己都自在。“神通”：就得到六种神通。六种神通，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神足通。“游戏三昧”：陪着你们大家来玩，随着大家，大家欢喜什么，他就做什么。游戏，到处去游戏；三昧，入游戏三昧。你看他也唱歌

儿，唱歌儿和唱歌儿的人不同；他也吃饭，吃饭和吃饭的人又不同。或者他和你们大家说：“来！我们大家在一起吃斋。”你说怎么样呀？他一个人吃了，把你们所有人的饭，他都吃光了。你看着他吃完了，他说：还在厨房那儿，你再去拿出来，大家还有的。到那儿一看，饭还在那儿，根本他就没有吃。这就叫游戏三昧。“是名见性”：这就是叫见性。

志诚再启师曰。如何是不立义。师曰。自性无非。无碍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志诚礼拜。愿为执侍。朝夕不懈。诚吉州。太和人。

“志诚再启师曰”：志诚听六祖大师讲得这么玄妙，他又对六祖大师说了，“如何是不立义”：怎么是一法不立的意思呢？这一个法也不立的道理，我还没有明白。

“师曰”：六祖大师说，你“自性无非”：自性里，没有一切不对的事情，没有一切的恶，“无碍”：没有一切的障碍，“无乱”：乱，就是迷；无乱，也就不迷。迷是什么呢？就是颠倒。你不颠倒，就是你不要认为你的手向下是倒，向上是正。手向下，也不是倒，向上，也不是正，无正无倒，这就是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念念都是智慧，常常生智慧。所以六祖大师说：“始知自性，常生智慧。”这就是常生般若。“常离法相”：把一切的法相，都离开了，不执着法相。“自由自在”：这个时候，自由自在。自由，来去自由；自在，来去自在。“纵横尽得”：纵，你往前跳也可以；横，你打横着也可以。你说上天就上天，你说下地就下地，这是纵。横，你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到极乐世界去；你说到东方琉璃世界去，就到琉璃世界去。尽得，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合法的。“有何可立”：若这样子的话，有什么可立的呢？所以我说一法不立的。“自性自悟”：你自己的性，要你自己悟，“顿悟顿修”：你即刻悟，你就即刻修，“亦无渐次”：没有什么一步一步的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所以我才说不立一切法，一切法都空了。“诸法寂灭”：诸法都到寂灭相上去了。“有何次第”：你有什么次

第可说呢？哪有说第一、第二的呢？

“志诚礼拜”：志诚法师听六祖开示后，又叩头顶礼。“愿为执侍”：志诚就弃暗投明，间谍也反正了。反正就是以前本来是不正，现在到正的地方来了，这叫弃暗投明。以前是神秀派来的间谍，现在投降，给六祖大师做工作。做什么工作呢？执侍。就是天天六祖大师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所有的服劳执役，无论什么事情，他都做。“朝夕不懈”：早晨到晚间，一天做苦工，他也不懈怠。他因为知道，六祖大师当初都是做苦工换来的，舂八个多月米，才得到祖师；我现在服侍祖师也要很勤劳的，不可以懒惰，所以朝夕不懈。不懈就是不懈怠、不懒惰。“诚吉州，太和人”：志诚，是江西吉州太和县的人。

前边这一段经文，是神秀大师派出一个特务，想要来盗法。在中国唐朝那时候，在佛教里，就这么样复杂，人存心就这么样不正当，想去偷盗佛法。下面这一段经文，就是神秀那些党徒，派了一个刺客¾¾就是暗杀的¾¾来想要暗杀。

> 僧志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亡彼我。而徒侣竞起爱憎。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乃嘱行昌来刺师。师心通。预知其事。即置金十两于座间。时夜暮。行昌入祖室。拔剑加害。祖舒颈就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

“僧志彻”：有一个和尚叫志彻。但是志彻是以后的名字，他以前不是出家人；这个“志彻”，是皈依六祖之后，六祖给他起的名字。是“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他原来在家时是姓张，名字叫行昌。“少任侠”：他少年的时候，欢喜行侠作义，杀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武术非常好，很有功夫的，往上一蹦，可以跳一、两丈高，轻功很熟练。所以在这时候，神秀的党徒就用钱雇他去把六祖给杀了。

“自南北分化”：自从有南顿北渐，南能北秀，这两宗分化的时候；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这“二宗主”：就是六祖大师和神秀大师，“虽亡

彼我”：他们虽然也没有人相、我相。彼，就是人相，我，就是我相，他们两个祖师，都没有这种的观念。“而徒侣竞起爱憎”：但是他们两个的徒弟¾¾经上也没有说明白，徒侣，就是神秀大师的徒侣；竞起爱憎。大家就竞了，好像前边就讥讽六祖大师，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他怎么可以做祖师呢？神秀座下的弟子，就这样讥讽，毁谤六祖。

六祖大师座下的，也有真心相信六祖大师的：“我们的祖师，虽然不认字，但是他得了无师智，你们不应该这么毁谤我们。”于是乎，就两边竞起爱憎。六祖大师的徒众，可没有想去杀神秀；但是神秀的徒众，就妒忌六祖，因为他是真正五祖大师的衣钵传人，所以就很妒忌他。而各人的徒弟，都爱护自己的师父，就憎恶对方。我相信徒侣竞起爱憎的心，神秀那边，是厉害一点；六祖大师这边呢？是忍耐多过憎恶，都是忍着，由他毁谤去啰！

当时毁谤六祖的，也变着方法毁谤，什么谣言都有。有的说是：“六祖大师，是个打猎的，杀生害命，什么都干的，他做什么祖师啊？”又有说：“他原来是个贼嘛！”有的又这样说，说：“不是贼，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做土匪的。他原来是一个斩柴佬嘛！在家里一天到晚，就到山上去斩柴，卖几个钱回来，买点儿米，他有什么本事呢？只不过南边这些人，拿着他做招牌，来这么样子讲嘛！”所以用种种的方法，破坏六祖。总而言之，就说他：“我知道的，到黄梅那个地方去，人人都知道，他是个獦獠。他有什么智慧？没有智慧的！这些人都是以盲引盲的，在那儿盲修瞎炼。”就这么用种种方法，破坏六祖。

“时北宗门人”：在这个时候，神秀的徒弟，大约太多了，有几千那么多。“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自己立自己的师父，做祖师。他虽然没有得到衣钵，但是说他就是第六代祖师，五祖是第五代，神秀就是第六代，他这一些徒弟，就把他捧上做第六代祖师。为什么捧他师父做第六代祖师？他们希望做第七代嘛！你若没有第六代，第七代又从什么地方生出来呢？好像没有爸爸，怎么会有儿子呢？所以一定要先找出一个爸爸来，几千个徒弟就封他：我们承认，你就是第六代祖师，不要紧的。大家就来捧他师父做祖师。

“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忌”不是妒忌，是忌惮；忌惮，就是忌讳，不敢公开这么样子来讲，只在他自己庙上这么样子，大家来拥护他，不敢往外边讲。为什么呢？外边有第五祖传衣钵给第六祖，他呢？没有衣钵，怎么可以做第六代祖师呢？所以恐怕这件事为天下闻。

“乃嘱行昌”：于是乎，他们就派行昌到六祖那地方去，把六祖杀了，把他衣钵抢过来。行昌真是有很大的武术，非常纯熟，当时他的绰号，叫什么呢？叫“飞猫”，就像个猫似的，会飞的cat。

为什么叫飞猫呢？言其他到什么地方，无声无息。他到你的房里，你还不知道呢！好像猫来了，你听不见他走路。那么猫不会飞，都跑得很快了，何况他这个猫，不单走得轻，而且还会飞。这是当时他的绰号，叫“飞猫张”。但是这个绰号，你在书上找不着的，这除非你在当时，才知道他叫这个绰号。那个时候，你或者在那个地方，知道当时的情形，就会知道的。

就嘱咐飞猫张，“来刺师”：到南华寺，去杀六祖。你看！以前派了一些人去放火，现在又派了一个刺客，要来杀他，为什么呢？就是若把六祖杀了，神秀就可做第六祖。虽然现在他们捧神秀、拥护神秀，做第六祖，是门关上，在里边人知道，外边不敢讲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证据。如果把六祖杀了呢？神秀就可以名正言顺继祖师位，就可以做祖师。他师父做了第六代祖师，他们就可以做祖师的弟子，可以做第七代祖师。

“师心通”：六祖大师当时，因为有他心通。我们现在道场里，有一个果地，他本来应该有他心通、天眼通、天耳通，他都应该有。但是他贪心不小，总想要证四果阿罗汉，要学着飞，说是他要到台湾受戒，不用搭飞机，能飞着就去了，叫我教他这个方法。我为什么说，我在车上也不讲话呢？有几次，我搭他车的时候，他就在车上要求我，要我教他飞身的法术。我说：“现在你何必学这个法术，有什么用呢？”他说他去受戒，不用买飞机票就去了。因为他有贪心，所以智慧还没有现前；因为他贪着要证果，贪着要飞身，要有神通，所以他的真正智慧，还没有正式开。

六祖大师，有他心通，“预知其事”：预先就知道；行昌从神秀大师那儿一来，他就知道了。“即置金十两”：他就预备了十两金子，“于座间”：放到他座位旁边。这个时候，你说危险不危险啊？你想一想这种情形。

“时夜暮”：这一天晚间天黑了；夜暮，已经大约到十一、二点钟，啊！飞猫张来了！来了，真像个猫似的，手足也没有声音。“行昌入祖室”：就走到六祖休息睡觉的房子里。在这个时候，他到六祖大师的座前，“拔剑加害”：就将要拔出宝剑，杀六祖的时候，“祖舒颈就之”：六祖大师这时，你说怎么样啊？就把脖子伸长，就叫他砍。他才前面来了，六祖大师，就把脖子这么伸长地就着他，叫他砍，这叫“舒颈就之”。舒颈，就是把脖子伸得长长的，你来杀了，你来了，来杀了。虽然没有说，叫他杀，但是意思就是叫他杀。行昌这时候，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是和尚，我也要杀，你是罗汉，我也要杀，你是祖师，我也要杀，就存一个杀心。因为他受神秀党徒的使命，他一定要完成使命；所以就把剑拔出来。你们说这个时候的局面，紧张不紧张？好像原子弹就要爆炸似的。

“行昌挥刃者三”：行昌拿着宝剑，就这么照着六祖的脖子上，斩了三下¾¾我这也斩不动的，但是我这是一把扇。斩了三次，也没有斩动。“悉无所损”：一点也没有伤损；砍了三剑，没有砍动六祖的脖子。你说这是什么道理？

师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行昌惊仆。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师遂与金。言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易形而来。吾当摄受。

飞猫张砍了三剑，六祖脖子也没有被损伤。“师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说正剑¾¾也就是正法，不怕邪法，你的邪法，就是不能胜过正法，所谓“邪不胜正”。我这是正法，不怕你这个邪法，你虽然有宝剑，也不能奈我何。“只负汝金”：说我是欠你一点钱，在前生欠你十两金子；“不负汝命”：可是我不短你的命，我不欠你的命。

“行昌惊仆”：飞猫张听见六祖大师这样讲，并且砍了三剑，也砍不动六祖大师脖子，所以就吓得惊仆。仆，就是吓倒那儿，就吓得昏死了。“久而方苏”：等到有一段时间，他苏醒过来，，“求哀悔过”：就认错说，大师啊！我真是对不起你，我太有罪啰！“即愿出家”：当时六祖大师和张行昌，也谈了很久的话。谈的是什么呢？六祖问他：“你为什么来做这种的事情呢？你为什么要杀我呢？”

行昌说：“不是我想杀你，是神秀的徒弟，他说你是最坏的人，说你以前是做土匪的，又做打猎的，你又到山上去斩柴，是个穷人，现在在这个地方，就冒充六祖。所以我一听，这样子尽做坏事的人，我一定要杀了他！到这个地方，现在我的剑，砍不动你的脖子，我才知道他们都错啰！如果你没有道德，凭着我手剑这么快，怎么斩不动你的头呢？这一定你是有道德的高僧啊！所以现在我遇到大德高僧善知识，我看世间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意思，我也想跟你出家，我也拜你做师父啰！”飞猫张就讲了这么一套话。

“师遂与金”：六祖大师，就拿着预先预备的十两金子，说：“我这个钱给你，你拿去了。”“言汝且去”：说你要赶快点走啊，不然的话，“恐徒众翻害于汝”：恐怕这一些徒弟，他们都是爱护我的，如果知道你来杀我，他们也一定会杀了你的。你赶快拿金子，赶快走了。“汝可他日易形而来”：过几天那哪，你化化妆；易形，就是化化妆。这个“化妆”，就是叫他到旁的地方，出家做和尚，以和尚的身份再来。“吾当摄受”：我一定照顾你，我一定来教化你。

行昌禀旨宵遁。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一日。忆师之言。远来礼觐。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晚。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惟传法度生乎。

“行昌禀旨宵遁”：飞猫张听了，说：那都好了！晚间就跑了。宵，就是晚间，广东话叫漏夜；遁，就是跑，遁藏起来了。“后投僧出家”：以后飞猫张遇着一个和尚，就出家了。“具戒精进”：他受了具足戒后，非常精进，一点也不懒惰。“一日忆师之言”：有一天他想起六祖大师的话。什么

话呢？就说叫他易形来，愿意摄受他。“远来礼觐”：所以在很远的地方，就又到南华寺来拜见六祖。觐，就是朝觐，诸侯去见天子，去见皇帝，就叫觐见；所以以后下面的人，去见上面的人，也叫觐见。

“师曰：吾久念汝”：六祖大师说，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天天我都想念你呀！“汝来何晚”：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曰：昨蒙和尚舍罪”：志彻、就是张行昌，说：我在以前得蒙和尚您舍罪；你不怪罪我，你还把我罪舍了。“今虽出家”：我现在虽然出家，“苦行”：我愿意行苦行，“终难报德”：我觉得很难报答你的德行。“其惟传法度生乎”：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我来传承佛法，教化众生。我就要这样子做，才可以吧？

弟子常览涅槃经。未晓常无常义。乞和尚慈悲。略为解说。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曰。和尚所说。大违经文。师曰。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违。今学人转加疑惑。师曰。涅槃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乃至为汝。终无二说。曰。学人识量浅昧。愿和尚委曲开示。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故吾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

“弟子常览涅槃经”：张行昌就说，弟子我我常常看《涅槃经》。“未晓常无常义”：我没明白什么是常？什么是无常？这个道理，我不懂，“乞和尚慈悲”：我求乞和尚大发慈悲，“略为解说”：你为我大略地解说解说。

“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什么叫无常呢？无常就是佛性，佛性是无常的。“有常者”：什么叫有常呢？“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曰：和尚所说，大违经文”：志彻，就是张行昌，听六祖大师说佛性是无常的，这一切的善恶和分别心，是有常，他就认为说错了。所以他说和尚所说的，大违经旨，和经文的意思，不相符合，是相违背的。

“师曰：吾传佛心印”：六祖大师说，我是传佛心印的人，我是传佛以心印心的法门。“安敢违于佛经”：我怎么敢违背佛经的道理呢？“曰：经说佛性是常”：志彻就说，《涅槃经》上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和尚说，佛性是无常的；“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这都是无常的，“和尚却言是常”：你现在却说，一切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这是常。“此即相违”：这和《涅槃经》的道理，完全都不相合了啊！“令学人转加疑惑”：这样子一讲，令学人我在迷中更迷了。转加疑惑，就是我以前有一种的疑，现在变成两种的疑了。以前我有一个不明白的疑，现在你讲这个道理，我更迷了，加一倍的迷。

“师曰：涅槃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六祖大师说，《涅槃经》，我在以前听过无尽藏比丘尼读诵过一遍，“便为讲说”：我就给她讲解《涅槃经》，“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没有一个字、一个意思，不合乎《涅槃经》经文的，“乃至为汝，终无二说”：乃至于我现在给你讲，也没有两样的讲法，也是和以前的讲法，是一样的。“曰：学人识量浅昧”：志彻就说：学人我呀！我的知识，很浅昧的，很不明白的，“愿和尚委曲开示”：我请和尚您啊！再委曲婉转来开示我。

“师曰：汝知否”：六祖大师说，你知道吗？“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六祖大师说，佛说佛性是常，是对着一切执着无常的人说的；佛说无常，是对着执着一切有常说的。所以啊！假设你说佛性是常的话，更说什么善恶诸法呢？佛性，常就是常嘛！还有什么善恶诸法可说呢？乃至佛性若常的话，一切众生不早都成佛了？何必又说法来度众生呢？“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要是常的，为什么穷尽多少个大劫，也没有人真正发菩提心呢？常的嘛！常的，应该人人都发菩提心，人人都早成佛道了。“

故吾说无常”：所以我才说佛性是无常。为什么呢？如果是常的，一切众生，都不要修行，就成佛了嘛！“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可是我说的无常，正是符合佛所说的真常不灭的道理。你懂了吗？

“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又者，所有这一切诸法，假设是无常的话，“即物物皆有自性”：就是说一切的物类，都有自性；“容受生死”：既然都有自性，怎么还又可以受生死呢？它们就应该没有生死了。“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要是每一个人、每一种物，都有自性，有真常的性，它就不会普遍任何地方都有了。“故吾说常者”：我所对你说常的话，也“正是佛说真无常义”：也就是佛所说的真无常义。

若讲起来，根本常和无常，都不是佛性。佛性呢？非常非无常，也不是常，也不是不常，这才是中道了义呢！现在为什么六祖大师说，佛性是无常，一切善恶分别心是有常呢？这都是对治执着而已。佛法，就是治众生一切执着的情；你若把执着情没有了，根本就不需要佛法。佛法非常、非无常。所以六祖大师是对机说法，对着张行昌来说这种的方法，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

“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凡夫，就是一般普通人；外道，是旁门左道。佛是完全为了凡夫外道，执着于邪常。“诸二乘人”：一切的声闻、缘觉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共成八种的颠倒。这八种的颠倒，本来是四种，不过人的思想不同，身份不同，所以就变成八种了；两种人有八种颠倒。这八种颠倒是什么呢？就是凡夫以苦为乐；苦，他说有乐。他非常计常、非净计净、非乐计乐、非我计我。本来不常的，他就说是常的。这一切的道理，都是由人而论，你若说常也可以，你说是不常也可以。但是他非常计常，不常他计常；非乐计乐，不是乐，他说这是乐；不是我，他计我；不是净，他计净。这是凡夫有的四种颠倒。

二乘人呢？乐，他说是苦；常，他说是不常；我，他说无我；净，他说不净。声闻、缘觉二乘人，有这四种的颠倒。所以这合起来，叫八倒；这八种的颠倒，详细讲，要很久时间，现在就大概地讲一讲。

“故于涅槃了义教中”：所以佛在《涅槃经》了义教中；《涅槃经》教义，是属于醍醐，属于了义，不是不了义。“破彼偏见”：就破凡夫和二乘人的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而明显地说出来，什么是真常，什么是真乐，什么是真我，什么是真净，讲这个道理。

“汝今依言背义”：你现在依照佛所说的言，而违背佛的教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你以断灭的无常，和死板的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你用你凡夫的知见，来错解佛所说的这个最圆满、最微妙的，最后这种了义的教理。“纵览千遍”：你纵然看一千遍《涅槃经》，“有何所益”：有什么好处呢？

行昌忽然大悟。说偈曰。

因守无常心 佛说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犹舂池拾砾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现前
非师相授与 我亦无所得

师曰。汝今彻也。宜名志彻。彻礼谢而退。

“行昌忽然大悟，说偈曰”：行昌听六祖大师一讲，忽然间，也不知道怎么，就开了悟了。所以他就说出一首偈颂，说“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说因为我守无常的心，所以佛说有常的性¾¾佛性，“不知方便者”：我不懂得佛所说法是方便的。“犹舂池拾砾”：这个砾，有念“绍”音的，有念“立”音的，都可以的。砾，就是一块小石头。舂池，就是春天的水池。犹舂池拾砾，好像在春天水池里，捡一块小石头，这有什么用呢？根本一点用都没有。“我今不施功”：可是现在啊！我不要用什么功夫，我返本还原，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再什么功，也不用费了。“佛性而现前”：佛圆满的妙性就现前了；突然间，就明心见性开悟了。“非师相授与”：我开悟，不是祖师教给我的，不是祖师送给我的；“我亦无所得”：我开悟是开悟了，但是毫无所得；这种智慧，是我自己本有的。所以我什么也没得到，一法也没有得。

“师曰”：六祖大师就说了，“汝今彻也”：说你现在真是开悟了，这就是给他印证。“宜名志彻”：我给你改个名字，就叫志彻，好不好啊？你欢喜叫这个名字吗？“彻礼谢而退”：志彻说：“喔！这个名字，可真好了！我谢谢祖师。”所以就叩个头，退到一边去。

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说看。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师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对曰。亦痛亦不痛。师曰。吾亦见亦不见。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尔弄人。神会礼拜悔谢。

“有一童子”：这个童子，不是普通的童子，是为法忘躯、为法不辞劳苦的童子，“名神会”：名字叫神会。“襄阳高氏子”：湖北襄阳姓高的儿子，“年十三”：只十三岁。“自玉泉来参礼”：从湖北玉泉寺，就是神秀大师那个地方来参礼。小童子虽然是童子，但是胸怀大志，心量很广大的。他在神秀那儿一看，就知道神秀大师，没有真正明白佛法；所以他从那儿，就跑到广东来。大约都有一、两千里路，他走路把脚也走出泡来，脚也走坏了。甚至也没有穿鞋，打赤脚走，或者被砖块，或者玻璃，把脚都扎破；破了，他把身上衣服扯下，把脚包好，还走！走几千里路，他就像没那么回事似的，就像没有走路一样。到六祖大师这儿来，来给六祖叩头。六祖一看，他这样辛苦，衣服也破了，穿得破破烂烂的，脚也都走坏了。

所以“师曰”：六祖大师，就问他说“知识”：六祖大师对一个小孩子，也叫善知识，说：善知识你啊！“远来艰辛”：你这么远来，太艰难，又辛苦啰！走路太辛苦你啰！“还将得本来否”：你是不是得到本来的面目啊？你得到本来面目、没有得到本来面目啊？“若有本”：你若得到本来，得

到佛性，你明心见性了，“则合识主”：你就应该认识主人。主人是什么呢？就是佛性。“试说看”：你现在试试说一说来看！

小孩子很调皮的，他就说了，“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说我以“无所住”，为我的本来面目，我的见性，就是主人。“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六祖大师，听他这样一讲，说：沙弥啊！你尽学人家说话。取次语，就是学人家说话，很莽撞的，不知以为知，不明以为明，不见以为见，就是学人家口头禅。取次语，也就是口头禅，就是：啊！这沙弥尽说口头禅呢！你尽说人家说剩下的话。人家说完了，你又说这话，不是你自己的自性流露出来的，这叫取次语。

“会乃问曰”：你看！小孩子，胆子可不小，他和祖师敢来辩论！神会就问六祖，说“和尚坐禅，还见不见”：说你坐禅的时候，见不见啊？他反问六祖。哈！你看这个小孩子！最调皮，这小孩子很不好教化的。他这么一说见不见，“师以拄杖打三下”：六祖大师，当然不能和他一般见识；拿着拄杖¾¾因为六祖拄着拄杖，就是stick，就打神会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说，我打你，你痛不痛啊？不知道这小孩子那时候，害怕不害怕呢？被人打了三下，不知有没有哭呢？

“对曰”：神会就说了，“亦痛亦不痛”：说我也痛、也不痛。“师曰：吾亦见亦不见”：六祖大师听他说亦痛亦不痛，六祖大师也就说，你问我坐禅见不见吗？我也见、也不见。

“神会问”：这小孩子，可真是不好教化！神会又问了，“如何是亦见亦不见”：什么叫亦见、亦不见哪？“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说我啊！什么叫见？我常常见自己心里的妄想、过愆；心里打恶的妄想，打不好的妄想，我赶快就停止，“不见他人是非”：什么叫不见呢？我不见他人的是非，“好恶”：我不看旁人，哪个人对，哪个人不对！你们学佛法，要在这个地方注意，你都要亦见亦不见。见什么呢？要见自己的过错，不要见人家的过错，所谓：“他不好，他不对，他的冤孽他的罪。”你不要尽给人家看门口，好像狗似的。他自己什么也没有，完了，尽看着人家的门口。

所以不要说人家的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因为这个，所以我说也见、也不见。

“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你说你也痛、也不痛，这是怎么样解法？“汝若不痛”：我打你，你若不痛，“同其木石”：就同木头、同石头是一样的；“若痛，则同凡夫”：你若痛，就和凡夫是一样的，你也没有开悟，“即起恚恨”：你一痛，心里就生烦恼，就生瞋恨，要发脾气了，要着火了。“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我对你讲。你以前所说见和不见，这是两边的道理；“痛不痛是生灭”：我问你痛不痛？这是生灭法。“汝自性且不见”：你自己的自性，还没有见，你自己不认识你自己的见性呢！“敢尔弄人”：你这么大胆，这样子来弄唆人，来和人家辩论！“神会礼拜”：神会一听，自己讲的道理，是不究竟、不圆满，所以就礼拜，这回就给六祖叩头，“悔谢”：认错谢罪。

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代汝迷。汝若自见。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愆。服勤给侍。不离左右。

“师又曰”：六祖大师又说了，“汝若心迷不见”：说你心里若不明白，你没有能见性的话，你应该“问善知识觅路”：向善知识来请教怎么样修行，怎么样去用功。“汝若心悟”：你若心里开悟，“即自见性”：你自己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你明心见性了，就应该“依法修行”：你依照方法去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你现在自己迷，不知道你自己的本心。“却来问吾”：你却到我这个地方来问我“见与不见”：你问我见不见？“吾见自知，岂代汝迷”：我见性、不见性，我自己知道，我怎么可以代表你迷呢？你的迷，我代表不了啊！“汝若自见”：你若自己见性，你得到本来面目，“亦不代吾迷”：你也替代不了我的愚迷。“何不自知自见”：你为什么不自己回光返照，自己知道自己见不见呢？“乃问吾见与不见”：你现在向外驰求，你和我这儿来斗机锋，问我见不见；我见不见，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神会一听，自己真是搞错了！真是为什么这么大胆？小孩子太不自量了。所谓“圣人的门前卖百家姓”，到孔夫子的门口，去卖《百家姓》，说这本书是最有价值的，你们谁要买？这就是所谓“班门弄斧”，到鲁班的门前耍斧头。耍斧头，这做木的就用那斧子。鲁班，是中国建筑业的发明家，他做木的工夫，是最拿手的。“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愆”：向六祖大师求忏悔，说，请祖师原谅我！我错了，我小孩子，不懂事情啊，不要怪我啰！这么样子讲，叩了一百多个头。我太不知道天高地厚啰！就自己在六祖大师面前认错。“服勤给侍”：叩完了头后，就在这儿做工人，所有的工作，他都去做。“不离左右”：天天都跟着六祖大师，六祖大师讲经说法，他就当侍者。在当时六祖法会的座下，神会是年纪最轻的，所以他也是最调皮的人。

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祖师灭后。会入京洛大弘曹溪顿教。着显宗记盛行于世。是为荷泽禅师。

“一日，师告众曰”：有一天，六祖对大众又说了，“吾有一物，无头无尾”：说我有一个东西，你们猜是什么？它也没有脑袋，也没有尾巴。“无名无字”：这个名，就好像“安慈”是我的名，“度轮”是我的字，“宣化”呢？又是接法的法名。但是这是人有个名字；我这有个东西，也没有名，也没有字。“无背无面”：也没有一个背，也没有一个面。你说头尾也没有，名字也没有，面背也没有，都没有。面是脸，背就是脊背。“诸人还识否”：：你们认识不认识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啊？就问大家。

大家都闭口无言，谁也没有讲话。当时老的、中年的，都没有出声。为什么没有出声呢？有的认识的，也不出声，为什么呢？他想：“哦！我知道了。”有的不认识的，也不出声：“对这个东西，我一点也都不认识呢！”所以也不敢出声。认识的，不出声；不认识的，也不出声。“神会出曰：是

诸佛之本源”：小孩子看大家都不出声，他跑出来，就说了，这个东西啊！我知道，就是诸佛的本源，“神会之佛性”：就是神会我的佛性。

“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六祖大师说，我已经对你说过，没有个名，也没有个字嘛！你为什么要叫它本源佛性啊？“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这是骂他的话。说你去弄一个茅草篷子，盖在你头算了！茅草就是茅篷。“只成个知解宗徒”：你这个小孩子啊，嘿！你只可以做一个有知见、有解释的禅宗门徒，你没有真正了解呢！这虽然是骂他，但是也是就给他印证；说他是个知解宗徒。知解宗徒，都不容易做得到的。

“祖师灭后”：最后六祖大师入涅槃之后，“会入京洛”：神会这个小孩子，就跑到洛阳去。京洛，就是京城，东京洛阳那儿。“大弘曹溪顿教”：他把六祖大师的顿教，在那个地方发扬光大。“着显宗记”：他作了一本《显宗记》。《显宗记》，就是说明南北二宗的，说明南宗六祖大师，是真正的六祖，神秀是假的六祖，没有印的；六祖大师，就是有印的，传佛心印的，神秀就是伪造的。《显宗记》，就是讲这个的。“盛行于世”：在世界上，很盛行的。所以如果不是神会大师做《显宗记》，恐怕神秀那班党徒，就把六祖的名号夺过去了，因为他做《显宗记》，都说明白了，所以神秀再也不可以假冒，不可以再做假的六祖。“是为荷泽禅师”：神会法师的别号，叫荷泽禅师。荷泽，是地名，是神会大师住的地名。

师见诸宗难问。咸起恶心。多集座下。愍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事为师。

“师见诸宗难问”：当时不单神秀的党徒，想要刺杀六祖，就是其他的宗，好像唯识宗、法相宗，这种种的宗，都来问难。问难，就是考验他，这个提出一个难题来问，那个提出一个难题来问。譬如有一个人就问：“是先佛后法，先法后佛？佛法出在什么地方？什么叫先佛后法？什么叫先法后佛？”这么来问他。这不是一种的问题，用种种的难题来问六祖。方才我说的

问题，有人这样来问六祖，六祖说：“你能说法，这是先佛后法；你要是能听法呢，这是先法后佛。佛法是从众生心里，生出来的。”就这样答覆。很多很多的难题问六祖，六祖都答覆他们，但是看这种情形，就是很多麻烦。“咸起恶心”：这些来的人，都对六祖生出恶心，不是要杀他，就是要毒死他。你看这一个祖师，有这么多人来反对他。“多集座下”：这些恶人都住在他的座下，很容易就刺死他。间谍也多，各处都派来了间谍。

“愍而谓曰”：他就生出怜悯心，对大众说“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说我们修道的修行人，不应该有善念、恶念，所有一切的善念、恶念，都不要存在，都应该完全除去。“无名可名”：不要有个名，要连一个名都没有；“名于自性”：这个就叫自性。“无二之性”：自性就是不二之性，“是名实性”：这个又叫实性，又叫实相。“于实性上”：在实相上，“建立一切教门”：才能成立一切的教门。“言下便须自见”：实相，你不是就这么说一说的，我现在说实相，你即刻就能证得实相的境界、实相的理体，那才算呢，那才可以啊！

“诸人闻说”：这些出家人听说之后，“总皆作礼”：大家一起都叩头。听六祖大师一说，把善恶念头都不要存了。他们来，若不是要刺杀六祖，就是来做特务情报的，这都是善恶的念头嘛！

所以现在六祖一讲，他们都明白了，所以大家都叩头，“请事为师”：大家说，我们现在都改过自新，要拜大师您做师父。

宣诏品第九

◎一九六九年宣化上人讲述于
美国三藩市佛教讲堂

本来第九品，在丁福保那个版本上，说是“护法”。其实那是错误了，应该是宣诏品。宣，是皇帝来宣，就是请他到皇帝那儿去。诏，是诏书，就是到他那儿，宣读她的诏书，请他到京都去，所以不能算是〈护法品〉。

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宗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几之暇。每究一乘。二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授忍大师衣法。传佛心印。可请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

“神龙元年上元日”：神龙，是唐朝一个年号；上元日，就是正月十五日。正月十五，叫上元日，七月十五呢？叫中元日。“则天中宗”：在武则天和中宗的时候。武则天是唐朝一个女皇帝，是信佛的；可是很不守规矩，什么事情她都做。但是她信佛，因此，她把当时的大德高僧，都请到皇宫去供养。中宗，是武则天的儿子，他做皇帝没有好久，武则天就把他贬去做庐陵王，武则天自己就做皇帝。现在这时候，就是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

“诏云”：诏，就是诏书，皇帝的一封信。可是这封信和普通的信不同，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普通的人就要向这封信叩头顶礼，表示恭敬皇帝。至于出家人，当时因为她信佛，当然不须要了。诏书就说“朕请安秀二师”：我已经把老安和神秀这两位国师，请到“宫中供养”：到皇宫里，我来供养他们。“万几之暇”：这个“几”，也可以用机会的“机”，就是万种的事。就是一天我要理万种事。之暇，把国家的事情办理完了之后，我有时间，“每究一乘”：常常就是研究唯一佛乘，就是顿教法门。

“二师推让云”：老安师和神秀师都推让，就把惠能大师推举出来；说：“我们在道德上，不如惠能大师。”他们推荐你、尊让你，就说了，“南方有能禅师”：在广东有一位惠能禅师，“密授忍大师衣法”：他是秘密地得到五祖弘忍大师传授的衣钵，“传佛心印”：他是传佛心印的真正继承者，真正传佛心印的人。“可请彼问”：可把他请来，你问一问他。“今遣内侍薛简”：所以现在我就派遣一个内侍。什么叫内侍呢？就是皇宫里边用的工人，也就是太监。太监就是受过宫刑的。在汉朝，做太监的就要受宫刑。宫刑就是把男根割去。这个内侍名字叫薛简。“驰诏迎请”：带着皇帝我的诏书，来迎请大师。“愿师慈念，速赴上京”：我愿意大师您啊！慈悲愍念众生，赶快就赴上京。上京就是京都，当时在西京长安。

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薛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

“师上表辞疾”：六祖大师就自己做了一道表章。表章，就是一封信；回一封信。辞疾，说我很多的病啊！你看，六祖大师当时都很多病。其实，六祖大师没有病，只不过说个方便语，并不是打妄语。为什么呢？因为六祖大师不愿意见皇帝，尤其不愿意见这个女皇帝。若是男皇帝，还马马虎虎可以的；这个女皇帝，根本她又不守规矩的，不讲什么戒律的，所以他就不高兴去见。但是他不能说：“哦！你是女皇帝，我是祖师，我不须要见你这么个女皇帝。”不能这么样讲，所以就说：“啊！我年纪老了，有病了，我很多病痛。”这是辞疾不去。

“愿终林麓”：说我啊！愿意死到山林里边。林麓就是山底下有树木的地方。“薛简曰”：薛简就说了，“京城禅德”：说京城这些禅师大德“皆云”：都是这样讲，“欲得会道”：你想要明白道法，想明白修行的道理，“必须坐禅”：一定要坐禅，“习定”：要修习定力；“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假设不由禅定能得到解脱的话，“未之有也”：决定没有这个道理的。“未审师所说法”：我不知道祖师您所说的法“如何”：是怎么样子的？

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

“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你看六祖大师这个不识字的，真聪明到极点，讲出来话，真是你一般人悟不到的。六祖大师说，道，是由心里悟出来的。怎么单单地只在坐呢？你就单坐，这不可以的。你一定得还要明白开悟佛法的道理。开悟佛法的道理，就叫解。明白了，这是解；你坐是行。你单行不解，这是愚痴；你单解不行呢，这是口头禅。所以你又要明白，又要去做，这才是。不是单单就一天到晚，叫你在那儿坐着。你坐几十年，什么道理也不懂，自己心里也不开悟。

“经云”：经上说，“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金刚经》上说：你若说佛好像坐着，又好像躺着。这个人是行的旁门外道，是个邪道。“何故”：什么原因呢？“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因为如来也没有地方来，也没有地方去；“无生无灭”：他也不生，也不灭，“是如来清净禅”：这才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一切的法，本性是空寂的，“是如来清净坐”：这是如来的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究竟也无所证得，况且还要你总这么坐呢？你总坐，也是一种执着。

简曰。弟子回京。主上必问。愿师慈悲。指示心要。传奏两宫。及京城学道者。譬如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明无尽。

“简曰：弟子回京”：薛简说，弟子我回京去，“主上必问”：皇帝一定会问我的，“愿师慈悲，指示心要”：现在我愿意祖师您大发慈悲，指示以心印心重要的道理。“传奏两宫”：我回去把你所说的道理，向皇帝说。两宫，就是武则天和中宗两个。“及京城学道者”：和在京城里，所有的学道这一些人。“譬如一灯然百千灯”：有个比喻，就像一盏灯，能把百千盏灯都点着。就表示六祖大师，这是一灯，到京城里，令其他的百千灯，都光明起来了。“冥者皆明”：黑暗的地方，都得到光明，“明明无尽”：使光明无尽无尽，总也没有穷尽。

师云。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名。故净名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

“师云：道无明暗”：六祖大师就说，道的本体，也就是性的本体。没有明，也没有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和暗，是一种代谢的意思。明来则暗去，暗来则明去；明代替暗，暗又代替明。“明明无尽”：你所说的这个明明无尽，“亦是有尽”：也是一个有尽。“相待立名”：为什么呢？它有对待法，明对着暗；有对待，就会有尽。“故净名经云”：所以《维摩经》就说，“法无有比”：法没有可以和它比类的。“无相待故”：它是绝待的，不是相待的；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

简曰。明喻智慧。暗喻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凭何出离。师曰。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乘见解。羊鹿等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

“简曰：明喻智慧，暗喻烦恼”：薛简就说：这个明，我是譬喻智慧；暗，是譬喻烦恼。“修道之人”：所有修道的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假若你不以智慧来照破所有的烦恼，“无始生死”：从无始劫以来到现在的生死，“凭何出离”：你凭着什么可以出离呢？

“师曰：烦恼即是菩提”：六祖大师说，你不要把智慧和烦恼，看成两个！烦恼就是菩提觉性。“无二无别”：烦恼和菩提，没有两样，也没有分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乘见解”：假设你用智慧来照破烦恼，这是二乘声闻缘觉的见解，不是大乘的佛乘，不是菩萨乘，也不是唯一佛乘。“羊鹿等机”：这是二乘声闻缘觉；譬如羊车、鹿车这等的机缘。“上智大根，悉不如是”：有最上智慧和最大善根这种的众生，他们修行的法，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简曰。如何是大乘见解。师曰。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

“简曰：如何是大乘见解”呢？“师曰：明与无明，凡夫见二”：凡夫看见明与无明，是两种，“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有智慧的人，就明白它的性不是两样的。“无二之性，即是实性”：无二之性，就是实性。

“实性者”：什么叫实性呢？我对你讲一讲。“处凡愚而不减”：就是在凡夫、愚痴的众生上，它也不减。“在贤圣而不增”：就是在圣人的地位上，它也不增加。“住烦恼而不乱”：它就在烦恼的境界里也不会乱的，不会无所措手。“居禅定而不寂”：在禅定里，它也不是静寂的。它是亦动亦静，亦静亦动。“不断不常”：你说它是断也不可以，你说它是常也不可以。“不来不去”：它也不来，也不去，“不在中间”：它也不在中间，“及其

内外”：也不在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性和相都是如如的；性也如如，相也如如，都一样的。“常住不迁”：它是常住不动的，“名之曰道”：所以给它起个名字，就叫道。

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异外道。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

“简曰：师说不生不灭”：薛简就说了，说大师您所说的不生不灭。“何异外道”：与外道所说的不生不灭，有什么两样呢？

“师曰”：六祖大师说，“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外道所讲的不生不灭，是“将灭止生，以生显灭”：他是说灭了之后就不生，把生就停止了。他以有生，就显出有灭来。他把生灭说成两个。“灭犹不灭”：他虽然说是灭，但是结果不是真灭，还是没有灭。“生说不生”：这个生，他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我所说的不生不灭，“本自无生”：本来就没有生，“今亦不灭”：所以现在也没有灭。以前也没有生，现在也没有灭。“所以不同外道”：所以我说不生不灭的道理，和外道那种说法，是不同的。

“汝若欲知心要”：你若想知道这个传心的妙法，心地法门的重要性，我告诉你，“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你一切的善也不想，一切的恶也不想，“自然得入清净心体”：你这个时候，自然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就得入清净本有的心体。你本有的心体，是“湛然常寂”：常常那么清清净净的；不是暂时的，是永远都是这样子。“妙用恒沙”：但是真空里有一种妙有；那种妙处的用途，比恒河沙都多。

简蒙指教。豁然大悟。礼辞归阙。表奏师语。其年九月三日。有诏奖谕师曰。师辞老疾。为朕修道。国之福田。师若净名。托疾毗耶。阐扬大乘。传诸佛心。谈不二法。薛简传师指授如来知见。朕积善余庆。宿种善根。值师出世。顿悟上乘。感荷师恩。顶戴无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钵。敕韶州刺史。修饰寺宇。赐师旧居为国恩

寺。

“简蒙指教”：薛简得到六祖大师这么来教化他，指教他，“豁然大悟”：哦！突然间就开了悟。“礼辞归阙”：他开了悟之后，就顶礼辞别六祖大师。归阙，就归回去到皇帝所住的宫里。

“表奏师语”：他写了一个本章奏明皇帝，把六祖大师所说的道理，都写到表上。“其年九月三日”：这一年九月三日这天，“有诏奖谕师曰”：有诏书来奖谕六祖大师，说“师辞老疾，为朕修道”：你说你年纪老了，又有很多病，你又为朕躬我来修道，“国之福田”：你真是国家的福田，国家最有修行的高僧。“师若净名，托疾毗耶”：六祖大师您呀！就好像《净名经》那位维摩居士，他托疾在毗耶城，在那个地方有病。“阐扬大乘”：你阐扬大乘的佛法，“传诸佛心”：你在南华寺，传诸佛心印的法门。“谈不二法”：你所谈的，是不二法门，是生灭一如，性相不二。“薛简传师指授如来知见”：薛简回来，把你所说的道理，都传达给我听了；你的知见，就是如来知见。

“朕积善余庆”：说朕躬我啊！是在多劫做的善事很多，所以现在有这种的幸福，有这种的庆幸，“宿种善根”：我前生种了很多菩提善根，“值师出世”：我才能遇着祖师您出世，“顿悟上乘”：令我也即刻明白上乘的妙理。“感荷师恩”：我很感谢。荷，就是用肩挑着东西；就是说我蒙你的教化，我也开悟了。“顶戴无已”：我天天为你所说的道理，向你顶礼叩头，没有完的时候。

“并奉磨衲袈裟”：我并且奉上送给你的磨衲袈裟。磨衲，是很名贵的一种纱，是高丽国出的。当时高丽进贡给中国，只有皇帝有这个东西，其他人没有。所以皇帝用这种的材料给六祖大师做袈裟。这个袈裟，我看过。这是武则天送给六祖的。有很多块，每一块上，绣一尊佛像，据说是武则天亲手做的；是不是，这不得而知。“及水晶钵”：用水晶做的钵。水晶，是名贵的东西，好像玻璃似的，里边可以看见外边，外边可以看见里边。“敕韶州刺史”：我敕令韶州刺史，“修饰寺宇”：修饰你新州所造的寺宇，“赐

师旧居为国恩寺”：赐给他在新州¾¾六祖大师出生的地方¾¾造一个寺院，叫国恩寺。

付嘱品第十

◎一九六九年宣化上人讲述于
美国三藩市佛教讲堂

付嘱：付，就是吩咐；嘱，也就嘱咐。又，付就是给，付嘱，就是给他们一个嘱咐。这一品是第十品。

师一日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达。神会。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各为一方师。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旨。

“师一日唤门人”：六祖大师，有一天就叫所有的入室弟子。什么叫入室的呢？必须要得到传法的，才叫入室的弟子；没有得到传法呢，还不叫入室弟子。现在六祖大师叫来他十大弟子，十个他最心爱、最欢喜的徒弟。这十个徒弟，有“法海”：你们记得了，法海，就是作《六祖坛经》的法师，是六祖的大徒弟。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也把他的名字放在前边，他一定要争到第一，无论如何，要得第一才可以。

“志诚”：就是神秀大师派去做间谍的那个。做间谍到那儿去偷法，谁知不但没有偷到法，而且还弃暗投明，投降了。“法达”：法达，是念三千部《法华经》，叩头叩不到地的那个。“神会”：神会，就是同六祖大师互相打机锋，很顽皮的那个十三岁小孩子。“智常”：有一个法师，就叫智常。有个又叫“智通”，有个叫“志彻”：就是飞猫张，你们要认识他。有个“志道”，有“法珍”，有个叫“法如”的。这十大弟子“等”。

“曰”：就对他们说了，“汝等不同余人”：你们这十个人，和其他的人不同的，你们都是应该做一方的教化主，做一方的法主。“吾灭度后”：等我圆寂之后，“各为一方师”：你们各人，就做一方的人天师表，应人天

的供养。“吾今教汝说法”：我现在教你们一个弘扬佛法的方法，你们怎样说法呢？你们说法要“不失本宗旨”：不失去本宗旨；本宗旨就是顿教法门的宗旨。

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菩提场。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

“须举三科法门”：你讲法，应该根据这三科，以三科法门做根本。“动用三十六对”：也要本着三十六对法去讲经说法。“出没即菩提场”：你能这样子，就是在菩提道场里出没。出没，走出去或者回来。

“说一切法”：你讲说一切法的时候，“莫离自性”：最要紧的，你要根据自性去说法，不要离开自性说法。怎么样根据自性说法呢？“忽有人问汝法”：有人来请问你佛法，“出语尽双”：他说出的道理，一定都是有对待法，有双关语。双关语就是怎么样说，怎么有理。“皆取对法”：这种人哪，你就要用对待法，来应付他。“来去相因”：来和去，是相因相循的，没有来，也就没有去；没有去，就没有来。来，就是去的因；去，就是来的果。“究竟二法尽除”：既是来去相因，就来去二法尽除；没有来，没有去，“更无去处”：再没有可去之处了。

三科法门者。阴界入也。阴是五阴。色受想行识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若起思量。即是转识。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一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

“三科法门者”：什么叫三科法门呢？就是“阴界入也”。“阴是五阴，色受想行识是也”：这五阴，就是色受想行识，“入是十二入”：什么叫十二入？“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这合起来，就是十二入。界呢？“界是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六尘，这是色声香味触法；六门，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尘中间，就生出六识，所以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是六识。

“自性能含万法”：在自性里边，包含着一切的法门；“名含藏识”：所以给它取个名字叫含藏识，就是第八识。你如果转第八识，就成大圆镜智。“若起思量，即是转识”：你若生出思量，这就是转识，转成到第七识；第七识又生了六识，所以说“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出这六门，就见六尘了。“如是一十八界”：像上边所讲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都是从自性生出的用。

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对法。外境无情五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此是五对也。

“自性若邪”：你自性要是邪了，不正当了，“起十八邪”：就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你自性若邪，这十八界，就变成邪了；自性若正，这十八界，也就正。“若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你要用得对，你若用得不对，就是众生；往好的地方用，就是佛用。“用由何等”：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由自性有对法”：这就是因为自性有这种对待法，“外境无情五对”：外边境界，本来是无情的，这都是自性里，生出来的对待法；这有五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此是五对也”：什么叫五对呢？我告诉你们，他要是问天，就以地对，因为地就对着天。你要知道日、月是一对，明与暗是一对，阴阳是一对，水与火是一对，这就是五对。

法相语言十二对。语与法对。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有漏与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此是十二对也。

“法相语言十二对”：又有法相、语言，就十二对。这十二对是什么呢？就是“语与法对”：言语与法，相对的。“有与无对”：有和无，是对待法。“有色与无色对”：有色和无色，这是对待法。“有相与无相对”：有相和无相，也是对待法。“有漏与无漏对”：有漏法、无漏法，这相对的。“色与空对”：有色的就和虚空相对。“动与静对”：动就对着静。“清与

浊对”：清净就和混浊相对的。“凡与圣对”：凡夫和圣人是相对的。“僧与俗对”：出家人和在家人是相对的。“老与少对”：老的和少的，这是相对的。“大与小对”，“此是十二对也”：这是法相、言语的十二对。

自性起用十九对。长与短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慈与毒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害对。喜与瞋对。舍与悭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此是十九对也。

对，什么叫对呢？对，就是相对待的。相对待，就是有一阴一阳，一正一反，一是一非，所以这叫对待法。这对待法“自性起用十九对”：在真如自性里，生起这种的作用。这种作用有十九对，就是“长与短对”：长就是对着短。没有长，也就显不出来短；若没短，也显不出来长。所以长短是相对待法，在长短的中间，就是中道。“邪与正对”：邪和正的中间，也就是中道义。“痴与慧对”：痴呆，和智慧来相对。“愚与智对”：愚笨就和聪明相对的。“乱与定对”：乱，心里为什么很乱呢？没有定力！所以乱与定对。“慈与毒对”：慈能予乐，予乐就和毒相对着。“戒与非对”：戒就是众善奉行，诸恶不作，所以和不对就相对着。“直与曲对”：直的呢？就和曲相对。“实与虚对”：实与虚这相对。“险与平对”：险就是危险；危险就和平安相对着。“烦恼与菩提对”：烦恼和菩提是相对着。“常与无常对”：常就和无常是相对着的。“悲与害对”：悲能拔苦，和伤害是相对着。“喜与瞋对”：欢喜就和瞋恚是相对待法。“舍与悭对”：舍，是布施；悭，就是悭贪。你能舍，就没有悭贪；有悭贪，就没有舍。所以舍和悭贪，是相对着的。“进与退对”：向前进就和向后退相对着。“生与灭对”：生和灭，是相对待法。“法身与色身对”：法身，就是遍满一切处的，和色身也是相对着。“化身与报身对”：化身与报身相对待，“此是十九对也”：这是自性生出的用，有十九对。

师言。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

“师言。此三十六对法”：六祖大师就说了，说这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假使你能明白这个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就能贯穿起来一切的经法；一切的经典、佛法，都是由这种的道理上，生出来的。“出入即离两边”：都不会落于两边，这都是求中道的了义。

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着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着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

“自性动用”：你自性生出的用，“共人言语”：你和人谈话的时候，“外于相离相”：外边要对相而离相；“内于空离空”：你要是对内而说，就要于空离空，空也没有了。“若全着相”：假使你内外都着相的话，“即长邪见”：你就会生出邪知邪见。“若全执空”：假使你不执着有，你执着空，“即长无明”：无明就会增长起来。“执空之人有谤经”：执着空的人，他就说什么都不要了，所以经典也不需要了，你也不需要去学。“直言不用文字”：他说一切都是空的，不用文字，文字是着相的。“既云不用文字”：既然说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人也不要讲话了，不应该说话的。“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你的语言，就是文字，文字也就是语言。语言就是文字的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执着空的人，又说，直心是道场，不要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就是不立文字的“不立”两个字，“亦是文字”：还是文字，还没有离开文字啊！你要是不立语言，也是文字；你若说不立文字，这“不立”两个字，也是文字。“见人所说”：你见人所说的，“便即谤他言着文字”：见着人就毁谤人，说人家都着住到文字上。“汝等须知”：你们这十个人，应该要知道，“自迷犹可”：自己迷了，那还可以，因为你自己迷，是你自己的事情；“又谤佛经”：你自己迷了还不算，又毁谤佛经，说佛经没有功德。“不要谤经”：六祖大师对这所有的人就讲，说你不要毁谤佛经啊！你若一毁谤佛经，“罪障无数”：你造的罪和业障，就是没有数量那么的多。

若着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广立道场。说有无之过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见性。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于道性挂碍。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

“若着相于外，而作法求真”：假设你尽着相在外边，而用妄心去做种种着相的事情，来求真理，“或广立道场”：或者广建立道场，“说有无之过患”：或者说有，或者说无，这个过患。“如是之人”：像这种的人，“累劫不可见性”：任何的时候，也不能明心见性啊！

“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你但听我所说的法，依法修行；又不可以百物不思。你百物不思，那变成顽空，也没有用的。“而于道性挂碍”：你如果百物不思，而对于修道的自性，就变成有了挂碍。“若听说不修”：你若单听，不实实在在去修行，“令人反生邪念”：令一般人反生出邪念。“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施”：你依照我所说的法去修行，不要用那个着相的法施行。“汝等若悟”：我所说的道理，你们若明白，“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你们依照我所说的道理，去讲经说法，去生出变化的用来，去修行，去做去；“即不失本宗”：你们就不失去本宗顿教的宗旨。

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如一问一对。余问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设有人问。何名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缘。明没即暗。以明显暗。以暗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余问悉皆如此。汝等于后传法。依此转相教授。勿失宗旨。

“若有人问汝义”：假设有人问你意思的时候，“问有将无对”：他问你“有”的道理，你就用“无”的道理给他讲。“问无将有对”：他若问你什么是“无”啊？你就用“有”来对答他。“问凡以圣对”：问凡夫是怎么样？你就用圣人的道理来对答他。“问圣以凡对”：他若问圣人，你就用凡夫的道理来给他讲。“二道相因，生中道义”：这是两种的道理在相因相循

；相因相循，这里边就生出中道的意思。“如一问一对，余问一依此作”：其余的，他怎么样问，你都依这样来问他。“即不失理也”：这就不失去顿教的宗旨、顿教的理。

“设有人问，何名为暗”：我现在给你预备一个问题，假设有人问，什么叫暗呢？“答云：明是因，暗是缘”：你应该这样答他，明，就是个因；暗，就是一个果的缘。“明没即暗”：明没有了，就是暗，“以明显暗”：以这光明，来显出那黑暗。“以暗显明”：以那黑暗，才能显出这光明。“来去相因”：来和去是相因的，“成中道义”：这其中就发生中道的了义。

“余问悉皆如此”：他要是有其他的问题，你都根据这个道理去答覆。“汝等于后传法”：你们在将来传法的时候，“依此转相教授”：依照这种的道理，辗转去转大法轮，互相教授。“勿失宗旨”：不要失去真正的宗旨。

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众曰。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须相问。为汝破疑。令汝迷尽。吾若去后。无人教汝。法海等。闻悉皆涕泣。惟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

“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这一年岁次是壬子，中宗（就是庐陵王）的弟弟睿宗年号叫太极。怎么又有延和七月呢？因为在五月间，他把皇帝的年号，又改成延和，所以说是延和七月。等到八月，这一年，又改成先天元年。在这一年期间，换了三次年号。因为在七月的时候，睿宗把他的帝位，传给儿子玄宗，所以他的儿子这年的年号，就叫先天元年。

六祖大师在太极元年，延和七月，“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叫他一个弟子到新州国恩寺。新州就是六祖大师的家乡；国恩寺就是他以前的住宅，以后改成寺院，叫国恩寺。建塔，到那儿造一个塔，预备他死了之后，把身体放到塔里。“仍令促工”：仍令，就是又叫他建塔的弟子，说你到那个地方要快一点，不要慢慢地做，工作要特别快。“次年夏末落成”：在第二年夏天要终了的时候，也就是在七月间，落成了。塔造完了，就叫落成。

“七月一日”：七月一日，就鸣钟击鼓，把寺院里的钟打响响的，鼓也打响响的。“集徒众曰”：把所有徒弟都召集到法堂里，就说了，“吾至八月，欲离世间”：你们大家要注意，到今年八月间，我就要离开世间。“汝等有疑”：你们如果什么事情还有怀疑，“早须相问”：你们应该趁早来问我。“为汝破疑”：我为你们大家破除疑惑，“令汝迷尽”：令你们大家都没有迷惑，迷惑都穷尽了。“吾若去后”：说我要是圆寂之后，“无人教汝”：没有人再教化你们，你们知道吗？所以有什么怀疑，赶快地问！

“法海等”：第一个弟子，又是法海！这不能完全说有多少人，就说法海等；就是法海率领这所有的弟子。法海是处处都欢喜第一的，所以这个地方，他也说我法海等，“闻悉皆涕泣”：听见这话之后，法海带着这一班徒弟，你说怎么样啊？就都哭起来，都啼哭悲泣，眼泪也流出来，鼻涕也流出来；就像小孩子没有妈了，把妈失去的样子，没有奶吃的样子，就都呱呱哭起来，都变了小孩子。有的偷着哭的；有的公开，也不怕丑，不怕人家见笑，就哭起来；大约也有装着哭的，看见旁人哭，他不哭不好意思，所以就假装哭起来。这里都有真有假，就像作戏一样的。

“惟有神会神情不动”：就是这一个最小的小孩子不哭。为什么他不哭呢？他大约不懂事情，妈没有了，他也不管，因为他没有知觉？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神会虽然年纪小，定力可大，他明白一切的境界来了，都要无动于衷，都要不动心。孟子四十岁才学到不动心。我告诉你怎么样叫不动心。有人说你好，也不欢喜；有人说你坏，也不生气；有人说你用功修道，你也无动于衷；有人说你最懒惰，你也无动于衷。但是你可不要真是懒惰的时候，人家说你，你说我这是定力啊！我无动于衷。那又错了！你要真正不动心，好像神会这个小孩子，神情不动，也没有欢喜，也没有哭。哈！这个小孩子，真好乖的，广东话叫乖，乖就是非常好。“亦无涕泣”：他最小的，他没有哭。

师云。神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余者不得。数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为忧阿谁。若忧吾不知去处。吾自知去处。吾若不知去处。终不预报于汝。汝等悲泣。盖为不知吾

去处。若知吾去处。即不合悲泣。法性本无生灭去来。汝等尽坐。吾与汝说一偈。名曰真假动静偈。汝等诵取此偈。与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众僧作礼。请师说偈。

“师云”：你看！这回六祖大师就说了，“神会小师”：怎么叫小师呢？受戒一年到十年，都叫小师，这叫下座。受戒十年到二十年，这叫中座。你受戒二十年到三十年，都能守戒，这叫上座。小师就是下座，也就是他是最小的法师，所以叫神会小师。他这时候不是小沙弥，因为已经受具足戒了，所以不可以叫小沙弥。

“却得善不善等”：神会小师，虽然年纪小，你们这些人看一看，他年纪小是小，但是他比你们都好。为什么呢？他因为善不善都平等了，好和不好都一样了。他没有分别心了，他真是转识成智，他有大智慧。你看！六祖这样赞叹小师。

“毁誉不动”：毁，就是毁谤你，说：“那个法师啊，真是！一点也不修行，一天到晚，各处去找女人。”这是毁谤。有的又说：“哦！那个法师真是用功啊！一天到晚，也不睡觉，也不躺着，常常在那儿坐着，一天就吃一餐。啊！苦行真是了不起。”这是赞叹。誉，揄扬你，就是说你好；毁，就是说你不好。不动，说你好，也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说你不好，也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有人说：“哦！他像猪似的！”就像猪了嘛！没有什么问题的。有的人说：“哦！这个人哪，道德又好，学问又好，简直在世界上，都找不到第二者了。”那你不要管他，你像没听见似的。如果你听见赞叹你好的，你就高兴，好像说：“啊！他在现在佛教里，是最有学问的人。”你若高兴，那你正是没有学问。他骂你，你要是就发脾气，那也正是你被境界转。怎么叫不被境界转呢？就是不取不舍。也不贪，也不舍，爱憎无动于衷，没有爱心，也没有憎恶的心，这就叫毁誉不动。这讲起来，若往多讲，那多得很。

“哀乐不生”：哀，就是哭泣，乐，就是欢喜。说这个小师，你看他年纪小，他毁誉不动。你说他好，他不欢喜；你说他不好，他也不发脾气。哀

乐不生，他也不生悲哀心，也不生快乐心。这真是中道了义！这真是难得！

“余者不得”：你们这些年纪老的，中年的，完全都没有合格啊！你们都不可以的，你们现在火候还都不够呢！火候，你若有火的时候，你候一候；候一候，它就没有了。你发脾气的时候，你说：“哦！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再发脾气。”咦？等一等，就没有了，这叫火候。你若有火，要得候；你若不候，就有火；你一候，就没有火了。所以说神会够火候了。就好像打铁，把铁烧红，这叫够火候了；你打，叮当一打，打成一个器皿。你若不够火候，你就打，打也打不好，里边没烧红呢！所以这也叫火候。

“数年山中，竟修何道”：你们这么多年在山里，修的什么道啊！啊？一点都没有定力！一听我说圆寂，你们就都哭起来。唉！真是没有出息！个个都被六祖骂了一顿：你们修什么道？就是吃饭睡觉！

“汝今悲泣，为忧阿谁”：阿谁就是哪一个。你们现在哭、忧愁，忧愁哪一个啊？为谁哭啊？“若忧吾不知去处”：你们若担心，说我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切记不要担心，你们大家都放心好了！“吾自知去处”：我自己自然知道我到什么地方去；不用你们担心我的事情！我的事情，我自己自有安排。也就像那联语似的：“无大无小无内外，自修自了自安排。”“吾若不知去处”：假设我不知道我到什么地方去，“终不预报于汝”：我就不会预先告诉你们，说我要八月间就走了，我不会告诉你们的。为什么呢？我根本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嘛！我怎么会预先报告给你们听？“汝等悲泣，盖为不知吾去处”：你们这一班人，这样痛哭流涕来悲哀，大概你们是为的不知道我到什么地方去。“若知吾去处”：你们若知道我到什么地方去，“即不合悲泣”：就不应该哭起来，就不应该悲泣。

“法性本无生灭去来”：法的自性、法的本性，本是不生不灭的，也没有来，也没有去的。“汝等尽坐，吾与汝说一偈”：你们现在不要着急，不要慌张，不要悲哀，不要这么对着我面前哭！唉！这简直都是不听话的徒弟。好好的，你们大家一起坐下，我现在给你们说一个偈颂。什么偈颂呢？“名曰真假动静偈”：就是讲什么叫真理？什么叫假的道理？什么叫静的道理？

什么叫动的道理？这个偈颂，就叫真假动静偈。“汝等诵取此偈”：你们都念诵这个偈颂，都好好保存着，“与吾意同”：你就是和我意思相同。“依此修行”：你们照此偈修行，“不失宗旨”：就不会失去顿教的宗旨。“众僧作礼”：各位和尚，被六祖大师这样一骂，这样一呵斥之后，于是乎，大家都叩头，“请师说偈”：请六祖大师说偈颂。

偈曰。

一切无有真 不以见于真
若见于真者 是见尽非真
若能自有真 离假即心真
自心不离假 无真何处真
有情即解动 无情即不动
若修不动行 同无情不动
若觅真不动 动上有不动
不动是不动 无情无佛种
能善分别相 第一义不动
但作如此见 即是真如用
报诸学道人 努力须用意
莫于大乘门 却执生死智
若言下相应 即共论佛义
若实不相应 合掌令欢喜
此宗本无诤 诤即失道意
执逆诤法门 自性入生死

“偈曰”：六祖大师说偈颂，“一切无有真”：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的，“不以见于真”：你不要以为这个不真的，你见它是真的。“若见于真者”：如果在这个不真之中，你认为是真的话。“是见尽非真”：你所见的见，也不是真的。“若能自有真”：假设你能自己回光反照，反求诸己；在你自性里，你就知道它是真的。“离假即心真”：你离开世间上一切的假

形假相，那就是你的真心。“自心不离假”：你自己心里不离开这个假，“无真何处真”：你心里要是没有真，那么哪个地方又会有真的呢？所以真的是不离自性的；离开自性就没有真的。

“有情即解动”：在你有情的知觉性上，你就能明白动。“无情即不动”：你若是没有知觉性，你就不动。“若修不动行”：假设你想修行这不动的行门，“同无情不动”：你也要好像无情那么样不动。“若觅真不动”：你若再想找真正的不动，“动上有不动”：你不要离开这个动去找不动；在动上就有不动。“不动是不动”：不动就是不动。动，是在有情才有动；有情，你再能不动，这是真正的不动。“无情无佛种”：你若没有知觉性，你连佛种都没有了。“能善分别相”：你在有情的知觉性上，再能善于分别诸法相。你不是用识去分别，而用智¾¾成所作智¾¾来分别诸法相。“第一义不动”：你能证得自性的理体，得到第一义的境界，那是真正不动。

“但作如此见”：你但作像这种的见解，“即是真如用”：这种的情形、这种的见解，就是真如的妙用。“报诸学道人”：我现在报告你们学道的人哪，“努力须用意”：你要努力、努力，要存心用你的真心去修行。“莫于大乘门”：你不要在大乘佛法的门里头，“却执生死智”：却执着你生死那一种执相的智慧。“若言下相应”：我现在给你们说偈颂，你们若听了之后，就能明心见性的话，“即共论佛义”：我现在就和你们共同来讨论佛的道理。

“若实不相应”：你若是不能言下明心见性开悟，“合掌令欢喜”：你应该合起掌来，令这一切的众生都欢喜。“此宗本无诤”：我顿教的宗，本来是修这无生法忍的，是没有所诤论，不和人争执的。“诤即失道意”：你若和人一诤论，就失去道意。所以说“争是胜负心，与道相违背；便生四相心，何由得三昧？”所以诤即失道意；你一诤论，就失去道的本旨了。“执逆诤法门，自性入生死”：如果你一定执着诤论的法门，你的自性就不能出轮回，一定要受生死了。

时徒众闻说偈已。普皆作礼。并体师意。各各摄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诤。乃知大师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问曰。和尚入灭之后。衣法当付何人。

“时徒众闻说偈已”：当时在南华寺六祖大师的这些徒弟，听六祖大师说偈颂之后，“普皆作礼”：大家都起身叩头，向六祖大师来礼谢。“并体师意”：并且都体谅六祖大师的意思，“各各摄心”：所有的人，现在都不哭，也不吵也不闹，也不互相辩论。“依法修行”：依照偈颂的方法来修行，“更不敢诤”：大家也都不诤论。“乃知大师不久住世”：大家都知道，六祖大师在世上，大约没有一个多月，很短的时间。

“法海上座”：这又是法海第一，他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他自己。“再拜问曰”：就又去向六祖大师问了，说“和尚入灭之后”：和尚圆寂之后，“衣法当付何人”：衣法应该交给谁呢？他现在大约也想接衣钵和法。

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钞录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递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为汝等信根淳熟。决定无疑。堪任大事。然据先祖达摩大师。付授偈意。衣不合传。偈曰。

吾本来兹土 传法救迷情
一华开五叶 结果自然成

“师曰”：六祖大师就说了，“吾于大梵寺”：我在韶关大梵寺¾¾现在叫大鉴寺¾¾“说法以至于今”：说我每一次所说的法，到于现在，“钞录流行”：当时没有tape recorder，没有录音机，所以都用笔写笔记。钞录，大家互相你抄下来借给他抄。流行，就像水那么流通。“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递相传授”：你们互相都要守护法宝，要辗转来流通，你传给他，他再传给另外的人，这么互相钞录。“度诸群生”：要广度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你若依照这个方法修行，这就是正法。

“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我现在给你们说法，你们都明白，所以我不传衣了。“盖为汝等信根淳熟，决定无疑”：为什么我不传衣呢？因为

衣是要表信的，现在你们这些人信根淳熟，对我决定没有怀疑，所以“堪任大事”：堪任，就是担当；大事，就是如来的家业。你们都可以担当如来的家业，来教化众生。“然据先祖达摩大师”：可是话又说回来，虽然我是这样说，因为根据先代的祖师菩提达摩，“付授偈意”：他传授偈颂的意思，“衣不合传”：这衣从我这儿开始，就不应该再传出去。

“偈曰”，“吾本来兹土”：本来我来兹土；兹土，就是中国，“传法救迷情”：我为的传佛的正法，来救度一切众生的迷情。“一华开五叶”：在我这花上，将来会开五叶。五叶，就是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这是五个祖师。“结果自然成”：到这个时候，就不需要传衣，只传法就可以了。所以五祖大师也对六祖说：“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说衣是争夺的开端，由你这儿就不要再传了。

你们现在看见“结果自然成”，结果的“果”，就是你们这一班“果”，要自然成了！你不要忘了自然成。后面六祖大师说的偈颂，他也说“菩提果自成”，你们这一些菩提果，要快一点成，最要紧的，不要懒惰。所以你看！菩提达摩，早就给你们授记。六祖说“菩提果自成”，达摩祖师就说“结果自然成”；这预先就知道你们有这么多的果，将来都会自然成。那个果，也就是这个果，这个果，也就是那个果，没有两样的。

※※※

明天是地藏菩萨的诞辰，又是虚老的生日，所以明天有一个居士来供斋，做了很多斋菜。希望大家都来帮帮忙，行一行苦行。我和果法，已经行了苦行，给送锅；爬了一道山，有五、六百蹬的石级，爬到这儿来，走了有一个多钟头，才找着地方。所以我们先行苦行，你们大家后面来行一行苦行，我相信也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

师复曰。诸善知识。汝等各各净心。听吾说法。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

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

“师复曰”：六祖大师又说，“诸善知识”：各位呀！你们都是有智慧的善知识，都是有善根的善知识。“汝等各各净心”：你们每一个人都自净其心，把你的心收拾干净，不要有一些贪瞋痴。“听吾说法”：你们清净其心，然后来听我说法。“若欲成就种智”：你们假设要成就一切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你们应该要明白、要通达。通达什么呢？通达一相而无诸相的三昧，一行而无诸行的三昧。

什么叫一相三昧呢？我现在对你们讲，“若于一切处”：你要是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地方，就是无论你在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在动的地方，静的地方，“而不住相”：你不着住到相上。“于彼相中”：你就在外相上，“不生憎爱”：你见着境界，不要生出憎恨的心，不要生出爱欲的心。憎恨，就是讨厌的心；爱欲的心，就是你欢喜。无论见到什么境界，也不生憎爱的心，所谓憎爱不动于衷，心里如如不动。

“亦无取舍”：在你爱的境界上，你也不要想取为己有。你有爱心，就想取、就有取。十二因缘上不是有：“爱缘取，取缘有。”为什么要取呢？就想自己占有，想为自己所有。舍，就是憎；你憎，就想不要，就想舍弃，弃置到一边去。因为你有爱憎，就有取舍。

“不念利益成坏等事”：你也不想念这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利益，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你这么一想，对你有好处，你才做，那就是贪心，那就是攀缘心，那就是不干净的心。知道吗？成坏也不要计较，说这个事情，对我有所成功，对我有什么害处。都不要有的，这种心都不存。等事，这些事情。

“安闲恬静”：安闲，就是什么事情也没有；恬静，就像水没有波浪似的。水没有波浪，就是你没有烦恼。没有什么烦恼？没有爱憎的烦恼，没有取舍的烦恼，没有你利益成坏的烦恼；你不计成功，也不知道什么叫失败。

“虚融澹泊”：虚，像虚空似的；融，是融会贯通。你看！万物都在虚空里生出来。可是在虚空里生出来，虚空也无所事事，没有什么事情是它办的。它没有立一个办事处，说在那个地方，你去生啦！那个去死去啦！所有的万物，生生灭灭，生生化化，都是天然的，什么麻烦也没有；就是虚融恬淡，很澹泊的，澹泊以明志。什么叫澹泊呢？澹泊，就是“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就是平常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也没有一点贪心、瞋心、痴心，什么都没有的。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少欲知足，没有欲望，没有攀缘心。没有说：“哦！等我作一部书，这一部书作成了，一出版，我就成名了，就做为世界上有名的学者。”或者说：“啊！我想在世界上标异现奇，做奇怪的事情，令举世注目，这也就成了名。”没有这种的心。少欲知足，就是不论什么欲望都没有，知足，常常知足；所以说：“知足常乐，能忍自安。”这是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你在虚融澹泊上，就能在相离相，在尘出尘，所以这叫一相三昧。

“若于一切处”：怎么叫一行三昧呢？我现在再给你讲一讲。你能够在一切处、任何的地方，无论好处、坏处、善处、恶处、是处、非处，“行住坐卧”：你在行住坐卧，这四大威仪里，“纯一直心”：时时都用直心，直心是道场。我们学佛的人，切记不要用弯曲心。你对任何人，都应该直心、直言、直行，不要心里尽来回转弯抹角的，在你的心里，有很多弯弯曲曲的事情：应该直心。直言，就是你心里想的，你口里就说。不是说我心里想东，我口里就说西；我心里想西，口里说东，心口不如一，这就不直了！你心和口，要一样的。所谓直言，做事情也直，说话也直。说出话来，没有委曲婉转的机谋智巧，所行所作都要直的，所谓“直心是道场”。其心不直，你这因不直，将来你果也不直；所以必须要行住坐卧，纯一直心。

怎么叫纯一呢？就是精纯到极点，就是一个了，绝对没有两个。精纯到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直心。我们修道的人，无论对人、对己、对事、对什么，都要有直心，不要尽心里总计算人：那个人有钱，我和他借一点来，我自己用一用。就是穷到极点，也不要做这种没有廉耻的事情。因为你借人钱，

如果你快一点还给人钱，这还是不失为君子；如果只有借而没有还，简直行为很卑鄙的。所以要“不动道场”：直心就是道场。你心里直，就是不动道场。“真成净土”：你直言直行，不动道场，这就是真正成就的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这就叫一行三昧。

“若人具二三昧”：假设这个人具二三昧。什么叫二三昧呢？二三昧，就是前边所说的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如地有种”：这两种三昧，你要是能依照着这道理去修行，就像地种上种子一样。“含藏长养”：在地下，埋藏得时间久了，就会长出菩提芽。“成熟其实”：就会成熟这个菩提的果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就和这是一样的。

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悉得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听吾偈曰。

心地含诸种 普雨悉皆萌
顿悟华情已 菩提果自成

“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我现在对你们所说的法，好像这及时之雨。怎么叫及时之雨呢？就是种的农作物，正需要雨，雨就来了，这叫及时雨。你若不需要雨的时候，雨下得太多，农作物就会被水淹，就会涝死；需要雨的时候，若没有雨，那就会乾死、旱死。正需要用多少雨，就下了多少雨，这叫及时之雨。所以六祖大师说法时，也就像及时之雨似的，“普润大地”：普遍滋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你们自己本有的佛性，就比方种子一样。“遇兹沾洽”：“洽”字，有读“霞”音的，有读“恰”音的，都一样。遇兹沾洽，就是遇到时雨。遇到时雨，就都有长养滋润的希望，都有成熟菩提果的希望。“悉得发生”：完全都会发生菩提芽，而结菩提果。

“承吾旨者”：你们明白我所说宗旨、道理的人，“决获菩提”：一定会得到菩提。“依吾行者”：你依照我所说的法去修行，“定证妙果”：一定得到菩提的妙果。

“听吾偈曰”：你听一听我说一首偈颂，你们注意一点。我给你们说这么多法，你们大约听得都散漫无章的，所以我用偈颂再表达一下，再说一说

给你们听听。各位都要自净其心，注意来听我这首偈颂。

“心地含诸种”：心地，就是自性。你自性里含藏着一切的种子。“普雨悉皆萌”：现在由得到及时之雨，普遍来滋润这一切的种子，所以都生出菩提芽来了。“顿悟华情已”：顿悟，立时明白。你要知道有情的众生，你明白结果就要开花，开花又要结果。那么花开过了，然后是什么呢？“菩提果自成”：菩提妙果，自然就成就了。

你看！菩提果自成。达摩祖师说：“结果自然成。”这个是“菩提果自成”，这都说你们现在这一班“果”。说我们的果，能普遍到整个世界去，这叫结果自然成；自然到每一个地方去，每一个地方，都会结你们这种果。什么果呢？菩提果。现在六祖大师，恐怕大家还没有明白，所以就说明显一点，说菩提果自成。现在你们每一个菩提果，要自成啊，我不能帮忙你们；如果你们不自己成，那是自暴自弃，现在我告诉你们，你们都要成了。你看！就赶着这么巧，你们这些人的名字，都赶到这“果”字上。我们的宗派，也是说到“果”字上，说得很妙的，说是：“思修常安果”，常、安、果，“亲传无为教”。思修常安果，才能亲传无为教；你们将来要亲传这个无为教。

师说偈已。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慎勿观静。及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尔时徒众作礼而退。

“师说偈已”：六祖大师，说完这首偈颂后，“曰：其法无二”：对大家又说，我所说这种顿教的法门，没有两个，就是一个。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顿教。“其心亦然”：那么教是一个，心也要归一，也要变成一个。“其道清净”：所修的道，本来就是清净的，“亦无诸相”：也没有一切的相。“汝等慎勿观静”：虽然说无有诸相，但是你们也不要误会，就观这个“静”。为什么呢？你观静，这也是执着。“及空其心”：也不要这么很乾燥地守着顽空；守顽空，又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切众生“此心本净”：心的本体本来是清净的，是没有染污的。“无可取舍”：也没有可取，也

没有可舍。

“各自努力”：你们都要努力向前，不要懒惰呀！“随缘好去”：你们到处去随缘，到各处随你们各人的因缘去建立道场。好去，你们好好地去修行用功。“尔时徒众作礼而退”：这个时候，这一切的徒众¾¾六祖大师座下这几千人，都叩头顶礼，就退到一边。

大师七月八日。忽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众哀留甚坚。师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归必有所。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回。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又问曰。正法眼藏。传付何人。师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又问。后莫有难否。师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听吾谶曰。

头上养亲 口里须餐
遇满之难 杨柳为官

“大师七月八日，忽谓门人曰”：六祖大师，在这一年的七月八日，忽然对大家说了，说什么呢？“吾欲归新州”：我呀！想回到新州去了。“汝等速理舟楫”：你们赶快预备一只船，预备摆船的来摇橹。楫，就是橹。“大众哀留甚坚”：这时候六祖座下这么多人，大家又有的哭起来。前边哭了一次，这回一听说要走了，又哭起来，就不叫六祖大师走。甚坚，就是执意不叫六祖大师走。

“师曰”：六祖大师就说了，“诸佛出现，犹示涅槃”：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出现于世，都尚且示现涅槃相呢！“有来必去”：有来必有去，有生必有灭，“理亦常然”：理是很平常的。“吾此形骸”：我的这个形体，“归必有所”：我归回去，我一定有好去处去。

“众曰：师从此去”：大众就说了，祖师您从此一去，“早晚可回”：我们想祖师还不会圆寂，不会入涅槃，早早晚晚，还会回来的。“师曰：叶落归根”：六祖大师说，我啊！好像树叶落了似的，一定要归树根底下。“来时无口”：我想无“口”，或者是错字，或者是个“日”字；来时无日，

我来的时候，没有那一天了。这个“口”也可以这样讲：无口就是“吴”字没有口，就是“天”；也就说我来时没有那一天了！这又是一个讲法。还有一个讲法，我来时无口，我来也没有说法，去也没有说法，没有口所说出的法。法相本来是不增不减的，我虽然说这么多年法，也没有说法，所以说“来时无口”。

这有好几个讲法，都可以的。法没有定法，怎样讲，只要合理就可以。但是你不要讲到不好的地方去，你要往那好的地方讲；若往不好地方讲，把人都引到地狱去了。就算无有定法，也不可以说这种法。

“又问曰”：这一般的弟子，啰啰嗦嗦的，总舍不得六祖大师走，所以这个问这个，那个就问那个，问得¾¾我相信当时六祖大师，觉得这些人真很麻烦的，我赶快走了。“正法眼藏，传付何人”：就又问六祖大师，说正法眼藏，您传给谁了？当时跟着六祖大师这么多人，没有人知道六祖大师的法传给谁了。这些问的人，大约都想得到正法眼藏，都有这种贪心。要不是，他问干什么？你“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你在江边上站、海岸上站着，就想要望望海；你若不望海，你在那地方站着干什么？所以这些问说正法眼藏¾¾也就是衣钵¾¾传给谁了？当时这些人，都是对衣钵这么样重视，可惜六祖大师，也不会做买卖；当时若会做生意，恐怕就是六十五两银子，也很多人买的。

“师曰”：六祖大师就说了，“有道者得”：传给谁了？谁有道，就谁得了，我就传给谁。“无心者通”：无心，就是没有攀缘心；谁没有这种攀缘心，他就明白我的法了。这也就是得到前面一相三昧、一行三昧那种人，就得到我的法。什么是六祖大师所传的法呢？就是传所说这些偈颂、这些道理。你能依照偈颂的道理去实行，就是得到他的法了。

“又问：后莫有难否”：又问说：将来我们教里，会不会有灾难、有困难哪？将来有没有什么磨难、祸患呢？这是问将来。意思就是六祖大师在生的时候，遇到这么多的磨难；有人来杀他，又派间谍、派特务来盗情报，来偷法，又有人来放火，想烧死他。你看这种种的灾难哪，一言难尽，说不完

那么多。

《六祖坛经》上，只记了这么一点点，我知道当时有很多的灾难，比这些灾难更多。有人来偷衣钵偷了六次。偷衣钵，顺便就都想把六祖杀了，不过都没有得手，所以经典上，都没有记载。

六祖大师，叫他的徒弟立阶（又叫立楷），在前一年就去造塔；现在塔已经造成，所以他就要回新州去。一般人就问：“后莫有难否？”后，就是将来，说将来我们还有没有什么灾难哪？莫有，就是不会再有；这是一种希望的口气，就说将来我们不会再有灾难了吧？祖师圆寂了，会不会有人来杀我们这一班人呢？意思就是在这儿：因为我们是您的徒弟呀，杀不了你，就杀我们来了。

“师曰：吾灭后五六年”：六祖大师说，我入灭之后，等到五年或者六年，不一定，“当有一人，来取吾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要把我的头割去。你看！活着有人来杀他，圆寂之后，入了涅槃，还有人要取他的头。做祖师，真不好做的！在当时祖师是不容易做的，现在没有那么严重了。所以不要害怕，不要说：“祖师这么样难做，我也不做祖师。”还不要退心。

“听吾谶曰”：你听我说一个预言，给你们听听。

头上养亲 口里须餐
遇满之难 杨柳为官

“头上养亲”：谶是预言；在那个时候，当然没有人知道啦！以后就证明：头上养亲，就是有一个高丽的贼和尚，想把六祖大师的头偷去。偷去干什么呢？偷到他国家去供养。这所说的头，就是六祖大师的头；上，他是很恭敬的；养亲，是他要供养，好像当他父亲、母亲那么样供养。这个和尚，叫什么名字呢？叫金大悲。金大悲在洪州雇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呢？叫张净满。金大悲，用了一点钱，就买得他来偷六祖的头。

“口里须餐”：为什么张净满来偷六祖大师的头呢？就因为他想要吃饭。因为他要吃饭，所以就收人这种的钱，受雇把圆寂祖师的头给斩来。这高丽和尚大约很有钱，所以就给他很多钱；他因为钱多的关系，就答应来斩取六

祖大师的头。这个人姓张，名净满，所以说“遇满之难”：满，就是张净满，单单用他名字的一个字，来做预言。遇满之难，这是因为这个满来了，要斩六祖大师的头，这也算有一种灾难。

“杨柳为官”：当时的官¾¾刺史¾¾姓柳，叫柳无忝；县官姓杨，叫杨侃。所以说杨柳为官，杨，就是杨侃；柳，就是柳无忝，他们两个在这儿作官。为什么说他们两个作官呢？因为当时六祖大师的肉身在塔里，晚间就有和尚听见很大的动静在塔里。因为六祖的徒弟预先听六祖有这种的预言，就把六祖脖子的地方都用铁包上。所以张净满来的时候，用刀斩头，他照脖子上斩，怎么也斩不动。一用力，就出响动，所以就把和尚都惊醒了。

和尚一醒，这个人从塔里就跑出了，浑身都穿着一身孝服。孝服，就是白衣服，中国人父母死了，孝子孝女都穿白衣服志哀，这叫孝服。这个人穿着一身白衣服跑了，和尚就去检查塔里。一看六祖大师脖子的地方，被这个人用刀砍过，有刀砍的痕迹；虽然铁没有被砍动，但是也都有痕迹。于是乎就报官，报韶州刺史和县官。那时候，大概警察也很努力，在五天之内，就在一个乡村里，把张净满抓住了。

抓住了，柳无忝就亲身到南华寺，把贼带到南华寺去审问，说：“你为什么来斩六祖的头？”他就说了：“因为有高丽的和尚，他想偷六祖的头，但是他自己不敢来，他就给我很多钱。我因为用他的钱来吃饭，所以我就答应他做这个事情。”当时柳无忝就问六祖的徒弟令韬：“这应该怎么办呢？”

六祖这个徒弟令韬就说，若按着国法来讲嘛！一定要杀头的，一点都没有保留的余地，一定要把他杀了。但是佛教里，我们是冤亲平等¾¾没有冤，没有亲。若让我的意思，还把他放了算了，因为我们祖师预先都有预言，是应该有这么一回事的。柳无忝说：喔！今天我才知道佛门广大，佛门太伟大了！于是乎，就把这个人又放了。

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

“又云：吾去七十年”：六祖大师又说了，等我圆寂七十年之后，“有二菩萨从东方来”：有两位菩萨，是从东方来的。“一出家”：一个是出家的菩萨，“一在家”：一个是在家的菩萨。“同时兴化”：在同一个时间兴化。出家的菩萨，据说就是江西马祖道一禅师。“马祖造丛林，百丈立清规。”所有的丛林，都是由马祖造的，清规是百丈禅师留下的。在家人，据说就是庞蕴。庞居士是开悟的，他全家都开悟了；他的太太也开悟，他的姑娘也开悟，他的儿子也开悟，统统都开悟。在同一时期，统统都入涅槃，都往生。所以有人说，是马祖道一和庞居士。又有的说，是黄檗禅师和裴休丞相。

总而言之，谁都可以的，讲哪一种都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出家、一个在家。说现在也可以，现在是哪一个都可以的，这没有一定的。同时兴化，在同一个时间，来宣传佛法，“建立吾宗”：立下顿教的宗旨，禅宗的法门。“缔缉伽蓝”：就是把庙宇，又修造了一次。“昌隆法嗣”：就把佛法又发扬光大，隆昌起来。法嗣，就是佛教里的后人。

※※※

有少少时间，讲庞居士。他非常有钱，钱不知多少，喔！数不过来那么多。他造了一个大船，把他的金银财宝都装到船上。船开到海里，把金银财宝都放到海里去，给龙王爷送礼，叫龙王爷庄严他的龙宫。他自己做这一个最大的布施，然后回来，编竹笼来卖，靠此吃饭，过穷苦的生活。

虽然生活穷苦，可是他一家人都修道。修道，庞公就讲了，说：“难！难！难！十担芝麻树上摊哪！”说非常之难，非常之难！好像担十担的芝麻，一粒一粒放到树上，喔！这个太困难了。

他的太太听了，就说：“你这简直地老得没有出息！有什么难的？难什么！你看是难哪，我看是最容易！”她说：“易！易！易！百草头上祖师意。”很容易，很容易的。百草头上，都是祖师西来的意，在这个地方，都现出来，只不过你没有慧根来看罢了。他见的就是难，她见的就是易。他的庞女来了，说：“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眠。”说我也不觉得难，我也不觉得容易，我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有什么？没有什么！

所以他们家里，庞居士虽然有太太，但是他和他太太就好像普通的朋友一样，并没有男女那些个问题，所以他们都开悟了。做居士的，都应该学庞居士。这庞居士，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弟子：他说难难难……

上人：困难的难。

弟子：yeh（是），yeh（是），什么是难难难啊？

上人：十担芝麻树上摊，一担一百斤。这芝麻粒是很小很小的，你要把十担芝麻摊放到树上，这不是很难吗？

弟子：yeh （是），很难！他太太说是易易易，在哪个意？

上人：百草头上，草木的头，草的梢上，都是祖师意，就是祖师的心。

弟子：他有一个儿子？

上人：有儿子，现在不讲他儿子。

※※※

众复作礼。问曰。未知从上佛祖应现已来。传授几代。愿垂开示。
师云。古佛应世。已无数量。不可计也。今以七佛为始。

“众复作礼”：大家又叩头作礼，“问曰”：又问了。你说是不是很啰嗦的？左问右问的。“未知从上佛祖应现已来”：我们现在不知道从最初的佛祖应化示现到现在，“传授几代”：传授多少代了呢？“愿垂开示”：我们愿意请祖师还慈悲指示我们。

“师云”：六祖大师说了，“古佛应世”：古来的佛，应现于世，“已无数量”：那个数量啊，没有数量了，说不出来了。过去威音王佛、日月灯明佛、大通胜佛，到现在，说不出来多少数，“不可计也”：我算不过来啰！况且我也不识字，算术也没有读过，不要算它了。“今以七佛为始”：现在以过去七佛，做我们的开始。

过去庄严劫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今贤劫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文佛。已上七佛。今以释迦文佛首传摩诃

迦叶尊者。第二。阿难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优婆鞠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弥遮迦尊者。第七。须密多尊者。第八。佛驮难提尊者。第九。伏驮密多尊者。第十。胁尊者。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十二。马鸣大士。十三。迦毗摩罗尊者。十四。龙树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罗喉罗多尊者。十七。僧伽难提尊者。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十九。鸠摩罗多尊者。二十。阇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盘头尊者。二十二。摩拏罗尊者。二十三。鹤勒那尊者。二十四。师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罗尊者。二十八。菩提达摩尊者。二十九。慧可大师。三十。僧璨大师。三十一。道信大师。三十二。弘忍大师。惠能是为三十三祖。从上诸祖。各有禀承。汝等向后。递代流传。毋令乖误。众人信受。作礼而退。

“过去庄严劫毗婆尸佛”：在过去庄严劫，有一千位佛出世，第九百九十八位佛，就叫毗婆尸佛。毗婆尸，有的翻译说是“胜观”，有的翻译“种种观”，又有的翻译说“胜见”，又有的书上说是“种种见”。总而言之，这是一位佛的名字，我们就记得毗婆尸佛就好了。过去七佛，庄严劫有三位，贤劫有四位佛。第二位“尸弃佛”：尸弃，也是梵语，翻译过来，就叫火。这位佛，叫火佛，这是庄严劫的第九百九十九尊佛。

第一千尊呢？就是“毗舍浮佛”：毗舍浮佛，是庄严劫的最后一位佛。“今贤劫”：现在就叫贤劫。什么叫贤劫呢？因为这个劫里，有很多的贤人出世。很多圣贤在劫里，所以就叫贤劫。贤劫，也有千佛出世，第一尊佛，就是“拘留孙佛”：拘留孙佛，翻译叫“所应供”，就是一般人天都应该供养他。又有一个翻译，叫“庄严”，也是拘留孙佛的意思。“拘那含牟尼佛”：是贤劫的第二位佛。“迦叶佛”：这是第三位佛。“释迦文佛”：这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贤劫的第四位佛。

“已上七佛”：已上是最近的七佛。“今以释迦文佛首传”：以释迦牟尼佛开始传，第一代的祖师，叫“摩诃迦叶尊者”：释迦牟尼佛，在百千万

人天围绕之中，拿着一朵花，摩诃迦叶祖师就破颜含笑，旁人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迦叶祖师就笑了。释迦牟尼佛就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教外别传，以心印心的法门，已付嘱摩诃迦叶矣！”说我已经传给摩诃迦叶：所以摩诃迦叶是初祖。

“第二”祖，就是“阿难尊者”。“第三”祖，就是“商那和修尊者”。商那和修尊者一生出来，就穿着一件衣服。他长，这衣服就随着他长，在这身上穿着一件法衣。阿难度他出家，他身上这件衣服就变成僧伽梨，就是大衣。等他圆寂的时候，他把衣留下，说：“等释迦牟尼佛的法完全都灭完，这衣才会坏；如果法不灭完，衣还是存在的。”

“第四”祖，就是“优波鞠多尊者”。“第五”祖，“提多迦尊者”。“第六”祖，就是“弥遮迦尊者”。“第七”祖，“须蜜多尊者”。“第八”祖，“佛驮难提尊者”。这都是一代一代的祖师，若讲起来，很多要讲，所以现在每一位祖师，就都直讲下去了。“第九”祖，是“伏驮密多尊者”。

“第十”祖，是“胁尊者”：第十祖很奇怪的，怎么奇怪呢？他在母亲肚子里，住了六十二年。等他一生出，头发已白了，胡子也都白了，就和中国的老子一样。可是生出之后，他就欢喜修道。以后遇到第九祖伏驮密多，就跟他出家。第九祖把佛的心印法门传给他。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富那夜奢尊者见着胁尊者的时候，问胁尊者说：“我想要成佛，怎么样才可以成佛呢？”胁尊者就说：“你想要成佛啊！现在这个没有成的就是。”富那夜奢尊者说：“我现在没有成的，就是佛；我怎么知道没有成的，就是佛呢？”胁尊者就说：“你怎么知道没有成的，就不是佛呢？”由这一问一答，他就开悟了。开悟，胁尊者就把法传给他。

以后富那夜奢尊者遇着马鸣大士。马鸣大士绝顶的聪明。富那夜奢尊者，就去化马鸣尊者；知道他的机缘成熟，他应该做第十二代的祖师。于是乎，就到马鸣大士那儿度他。马鸣大士问富那夜奢尊者说：“我想认识佛，得要怎么办呢？怎么能认识佛呢？”富那夜奢尊者，就对他讲：“你想要认识

佛，不是吗？你不认识，这就是佛！”马鸣大士说：“这个不认识就是佛；佛既不识，焉知是佛？”我连佛都不认识，我怎么知道他是佛呢？富那夜奢尊者就说：“你既然不认识佛，又怎么知道不是佛呢？”这和他对胁尊者讲的道理，差不多的。

可是马鸣大士又说：“哦！此是锯义。”就好像一个锯，saw，来回这么锯，我说这么样，你说那么样，这么来回，这是一个锯的意思。富那夜奢就说：“啊！彼是木义。”富那夜奢问：锯义是什么意思？马鸣大士说：“与师平出。”和你一样的。马鸣大士也问：“木义者何？”木头是什么意思？富那夜奢说：“汝被我解。”你啊！你被我给锯开。锯，就是锯木头的嘛！就这么一讲，马鸣大士豁然就开悟了，即刻就剃度出家；十一祖富那夜奢，就传给他法，他就做第“十二”代祖师。

怎么叫“马鸣大士”呢？马鸣大士能够说法，他一说法，马都叫，马统统都悲鸣。本子上说“恶马悲鸣”，这不一定是恶，就是宝马，他一说法，教马叫，马就会叫，就有这样的感应，所以叫马鸣大士。大士，就是菩萨的别名，就是马鸣菩萨。

“十三，迦毗摩罗尊者”。“十四，龙树大士”：第十四祖，是龙树大士。你们听过《华严经》的都知道，他到龙宫里，把《华严经》取出来。他非常有智慧。“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第“十六”祖，“罗喉罗多尊者”。第“十七”祖，“僧伽难提尊者”。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伽耶舍多尊者，在第十七祖见到他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十七祖问他，说：“你多大岁数了？”小孩子说：“我一百岁了！”十七祖说：“你年纪这么轻，怎么说你一百岁呢？”他说：“我若一百岁不明白佛的法，也不如生出来一天的小孩子能明白佛法。”所以十七祖一听，小孩子这么样聪明！于是乎就度他出家，然后传给他法，是第十八祖。

“十九”祖，“鸠摩罗多尊者”。“二十”祖，“阇耶多尊者”。“二十一”祖，“婆修盘头尊者”。“二十二”祖，“摩拏罗尊者”。第“二十

三”祖，“鹤勒那尊者”。

第“二十四”祖，是“师子尊者”：师子尊者是被人杀的。他行法去到罽宾国，罽宾国的国王信奉外道。外道有两个领袖，一个叫末曼尼，一个叫蜜师何，专门破坏佛教。所以罽宾国里，当时不准有比丘。师子比丘到这国里，想教化国王。一见国王，国王就问他，说：“你了生死了吗？”师子比丘说：“已经了了。”国王说：“你生死已经了了，你应该把你的头布施给我。佛教讲行菩萨道，要布施头、目、脑、髓，有人要你什么，你都布施。现在我想要你的头，你可以布施吗？”师子比丘说：“可以的。我生死都没有了，这一个头，又算一回什么事呀？你只管拿去啦！”国王听他这样说，拿宝剑就把师子比丘的头斩下来。斩下头来，头冒白浆，没有血出，就出像牛奶这种白色的浆。这时候，国王拿剑斩师子比丘的那条臂，随着就断了；没有人斩，国王的臂，也就断了，因为这叫弒阿罗汉。于是乎，他把两个外道¾¾末曼尼和蜜师何，也给斩了，但是斩的外道这两个人，像普通人一样，斩了也就斩了，没有流出白浆，什么事情也没有。以后他就通告所有的国家，再有这种外道，不可以存留的。由此之后，佛法就大兴。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尊者”。“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尊者”：在中国，他是初祖。“二十九”祖，“慧可大师”。“三十”祖，就是“僧璨大师”。这以前都讲过，你们都听过。“三十一”祖，“道信大师”：这是中国的第四祖。“三十二”祖，“弘忍大师”。“惠能，是为三十三祖”：六祖大师自己说，惠能我啊！我是第三十三代的祖师。

“从上诸祖，各有禀承”：都是以心印心，都是有所传承的。“汝等向后，递代流传”：你们这一班人哪，将来向后也一代一代向下传。“毋令乖误”：不要乖错违背佛法，而令佛法断灭了。“众人信受，作礼而退”：大家听完六祖说历代祖师之后，都生出信心，叩头退到一边。

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于国恩寺斋罢。谓诸徒众曰。汝等各依位坐。吾与汝别。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后代迷人

得见佛性。

“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六祖大师在唐朝先天二年时；这一年的岁次是癸丑，八月初三这一天。“于国恩寺”：在新州家乡的国恩寺。“斋罢”：吃完了饭。“谓诸徒众曰”：对着所有的徒弟说，“汝等各依位坐”：你们依次而坐。

将来你们要去台湾受戒的五个人，也要注意，你们天天在什么地方坐，一定在什么地方坐；在什么地方睡觉，也有一定的地方。不是今天坐这儿，明天欢喜，又坐到那儿去，一定要挨次而坐。你到禅堂里，每天坐哪一个位子，一定的。好像我们这儿参禅这班人，也是每天坐哪一个地方，天天就坐到那个地方，不是乱坐的。座位呢，按照佛教，就是先受戒的，坐到前边，后受戒的，坐到后边。总而言之，你先受戒一天，或者先受戒一个时辰，这也是先受戒的；以戒律为尊卑的次序。

各依位坐，你们都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吾与汝别”：我现在就和你们告辞，要分别了。

“法海白言”：又是法海，这头一个！听六祖大师要走了，他就做一个代表。在六祖座下，他一定是个长老，一定是比那一班的人都高，所以时时都是他出来讲话。白言，对六祖大师说，“和尚留何教法，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和尚！我不知道您现在要留下什么教法，使后代的迷人，能明心见性呢？

师言。汝等谛听。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汝等心若险曲。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吾今留一偈。与汝等别。名自性真佛偈。

后代之人。识此偈意。自见本心。自成佛道。

“师言：汝等谛听”：六祖大师说，你们好好注意听着，我来告诉你们。“后代迷人”：后代这一些个迷昧的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要知道，你若认识众生，就是认识佛性；你若不认识众生，也不认识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你要是不认识众生，你去找佛，就找一万个大劫，也找不着，也碰不见的。你想要找佛吗？就在众生这儿找。为什么常不轻菩萨见到众生就叩头呢？他就是认为一切众生都是佛，所以见到谁，就给谁叩头。因为他见人家是佛，所以他自己才能成佛；如果他见人家是魔，他自己也就是魔。

“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我现在教你们，要认识自己心里的众生；“见自心佛性”：要见自己心里的佛性：不要向外驰求，不要到外面去找。“欲求见佛，但识众生”：你想要见佛的话，就先要恭敬众生；你恭敬众生，认识众生是佛，那你就是明心见性了！“只为众生迷佛”：为什么？因为众生不认识佛，对佛不认识。“非是佛迷众生”：不是佛不认识众生，是众生不认识佛。

“自性若悟”：你自心里的自性，你若觉悟了，“众生是佛”：你这个众生就是佛。“自性若迷”：你自己要是愚痴不明白，你不觉悟，“佛是众生”：你不觉悟的时候，你本来是佛来着，也是个众生。你若觉悟，你本来是众生，也就是佛，就成佛了。“自性平等”：自己的佛性，是平等平等的，“众生是佛”：你若能真正平等，真正平等视众生，众生是佛。“自性邪险”：自性尽看人家不对，尽看人家不好，“佛是众生”：你就是佛，现在也变成众生。所以佛和众生，只在一念之间。“汝等心若险曲”：你心里若不直，直心是道场，你心里若弯弯曲曲，“即佛在众生中”：就是佛在众生里面。“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你能直心，就是众生成佛。

“我心自有佛”：我心里、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佛；“自佛是真佛”：自己的佛，才是真佛呢！“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你自己心里，连一个佛都没有，那么你又到什么地方去找真佛呢？真佛，就是你心里要有一个

佛；佛即心，心即佛。你存一个正念，就是佛；你存一个邪念，就是魔。你生一个清净念，就是佛；你生一个染污的念，就是魔。所以看你生什么念，你能把你心里清净了，这才是真正的佛！你心里若不清净，没有真正的正心、佛心，你到什么地方去找真佛啊？找不着的。所以说：“佛在心头坐。”佛在你心里头。

“汝等自心是佛”：你们各位啊！自己心就是佛啊！你不要到外边找。“更莫狐疑”：再不要生怀疑心。“外无一物而能建立”：你若向外驰求，没有一种东西能建立得成功的。“皆是本心生万种法”：万法都是自己心里生出来的，不是外边生出来的。“故经云”：所以经上说，“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你因为心里生，所以就有种种法生出来；你心若灭，就种种法都灭了。所谓“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所以说，一切都不离自心，也不离自性。

“吾今留一偈，与汝等别”：我现在留一首偈颂和你们分别了。我们要注意这一首偈颂，这部坛经最要紧的，就是最后这一首偈颂，讲得太好了！所以六祖大师不单留给当时的人，也是留给现在的我们，都要依照这首偈颂来修行。偈的名呢？“名自性真佛偈”：就叫自性真佛偈。自性，就是自心；自心，也就是自性。

“后代之人，识此偈意，自见本心，自成佛道”：你看！六祖大师，当时就看见你们在这儿听，所以说我们现在都有份呢，都应该依照这首偈颂来修行！因为我们都是后代之人，不是后代的畜生，所以都有份。后代的畜生，得要做了人，才可以有份。六祖大师，是给人说的偈，不是给畜生说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有机会成佛。又者，在畜生道里，畜生想成佛，也要转生到人道来，才能成佛。我们现在都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 邪见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时魔在舍 正见之时佛在堂
性中邪见三毒生 即是魔王来住舍

正见自除三毒心 魔变成佛真无假
法身报身及化身 三身本来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见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从化身生净性 净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当来圆满量无穷
淫性本是净性因 除淫即是净性身
性中各自离五欲 见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顿教门 忽悟自性见世尊
若欲修行觅作佛 不知何处拟求真
若能心中自见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见自性外觅佛 起心总是大痴人
顿教法门今已留 救度世人须自修
报汝当来学道者 不作此见太悠悠

“偈曰”，“真如自性是真佛”：什么是真佛呢？人人都有真如自性，你的真如自性，又叫实相，又叫如来藏，又叫佛性，又叫你自己的自性。真如，就是你的自性；你的自性，也就是真如；自性真如，也就是真佛。

“邪见三毒是魔王”：那么真佛你认识了，你也应该知道魔王是什么？魔王，就是你的邪见，你的三毒。你的三毒，也就是你的邪见；邪见，也就是三毒。你若没有邪见，就没有三毒；没有三毒，也就没有邪见。你现在三毒和邪见都有，这是什么呢？就是魔王。

三毒是什么呢？就是贪心。贪财是贪；贪色也是贪。中文所谓贪色这色，就指着女人说的。你贪一切，都是三毒。好像你出家之后，你贪着攀缘，这也是三毒。你各处去攀缘，想要收多几个徒弟，这都是三毒。所以你看我们这儿这么久，你们这些皈依的，很少说有人叫你们皈依，要你们自己发心来皈依，这时候才皈依；若没有发心皈依，就想要你皈依，也不勉强你。你看我们前几天皈依的，都是自动的。如果我叫你：“啊！你皈依我啦！”你说：“你够不够师父的资格啊？我皈依你，你是不是好的善知识？”那我也

没有话讲，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好的善知识，所以不叫的。

“邪迷之时魔在舍”：你若邪迷，就生出无明；生出无明，就生出爱欲；有爱欲，就是魔在舍，魔在你家里住着。“正见之时佛在堂”：你要是有正见，没有邪知邪见，没有贪心，没有瞋心，没有痴心，你把你自己的心里收拾乾干净净，非常清洁；这时候，就是佛在堂。

“性中邪见三毒生”：佛和魔，是由你自性所显现的。你自性里若生出邪见，就有贪、瞋、痴这三毒生出来；你若没有邪见，三毒就不生了。你生出三毒，“即是魔王来住舍”：就是魔王来住你的房子。你的房子是什么？就是你的身体。“正见自除三毒心”：你若有正见，就把三毒除去，贪瞋痴的心都变了，没有了。你没有三毒心，就是“魔变成佛真无假”：魔王即刻变成佛祖；这个道理是最真，决定不会假的。你只要存正见，就是佛；你存邪见，就是魔。

“法身报身及化身”：你的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万化身，虽然说是三身，“三身本来是一身”：三身，就是由你一个身变化出来的。所以这叫三而一，一而三；三身就是一身，一身也就是三身。“若向性中能自见”：你要是在自性里，能自见自性的真佛，“即是成佛菩提因”：这就是将来成佛的菩提种子，菩提的因；因，就是菩提的种子。你有了菩提种子，一定会结菩提果的；你结菩提果，一定就是成佛了。

“本从化身生净性”：你本来的自性，也从你的化身生出清净的自性来。“净性常在化身中”：你清净的自性、清净法身，也在你这化身里。“性使化身行正道”：你自己的自性，能使你的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量无穷”：将来就是圆满你的菩提自性，这种的量，也是无穷的。

“淫性本是净性因”：人虽说有淫欲心，但不怕有淫欲心。你看《楞严经》上的火头金刚，原来他的淫欲心非常重，以后，他用锻炼的功夫，把淫欲的火，变成智慧的火，而做火首金刚。所以这个淫性，淫欲心哪，本是净性因，你要是存正念，这就是净性因。你若存邪念，它就是邪，就是不清净。所以淫欲的性，不能说要断了它。不是断，是把它变了；变了什么呢？变了

净性。淫性，本来是不清净的，把它变成净性。净性，就是正知正见；淫性，就是邪知邪见。“除淫即是净性身”：你把淫性除去，就是变过来，并不是说叫你把它掉了，因为你无可掉的。你就把念头一转，转成净性，就对了！所以除淫即是净性身，这就是清净自性的法身。

“性中各自离五欲”：在你自性里，你要离开五欲。五欲是什么？讲了很多次。有的说是色声香味触，即色欲、声欲、香欲、味欲、触欲。有的又说是财色名食睡。总而言之，这两种都是五欲。财，人人都欢喜贪财；色，就是女色，这也是一种欲；名，欢喜名誉，这也是欲；食，欢喜吃好东西，这也是欲；睡，欢喜睡觉，这都是欲。这五种欲，你要远离，你要在你自性里头，不起邪见，生出正知正见，离开这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你能离开五欲，就会见性的。你见性，在很短的期间，就得到你自己真如的妙性了。

我再讲一讲财色名食睡五欲。色，不单说是女色，就是男色也包括在内。男人欢喜女色，女人就欢喜男色，这是对待法，我们不要以为就单单女色，这要知道。

“今生若遇顿教门”：我们今生都遇着顿教的法门。顿教法门是什么？就是禅宗的法门。“忽悟自性见世尊”：你忽然间开悟，自己明自本心、见自本性。这个时候你就亲见世尊了；也就是十方诸佛，你都可以见了。

“若欲修行觅作佛”：你要是想修行，想要找着如何作佛的话，“不知何处拟求真”：你不在自性里用功夫，你向外驰求，不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找，才能找着真正的佛？“若能心中自见真”：你要是能自己在自己本心里头找，找你真正的佛性，“有真即是成佛因”：你能明心见性，知道你的真如妙性，这就是成佛的种子。“不见自性外觅佛”：你不回光返照，反求诸己，你不向内里去求，你要尽向外边去求佛，“起心总是大痴人”：你生念头，想到外边去找一找佛，这就是最愚痴的人。大痴人，就是最愚痴的人。

“顿教法门今已留”：禅宗的顿教法门，我现在已经留给你们。“救度世人须自修”：世界人遇见我这顿教法门，要自己修行啊！不是不修行的。

“报汝当来学道者”：我现在对你们讲一讲，你们学道的这一些人，“不作此见太悠悠”：你要是不做这种见解，不像前边我所说偈颂的这种见解的话；那是空过时光啊！把时光都空过，你一点好处，都得不到的。悠悠，就是把时间都空过，一点利益也没有得着。

师说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灭度后。莫作世情。悲泣雨泪。受人吊问。身着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恐汝等心迷。不会吾意。今再嘱汝。令汝见性。吾灭度后。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违吾教。纵吾在世。亦无有益。复说偈曰。

兀兀不修善 腾腾不造恶
寂寂断见闻 荡荡心无着

“师说偈已，告曰”：六祖大师说完偈颂之后，又告诉大家说，“汝等好住”：你们都好好在这儿住着，不要尽打妄想，不要放不下，不要看不破。你们要是看破放下，就得到自在。“吾灭度后”：我圆寂入涅槃之后，“莫作世情”：你不要像世间一般的俗人那种世情的表现，不要有这种的举动。什么举动呢？就是哭！“悲泣雨泪”：喔！眼泪像下雨那么多，种几百亩田，都可以不会乾了。“受人吊问”：受人来祭奠，来吊问；就是来祭祀。“身着孝服”：你身上穿上为死人穿的孝服；“非吾弟子”：你们如果这样做，就不是我的徒弟！我的徒弟，就要听我的话。你们若这样做，不单不是我的徒弟，“亦非正法”：而且这也不是佛法，和佛法也不相合，所以你们不可以这样做。要怎么样子呢？

“但识自本心”：你认识你自己的本心，“见自本性”：见到你自己的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你本心、本性什么样呢？它是没有动，也没有静的。自性是不动不静的，自性是无生无灭的，自性是无去无来的，自性也无是也无非的，自性是无善无恶的，自性是无好无坏的，自性是无黑无白的，自性是无长无短的，自性是无住无往的，也不是在这个地方，也不是到旁的地方去。

你们在自性里头用功夫，要明心见性；如果不明心见性，那你就是空过光阴。“恐汝等心迷”：我现在恐怕你们这一班人心里还迷惑不清楚，“不会吾意”：不明白我对你们说的道理，“今再嘱汝”：所以我现在再告诉你们一遍。“令汝见性”：我无非就想你们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你们都能明心见性。“吾灭度后”：等我圆寂入涅槃之后，你们要“依此修行”：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如吾在日”：就和我在的时候是一样的。“若违吾教”：假使你违背我的教化，“纵吾在世”：纵然就是我在世界上，我不入涅槃，“亦无有益”：对你们也没有益处。

“复说偈曰”：又说了一首偈颂。“兀兀不修善”：兀兀，就是不动的样子，就是在那儿“如如不动，了了常明”这种境界。不修善，也不知道做善。这不是不修善，而是叫你不要着住修善。你做善不要像梁武帝，那个贪心鬼：“啊！你看我有多少功德！”不要有这种的思想。并不是说叫你不修善，是叫你就不要着住到修善。

“腾腾不造恶”：腾腾呢？就是逍遥自在，很优游自得的样子。优游自得，很好玩的，一天到晚，都很快乐，这叫腾腾。不造恶，不修善，是不着住到善上；但是不造恶可不是说，我造恶，我也不着住，没有关系。不是的！这是决定不可以造恶的，不可以去做恶事。什么叫恶事？你杀生、偷盗、邪淫，这都是恶事。邪淫这条路啊，所谓“万恶淫为首，死路不可走。”万种的恶事，邪淫是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你若有邪淫的行为，这就是往死路上走呢！所以这一条死路，不可以走的。

“寂寂断见闻”：寂寂，就是安静的样子，很平静的。这种境界，就是又平安，又舒服，又快乐：这安静的样子。断见闻，也无见无闻，把见闻都断了，不要在这六根门头，生出一种邪见。生正见可以，要把邪见、邪闻都断了，譬如人做不正当的事，你不要去看；人讲不正当的话，你也不要听，这是断见闻。

“荡荡心无着”：荡荡，是平坦的样子。荡荡然，就是平坦、高大、宽广，有这种种的意思，就是无边无际。心量包括宇宙，充塞天地，这是荡荡

然的样子。你荡荡然无所著住，这叫心无着。

师说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曰。吾行矣。奄然迁化。于时异香满室。白虹属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广韶新三郡。官僚洎门人僧俗。争迎真身。莫决所之。乃焚香祷曰。香烟指处。师所归焉。时香烟直贯曹溪。十一月十三日。迁神龛并所传衣钵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龛。弟子方辩以香泥上之。门人忆念取首之记，仍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入塔。忽于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韶州奏闻。奉敕立碑。纪师道行。师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传衣。三十九祝发。说法利生。三十七载。嗣法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达摩所传信衣。中宗赐磨衲宝钵。及方辩塑师真相。并道具。永镇宝林道场。流传坛经。以显宗旨。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

“师说偈已”：六祖大师说完这四句偈后，就“端坐至三更”：就坐那个地方结双跏趺坐。至三更，就是半夜十二点钟的时候，“忽谓门人曰”：六祖大师在打坐，这一班门人也都陪着。六祖大师，到半夜十二点钟时，就对门人讲了，“吾行矣”：说我到时候了，我要走了，和你们大家再见啰！see you again！

“奄然迁化”：说完这话后，忽然间气就断了，人就不动弹，入涅槃了。迁化，就是搬家。谁搬家了呢？肉身的菩萨搬家了。

“于时异香满室”：在这个时候，有一种异香，从来没有闻见过的香。满室，在法堂里都满了。“白虹属地”：虹，就是在天空里现出霓虹，这种的光。白虹，也就是白光。属地，由天空一气接连到地下。“林木变白”：为什么林木变白呢？因为白光照得林木都变成白色，这是一个说法。又有一个意思，就是林木自己都觉得祖师圆寂，他们也都生出悲哀，好像穿孝服似的，都变白色。“禽兽哀鸣”：当时山上有很多飞禽，很多的兽类，好像老虎，这一切的兽类。哀鸣，都哭起来。你看！草木本来无情的，也变成有情，也要穿孝服。禽兽本来是无知的，也有灵性，也都哭起来。

“广韶新”：广，就是广州；韶，就是韶关、韶州；新，就是新州。“三郡”：这三个地方。“官僚洎门人”：作官的官僚，和他的皈依弟子。门人，就是皈依弟子、徒弟。“僧俗”：僧，就是出家人；俗，就是在家人，“争迎真身”：广州就要迎到光孝寺去，那时候叫法庆寺，就是六祖大师落发的地方。说：“六祖祖师的发，都埋到这个地方，祖师的真身，也应该请到我们广州供养。”新州的和尚，和在家皈依弟子，就说：“六祖大师是我们新州的人，他应该回到我们的家乡来，在我们的家乡供养。”韶州的人说：“大师在南华寺这儿开山，是个开山的祖师，应该请到我们南华寺才对。”大家就争论，你说你的道理，他就说他的道理，不能决定，大家几几乎就打起来了：“不行！一定要我们请去。”就这样子。

你要知道，当时的人，都想要争祖师来供养。祖师活着，在生的时候，他们不争，因为祖师在生，他有自由。这回圆寂，没有气了，都想：我们都有权利要来供养！所以你说你的理由，他就讲他的道理，各有各的辞。你看！本来六祖大师，是新州的人，请到新州去也对啊！六祖大师自己都说，他是叶落归根。南华寺这儿呢？南华寺，是六祖造的，请到南华寺也对的，也合理。广州光孝寺，是六祖落发的地方；落发落法，法应该落到这个地方，他们要请去也对的。所以各人都有理由。

“莫决所之”：莫决所之，就是说不能决定。你看经文，你就知道在这时候，情形很严重，非常紧张，因为各人都想要抢六祖的宝身嘛！大家几几乎要打架，其中就有一位聪明人，说：“不要，不要，不要！六祖大师在生的时候，我们要听六祖大师的教；六祖大师圆寂了，我们还应该听六祖大师的教，叫六祖大师来决定啦！”

有人就说：“那已经圆寂了，怎么会教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呢？”

这一个聪明人就说：“有办法，我有办法！”

大家说：“你有什么办法？”

他说：“六祖大师非常灵的，在生的时候，他有他心通；圆寂之后，他当然也有他心通啦！我们为争着供养他老人家真身要吵架，他一定不很欢喜

的。我们现在来焚香，香烟指到哪一边去，六祖大师就是愿意到哪个地方去。我们谁也不要争，我们听六祖大师的吩咐。”

这样一说，大家说：“好好！这样可以，这是六祖大师的意思。”

“乃焚香祷曰”：于是乎就焚起香来，祷告说，“香烟指处，师所归焉”：六祖菩萨，你大发慈悲，大显神通，你令香烟向什么地方指去，我们就把您送到什么地方。“时香烟直贯曹溪”：香烟呢？就向南华寺指，就是直指到曹溪。所以广州那个地方也没有办法；新州那个地方也没有办法啦。于是乎，就把六祖大师真身，送到南华寺去供养。

“十一月十三日”：在十一月十三日这天，“迁神龛并所传衣钵而回”：在十一月十三日那一天，就把六祖大师真身，和达摩祖师所传衣钵，请回到南华寺。“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到第二年七月二十五日那天“出龛”：就把六祖肉身¾¾这个真身¾¾由龛里请出来。这龛是什么样子呢？龛，就像椅子，四面都有挡着的，就像佛龛似的。那个龛，是把六祖大师放到里边，但是不是玻璃门，是用木头造的门。在第二年的七月二十五日，把六祖真身，从龛里请出来。

“弟子方辩”：你们还记得善造佛像的方辩？他也是得六祖传法的弟子之一。“以香泥上之”：用香灰和泥，就把六祖身体有塌进去的地方，用泥补一补。“门人忆念取首之记”：这一班的门人，记得取首之记；就是六祖大师说，过了五、六年，有人来取他头的预言。所以“仍以铁叶漆布”：所以用铁的叶子和漆布，“固护师颈”：就把六祖大师脖子封固，用铁叶子包上。“入塔”：放到塔里。“忽于塔内白光出现”：忽然间，在塔里，又有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白光冲到天上，这一股白光，三天才散去。

“韶州奏闻”：韶州的刺史，就把这灵瑞的情形，奏给皇帝听，说是六祖大师放白光有三天。于是就“奉敕立碑”，“纪师道行”：记载六祖大师道德和修行的情形。“师春秋七十有六”：一春一秋，这叫一年，所以六祖大师的春秋七十有六年，就是七十六岁。“年二十四传衣”：二十四岁时，

他得到法，到“三十九祝发”：三十九岁他才落发，才把发断了。“说法利生，三十七载”：他说法利生有三十七年这么久的时间。“嗣法四十三人”：他传法的弟子，有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开悟得道、超凡入圣的这一些人，“莫知其数”：不知道有多少。

“达摩所传信衣”：达摩祖师所传做证据的袈裟，“中宗赐磨衲宝钵”：中宗赐给他的袈裟和水晶钵，“及方辩塑师真相”：和方辩法师造的六祖大师真相，“并道具”：道具，就是修道所用的东西。三衣钵具，或者锡杖，都叫道具。“永镇宝林道场”：永远都在宝林这儿镇守道场，为镇寺的宝贝。“流传坛经”：流传六祖的坛经，“以显宗旨”：好显出来禅宗法门的道理。“兴隆三宝”：这都是令三宝发扬光大。“普利群生者”：就是普遍利益一切众生的。

后记

◎一九六九年宣化上人讲述于
美国三藩市佛教讲堂

这六个礼拜，已经圆满，这部《六祖坛经》也讲圆满了。在这六个礼拜，你们受的苦很多，也都很辛苦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知不知道辛苦？你们若知道辛苦，那就如六祖大师讲的，就是凡夫；若不知道辛苦，就是和木头、石头一样。那么这六个礼拜的经过，倒底是怎么样子？你们是知道辛苦？是不知道辛苦？

至于我讲这部经呢，我也不知道讲得是好？是不好？我也不知道你们是听得好？是听得不好？我们把这好不好，都不要了。听就是听，我讲就是讲；没有好，也没有不好。我们大家就在这个地方，这是有缘遇到一起，讲一讲六祖大师一生修道的经过。你不要存一个好和不好，就要怎么样子呢？要信和不信，要“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合乎法，我们就依法修行；不合乎法呢，就不要去做。

你把六祖大师最后这一个偈颂能记住，你常常念，然后常常思惟它的意思；你若依照它这意思去修行，决定是会成佛的。所以你不要分别我讲得好不好，就看你行不行。你若行，不好也是好；你若不行，好也是不好。我知道你们听这部《六祖坛经》，都没有白听，没有随随便便就把光阴都白白地空过去，这是我很高兴的。

不过，现在我对六祖大师不识字这一点，对大家讲一讲。当时中国的教育，没有能普及，教育似乎很少的，并且就是读书，必须要是有钱的。六祖大师家庭的环境，非常贫穷；因为他父亲作官，是一个清官，也没有刮地皮，没有向老百姓要了很多钱，所以他死了之后，家庭就一贫如洗。六祖大师在童子的时候，家庭吃饭都成问题，当然就不能读书，这是环境的关系。第一，是当时教育没有普及，第二，是六祖大师家庭贫穷，所以没有能读书。这是两个原因，所以六祖大师不识字。

这还有一个意思，六祖大师，为什么示现到贫穷的家庭，生来就这么困苦艰难，又不认识字？这是六祖大师以身作则，表现出来叫我们看，说就不认字，也可以成佛，也可以成祖师。修成祖师不一定说是认字、不认字的关系。这是来给一般不认字的人，增长他的志愿，说：“啊！六祖大师都不认字，他都修成道果，我们也一样可以修成道果的。”不至于一个字不认识，就不修行，说：“啊！修行要有学问的人，才能修行，没有学问的人，不能修行。”不会有这种的偏见，令一切的人没有这种偏见。这是我的看法，有这三个意思。

对于六祖大师，我们还要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六祖大师，是不懒惰，实实在在行持佛法，所以才能开悟。他开悟了之后，说的《六祖坛经》。方才我不是说他不认字，怎么会说经呢？不认字，是世间的智慧；但是他把自性认识，明心见性，开他本有大的智慧。他所说的经典，是由智慧光明所说出来的，由这种真正的智慧所说的经典。所以这部经的价值，是没有可以比的，和佛所说的经典，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他不认字，就生出轻慢心！这是讲完《六祖坛经》之后，我对你们发表的意见。

恭敬经典

我们研究佛法的人，对于安放经书的常识应该知道。譬如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无论是哪一部，我们应该看着这一切经典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看着这一切经典比任何珍宝更重要。《金刚经》上说：“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所以经典是佛的法身所在处。

助印经典、阅读经书、恭敬经书，皆可启发无限的智慧；但若对经书不恭敬，也能令人堕落不如意处。安置经书所应注意事项，略说如下： 佛经是法宝，为众生离苦的指南，应尊重恭敬，若有破损，应速修补，不可烧毁或丢弃。经典所在之处皆有龙天护佑，若任其损坏废置，罪过无量。 佛经要放在其他书籍的上面。举凡经、律、论其放置层次，由上而下依次为：原文经典、经典注解、一般佛学书籍、圣贤的言论、教化性书籍、一般书籍。 经书上不可涂写，不得一边谈说杂话、吃东西，一边看经书。 经书应恭敬放于清净高处，不可随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矮桌几上，及不净处。 如手捧或装于口袋携持时，不得低于腰部，不可挟腋下。 不可在看经的桌面上，摆置杂物，或躺着看经书，更不可以污手触经。 不得口吹经上灰尘，应以专用净布拭去。 书房和睡房若是同一间（限单身净房），睡觉时应用干净的布将经书盖好，且要安置在头的那一边。 不可在经典所在的地方，有种种污秽行为。 中断不看时，应夹放纸条做记号。不可折页、折角，或经书面朝下，做“人”字形搁置。 看经应专心，若有杂念，应先阖上经典，净念后，再阅读。 若无暇阅读，应转送他人，广为流通。 不可在洗手间内看经。 勿以口水沾指翻经页。